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史學中國本圖插

四

鄭振鐸著



820.9
8477
21-2
v.4

第四十八章 講史與英雄傳奇

元代小說界的概況——講史的發達——全相平話五種的發見——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秦始皇本紀——呂后斬韓信——三國志平話——羅貫中——三國志演義——水滸傳——平妖傳——說唐傳等

我們要研究元代的小說，卻要捨短篇的話本而去注意長篇的話本；捨「銀字兒，說公案」一流的話本，而去注意「鐵騎兒」及「講史書」一流的話本。後者的作品在宋代似乎還不甚發達，而元代卻很有幸的竟傳下來了不少種，使我們得以考見當時小說界的發展的情形。

元刊本的「講史」一流的話本，今有元至治刊本全相平話五種十五卷。這部重要的刊本使我們得以窺見元人話本的面目的一斑。至治是元英宗的年號，前後凡三年（公元一三二一—二三年）。恰當於元代的中葉。這五種的全相平話是：（一）武王伐紂書三卷；（二）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三卷；



(三) 秦併六國秦始皇傳三卷；(四) 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三卷；(五) 三國志平話三卷。其版式圖樣皆一例，當係一家所刊。在三國志的題頁上，寫着「新安虞氏新刊」數字，則此數種，當皆係虞氏所刊的。當時虞氏所刊，似不僅此五種。將來或更有機會使我們能够發見其他各種罷。至少，在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之前，必定是有一個「前集」的；在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之前，也必定是有一個「正集」的。如此，則這部書至少當有七種。但我們想來，全書似乎決不止七種。在武王伐紂書之前，如沒有「開闢演義」、「夏商志傳」一類的東西，在伐紂書之後，七國春秋之前，卻一定是會有「列國志傳」一類的東西的。又，繼於前漢書續集，三國志之前的，也當會有一種「光武志」或「後漢書平話」一類的東西。繼於三國志之後的，或當更有「隋唐志傳」、「五代平話」、「南北宋志傳」一類的東西吧？如此說起來，則我們在羅貫中氏著作十七史演義之前，已先有過一部很偉大的，有著作「全史」的平話的野心或計劃或竟是成績的新安虞氏刊本的「講史」作品了。我們向來對於羅貫中著作十七史演義云云的傳說，有些將信將疑。不料在羅氏之前，卻先已有着這樣規模弘大的著作了。但全相平話，還是偏於東南隅的福建省的產物。其在古代文化集中的杭州與乎成為當時都城的大都，或當更有比較高級的這一類的著作也難說。可惜我們如今已是得不到她們。

全相平話五種，今流行於世者僅三國志平話一種，其餘四種，皆為中土學者所不易得見者。我因有了某種很有幸的機緣，得以一一的讀過，實為不勝自欣的事。但也只是一讀，且鈔錄一點資料在手邊而已。全書的內容，今僅能憑所記憶及所鈔錄者記之，故或不能說得詳盡。

全相平話五種大約是依着時代的前後而排列着的。其作者當非一人。但其文筆的拙笨，則五書如一。其間或多徵史實，或多雜空想與無稽的傳說，各書也俱不同。以我的猜想，其著作的時代，或竟非同時。近者當在至正之前不遠，遠者或當在南宋之中或至元之初。

二

依了全相平話原來的次序，其第一種爲武王伐紂書。現在流行的敘述武王伐紂之故事的書，名爲封神傳，乃係明代中葉的著作。在武王伐紂書未被發見之前，我們是完全不知道封神傳之前更有所謂「武王伐紂書」的。有人且相信封神傳的事實，是許仲琳個人捏造出來的。不料，許氏的書，竟有所本。也許武王伐紂書也還不是元人憑空的造作，而其來歷更當古于元或宋呢！在尚書中有牧誓一篇，在周書中，有武成一篇，皆敘武王伐紂之事者。牧誓雖只是一篇誓師辭，未言鬪爭的經過，然其氣焰已是咄咄逼人。武成則更張皇其事，極力形容周、殷二族間的戰爭的激烈，甚且有「血流漂杵」的過度的形容語。難怪孟柯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嘆。但後代的說書家，卻取了這個題材，作爲絕好的話本。說書家是惟恐其故事之不離奇，不激昂的；若一落於平庸，便不會聳動顧客的聽聞。所以他們最喜取用奇異不測的故事，警駭可喜的傳說，且更故以危辭峻語來增高描叙的趣味。武王伐紂的一則史實，遂成爲他們的絕好的演說資料之一。這故事什麼時候才成了說話人的「話本」，我們不能知

道。但武王伐紂書之非第一次的最初的「話本」，則爲我們所很明白的事。今所見的明刊本列國志傳（非東周列國志），其第一卷凡十九則，所叙的卽皆爲武王伐紂的事。這十九則，大約是根據於武王伐紂書的吧？所以共事實約略相類。只是比之武王伐紂書，其鄙野無稽的附會已減去了不少。武王伐紂書先以蘇妲己被魅，狐狸進據其身，誘惑紂王，爲惡多端爲開場，這正與後來的封神傳相同。次叙仙人雲中子見宮中妖氣甚熾，進劍除妖，而紂王不納的事。再次則叙紂王的作惡，立酒池肉林，囚西伯于羑里等等。次叙西伯脫歸，數聘姜子牙出來助周。子牙神術高強，諸將威服。及文王死，武王卽位，遂大舉伐紂，以子牙爲帥。紂子殷郊也來助武王以伐無道。武王收兵斬將，屢次大勝，遂滅了殷紂，立下了八百年天下的基礎。伐紂書所言，大略如此。其間子牙代武吉掩災，子牙收服五將等等，所含神怪分子已很多。後來居上，封神傳的著作，當然是更要往這方向努力，以神爭鬼鬪的不經之事，來震駭世人耳目的。

三

第二種爲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據明刊本列國志傳所叙看來，知其「前集」當係叙述孫臏報仇，射死龐涓的事。在後集之首也有一段話，關照着前事。「夫後七國春秋者，說着魏國遣龐涓爲帥，將兵伐韓、趙二國。韓、趙二國不能當敵，卽遣使請救於齊。齊遣孫子、田忌爲帥，領兵救韓、趙

二國。遂合韓、趙兵戰魏，敗其將龐涓于馬陵山下。有胡曾詠史詩爲證。詩曰：「墜葉蕭蕭九月天，驅羸獨過馬陵前。路傍古木虫書處，記得將軍破敵年。」其夜，孫子用計，捉了龐涓，就魏國會六國君王，斬了龐涓，報了別足之仇」云云。這只是一段「入話」，後集的正文，叙的卻是樂毅伐齊，與孫子鬥智的事。按史，樂毅伐齊，復齊者爲田單，並非孫子，而這裏卻叙樂毅、孫臏二人的爭鬥，異常的詭異，全與史實不符。卽與未經馮夢龍改削的原本列國志傳較之，也是大有「人鬼殊途」之感。今尙流行於世，詭怪不可究詰的前後七國志，便是本于這些元人著作而更爲擴大的了。我們想不到，那末鄙野無稽的前後七國志，其來歷原來較之列國志傳爲更早。爲什麼元代會產生了這樣詭異無稽的東西呢？我們如果見了元劇中的桃花女鬥法嫁周公一類的東西，便知道像這樂毅圍齊七國春秋後集的產生是毫不足怪的事。像那樣的原始性的半人半鬼的術士式的「魔門」，其根源恐還不是在元代，而在更久遠的時代。關於這事，將來當更有詳細的探討，這裏不詳述。卻說樂毅圍齊的本文，叙的是：齊王自孫子破魏之後，恃着那孫子英勇，有併吞天下之志。恰好鄒國孟柯來遊說，齊王封他爲上卿，齊國大治。這時，燕王膾讓位於其相子之，孫臏之父孫操，苦勸不聽，反被囚辱。這消息傳至齊國，孫子遂奏准了齊王，率了二十萬大兵，以袁達爲先鋒，浩浩蕩蕩，殺奔燕國而來。子之率卒迎敵，那裏是孫子的對手。不久，孫子遂滅了燕國，殺了燕王膾及子之，凱旋回齊。中途遇齊國的清漳太子及鄒墜、鄒忌切營，皆爲膾設計擒住，獻給齊王。王大怒，欲斬太子。賴膾力救而免。孟子諫齊滅燕，齊王不聽。孟子遂去齊。燕國自經齊人鐵騎所踏，荒涼不堪，故臣軍民，共立燕太子平爲君，是爲昭

王。昭王大施仁政，收集流亡，燕國復興。這時，齊國國舅鄒堅、鄒忌弒了齊王，立太子田才爲君，是爲愍王。國亂不治，貶田文於卽墨。孫子直諫不從，遂詐死，命袁達守墳。秦國白起聞孫子已死，大喜，領兵十萬，來要七國將印。袁達與戰不勝，遂將孫子屍入九仙山落草去了。而燕、魏、韓三國也各起大兵，合秦兵來攻齊。蘇代設計，誑了詐死的孫子出來救齊。孫子寫了一封書給四國，勸其回兵。四國知孫子詐死，果然俱各回軍而去。孫子入朝，見齊王不改前非，依然暗出齊城，潛身歸雲夢山。卻說燕國有一個大賢樂毅，乃黃柏楊徒弟，學成文武全才，遂欲下山求名。途遇孫子，談論世事。毅先往齊，不遇。次往魏。魏王任之爲大夫。這時，燕昭王築黃金台以招賢士。毅欲報齊仇，復去魏而投燕。昭王封他爲亞卿，任之以國政。遂以毅爲帥，率師伐齊，並合秦、趙、韓、魏四國之兵，威勢甚大。齊國孫臏、袁達、蘇代、田單諸人皆已投閒不在朝中。以是燕兵無人可敵，破齊七十餘城，入齊都。齊王僅以身免。燕仇遂很痛快的報復了。毅四處追捉齊王，終於被他捉住殺了。固存太子飄流在外，逃至卽墨田單處。樂毅圍攻卽墨，久久不下。單作書請孫子下山。孫子辭了師父鬼谷先生下山助齊。他使了一個反間計，使燕王召回樂毅，別遣騎劫代他。孫子並教田單使一火牛計，殺得燕兵片甲不回，只逃去騎劫及大將石丙二人。齊新王遂歸臨淄，重興國家。燕王殺了騎劫，仍命樂毅爲帥，第二次興師圍齊。齊邦則以孫子爲帥，袁達等爲將，率師迎敵。孫子隻身入燕營，欲說樂毅回師。毅不從。二人遂互以陣法及勇將相鬪，各顯神通，不相上下。樂毅數次被捉，不料捉的都是假的。其後，真樂毅被捉一次，孫子又放他回去。樂毅敵孫子不過，遂去請了師父黃柏楊下山。柏楊布

青藤山人小像



徐 渭

——從明萬曆刊本“徐文長逸稿”



四 聲 猿 之 一

這劇是描寫木蘭從軍的故事的。

——從明末刊本“四聲猿”

了一個迷魂陣，陷孫子、袁達等在內。鬼谷子再三的被請，方才下山來破陣救徒。經了無數的周折，由鬼谷子主持着五國軍兵九十萬，打破了迷魂陣，救了孫子封禪，燕兵大敗。卻有秦國白起率了大兵來助燕。七國混戰，殺人無數。黃柏楊終於抵敵鬼谷子不過，遂決意與鬼谷講和，不再攻齊。衆仙大受封贈，皆各歸山。自此天下太平，諸國無事。

這部平話，氣息頗與其餘諸種不類。論起神怪的成分來，即武王伐紂書也還沒有這部書濃厚。讀到這部書後半的敘述黃柏楊與鬼谷子的布陣翻法一段，立刻便使我們想起了封神傳與前後七國志。其氣氛的鄙野，更大似前後七國志。

四

第三種是秦併六國秦始皇傳。其氣韻與其敘述的題材，與七國春秋後集完全不同。這是一部「人」的書，而不是鬼怪的書，只是一部寫人與人之間的爭鬪，卻不是寫仙與仙之間的玄妙的布陣翻法的。這是一部純粹的歷史小說，不參入一點神怪的分子在內的。連三國志平話也未免有些不經之談，七國春秋後集與武王伐紂書則更不用說的了。惟此書則毫不取用這一類已成陳套的材料。由此可見這些平話的作者，決不是一人；否則，像秦併六國這樣的題材，原是最容易用到神怪的分子的，他爲什麼反而不用到呢？至少，他與七國春秋後集的作者決不是一人；雖然二書之中，人物頗有許多是相同的。

我們試讀今日流行的後七國誌（也是敘述秦併六國的同一題材的），再讀此書，便知此書的敘述，已很忠實於歷史，已與羅貫中、馮夢龍諸作家的著作講史的態度很相近的了。這或者是較後期的著作也難說。秦併六國的開場，有敘述列代興亡的一個「入話」，先之以「世代茫茫幾聚塵，閑將史記細鋪陳。便教五伯多權變，怎似三王尚義仁。」然後由「鴻蒙肇判，風氣始開」云云，而歷敘堯、舜之揖讓，三代之征伐，然後更叙及周之得天下，以及周室之衰微，諸侯之互爭。大似五代史平話中梁史平話的開場。大約這必是一部獨立的著作，未必與七國春秋前後集、武王伐紂書等等有多大的關係的。合之於他們之列的，當是始於建安虞氏那位很有刊印「全史平話」的野心的出版家的。這部平話叙的是：秦始皇席着祖父餘業，兵力強盛，大有併吞諸侯之意。當時天下共分七國。那七國？是秦、齊、燕、魏、趙、韓、楚。其中惟秦為最強。六國常常合從以敵秦，還敵不過他。當始皇六年時，他聽從了大臣司馬欣之言，派遣一位使臣公子少官使於列國，要六國盡皆納土於秦，免興干戈。楚國接待秦使，知道了此事，且恐且怒，便連合了韓、趙、魏、燕、齊諸國，大興伐秦之師，自為從長。秦以王翦為將，率師拒敵。楚王頓兵函谷關下，與秦人交戰，互有勝負，兩不相下。諸王商議，恐久有變，便於一次大勝之後，各班師回國，休養兵力。約定一國有難，諸國皆來救應。卻說秦始皇原來不是秦莊襄王子楚之後，乃是陽翟大賈呂不韋之子。不韋扶立莊襄王為君，以有孕美姬與他為妻。以此陰奪秦邦。但後來始皇長大時，見不韋勢力日大，便設法安置他於蜀。不韋飲鴆自殺。到了始皇十七年，復有併吞六國，統一天下之意。便命王翦率師伐韓。韓以馮亭為將，率師拒敵。但敵不過秦師的英勇，只得退保

都城。韓王命大臣向趙、齊借兵解圍，二國皆不應。韓王望救不至，遂爲秦所滅。始皇命改韓邦爲潁州。（按史，滅韓者爲內史勝，非王翦，所置郡名潁川，非潁州。）始皇第十九年，又命王翦出師伐趙。（按史，作十八年。）趙有名將李牧，屢爲趙拒匈奴有功。這時，率師與秦對敵，屢挫其鋒，秦人不能逞。但牧爲司馬尚讒間於趙王，賜死。秦兵遂長驅入趙，夷滅了她。始皇命將趙國亦改爲郡。這時，燕太子丹懼秦兵及燕，且與始皇有怨，便遣荊軻入秦，獻樊於期首及督亢地圖，乘間刺秦王。不中。秦始皇殺了荊軻。遂詔王翦率兵伐燕。王翦圍了燕城，天天攻打。燕王不得已，斬了太子丹的頭，並將着金寶十車請和於秦。秦始皇許之，命王翦罷圍而去。始皇二十二年，又命王賁爲將率師攻魏。魏兵抵擋不住。不久，王賁便攻進魏都，擄了魏王。秦始皇命將魏國改爲汴州。始皇二十四年，（史作二十三年。）始皇帝又命將伐楚。王翦以爲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自恃少年英勇，以爲只要二十萬人便足。始皇便以李信爲將，將二十萬人伐楚。不料被楚兵殺得大敗而回。始皇始聽從了王翦的話，以六十萬人交給他，命他再度伐楚。果然，不到幾時，楚便爲秦所滅，改置爲荊州。始皇二十五年，（原文作十五年誤。）廷議伐燕，李斯舉王賁爲將，將二十萬人前去。他們勢如破竹，殺得燕兵大敗。燕王投奔遼東虜王處。秦軍追捉燕王，與遼兵大戰。遼兵不勝。燕王自刎而亡。遼東虜王將燕王頭顱交給秦兵，王賁方才收兵而歸。燕王殿下有善擊筑者高漸離，見燕亡，便投奔到扶蘇太子處爲庸保。太子收留他在家。始皇二十七年，始皇見天下六國已滅其五，只有齊人未伏，便派遣王賁去攻齊。齊王不敵，降於秦。始皇統一天下，大設筵席相慶。太子萬高漸離來擊筑。始皇見其善於擊筑，

漸漸的親信他。漸離乘間舉筑欲擊秦王，不中，爲左右所殺。始皇大怒，欲盡逐非秦人之在秦者。李斯亦在逐客數中，乃上書諫始皇。始皇聽從其言，拜他爲廷尉。（按史，李斯諫逐客，在始皇十年，並非在天下平定之後。）丞相王綰建議大封諸子以鎮天下，李斯反對之。始皇遂以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築長城，建阿房。焚書坑儒，以愚天下人耳目。又出巡天下，勒石紀功。徐福帶了五百童男女，欲求仙人。爲仙人所惡，盡死。韓人張良爲韓報仇，率衆于博浪沙襲擊始皇。不中，中副車。始皇大索刺客，不得。至沙丘，始皇病死。趙高與李斯謀，擁立胡亥爲君，矯詔殺死扶蘇。胡亥立，是爲二世皇帝。是時，天下大亂，羣雄並起。趙高又潛殺李斯父子。不久，復與其婿閻樂謀，弑二世而立孺子嬰。孺子嬰又設計殺了趙高。不多幾時，沛公劉邦攻破函谷關，西入咸陽，降孺子嬰。秦亡。劉邦復與項羽爭奪天下。邦用韓信、張良等，滅了項羽，統一天下。『則知秦尙詐力，三世而亡。三代仁義，享國長久。後之有天下者尙鑑于茲。』詩曰：始皇詐力獨稱雄，六國皆歸掌握中。北塞長城泥未燥，咸陽宮殿火先紅。痴愚強作千年調，興滅還如一夢通，斷草荒蕪斜照外，長江萬古水流東。』全書遂終於此一個吊古的『史論』與『史詩』中。

五

第四種是呂后新韓信前漢書續集。在此之前，當有一部『楚漢春秋前漢書正集』一類名目的東

西。那部未知的「正集」，其叙事當止于：項羽被圍於九里山前，四面楚歌，虞姬自殺；羽奮勇突圍而出。走至烏江，終於自刎而亡。所以這部續集單刀直入的便從「時大漢五年十一月八日，項王自刎而死，年二十一歲」叙起。寫作前漢書正續集的小說家或說話人，與寫秦併六國的作家或係一人。以其皆從史實擴大，不肯妄加無稽的「神談」。至於和七國春秋後集的作者，則決非一人。其著作的態度與乎材料的選擇，都全然不同。這部前漢書續集叙的是：項羽烏江自刎之後，其遺體爲五侯所奪。劉邦既平天下，遂大封功臣。然他對於韓信等，心實猜忌。他又恨楚臣季布、鍾離末二人未獲。季布亡匿於朱公家。他設了一計，出來自首。劉邦大喜，封之爲司馬。惟聞知鍾離末爲韓信所匿，大爲不悅。遂設一計，詐遊雲夢。左車、鍾離末等勸信反。信不從，反斬末獻於漢王。劉邦責其罪，奪去他的兵權，封他爲淮陰侯，安置咸陽，不令他去。韓信悶悶不樂，每悔不聽左車等之言。不久，番兵大舉入寇，劉邦命陳稀（按史，應作豨）去禦敵。稀臨行時，至韓信寓，與信密談一次。他到了邊地，遂舉反漢之幟。漢王大恐，率兵自去征他。臨行時，呂后去送他，二人密有所議。呂后回後，便宜蕭何入宮，設了一策，詐傳已斬陳稀，命信入長信宮謝罪。信昧然而去，遂爲呂后所擒斬。同時，劉邦用了陳平之策，也收服了陳稀之衆。稀奔匈奴而去。韓信部下六將，起兵爲信復仇，一聲一口只要呂后之頭。漢王斬以后者與之。他們明知其僞，不受。乃命呂后上城。六將射之，忽見一條金龍護體，射之不中。他們知道天命所在，遂各自刎而死。不久，彭越又爲漢王藉口騙到咸陽捉下。呂后更進讒言，遂也殺了他，並以其肉作醬，賜與羣臣。英布在九江也食到肉醬，聞知係彭越之肉，便強吐出

來，入江盡化爲螭蟹。英布遂反。漢王親征，被布射中一箭。但布爲吳芮所賺，竟爲他殺死。天下雖復太平，然漢王自此病體沉重。他有所喜戚夫人的，生子如意。劉邦屢欲立如意爲太子，俱爲羣臣所阻。邦死，呂后所生的太子盈繼位爲帝，是爲惠帝。惠帝甚寬仁，但呂后則欲誅滅劉氏諸王。先殺了如意及戚妃。惠帝大爲不安。不久，遂死。政權盡歸於呂后。她欲以呂易劉，盡力擴張呂氏的勢力。但諸臣俱不服。陳平、王陵、周勃等皆於暗中設計扶持劉氏諸王。田子春並爲反間，使呂后將兵權給了劉澤。澤遂舉兵於山東。恰好呂后爲韓信陰魂所射死，呂氏命貫嬰等爲將去敵劉澤。嬰等卻反投到澤軍去。以此聲勢益大。樊噲之子樊亢並親率諸軍，攻入宮中，將諸呂盡皆殺死，連他自己的母親呂胥也在內。諸臣遂請劉澤等三王登位，澤等皆謙讓未遑，其實帝位也正待着真主。他們卽登了殿上，也俱不能坐到龍座上去。以此，帝位闕了半年。後來，陳平念及高祖尚有一子北大王，爲薄姬所生。遂迎他入京卽帝位。他要日西再午，方卽帝位，果然日影再午。他便安登龍座，是爲漢文帝。此書便終於此時。

以上二作皆謹守歷史故實，間有附會的傳說，卻不大敢造作過於無稽的謠傳，也很少神怪仙佛的成分在內，確是一部很正統的「講史」，可爲五代史平話的「肖子」的。不惟如此，其引用的歷史，有時且盡引原文，不加增潤。例如，秦併六國之寫荆軻刺秦王一段，便是完全引用史記刺客列傳的本文的。（只不過將古文改爲文半白之文體而已。）在這裏，已大以後來羅貫中諸「講史」作家的作風了。我們看了這二作，可知其與後來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列國志傳、殘唐五代志傳等作，其活用歷史

以爲小說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雖然在這二作裏，其文章的粗率，文法與字體的「別」、「白」不通，與三國演義等的「文從字順」者有異。

六

第五種是三國志平話。這部三國志平話，似非與寫作秦併六國與呂后斬韓信二書同出一個作者之手。因爲其著作的態度，顯爲不同，且其實也與呂后斬韓信不大相聯貫。例如，三國志平話的骨幹，是以劉邦、呂雉屈斬了韓信、彭越、英布三人，所以他們投生爲劉備、曹操、孫權三人，三分漢之天下，以爲報仇。而在呂后斬韓信裏，對於這事，我們連一點消息也看不出，可知其決非出於一手。在呂后斬韓信中，已有劉邦死於創，呂雉爲韓信陰箭所殺二事，似已盡了報仇的能事，殊不必再於三國志平話中添出蛇足似的投生復仇的一段事來。就其全體的結構與內容看來，三國志平話實爲一部完全獨立的書，與呂后斬韓信等並無統系、連貫的關係。也許這部韓、彭、英三將報冤復仇的故事，是很早的便已有了的。也許在宋人講說「三分」時，已用了這個因果報應之說來聳動俗人的聽聞了。

三國志平話的開頭，便以「江東吳王蜀地川，曹操英勇占中原。不是三人分天下，來報高祖斬首冤」一詩，單刀直入，敘漢之所以會分裂爲三國之故。又以此獄久擱未斷，賴人間秀才司馬仲相判斷公明，上帝遂將他投生爲司馬懿，削平三國，一統天下，以酬其勞；此便是三國之所以又合爲一晉的

緣故了。這個結構，是首尾完具，盛水不滿的，與呂后斬韓信等之依據史實爲起結者大爲不同。司馬仲相斷獄以後，作者便直叙漢末之事。「話分兩說，今漢靈帝卽位，當年銅鐵皆鳴。」鄆州太山脚下，又塌一穴地。孫學究因病自投穴中，得了天書一卷。他傳於弟子張覺，覺遂出遊四方，度徒第十萬人，以黃巾爲號，與二弟同行叛變。靈帝以皇甫松爲元帥，出師討之。劉備、關羽、張飛三人，結義於桃園，乘時而出，欲討張覺立功。皇甫松以他們爲先鋒。張覺等次第死於他們之手。但因常侍段珪讓索賄不遂，他們之功，不得上達。後虧董成之力，劉備方補得安喜縣尉。太守督郵皆欲折辱備，他們遂皆爲張飛所殺。備等因往太行山落草。靈帝大驚，斬了十常侍，以首級招安了他們，並以備爲平原縣丞。後獻帝繼立，遷都洛陽。董卓獨攬政權，擅作威福。曹操、袁紹等起兵討卓，大戰於虎牢關前。卓將呂布英勇無敵，惟有劉、關、張三人殺得勝他。他閉關不出。一面丞相王允卻以連環計使呂布殺了董卓。布幾爲卓的四將所困，突圍而出，往投劉備於徐州。後呂布奪了備的徐州，又與曹操戰，爲操所擒斬。操引劉備入朝，獻帝以他爲豫州牧。時操專權，帝不忿。有詔要備等討賊。爲操所覺，進兵殺得劉備大敗。備與關、張各不相顧。關羽爲操所收，而飛則投古城，自立爲王，備則投於袁軍處。關羽屢思辭操而去。爲他斬了袁軍驍將顏良、文醜之後，便棄操追尋劉備。這時備已與張飛會於古城，羽亦繼至。他們共投劉表。表以備爲辛治太守。備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爲佐。操引大軍攻辛治，備不敵，往投孫權。權以周瑜爲帥，敵操，大敗之於赤壁。劉備乘機借了荊州暫住。諸葛亮主張備應進兵收取四川，以爲基業。備兵遂西進，破了成都，降了劉璋。備自立爲漢中王，封關羽、張

飛、趙雲、黃忠、馬超爲五虎將。關羽鎮守荊州，東吳屢使人求還荊州，羽不與。孫權遂進軍攻荊州，殺了關羽。這時，曹丕篡漢，自立爲帝。權與備聞之，也各立爲吳、蜀帝。備以羽爲權兵所殺，悲憤不已，遂起大軍征吳。爲吳所敗，卒於白帝城。諸葛亮輔阿斗爲帝，辛勤主國，七擒孟獲，先平南蠻，以絕後顧之憂。更六出岐山，以討反賊（即曹魏）。但俱不能有功。最後，亮病卒。姜維繼其志，也無所展施。後司馬氏篡魏，立晉，使鄧艾、鍾會平蜀，使王濬、王渾平吳，天下復踏於一。但漢帝外孫劉淵逃於北方，不伏晉人。其子劉聰更驍勇絕人，自立國號曰漢，爲劉氏復仇。晉惠帝死，懷帝立。劉聰領軍至洛陽，殺了懷帝，又追擄新立的愍帝於長安，滅了晉國，卽皇帝位。三國志平話之終於劉聰滅晉，而不終於應終的晉滅吳、蜀二國之時，作者似乎仍是持着因果報應的觀念，欲以此劉氏的恢復故物，爲後來深惜諸葛之功不就的人彌補缺憾的。

這五部平話，雖顯然非出於一手，卻同爲新安虞氏所合刊。其格式也爲圖中刊本所特有的式樣，一頁分爲二格，上格爲圖，下格爲文字。圖是很狹長的。圖的一格約當文字的一格的四五分之一。這一個圖本的式樣，當起於宋。宋刊本的繪圖的列女傳（閩余氏原刊，阮元翻刻本）便是如此。直至明萬曆中，余象斗等刻印三國志演義、西遊記、水滸傳等等，其式樣還是如此未變。

七

但這五部平話雖非出於一手，其敘述雖或近於歷史，或多無稽的傳說，或雜神怪的筆談，然其文字不大通順，白字破句，亦累積皆是，卻是五作如一的。我們很顯然的可以看出他們乃是純然的民間的著作。與宋人之諸短篇話本，與五代史平話較之，實令人未免有彼善於此的感想。今姑從五本中徵引一二則以明此言。

樂毅大喜，看柏陽定其計來。先生曰：「此是迷魂陣，捉孫子之地。」毅告曰：「下戰書與孫子。孫子拜師父爲師叔，兼孫操拜爲師父。若見，必舌辨也。」柏陽曰：「放心也。敗爾者弱吾節樂。」同樂毅至張秋景德鎮，向燕陣中烈八足馬四疋，懷胎婦人各用七個，取胎埋於七處，四角頭埋四面日月七星旗。陰陽不辨，南北不分，此爲迷魂陣。若是打陣入來，直至死不能得出。準備了畢。卻說齊師孫子在營中有人報軍師，寨門外有一道童來。先生喚至。呈書與孫子。孫子看曰：「師父書來，道贖有百日之災，慎勿出戰，只宜忍事。如出陣，有誤也。」言未已，有人報樂毅下戰書。先生曰：「此非師父之書，是樂毅之計，必詐也。」孫子不信，叫袁達：「聽吾令。依計用事，破燕陣，捉樂毅。」袁達持斧上馬曰：「只今朝便觀個清平。」來戰樂毅。且看勝敗如何？

詩曰 貫世英雄誰敢敵 今朝卻陷虎坑中

樂毅齊七國春秋後集

按漢書云：呂后送高皇回來，常思斬韓信之計，中无方便。「若高皇征陳樞回來，必見某過也。」呂后終日不悅。駕去早經二月有餘。（呂后）令左右請蕭何入內。呂后問丞相曰：「高皇出征臨行，曾言，子童與丞相同謀定計，早獲斬韓信，要其慙過。」問：「丞相有計麼？」蕭何聞言，心中大驚。暗思：「韓信未遇，吾曾舉薦他掛

吳騷集

太原 王稗登

虎林 張琦

二郎神

蕭爽齋

新睡起厭輕暖輕寒減玉肌
然指裏匆匆春又去
鞦韆架底墜幾脉盈盈紅雨
燕子來時人未歸
聽枝頭聲聲杜宇
知何處望斷玉勒雕輪
古道長堤

前腔

當時花前共你新
惜燕爾憶鸞鳳
嚶嚶飛綠綺
誰料名利驅人
鳳鸞離連理
春風番做
牆外枝冷重門深



吳騷集

這個南曲的總集乃是專集南散曲的最早的一部書，有明萬曆刻本。



燈前看繡青鸞譜

——從明刻本“吳騷集”

印，東蕩西除，亡秦滅楚，收伏天下，今一統歸於劉氏。今作閑人，坐家致仕，今亦要將韓信斬首，呂后逼吾定計，不由我矣。實可傷悲！韓信好昔哉！韓何哽咽未對。呂后大怒曰：「丞相不與朝廷分憂，到與反臣出力。兩當日三箭亦保韓信反乎？」蕭何急奏曰：「告娘娘，與小臣三日假限，於私宅中思計如何？」太后准奏。還於私宅，悶悶而不悅。升坐片間，有左右人來報，楚王下一婦人名喚青蓮，言有機密事要見相公。蕭何曰：「喚來。」青蓮叩頭而拜，「告相公，妾有冤屈之事。韓信教唆陳豨告反，却把妾男長異殺了。因此妾狀告相公。」蕭何聽婦人言其事，就將蕭何失色。暗引婦人青蓮入內見太后。蕭相言其韓信教唆陳豨謀反。呂后大驚，問蕭相如何。蕭相言：「牢中取一罪囚，貌相陳豨，斬之。將首級與使使命，於城外將來，詐言高皇捉陳豨斬首。教他將頭入宮。韓信聞之，必然憂恐。更何說韓信入宮，將他問罪，與婦人青蓮對詞證之。」太后曰：「此計甚妙。」

——前漢書續集

有張飛遂問玄德：「哥哥因何煩惱？」劉備曰：「令某上縣尉九品官爵。關、張乘將一般軍前破黃巾賊五百餘萬。我爲官，弟兄二人無官，以此煩惱。」張飛曰：「哥哥錯矣！從長安至定州，行十日不煩惱，緣何參州回來便煩惱？必是州主有甚不好。哥哥對兄弟說。」玄德不說。張飛離了玄德，言道：「要知端的，除是根問去。」去於後槽根底，見親隨二人便問。不肯實說。張飛聞之大怒，至天晚二更向後，手提尖刀，即時出尉司衙。至州衙後，越牆而過。至後花園，見一婦人。張飛問婦人：「太守那裏宿睡？你若不道，我便殺你。」婦人戰戰兢兢，怕怖，言：「太守在後堂內宿睡。」「你是太守其人？」「我是太守拂床之人。」張飛道：「你引我後堂中去來。」婦人引張飛至後堂。張飛把婦人殺了，又把太守元福殺了。有燈下夫人忙叫道：「殺人賊！」又把夫人殺訖。

——三國志平話

由此可見，這樣笨拙、遲重的文筆，的是出於民間作者之手，而未曾經過文人學士的潤飾的。與宋本的三藏取經詩話，其氣韻恰好相類。

八

元刊平話五種作者無考。最早的講史和英雄傳奇作家之可考者惟一羅貫中耳。（施耐菴之名尙爲一個謎。）在元、明小說的演進上，羅貫中是占着極重要的地位的。活動于宋代的「書會先生」，在元代雖似乎也甚努力，但其努力的方向，似已由小說方面而轉移到戲曲方面去。中國的小說遂突然由第一黃金時代的南宋，而墮落到像產生元刊平話五種的幼稚的元代。與元代的鼎盛的戲文與雜劇較之，誠未免要使人高喊着小說界的不幸。或者，那個時代的人們，已厭倦了比較寧靜、單調的說書、講史，而羣趨於金鼓喧天，管絃悽清的劇場中了吧。因此，說書的職業，遂爲之冷落；小說的著作，遂爲之停頓。但到了元代的末葉，卻有羅貫中氏出來，竭其全力，以著作小說，以提倡小說，而小說界的蓬勃氣象，遂復爲之引起。馴至產生了第二黃金時代的明代。羅氏之功，實不可沒。而羅氏的雄健的著作力，在中國小說史上，似乎也一時無比。羅氏蓋實繼于「書會先生」之後的一位偉大作家。他正是一位繼往承來，繼絕存亡的俊傑；站在雅與俗、文與質之間的。他以文雅來提高民間粗製品的淺薄，同時又並沒有離開民間過遠。「雅俗共賞，婦孺皆知」的讚語，加之於羅氏作品之上似乎是最爲



梁 山 泊

梁山泊的故事，從南宋便流傳甚廣。羅貫中的“水滸傳”，是總結了一切的“水滸”故事而成爲一書的。

——從“元曲選”（西諦藏）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這是“水滸傳”裏描寫得虎虎有生氣的一段故事。

——從明刊百回本“水滸傳”

恰當的。

羅氏的生平，我們不甚明瞭；在他的作品裏，更一無可以供我們研究他的生平的。但很有幸的，在賈仲名的續錄鬼簿裏，卻有關於羅貫中的一段話：「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爲清新。與余爲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公元一三六四年）復會。別後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這雖是寥寥的數語，卻是最可珍異的材料。後來的以他爲名本，守真中，東原人，或武林人，廬陵人；其名或有作「牧」，或「木」的諸說，都可以不辨自明了。周亮工書影說他是洪武時人。和仲名的記載恰正相符。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才人。在政治方面必是一點也不曾有過一官半職的。那時（元時）漢人，特別是南方人，在政治上是不用想有什麼建樹的。在受着少數民族的重重壓迫之下，才人名士們不能有所施展，於是只好將其才力，用之于戲曲上，用之于小說上。一方面，也許竟帶有幾分解決生活問題的性質。羅氏的那些小說的流行，對於他，當有幾許利益的。陳氏尺蠖齋評釋的西晉志傳通俗演義上，有序一篇道：「一代肇興，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聚取而演之，以通俗諭人，名曰演義。蓋自羅貫中水滸傳、三國傳始也。羅氏生不逢時，才鬱而不得展，始作水滸傳以抒其不平之鳴。其間描寫人情世態，宦况閨思，種種度越人表。迨其子孫三世皆啞，人以爲口業之報。」子孫三世皆啞之說，人往往以指施耐庵，此序獨加之於羅氏身上，似不可信。

羅氏的著作，傳世者不少，但往往皆沒其名氏，或爲後人所增潤刪改，大失其本來面目。但這些

著作，大都皆爲歷史小說、講史及英雄傳奇。在其中，三國志及水滸傳最有大名。亦有神怪妖異之作，像平妖傳的。

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羅氏作品裏最流行的一部，也是被後人修改得最少的一部。毛宗崗的第一才子書雖標明他自己僞造的「古本」，用來刪潤羅氏的原本，然所改削的地方究竟不多。羅氏原本的面目，依然存在。近來古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發現，不止一本，其面目大都無甚異同，可證其卽爲羅氏原本無疑。依據了這個原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我們可知羅氏對於「講史」的寫作，其態度是改俗爲雅，牽野說以就歷史的。雖然他仍保存不少舊作的原來的東西，但過於荒誕不經的東西則皆毫不吝惜的鏟除無遺。原來，我們要曉得，羅氏的著作，大都不是他自己的創作，而是有所依據的。換言之，他的地位，與其說他是一位「創作家」，毋寧說他是一位「編訂者」，或「改寫者」，特別是關於「講史」一部分，因爲那些講史在他之前大都是已有了很古很古的舊本的。不過，他的這位「編訂家」，或「改寫家」所負的責任與所取的态度，卻是非同尋常的編訂者一般的。他不是毛宗崗、陳繼儒、金聖嘆一流的人。他乃是更大胆的馮夢龍、褚人穫一流人。他是一位超出尋常編訂家以上的「改作家」，有時簡直是「重作」。我們試取他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來一看，便可知他的工作是如何的繁重與重要。三國志平話，上文已經說到過，其骨架乃建立在因果報應之說上。漢之所以分爲三國，蓋因韓信、彭



關雲長單刀赴會

這是“三國志演義”裏描寫得很有力的一段故事。

——從明末刊本“三國志演義”

越、英布報仇，三國所以復合爲晉，蓋因上天以一統的江山賜給斷獄公平的司馬仲相。羅貫中氏改作三國志演義，則首先將這一段鬼話完全鏟去，直由「後漢桓帝崩，靈帝卽位，年十二歲」叙起。許多年來膠附于「三國」平話中的這一段原始的民間因果報應談，至此始與「三國」故事分離。羅氏的手眼，不可謂不高！三國志演義之成爲純粹的歷史小說，其第一功臣，故當爲羅氏。除了司馬仲相的陰司斷獄一段以外，羅氏的演義與元刊本三國志平話不同者尙有幾點。（一）削去了平話中許多荒誕不經的事實，例如：曹操勸漢獻帝讓位於其子曹丕，劉備到太行山中落草爲寇等等。（二）增加了平話上所沒有的許多歷史上的真實材料，例如進誅宦官，彌衡罵曹操，曹子建七步成章等等。（三）增加了平話上所沒有的許多詩詞、表札。（四）改寫了平話上許多不經的記載，例如平話叙張飛拒操長坂橋，大喊一聲，橋竟爲之喊斷，此實萬無此理者，故羅氏改作飛的喊聲，驚破了夏侯傑之胆。（五）保存了平話的敘述，而將此敘述潤飾着，改作着，往往放大到五六倍；以此枯瘠的記載往往頓成了豐瞻華腴的描寫。有此五點，我們已可知道羅氏改作的功績是如何的弘偉了。今且引羅氏三國志演義的一段於下，以示其作風的一斑：

玄德辭二隱者上馬，投臥龍崗來。至莊前，下馬扣門。童子出。玄德曰：「先生在莊上否？」童子曰：「見在堂上讀書。」玄德遂跟童子入，見草堂之上，一人擁爐抱膝，歌曰：……玄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到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見仙顏，實爲萬幸。那個少年慌忙答禮而言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而問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其人曰：「臥龍乃二家兄也。道號臥龍。一母所

生三人。大家兄諸葛瑾，見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二家兄諸葛亮，與某躬耕於此。某乃孔明之弟諸葛均也。玄德曰：令兄先生往何處閑遊？均曰：博陵崔州平相邀同遊，不在莊上二日矣。玄德曰：二人何處閑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僻之中，或樂琴棋於澗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玄德曰：劉備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嗟呀不已。均曰：小坐獻茶。張飛曰：既先生不在，請哥哥上馬。玄德曰：已親詣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玄德請問曰：備聞令兄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得閒乎？均曰：不知。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之曰：汝豈知支機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卻去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來臨。數日之後，備當又至矣。願借紙筆，留一書上達令兄，以表劉備感勸之意也。均遂具文房四寶。玄德呵閃凍筆，拂展雲箋，其書曰……玄德寫罷，親與諸葛均。均送出莊門外。玄德再三感勸致意。均皆領諾，入莊。玄德上馬，忽見童子招手籠外叫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一人暖帽遮頭，狐裘被體，騎一驢，後隨帶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口誦梁父吟一首。玄德聞之曰：此必是臥龍先生也！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進前作揖。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德問曰：適間所誦之吟，極其高妙，乃係何人所作？黃承彥曰：老夫在女婿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卻纔過橋，偶望籬落間梅花感而誦之。玄德曰：曾見令婿否？黃承彥曰：便是老夫運來看拙女婿矣。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行。正值風雪滿天，回望臥龍崗，悵悵不已。

又有唐傳演義，及殘唐五代皆傳爲羅氏所作。殘唐五代演義，凡六卷，六十回，其敘述直接于唐傳演義之後，而以「卻說懿宗傳至十七代僖宗即位」引起。其與唐傳演義爲連續的一書，當無可疑。惟

唐傳演義今已證知其爲嘉靖時熊鍾谷所作，則殘唐五代演義當也不會是羅氏所作的了。

羅氏的英雄傳奇，其成就似遠較他的講史或演義爲偉大。因爲講史或演義，只是據史而寫，不容易憑了作者的想像而馳馳着；又其時代也受着歷史的牽制，往往少者四五十年，多者近三五百年，其事實也多者千百宗，少者也有百十宗；作者實難于收羅，苦于佈置，更難于件件細寫；而其人物也往往爲歷史所拘束，不易捏造，更不易盡量的描寫着。以講史而寫到三國志演義的地步，已是登峯造極的了。這樣的左牽右涉，如何會寫得好呢？此講史之所以決難有上乘的創作的原由也。至於英雄傳奇則不然，人物可真可幻，事蹟若虛若實，年代也完全可不受歷史的拘束，如此，作者的情思可以四顧無礙，逞所欲言，材料也可以隨心所造，多少不拘。作者很容易見長，讀者也更易感到趣味。水滸傳在藝術上之所以高出三國演義遠甚，此亦其原因之一。羅氏的英雄傳奇，今知者凡四種，其中以水滸傳與平妖傳爲最著，也最可靠。說唐傳與粉妝樓則似乎沒有什麼確證，可以指實其爲羅氏所作。

水滸傳的故事，流傳得很早。宜和遺事有記載，李嵩輩「有傳寫」（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龔聖與有三十六人贊。我猜想，此故事在南宋時代或已經演爲話本了吧。但今本水滸傳的寫定，則爲羅貫中氏。對於此書，羅氏並不自居于創作的地位，只是很謙抑的題着：「錢塘施耐菴的本；羅

● 水滸傳傳本甚多；有英雄譜本，水滸志傳評林本；顧遠余氏刊本（皆簡本）；嘉靖本（僅見殘葉若干頁）；李卓吾評一百二十回本；一百回本（皆繁本）。

貫中編次。」（見百川書志）大約施耐菴對於水滸傳的關係，總不止像羅氏三國志演義上所題的「晉平陽侯陳壽史傳」那末淺薄吧。施氏的水滸傳也許只是一個未刊的底本，由羅氏整理編次而始流傳於世的。總之，不管施氏的舊本如何，羅氏對於水滸傳之有編訂的大功是無可疑的。今日流傳於世的簡本水滸傳（大約是一百十五回的），其筆調大似羅氏的諸作，則我們與其將這部偉大的英雄傳奇的著作權，歸之于施氏，不如歸之于羅氏更爲妥當些。羅氏原本的水滸傳今尚未發見于世。今傳于世的水滸傳，有繁、簡二本。繁本爲明嘉靖時人所作（見下），簡本則似尙保留不少羅氏原本的面目，惟亦迭有所增添修改。●其修改、增添最甚之處，似爲：（一）征遼。（二）征田虎、王慶。（三）詩詞。羅氏的原本，當是盛水不漏的一部完美嚴密的創作，始於洪太尉誤走妖魔，而終於衆英雄魂聚蓼兒窪。其間最大的戰役爲曾頭市、祝家莊，及與高太尉、童貫的相抗。至招安後征討方臘的一役，則衆英雄已至「日薄崦嵫」之境，在戰陣喪亡過半的了。其間，征遼大約是嘉靖時加入的，征田虎、王慶的二段的加入則似乎更晚。這三段故事的插入水滸中。顯然是很勉強的，帶着不少的油水不融洽的痕跡。

水滸傳的文筆，較三國、唐傳尤爲樸素；但其半文半白、多記載而少描寫的缺點（指「簡本」而言），仍是很顯著的，頗可充分的表現出羅貫中氏的特有的彩色。惟對於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支配，

林教頭刺配滄州



林冲刺配滄州

——從明刊百回本“水滸傳”



宋江看燈

——從明刊百回本“水滸傳”

已有特殊的進展。例如，下面的一段，形容魯智深拳打鎮關西的事，已甚宛曲動人：

鄭屠正在門前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一聲鄭屠。鄭屠慌忙出櫃唱喏。便教請坐。魯達曰：「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鄭屠叫使頭快選好的十斤去。魯達曰：「要你自家切。」鄭屠曰：「小人便自切。」遂選了十斤精肉，細細的切做臊子。那小二正來鄭屠家報知金老之事，卻見魯達坐在肉案門邊，不敢進前，遠遠立在屋簷下。鄭屠切了肉，用荷葉包了。魯達曰：「再要十斤都是肥肉，也要切做臊子。」鄭屠曰：「小人便切。」又選十斤肥的，也切做臊子。亦把荷葉包了。魯達曰：「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切作臊子。」鄭屠笑曰：「卻是來消濟我！」魯達聽罷，跳將起來，睜眼看着鄭屠曰：「酒家特地要消濟你！」把兩包肉臊子，劈面打去。鄭屠大怒，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尖刀，跳將出來，就要揪魯達。被魯達就勢按住了刀，望小腹只是一踢，踢倒了。便踏住胸前，提起拳頭看看鄭屠曰：「酒家始從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因何強騙了金翠蓮？」只一拳，正中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一邊。鄭屠掙不起來，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曰：「你還敢應口！」望眼睛眉梢上又打一拳，打得眼珠突出。兩傍看的人，懼怕不敢向前。又打一拳，太陽上正著。只見鄭屠挺在地上，漸漸沒氣。魯達尋思曰：「俺只要痛打這厮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脫身便走，假意回頭指着鄭屠曰：「你詐死，酒家慢慢和你理會。」大踏步去了。街坊鄰舍，知他利害，誰敢攔他。

——一百十五回本第三回

像這樣的描寫，乃是三國中所沒有的。而蔘兒窪的會葬，林冲的走雪，武松的打虎，以及野猪林救林

神，快活林的醉打蔣門神等等，不管它描寫得如何，其情景的佈設，已都是很俊俏可喜的了。嘉靖本的水滸，除了描寫的技巧的更高明之外，其情景並無所改易，差不多可以說完全是本之于羅氏的。水滸的不朽與偉大，其功至少是要半歸之于羅氏的。

三遂平妖傳。原本二十回，今本則有四十回，爲明末馮夢龍所增補，與原本面目已大爲不同。原本有萬曆間唐氏世德堂刊本。叙的是：汴州胡浩得仙畫，爲婦所焚，灰燒于身，因而生女永兒。有妖狐聖姑姑授以道法。遂能幻變，爲紙人豆馬。後嫁于王則。則蓋有數年稱王之命者。彈子和尙、張鸞等皆來歸之。則遂稱亂于貝州。文彥博率師討之。則部下如彈子和尙等見則橫暴，皆已前後引去。彈子和尙並化身爲諸葛遂智助彥博討則，以破則與永兒的妖法。彥博部下有馬遂的，又詐降擊則；李遂則率掘子軍作地道入城。彥博遂擒則及永兒，平了貝州之亂。因爲平則的三人皆名「遂」，故謂之「三遂平妖傳」。原本的二十回，所叙不過如此。馮夢龍（托名龍子猶）的改本，在全本加以潤飾以外，更於原本第一回之前，加以十五回，又於其間加入五回，共成四十回。較原書是完全改觀的了。原本平妖傳的筆調也和三國、唐傳等相類。

說唐傳。今存者分前傳、後傳二部。前傳共六十八回，始於秦彝托孤及秦叔寶、程咬金幼年事，中叙瓦崗寨聚義，最後則唐太宗削平羣雄，登位爲帝爲結束。中間爲小英雄傳，叙羅通掃北事，凡十

● 原本平妖傳罕見，鄧縣馬氏有一部。

● 說唐傳坊刊本甚多，明刊本未見。



李達壽張喬坐衙

——從明刊百回本“水滸傳”



二十回本平妖傳的一頁

此本極罕見，通常所見者皆為四十回的馮氏改本。

(鄆縣馬氏藏)



北宮詞紀

陳所聞編“南宮詞紀”和“北宮詞紀”，選曲甚為精備。首附插圖數頁，後印本皆佚去。



吳 歛 萃 雅

這部南曲總集分爲四集，不僅選散曲，也選入劇曲。

六回。此下即爲後傳，一名薛家將，凡四十二回，記薛仁貴跨海征東事。故說唐傳雖爲一個總名，其實乃是三部似續不續的不同的英雄傳奇的總稱。第一部着重於秦叔寶及瓦崗寨的故事，第二部着重於羅通；第三部的中心人物則爲薛仁貴。這三部都是可以獨立的。（曾有人將「瓦崗寨」的故事取出，另編瓦崗寨演義，我曾見其舊刊本。又薛仁貴的故事也早已成了獨立的題材，元曲中有薛仁貴；明富春堂所刊傳奇中也有跨海征東白袍記一書。）唐傳演義乃是依據於正史的，故亦有瓦崗寨，亦有程咬金、單雄信、薛仁貴，其敘述卻與說唐傳完全不同。說唐前傳以瓦崗寨聚義爲敘述的中心，其間程咬金的憨直，秦叔寶的窮途，單雄信的忠義，徐茂公的智狡，皆爲唐傳演義所無者。又，說唐後傳以仁貴的含冤負屈，張士貴的冒功嫉賢爲敘述的中心，在唐傳演義中，也全無此種「野史」、「俗說」的記載。說唐傳的來歷是很古遠的，或者羅氏也只不過加以「編次」、「筆削」而已，並非他自己的創作。說唐傳的敘述雖多粗鄙可笑處，而其情景的敷設卻甚爲動人。若叔寶的賣馬，雄信的拒降，皆爲不朽的氣概凜然的章段。足以與水滸傳並駕齊驅的英雄傳奇，恐怕也只有這一部說唐傳而已。可惜不曾有人表彰過，遂致不得登于文壇爲文人學士所稱頌。粉妝樓凡八十回，叙羅成之後兩位公子羅傑、羅焜之事，其實實完全不見「經傳」，俱是作者的捏造。其布局與情節，也大都雜鈔水滸與說唐，不像是羅氏的著作。謝无量謂「是羅貫中敘述自家先代故事的專書」，未免附會得可笑。

○謝无量：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第四十四頁。

又有禪真逸史一書，謝无量也以爲舊本說是根據羅氏原本的。但我所有的明刊本禪真逸史，卻並無此語，僅有「舊本意晦詞古，不入里耳」，及「舊本出自內府，多方重購始得」（均見爽閣主人禪真逸史凡例）的二語而已。不知謝氏此語何據。故今不及之。

參考書目

- 一、全相平話五種 元刊本，藏日本內閣文庫。其中三國志平話一種，有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 二、平民文學的兩大文豪 謝无量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 三、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著，北新書局出版。
- 四、中國文學論集 鄭振鐸著，開明書店出版。
- 五、續錄鬼簿 明賈仲名著，有明硬格鈔本；寫鈔本。

第四十九章 散曲作家們

散曲的出現——散曲的來源——南曲與北曲——小令與套數——元代散曲的前後二期——前期的作家們——大詩人關漢卿——王和卿與王實甫——楊果與喬挺等——馮子振與貫雲石——白雲——馬致遠——馬九皋與張養浩等——劉時中與王伯成等——後期的作家們——張可久與喬吉與徐再思等——鍾嗣成——楊朝英與周德清——吳西逸與呂止菴等——女作家王氏。

當金、元的時候，我們的詩壇，忽然現出一株奇葩來，把懨懨無生氣的「詩」壇的活動，重新注入新的活力，使之照射出萬丈的光芒，有若長久的陰霾之後，雲端忽射下幾縷黃金色的太陽光；有若經過了嚴冬之後，第一陣的東風，吹拂得青草微綠，柳眼將開。其清新愉快的風度，是讀者之立刻便會感到的。這株奇葩，便是所謂「散曲」。但這裏所謂「忽然現出」，並不是說，散曲乃像摩西十戒

版似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她的生命，在暗地裏已是滋生得很久了。她便是蔓生於「詞」的領域之中的；她便是偷偷地在宋、金的大曲、賺詞裏伸出頭角來的。

她的產生的時代，已是很久了。但成爲主要的「詩」體的一種的時代，則約在金、元之間。金、元的雜劇是使用着這種名爲「曲」的詩體，成爲她的可唱的一部分的。在更早的時候，「諸宮調」也已用到她成爲其中「彈唱」的成分。宋人的唱賺，也是使用着「曲」的。所以「散曲」的實際上的出現，實較「劇曲」爲更早。惟其成爲重要的詩人們的「詩體」，則恰好是和「劇曲」同時。創作「雜劇」的大詩人關漢卿也便是今所知的第一位偉大的散曲作家。

散曲可以說是承繼于「詞」之後的「可唱」的詩體的總稱，正如「詞」之爲繼于「樂府辭」之後的「可唱」的詩體的總稱一樣。其曲調的來源，方面極廣，包羅極多的不同的可唱的調子，不論是舊有的或是新創的，本土的或是外來的，宮庭的或是民間的。但在其間，舊有的曲調，所占的成分並不很多。大部分是新闖入的東西。在那些新闖入的分子們裏，最主要的是「里巷之曲」與「胡夷之曲」，正如「詞」的產生時代的情形一樣。

散曲通常分爲「南」、「北」二類。北曲爲流行于金、元及明初的東西。南曲則其起源似較北曲爲更早，但其流行則較晚。差不多要在元末明初的時候，我們才見到正則的南曲作家的出現。當北曲成爲金、元詩人們的主要詩體之時，南曲似還不會攀登上文壇的一角。所以北散曲似是出現于雜劇之先，而南散曲的出現則要在戲文的產生之後，也許那時候已經流行於民間了。但今日卻沒有她存在的

徵象可見。所以這裏所講的第一期的散曲的發展，祇講的是北散曲。

南曲和北曲，其最初的萌芽是同一的，即都是從「詞」裏蛻化出來。金人南侵，佔領了中國中原和北部，于是中原的可唱的詞，流落于北方而和「胡夷之曲」及北方的民歌結合者，便成爲北曲，而其隨了南渡的文人、藝人而流傳于南方，和南方的「里巷之曲」相結合者便成爲南曲。

無論南曲或北曲，在其本身的結構上，皆可分爲兩種不同的定式，一是小令，二是套數。小令起源于詞的「小令」，是單一的簡短的抒情歌曲，常和五七言絕句，及詞中的小令，成爲中國的最好的抒情詩的一大部分。小令的曲牌，常是一個。但也有例外者，像：（一）帶過曲（此僅北曲中有之），例若「沽美酒帶過太平令」、「雁兒落帶過得勝令」等等。（二）集曲（流行于南曲裏），係取各曲中零句合而成爲一個新調，例若「羅江怨」，便是摘合了香羅帶、皂羅袍、一江風的三調中的好句而成的。最多者若「三十腔」，竟以三十個不同調的摘句，合而成爲一新調。（三）重頭，即以若干首的小令詠歌一件連續的或同類的景色或故事。例若元人常以八首小令詠「瀟湘八景」，四首小令詠春、夏、秋、冬四景，或竟一百首小令詠唱西廂故事等等。惟每首韻各不同。

「套數」起源于宋大曲及唱賺。至諸宮調而「套數」之法大備。套數是使用兩個以上之曲牌而成爲一個「歌曲」的。在南曲至少必須有引子、過曲及尾聲的三個不同之曲牌，始成爲一套。在北曲則至少須有一正曲及一尾聲（套數間亦有無尾聲者，那是例外），無論套數使用若干首的曲牌，從首到尾，必須一韻到底。

在元末的時候，有沈和声自創作了南北合套的新調。這南北合套的出現，反在今知的純粹的南曲散套的出現以前。我們由此可知，南曲的存在，是較今所知的時候爲久遠的。

二

初期的散曲作家們，幾全以北曲爲其活動的工具。從金末到元末，便是他們的活動的時代。這個初期的散曲時代，可分爲兩類不同的作家羣，或兩個不同的時期。前期是從金末（約公元一二三〇年）到元大德間（約公元一三〇〇年），相當于鍾嗣成錄鬼簿上所說的『前輩名公』的時代。後期便是由大德間到元末（公元一三六七年），相當于鍾嗣成的時代。這兩個時代的作風是不大相同的。前期還不脫草創時代的特色，散曲的寫作，祇是戲曲作家們的副業，或大人先生們的遣興抒懷之作，或供給妓院裏實際上的歌唱的需要。但後期便不同了。散曲的使用是無往而不宜。專業的散曲作家們也便陸續的出現了。他們以歌曲爲第二生命，他們的一切活動，幾都集中于散曲。他們是詩中的李、杜，是詞中的溫、李（後主）、辛、姜。這一期，可以說是散曲的黃金時代。

前期的作家們，據錄鬼簿的記載，所謂『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于世者』，有董解元、劉秉忠、商政叔、杜善夫、關仲章、張子益、王和卿、盍志學、楊西庵、胡紫山、盧疎齋、姚牧菴、徐子芳、史天澤、張弘範、荆幹臣、陳草菴、張夢符、陳國賓、劉中菴、馬彥良、趙子昂、閻彥舉、白無咎、

滕玉霄、鄧玉賓、馮海粟、貫酸齋、曹光輔、張洪範、郝新菴左丞、曹以齋尙書、劉時中待制、薩天錫照磨、李旣之學士、曹子貞學士、馬昂夫總管、莊恕齋知州、馮雪芳府判、王繼學中丞（自郝新菴以下十人，棟亭叢書本及他本錄鬼簿皆別列于『方今名公』之下，但天一閣抄本則直接于前。似當從天一閣本。）等四十一人。而天一閣舊藏抄本錄鬼簿則更有張雲莊、奧殷周、趙伯寧、王元鼎、劉士常、虞伯生、元遺山等七人。這些人大都是「公卿大夫居要路者」。他們大都是以其餘暇來作散曲的。他們的作風，雖不開宴會、妓樂、山水的歌頌，乃至淺薄的厭世和恬退的思想。只有杜善夫，王和卿等數人的作風略有不同。當時偉大的戲曲家關漢卿、白仁甫和馬致遠，即在散曲壇上也成了雞羣裏的白鶴，馳騁于散曲的平原之中，無可與爭鋒者。王實甫的散曲也有數闕傳于今。現在略述這時期的比較重要的若干作家。

三

董解元的首列，祇是「以其創始」（鍾嗣成語）之故。他並沒有散曲流傳下來。散曲的歷史的開場，仍當以大詩人關漢卿爲第一人。漢卿的散曲大抵散在楊朝英的陽春白雪和太平樂府裏。他的作

● 在在中敏編的元人散曲三種（上海中華書局）裏有關漢卿散曲的輯本。

風，無論在小令或套數裏，所表現的都是深刻細膩，淺而不俗，深而不晦的；正是雅俗所共賞的最好的作品。像一半兒四首的題情，幾乎沒有一首不好的，足當子夜、讀曲裏的最雋美的珠玉。姑舉其一：

碧紗窗外靜無人，跪在床前忙要親。罵了個負心，回轉身。雖是我話兒嗔，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又像他的沈醉東風的一首：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時間月缺花飛，手執著錢行盃，眼闔著別離淚，兩道得聲：保重將息，痛煞煞教人捨不得。好去者！望前程萬里。

直是最天真最自然的情歌。又像仙呂翠裙腰一套閨怨，全篇也都極爲自然可愛：「上京馬」，「他何處？共誰人攜手？」小闌銀瓶帶歌酒。況忘了咒，不記得低低搨。」僅這一小段已是很淒婉盡情的了。他的寫景曲，像大德歌和白鶴子也是最短悍的抒情歌曲：

雪粉華，舞梨花，再不見煙村四五家，密灑堪圖畫。看疎林噪晚雅，黃蘆掩映清江下，斜攬著釣魚艇。

——大德歌

四時春富貴，萬物酒風流，澄澄水如藍，灼灼花如繡。

——白鶴子

他有一套南呂一枝花，題作杭州景的，係作於元滅南宋（公元一二七六年）不久之時的。故有「大元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之語。明人選本，曾把「大元朝」改「大明朝」，於是漢卿的著作權便也爲明代的無名氏所奪去了。在許多雜劇裏，我們看不出漢卿的思想和生平來。但在散曲裏，我們



蘇州萬年橋

在明、清之際，蘇州是甚為繁華的，故崑劇作家們多產生於其地。

— 從清、乾隆蘇州桃花塢板畫



春燈謎記

明、阮大鍼作劇曲四種，此是其一，傳唱甚盛。

——從明末刻本“春燈謎記”

卻知道他是馬致遠的同道，也是高唱着厭世的直捷的享樂的調子的。像「官品極，到底成何濟？歸學取他淵明醉」（魯玉簫）；像「南畝耕，東山臥，世態人情經歷多。閑將往事思量過；賢的是他，愚的是我，爭甚麼！」（四塊玉）這種態度和情緒，影響于後來的散曲的作家們是極大的。

關漢卿的朋友王和卿，（名鼎，大名人，學士。）是一位慣愛開玩笑的諷刺的作家。他的散曲，放在當代諸作家的作品裏是尖銳的表現出其不同色彩來的。堯山堂外紀（卷六十八）曾記載着關氏和他開玩笑的故事。他的散曲的題目都是些「大魚」、「綠毛龜」、「長毛小狗」、「王大姐浴房內喫打」、「胖妻夫」（皆擬不斷）、「詠禿」（天淨沙）之類。但可惜他的滑稽和所諷刺的對象都落在可憐的被壓迫的階級以及不全不具的人體之上，並沒對統治階級有過什麼攻擊。所以他的成就並不高。他有題情一半兒：「淚點兒只除衫袖知，盼佳期，一半兒才乾，一半兒濕。」也是以嬉笑的態度出之的。但像「情枯骨髓難揩洗，病在膏肓怎療治？」（陽春曲，題情）卻是比較正經的。明胡元瑞筆叢疑和卿即王實甫。其實他們不會是一個人的。他們的作風是那樣的的不同。以寫「詠禿」、「胖妻夫」一類題目的人，決不會動手是寫那末雋雅的西廂記雜劇的。在散曲方面，實甫自有其最圓整的珠玉在。像實甫的春睡：「雲鬆螺髻，香溫鴛被，掩春閨一覺傷春睡。柳花飛，小瓊姬，一片聲雪下呈祥瑞，把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卻是你！」（山坡羊）（據堯山堂外紀。但此曲亦見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中。恐外紀誤。）別情：「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今春香肌瘦幾分？揜帶寬三寸。」（魏民歌）都是異常的綺膩，異常的清麗，確是西廂的同調。

商政叔名道，元好問稱其「滑稽豪俠，有古人風。」（見遺山集三十九卷曹南商氏千秋錄）官學士。他有問花的月照庭一套，並不甚好。天淨沙四首，詠梅的，也沒有新意新語。同時，杜善夫，名仁傑，又字仲梁，濟南長清人。官散人。元好問的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曾舉薦他和王賁、商挺、楊果、麻革等數十人，都是「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他的散曲有庄家不識拘闌一套（耍孩兒），寫莊家第一次看戲的情形，極爲有趣，乃是描寫元代劇場的最重要的一個資料。

楊果字正卿，號西庵，蒲陰人。宋亡時，流寓于河朔。元好問舉薦之。後官參政。●西庵所作，以小令爲多。他的小桃紅：

採蓮人和採蓮歌，柳外蘭舟過。不管鴛鴦夢驚破。夜如何？有人獨上江樓臥。傷心莫唱關朝舊曲，司馬淚痕多。

是裝載着很濃厚的亡國的感傷的。

商挺字左山，東明人。他的潘妃曲十九首，寫閨情極得神情，像「驀聽得門外地皮兒鳴，只道是多情，卻原來翠竹把紗窗映」；「止不住淚滿旱蓮腮，爲你個不良才，莫不少下你相思債！」而下面的一首尤爲豔膩之極：

●楊果見元史卷一百六十四。

●商挺見元史卷一百五十九。

只恐怕窗間人聽見，短命休寒賤，直恁地脫簾軟！禁不過敲才斷熬煎。你且觀門前，等的無人朝旋。

元好問以詩名，他的散曲很少，但驟雨打新荷兩首，卻是很有名的。「驟雨過，珍珠亂撥，打遍新荷」，曲名當是由此而得。

姚燧字牧菴，官參政。牧菴的散曲，留傳下來的不少（1239—1314）。題情的，像「夢兒裏休啊，覺來時愁越多」；「等夫人熟睡着，悄聲兒窗外敲」（皆凭欄人）；詠懷的，像「功名事了，不待老僧招」（滿庭芳），都比較得直率淺露，少婉曲的情致。

白無咎名賁，白挺子，官學士，以所作鷓鴣曲：「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煙雨。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綠簑歸去」有名於時。馮子振書和之數十首。無咎的百字折桂令：「千點萬點，老樹昏雅，三行兩行，寫長空啞啞雁落平沙。曲岸西邊近水灣，魚網綸竿釣棹。斷橋東壁傍溪山，竹籬茅舍人家。滿山滿谷，紅葉黃花。正是傷感淒涼時候，離人又在天涯。」和馬致遠的「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可稱異曲同工。

同時有劉太保，名秉忠（抄本錄鬼簿作名夢正），所詠乾荷葉一曲，盛傳於世：「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搖蕩，減了清香越添黃。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在秋江上。」

○姚燧見元史卷一百七十四。

○劉秉忠見元史卷一百五十七。

胡紫山名祗遜^①，官至宣慰使，所作短曲，頗饒逸趣，像『幾枝紅雪牆頭杏，數點青山屋上屏。一春能得幾清明？三月景，宜醉不宜晴。』

馮子振^②、賈雲石、盧摯三人是這時期很著名的作曲者。白無咎的鸚鵡曲以『難下語』著，但子振卻立意和之至數十首。子振字海粟，攸州人，官學士(1281—?)。所作散曲勁逸而瀟爽，像『孤村三兩人家住，終日對野叟田父，說今朝綠水平橋，昨日溪南新雨。』(鸚鵡曲，野渡新晴)是同時曲中罕見的雋作。

賈雲石^③一名小雲石海涯，字酸齋，畏吾人。父名賈只哥，遂以賈爲氏(1296—1324)。酸齋的散曲，頗似詞中的蘇、辛，像：『棄微名去來，心快哉！一笑白雲外。知音三五人，痛飲何妨礙。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清江引)。但也有極清麗婉膩之作，像：『起初兒相見十分歡，心肝兒般敬重將他占，數年間來往何曾厭』(塞鴻秋)；『若還與他相見時，道個真傳示。不是不修書，不是無才思，遠清江買不得天樣紙』(清江引)；『薄倖虧人難禁受，想著那樽席上捻色風流，不良殺教人下不得咒』(好觀音)；和關漢卿最妙的情歌是足以媲美的。

① 胡祗遜見元史卷一百七十。

② 馮子振見元史卷一百九十一。

③ 賈雲石見元史卷一百四十三。

盧摯字處道，號疎齋，涿州人。他所作以小令爲多。他的蟾宮曲：「想人生七十猶稀。百歲光陰，先過了三十。七十年間，十歲頑童，十載虬贏，五十歲除分晝黑，剛分得一半兒白日。風雨相隨，兔走烏飛，仔細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最爲有名，直捷大膽的高喊着利那的快活主義。他的「沙三，伴哥來嘍；兩腿青泥，只爲撈蝦」（蟾宮曲），寫農村生活很得神理。

白樸字仁甫，金亡時，僅七歲，爲元遺山所撫養。自以爲是金的世臣，不仕於元。有天籟集。他的散曲，俊逸有神，小令尤爲清雋。像：

紅日晚，殘霞在，秋水共長天一色。寒雁兒呀呀的天外，怎生不捎帶箇字兒來。

——得勝令

輕拈斑管書心事，細指銀箋寫恨詞，可憐不慣害相思。只被你箇肯字兒，拖逗我許多時。

——得勝令 題情

長醉後方何碍，不醒時有甚思。糟醲兩個功名字，醜澆千古興亡事，纏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晉盡說陶潛是。

——勸飲寄生章

● 任讞編散曲叢刊中有酸齋樂府一種，「酸」的一部分，卽爲酸齋散曲的輯本。

● 仁甫散曲有任讞輯本。（元曲三種又天籟集有康熙閣樓刻本，末附遺遺，卽散曲一部。後來四印齋本及九金人集本天籟集皆刪去遺遺不載。）

都是能以少許勝人多許的。

馬致遠是這期散曲作家裏爲人所追慕的。他是那末不平凡的一位抒情詩人。關漢卿在雜劇裏不易見出「自己」來，即在散曲裏，也很少抒懷之作。致遠則無論在雜劇，或在散曲上，都有他很濃厚的「自我」在着。他的散曲是那樣的奔放，又是那樣的飄逸；是那樣的老辣，又是那樣的清雋可喜。他的天淨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雅，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相傳以爲絕唱。而他自己的作風也便是那末樣的疎爽而略帶些淒惋的味兒。恰有如倪雲林的小景，疎朗朗的幾筆裏，是那末樣的充溢了詩趣。他的雙調夜行船秋思：「百歲光陰一夢蝶」，也傳誦到今。其實他的最好的篇什，還不是發牢騷的東西，像「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樓意，恨無天上梯」（金字經）；「本是個懶散人，又無甚經濟才，歸去來」（四塊玉）；或什麼嘆世（慶東原）野興（清江引）的「不如醉還醒，醒而醉」，或「則不如尋個穩便處閑坐地」之類。他的最雋雅的東西便是以寥寥的幾筆，刻畫淒清的情景。那便是他的長技，像：

寒烟細，古寺清，近黃昏禮佛人靜。順西風晚鐘三四聲，怎生教老僧禪定。

——壽陽曲 烟寺晚鐘

他還長於寫戀情，卻又是那樣刻骨鏤骨的深刻，像「從別後，音信絕；薄情種害殺人也。逢一個見一個因話說，不信你耳輪兒不熱」，「他心罪，咱便捨，空担着這場風月。一鍋滾水冷定也，再攪紅幾時得熱！」（俱壽陽曲）他還寫些很談諧的東西，像借馬（般涉調，耍孩兒），寫客者買一馬，千般愛惜，不幸

爲人所借。他叮嚀再四，方才被借者牽去：「懶習習牽下槽，意遲遲背後隨，氣忿忿懶把鞍來騎。我沉吟了半晌語不語，不曉事顏人知不知？他又不是不精細，道不得他人弓莫挽，他人馬休騎。」他是那末樣的萬分不愿，卻又「對面難推」，只好叮叮嚀嚀的吩咐道：「不騎啊，西棚下涼處拴。騎時節揀地皮平處騎。將青青嫩草頻頻的喂。歌時節肚帶鬆鬆放。怕坐的困，尻包兒款款移。動觀著鞍和轡，牢踏著寶燈，前口兒休提。」後來的弋陽調的小喜劇借靴，顯然便是從此脫胎而出的。可惜致遠這類的散曲不多，否則其成就當遠在王和卿以上。

馬九臯字昂夫，所作多小令，祇是宴飲時的漫唱，貌爲豪放，而實中無所有。像「大江東去，長安西去，爲功名走遍天涯路。厭舟車，喜琴書，早星星鬢影瓜田暮。」（山坡羊）其實，當時一般老官僚們所作的散曲，大都是這一類的不痛不癢的自誇恬退的東西。張雲莊（名養浩）的雲莊張文忠公休居自適小樂府，全部都是如此。「紫羅襪未必勝漁簑，休只管戀他，急回頭好景已無多。」（梅花酒）（弟兄）從這樣淺薄的情緒裏出發的歌曲，自然不會是很高明的。有名的不忽麻平章（一名時用，字用臣）的點絳脣辭朝：「寧可身臥糟丘，索如命羅君手」一套，其情緒也全同於此。大約許多「公卿大夫，居要路者」的所作，其作風大都是趨向於這一條路的。

○張養浩見元史卷一百七十五。

○雲莊休居自適樂府有明成化刊本，有孔德園書館石印本，有金陵盧前刊本。

劉時中在他們裏是一位傑出的作家。時中名致，號浦齋，甯鄉人，任翰林待制。他和姚燧同時，而略爲後輩。又和盧疎齋相唱和。他小令甚多，頗富於青春的蕩放的情趣。像：「願天，可憐，乞個身長健。花開似錦海如川，日日西湖宴。」（朝天子）也偶有牢騷語。而其最偉大的作品則爲上高監司的兩套端正好。這兩套俱見於陽春白雪，是散曲家們從來未之嘗試的新的境地。他在這裏，把散曲的作用，提高到類似白居易新樂府的了。這兩套似是連續的，可算是散曲裏篇幅最長的一篇。「衆生靈遭魔障，正值着時歲飢荒。謝恩光拯濟皆無恙，編做本詞兒唱。」一開頭便把第一篇的大意說明。第二篇則是講江西鈔法的積弊的。「庫藏中鈔本多，貼庫每弊怎除。」在研究元代經濟史上是極重要的資料。

戲曲家庾吉甫、王伯成、侯正卿、李壽卿、趙天錫、趙明道諸人都寫作散曲，而以王伯成、侯正卿爲尤著。伯成所作，有數套流傳，亦有小令，像陽春曲別情：「多情去後香留枕，好夢回時冷透衾。悶愁山重海來深，獨自寢，夜雨百年心。」侯正卿，真定人，號良齋先生。雜劇有關盼盼春風燕子樓，今不傳。散曲以客中寄情的菩薩蠻套：「鏡中兩鬢皓然矣，心頭一點愁而已。清瘦仗誰醫，羈情只自知。」爲最被傳誦。在一般恬退淺率的作風裏，是特以勁蒼淒涼著的。趙明道有題情的門鶴鴉一套，盡量的使用着疊字：「燕燕鶯鶯，花花草草，穰穰勞勞」，當是受着李易安的「尋尋覓覓」的調子的影響的。

後期的作家們，以張可久及喬吉甫爲雙璧，時人比之爲詩中的李、杜。但在喬、張外，也並不是無人。這期的散曲壇較之前期更爲熱鬧。編太平樂府、陽春白雪的楊朝英，他自己也寫曲。著中原音韻的周德清，所作更爲精瑩。作錄鬼簿的鍾嗣成，也顯出他的特殊的談諧與類放的風趣來。此外，見於錄鬼簿和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樂府羣玉、樂府新聲諸書者，更不止數十人。兼作雜劇者，於喬吉甫外，以鄭德輝、睢景臣、曾瑞等爲最著。其專工散曲者，則有吳西逸、秦竹村、呂止菴、宋方壺、李愛山、王愛山、曹明善、錢子雲、顧君澤、徐甜齋、董君瑞、高安道諸人。

張可久的才情確足以領袖羣倫。他的作風，和前期的馬致遠有些相同，卻決不是有意的模擬。前期的諸作家，往往多隨筆遣興之作。到了可久起來後，方才用全副心力在散曲的製作上。他的作風是爽脆若哀家梨的，一點渣滓也不留下；是清瑩若夏日的人造冰的，雋冷之氣，咄咄逼人。他豪放得不到粗率的地步。他精麗得不到雕鏤的地步。他瀟疎得不到索寞的地步。他是悟到了「深淺濃淡雅俗」的最諧和的所在的。太和正音譜說他「如瑤天笙鶴。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豔，有不喫烟火食氣。」李開先謂：「小山清勁，瘦至骨立，而血肉銷化俱盡，乃孫悟空鍊成萬轉金鐵軀矣。」自元、明以來，推重他的人，受他影響的人，更不知多少。所以他的散曲集，流傳獨盛。他字小山，慶元人。

●張可久散曲集，有明李開先輯本張小山小令；有清厲鶚刻李輯本；有鈔本北曲聯珠；有任昉輯本小山樂府（散曲叢刊本）。四庫全書亦收之。

以路吏轉首領官。他是一位不大得意的人，所以常常透露出些牢騷來。前期的散曲作家們，大都是「公卿大夫」們。而這期的作家們卻都是同張氏一樣的鬱鬱不得志的人物。「興亡千古繁華夢，詩眼倦天涯；孔林喬木，吳宮蔓草，楚廟寒雅。」（八月圓山中書事）他是那樣的貌為曠達。他的南呂一枝花湖上晚歸套：「長天落綵霞，遠水涵秋鏡；花如人面紅，山似佛頭青。」李開先、沈德符俱以為足和馬致遠的「百歲光陰」相匹敵。底下的幾首小令，可以作為他的作風的最好例證：

上歌，老子婆娑。
今宵爭奈月明何，此地那堪秋意多。舟移萬頃冰田破，白鷗還笑我。拚餘生詩酒消磨。雲母舟中飯，雪兒湖

——水仙子西湖秋夜

黃昏。
天邊白雁寫寒雲，鏡裏青鸞瘦玉人，秋風昨夜愁成陣。思君不見君，緩歌獨自開樽。燈挑盡，酒半醺，如此

——水仙子秋思

門前好山雲占了，盡日無人到。松風響翠濤，柳葉燒丹竈，先生醉眠春自老。

——清江引山居春枕

與誰，畫眉？猜破風流謎。銅駝巷裏玉驄嘶，夜半歸來醉。小意收拾，怪膽禁持。不識羞誰似你！自知，理虧，燈下和衣睡。

——朝天子闌情

喬吉甫字夢符，作雜劇甚多。他和小山一樣，也常住于杭州。小山有蘇隄漁唱（原集未見，北曲聯樂府多採之），夢符也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可惜這梧葉兒是一篇也未流傳下來。李開先嘗爲之輯喬夢符小令刻之。他的生活，較小山更爲落魄。鍾嗣成謂他「江湖間四十年，欲刊所作，竟無成事者。」他的自述（藝文通）也道：「不占龍頭選，不入名賢傳。……笑談便是編修院。留連，批風抹月四十年。」他的作風，頗有人稱之爲「奇俊」的，其實較小山是放肆得多，濃艷得多了。最好的例子，像：

紅粘綠惹泥風流，兩念雲思何日休？玉樵花悴今番瘦，擔著天來大一擔愁，說相思難撥回頭。夜月離兒巷，春風燕子樓，一日三秋。

——水仙子懷情

風吹絲雨嘆窗紗，苔和酥泥葬落花。捲雲鈎月簾初掛，玉釵香徑滑，燕藏春銜向誰家？鶯老羞尋伴，蜂寒懶報衙，啼殺鏡雅。

——水仙子暮春即事

像私情、一枝花，「老婆婆坐守行監，狠懣丁暮四朝三，不能夠偷工夫恰喜喜歡歡」一類的話，確是小山所不敢出之口的。

●喬夢符小令有李開先原刻本；有國朝翻刻本。近任納軒有夢符散曲（見散曲叢刊）。

鄭德輝被後人並漢卿、致遠、仁甫，稱爲「關、馬、鄭、白」四大家。但他的散曲，存者不多。像「雨過池塘肥水面，雲歸岩谷瘦山腰」(秋圃駐馬聽)；「情山遠，意波遙，咫尺粧樓天樣高。月圓苦被陰雲罩，偏不把離愁照。玉人何處教吹簫。辜負了這良宵。」已有些使我們嗅得出古典的文人的氣息來。他是那樣的愛雕鏤詞句，那樣的喜偷用古語。這影響于後人者很大。從他以後，以粉飾爲工和以偷句爲業的散曲家，是那末一大羣！

徐甜齋名再思，字德可，嘉興人。好食甘飴，故號甜齋。有樂府行於世。世人以他和賈酸齋並稱，謂之「酸甜樂府」。他所作，有很疏爽的，像夜雨的水仙子：

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棋未收，嘆新豐孤館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

但詠春情的幾首，卻又是那樣的嬌媚可喜：「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證候來時，正是何時？燈半昏時，月半明時」(鶯宮曲)；「別春纖碎揉花瓣兒，就窺紗砌成愁字」(壽陽曲)；「一自多才闊，幾時盼得成合。今日箇猛見他門前過，待喚着怕人難科。我這里高唱當時水調歌，要識得聲音是我。」(沈醉東風)

● 鄭德輝散曲有任昉輯本(見元曲三種，中華書局印行)。

● 徐甜齋樂府有任昉輯本(見散曲叢刊中的酸甜樂府)。

曾瑞卿大興人，家於杭州。善丹青，能隱語小曲。其散曲集詩酒餘音雖不存，然散見於太平樂府諸書裏者卻也不少。他所作，大都爲江湖間的熟語，市井裏的習辭，像『舊衣服陡恁寬，好茶飯減多半；添鹽添醋人攔斷，剛捱了少半碗。』（詞怨蝶戀花寒）故能傳唱一時。

沈和甫名和，杭州人。『能詞翰，善談諠，天性風流，兼知音律。以南北調合腔自和甫始。如瀟湘八景、歡喜冤家等曲，極爲工巧。後居江州，近年方卒。江西稱爲蠻子關漢卿者是也。』（錄鬼簿）今瀟湘八景猶見于雍熙樂府。

睢景臣字景賢。大德七年，他從維揚到杭州。與鍾嗣成相識。嗣成云：『維揚諸公俱作高祖還鄉套數，惟公峭逼，製作新奇，皆出其下。』景臣的高祖還鄉，今存，確是一篇奇作。他借了村庄農人們的眼光，看出這位『流氓皇帝』的粧模作樣的衣錦還鄉的可笑情形來。真把劉邦挖苦透了。『只道劉三，誰肯把你揪拌住；白甚麼改了姓，更了名，喚做漢高祖？』是那樣的故意開玩笑！

周仲彬名文質。其先建德人，後家於杭州。『家世儒業，俯就路吏。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調，諧音律。』（錄鬼簿）他的情詞，寫得很有風趣，像『曾約在桃李開時，到今日楊柳垂絲。假題情絕句詩，虛寫恨斷腸詞，嗤，都扯做紙條兒。』（佳人送別秦兒令）

吳仁卿字弘道，號克齋先生，歷仕府判致仕。有金樓新聲。今存者僅小令數首耳。錢子雲名霖，松江人，棄俗爲黃冠，更名抱素，號素菴。所作有醉邊餘興，今存者亦寥寥。曹明善，衢州路吏。『有樂府，華麗自然，不在小山之下。』（錄鬼簿）其長門柳二詞，『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尤爲世

所盛傳。但像折桂令的數首：『問城南春事如何？細草如烟，小雨如酥』（江頭即事）；『小紅樓隔水人家，草已鳴蛙，柳未藏雅。試捲朱簾，尋山問寺，何處無花』（西湖早春）似尤富於逸趣。

趙文寶（一作文賢）名善慶（一作孟慶），饒州樂平人。善卜術，任陰陽學正。所作雜劇，皆已亡失。散曲存二十餘首。他的作風，甚受北宋詞的影響，纖雅圓潤，不失爲雋品。像『望晴空瑩然如片紙，一行雁一行愁字』（江流魂詠落梅風）；『雨痕著物潤如酥，草色和烟近似無，嵐光照日濃如霧。』（仲春湖上水仙行）王仲元，杭州人，所編有于公高門等。高敬臣名克禮（錄鬼簿作字敬禮），號秋泉，『見任縣尹，小曲樂府極爲工巧，人所不及。』（錄鬼簿）王日華，名暉，號南齋，杭州人。有與朱凱題雙漸小青問答，今存。董君瑞，真定冀州人，有哨遍、硬錫；高安道也有哨遍、嚶淡行院，俱出以方言俗語，形容人情世態，入骨三分。

錄鬼簿的著者鍾嗣成，和這期的作者們，大都相友善。他自己也是一位很好的抒情詩人。他字繼先，號醜齋，汴梁人。累試不第。又不樂爲吏。乃居於杭州，以著作爲事。作雜劇數種。其散曲充滿了不平的憤懣，像醜齋自述乃是一篇絕沈痛的苦笑：

〔梁州〕子爲外貌兒不中擡舉，因此內才兒不得便宜。半生未得文章力，空自胸藏錦綉，口唾珠璣。爭奈客土兒缺齒重額，更兼着細眼單眉人中短，鬢髮稀稀，那裏取陳平般冠玉精神，何學般風流面皮，那裏取潘安般俊俏容儀。自知就裏，清晨倦把青鸞對。恨殺希娘不爭氣，一日黃榜招收醜陋的，准擬奪魁。〔隔尾〕有時節軟鳥紗抓刮起鬚天鬢，乾皂靴出落着葦地衣，向晚乘間後門立，猛可地笑起。似一個甚的？恰像似現出鍾馗，說不



雙 鶯 傳

袁子令作劇曲甚多，每好以關節的曲折誇人。“雙鶯”是其所作短劇。

——從明末刊本“盛明雜劇”



挑燈夜讀牡丹亭

馮小青的故事悽婉動人。吳炳作“療妒羹”，即描寫其事。

——從明末刻本“挑燈劇”



花 筵 賺

范文若撰的傳奇之一，是典型的崑劇。

——從明末刻本



荷 花 蕩

——從明末刻本

殺鬼！

醉太平小令三首，寫乞兒的生活者，似即爲有名的繡襦記裏的鄧元和叫化一齣之所本。清江引的情：「夜長怎生得睡著，萬感荼懷抱。伴人瘦影兒，惟有孤燈照。長吁氣，一聲吹滅了。」也是絕妙好辭。想不到寫着不甚通順的錄鬼簿的作者，卻是一位如此高明的詩人。「詩有別才，非關學也」，這話至少用在這裏是很對的。

任則明名昱，四明人。少年狎遊平康，以小樂章流布裙釵，晚乃銳志讀書。他和曹明善是朋友。「絳羅爲帳護寒輕，銀甲彈箏帶醉聽，玉奴捧硯催詩贈，寫青樓一片情。」（水仙子友人席上）正是他少年時代生活的縮影。

李致遠，生平未詳，太和正音譜列之於徐甜齋、楊齋齋之次，當是這期內的作家。他慣以清逸的話，寫清逸的景物，像「柔條不奈曉風梳，亂織新絲綠」（新柳小桃紅）；頗多好句。

楊齋齋名朝英，青城人，嘗和賈酸齋爲友。酸齋道：「我酸則子當齋。」遂以號之。（鄧子晉太平樂府序）至正間，編纂當代才人之作，爲太平樂府、陽春白雪二集，爲今日論元代散曲者主要的寶庫。他自己所作，間也見於集中。像「浮雲薄處隱龍日，白鳥明邊隱約山」（陽春曲）之類也很不壞。

周德清的中原音韻爲曲家所宗，他自作也復出之以百鍊千錘，無懈可擊。像秋思：「千山落葉岩岩瘦，百結柔腸寸寸愁，有人獨倚晚粧樓。樓外柳眉葉，不禁秋。」

太平樂府諸書所載曲家們，尚有呂濟民，嘗和馮海粟鷓鴣曲；又有呂止菴（陽春白雪別有呂止

軒)，或係一人。吳西逸、宋方壺，皆未知生平，所作存者頗多，而無甚特殊的作風。趙顯宏號學村，未知里居，喜以詩句入曲，像「春日凝粧上翠樓，滿目離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刮地風別思〕，已開了明人以南翻北的一條大路。朱庭玉存套曲甚多，類皆題情、怨別一類的文章。王愛山字敬甫，長安人，所作也多間怨之辭。同時有李愛山的，也作曲。他們所作，每多相混。

女流作家，這時絕少。有大都行院王氏，作粉蝶兒長曲一套，描寫妓女生活，極爲沈痛：「〔門鶻鶻〕愁多似山市晴嵐，泣多似瀟湘夜雨。少一個心上才郎，多一個角頭丈夫。每日價茶不茶，飯不飯，百無是處，交我那里告訴！最高的離恨天堂，最低的相思地獄！」（寄情人）

參考書目

- 一、太平樂府十卷 元楊朝英編，有元刊本，有明初寫本（西諦藏）；有四部叢刊本，有武進陶氏印本。
- 二、陽春白雪十卷 元楊朝英編，有元刊本，有南陵徐氏印本，有散曲叢刊本。
- 三、殘元本陽春白雪 元楊朝英編，有元刊本，南京國學圖書館藏。
- 四、樂府新聲 元無名氏編，有元刊本，鐵琴銅劍樓藏，有傳鈔本。
- 五、樂府群玉 元無名氏編，有天一閣舊鈔本，有散曲叢刊本。
- 六、盛世新聲 明無名氏編，有正德間刊本，北京圖書館藏；有萬曆間翻刻本，故宮博物院藏。
- 七、詞林摘麈 明張祿編，有嘉靖間刊本，有發濬翻刻本，均藏長洲吳氏；有萬曆間翻刻本，故宮博物院藏。
- 八、雍熙樂府 明郭勳編，有嘉靖間刊本，西諦藏，北京圖書館藏。又海西虞氏輯的一部，僅十三卷（郭本爲二十卷），有明刊本，北京圖書館藏；四庫全書所收者即爲十三卷本。
- 九、北宮詞紀 明陳所聞編，有明刊本，西諦藏有初印無缺頁本。

十、彩筆情符 明張嗣編，有萬曆間刊本，北京圖書館藏，又西語藏。此書後被坊賈改爲青樓韻語寶集，顧方楮編，任中敏藏。

十一、南北詞廣韻選 明無名氏編，有鈔本，北京圖書館藏。

十二、錄鬼簿 元鍾嗣成編，有棟亭十二種本；有暖紅室刻本；有曲苑本；有王忠憲公讀書本；有天一閣舊藏藍格鈔本，後附賈仲名續錄鬼簿。

十三、大和正音譜 明朱權編，有洪武間刊本，有桐芬樓影印本；有續錄譜本；有改名北雅的明刊本。清初的欽定曲譜，北曲部分，即全收此書。

十四、北詞廣正譜 清李玉編，有原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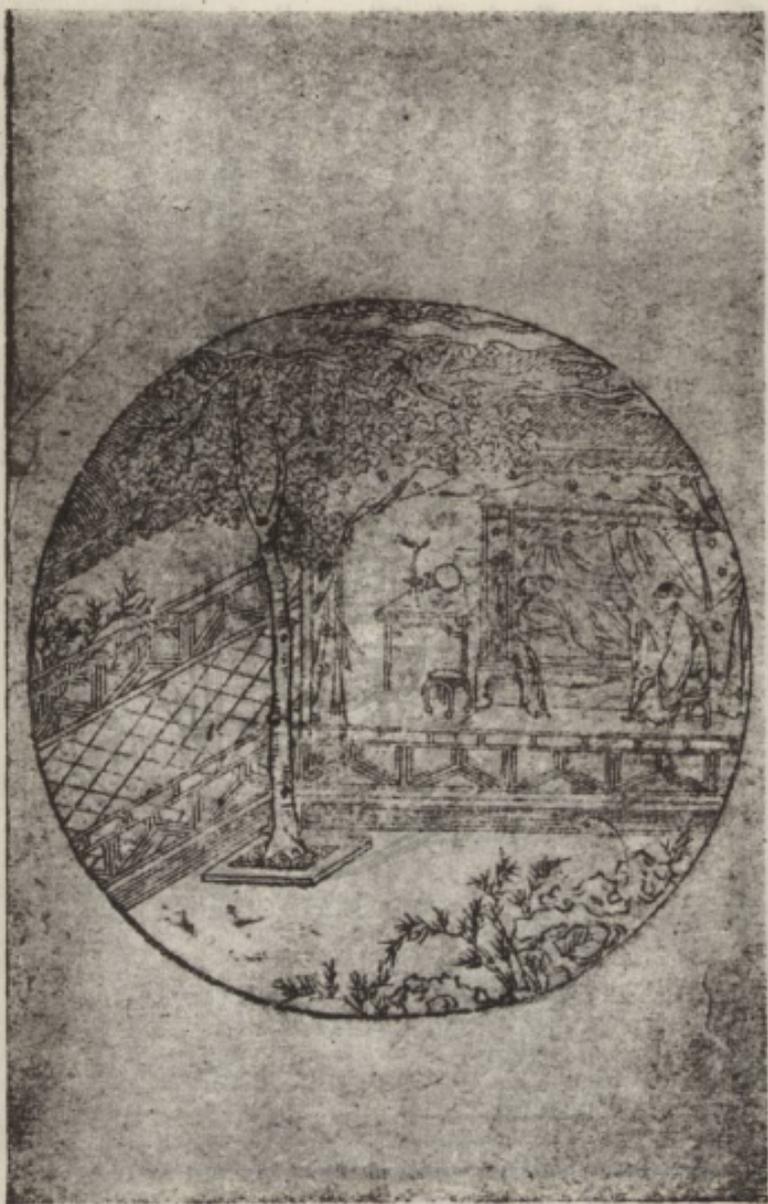
十五、中原音韻 元周德清編，有明刊本數種；有重訂曲苑本。



第五十章 元及明初的詩詞

元與明初詩壇的概況——元好問的影響——趙孟頫——白曠馮子振等——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道士張雨——薩都剌與傅若金字張翥——楊維禎——倪瓚——戴良等——仇遠與邵亨貞——高啓楊基等的四傑——劉基與袁凱——「閩中十才子」——二葉——怪傑姚廣孝——提倡「台閣體」的三楊。

元與明初的詩詞，論者每有不滿之語。但他們雖沒有散曲壇那末樣的光芒萬丈，卻也不是很寥落的。特別因為逢着蒙古人入據中原的一個大變，詩詞的風格，遂也頗有不同於前的。慷慨激昂者，悲歌以當泣，潔身自好者，有托而潛逃，即為臣為奴者之作，也時有隱痛難言之苦。故元代初期之作，遂多幽峭之趣。元季喪亂頻仍，流氓皇帝朱元璋對待文人們，復極盡殘酷，無復人性。這也是文士們



種 緣

李玉作傳奇三十餘種，“占花魁”是劇場上常常演出的一種。

——從明末刻本



巧 園 圓

李漁作傳奇十種，都以奇巧勝人，因之，便過於做作。

——從清初刻本

所痛心疾首的。成祖在潛邸時候，已爲文人們的東道主。攻下南京時，雖殺方孝孺若干人，對於整個文壇，似無多大的影響。故永樂以後，遂漸入於鼓舞昇平的時代；三楊的台閣體的文學，頗足以代表那若干年的從容歌頌之風。

元初的詩人詞客大都爲金、宋的遺民。趙子昂以宋的宗室，入仕元庭，風流文彩，冠絕一時；然其對於當時文壇的影響，乃遠不及元遺山的弘偉。遺山自金入元，雖以遺老自命，不仕新朝，但其勢力則籠罩於朝野的文壇。他且提拔南北在野的文人們，薦舉之於要人重臣之前。（遺山文集卷三十九，有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所寫舉的「南中大夫子歸河朔者」，從衍聖公以下，凡五十餘人。）故元初的文學，可以說是由這個「金代大老」一手所提携着的。

子昂名孟頫，宋宗室。湖州人。元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文敏（1254—1329）。有松雪齋集。他的詩流轉圓潤，而頗多由衷的哀音，像「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岳鄂王墓）；「溪頭月色白如沙，近水樓台一萬家。誰向夜深吹玉笛？傷心莫聽後庭花」（絕句）。他的詞也多清俊的篇什。

白樸有天籟集，都是詞。他的詞的作風，類他的散曲。有極沈痛者，像「千古神州，一旦陸

① 趙孟頫見元史卷一百七十二。

② 松雪齋集有四部叢刊本。

③ 天籟集有清初楊希洛刊本；有四印齋所刻詞本；有九金人集本。

沈，高岸深谷。夢中雞犬新豎……幾回飲恨吞顰哭。歲暮意如何？怯秋風茅屋」（石州慢）；也有很樸質明白的，像「可惜一川禾黍，不禁滿地螟蝗」（朝中措）。同時的散曲作家，若盧疎齋（處道）、馮海粟（子振）、貫酸齋（雲石）、姚牧庵（遠）等，也都寫着很好的詩詞。疎齋的婺源縣齋書事：「竹樹映清曉，坐聞山鳥鳴。瓶花香病骨，簷雨挾詩聲」，是那末的幽峭可喜。海粟的詩詞，還是詠唱鸚鵡曲那般的俊健的風格。酸齋詩以樂府古風爲上，像觀日行：「六龍受鞭海水熱，夜半金烏變顏色。天河蕪電驚鰲臍，刁擊珊瑚碎流雪」云云，其氣概是雄壯少匹。

虞集。出而詩壇的聲音爲之一振。集和楊載、范梈、揭傒斯並號四大家。集嘗評載詩如百戰健兒，梓詩如唐人臨晉帖，傒斯詩如美女簪花，他自己詩如漢廷老吏。蓋繼元遺山而爲文壇祭酒者，誠非集莫能當之。李東陽謂：「若藏鋒斂鏑，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懷麓堂詩話）集詩像：送朱仁卿歸盱江：「羨子南歸盱水上，過從爲我問臨川；幾家橋袖霜垂屋，何處兼葭月滿船」；別成都：「我到成都才九日，驕馬橋下春水生……鷓鴣輕筏下溪足，鸚鵡小窗知客名。」雖淡遠而實肌充神足。載詩以「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聲」（中秋對月）有名。傒斯詩，遠峭似尤在集上，像：「船頭放歌船尾和，篷上雨鳴篷下坐。推篷不省是何鄉，但見雙飛白鷗過」（武昌舟中）；梁安峽裏杜鵑啼，絕壁蒼蒼北斗低。雲氣倒連山影合，石稜

趙文敏公松雪像



趙孟頫

“聖賢圖像”木刻本，——從明、胡文煥刻本“聖賢圖像”

虞文靖公邵卷像



虞 集

——從明、胡文煥刻本“聖賢圖像”

斜瀾浪聲齊。」（宿安錄）集字伯生，自號邵菴，仕至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1521—1535）。有道園學古錄。○載字仲弘，浦城人，官至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官至湖南嶺北廉訪司經歷。人稱文白先生。侯斯字曼傾，龍興富州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說文安（1514—1521）。梈嘗謂：「吾平生作詩，稿成讀之，不似古人，即削去改作。」但像他的福州歌、歸家歌等也有天然流露，不純是模擬古人。

同時有道士張雨，一名天雨，別號貞居子，錢塘人。嘗和虞集及楊維禎相酬答（257—1343）。有句曲外史集。○他詩詞多清逸之處，像「造物於我厚，一切使我薄。瓶中有儲粟，持此臥雲壑。……牀頭堆故書，敗履置牀脚。未嘗身沒溺，何與世濁惡。」（述言）較「紅爛熟噴送的號呼，似自有別。又有薩天錫，名都刺，號直齋，本答失蠻氏。後爲雁門人。官至河北廉訪司經歷，有雁門集。○他以賦宮詞得名，但像南台春月歌：「南台月照男兒面，豈照男兒心與肝，」卻是那樣的豪邁。傅若金字興嗣，本字汝嗣，新喻人，官廣州文學教授。嘗教其詩：「蓬蒿悲壯，老杜遺風，有出四家上音。」他悼亡諸詩，尤深情淒咽。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1301—1333），有鈔菴集。他

○道園學古錄有四部叢刊本。

○句曲外史集有四部叢刊本。

○雁門集有四部叢刊本。

○張翥見元史卷一百八十六。

的詩『雄渾流麗』，而詞尤工穩宛曲，近南宋謔家。

元末諸詩家，其成就似尤在虞、楊、范、揭四家之上。他們處境益艱，用心更苦，所作自更深邃雄健。楊維禎在這時固足以領袖群倫，但倪瓚、戴良，卻不是他所能範圍得住的。維禎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人。官至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有鐵崖古樂府等集。明初，朱元璋命近臣逼促他入京。他作詩有『商山肯爲秦嬰出』語。元璋道：『老蠻子欲吾殺之以成名耳。』遂放回。一說，他作此詩後，即自縊而死（1296—1370）。（說維禎所賦係老客婦謠）張伯雨序維禎樂府云：『隱然有曠世金石聲，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他的短詩，時有絕佳者，像漫興：『楊花白白綿初迸，梅子青青核未生。大婦當墟冠似匏，小姑喫酒口如櫻。』他是那樣的富於風趣！而海鄉竹枝歌：『潮來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兒把勸耙。苦海熬乾是何日？免得儂來爬雪沙』數首，尤喜用俗語村言。他的慷慨濃艷的諸篇，像鴛鴦會、題宋宮觀潮圖等等，似非其所長。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嘗自謂懶瓚，亦曰倪迂。有清閨閣稿。他的性格是那末清高迂闊，恰逢亂世，自不得免。相傳朱元璋得之，聞其有潔癖，故意投他於廁中以死（1301—1374）。他的詩和畫

① 楊維禎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② 鐵崖古樂府有四部叢刊本。

③ 倪瓚見明史卷二百九十八。

④ 清閨閣稿有四部叢刊本。

俱有高名。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之稱，正可移贈給他。他的寄王叔明：「每憐竹影搖秋月，更愛山居寫白雲」；絕句：「松陵第四橋前水，風急猶須貯一瓢。敲火煮茶歌白苧，怒濤翻雪小停橈」；春日雲林齋居：「晴嵐拂畫幌，飛花浮茗盃。階下松粉黃，窗間雲氣暖。石梁蕙蔦垂，鬢鬢行蹤斷」；早春對雨：「林臥苦泥雨，憂來不可絕。掀帷望天際，春風吹木末。飛蘿散成霧，細草綠如髮」；竹枝詞：「日莫狂風吹柳折，滿湖烟雨綠茫茫」；「春愁如雪不能消，又見清明賣柳條」；那一首不是像他的竹石小景似的清雋絕俗。他詞的作風也如其詩的靈雋。同時有王冕，字元章，諸暨人，自號黃石山農，亦爲高士。後爲朱元璋所得，置之軍中，一夕暴卒。他的墨梅：「我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具這樣的傲骨，自難苟全於亂世。戴良字叔能，浦江人。至正間爲儒學提舉。朱元璋遣使物色求之。洪武十五年召至京師，固辭官，不就。次年，遂自殺於寓舍（1317—1383）。有九靈山房集。他集中九靈自贊有「歌黍離麥秀之音，詠剩水殘山之句」語，頗足以說明他詩的旨趣。他的插秧婦：「緊東暖烟青滿地，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調，羞殺揚鞭馬上郎。」似不僅僅詠物寫景而已。

元末有顧瑛，一名阿瑛，別名德輝，字仲瑛，崑山人，隱於家，不仕。家至富有，其亭館蓋有三

● 王冕及戴良均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 九靈山房集有四部叢刊本。

宋元璋一手摧殘了明初的交壇。王冕、倪瓚、戴良、楊維禎諸大家，無不直接或間接死在他手裏。少年詩人高啓的死，尤爲殘酷。劉基爲他迫逼出山，非其本願；打平了天下之後，仍不免於一死。袁凱以病自苦，僅而得免。我們讀這段詩史，其不愉快實不下於元初蒙古族的入主中原的一段。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元末，避亂於松江之青邱，自號青邱子。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後因爲魏觀撰上梁文，被腰斬。年僅三十九。(1336—1374)。有集^①。王子充謂「季迪之詩，雋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蓉，不假雕飾，儼然塵外。」時人並稱基、張羽、徐賁稱爲四傑。基字孟載，嘉州人；羽字來儀，本潯陽人；賁字幼文，本蜀人；皆居吳，與啓相酬和。劉基在元時已有詩名。他隱居自樂，頗想避了亂世的旋渦，終不免被朱元璋所聘，而爲其佐命的勳臣。基字伯溫，青田人。洪武間，封誠意伯^②。有集^③(1311—1375)。他詩整鍊，不失爲

① 高啓等四傑均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② 高青邱大全集有四部叢刊本。

③ 劉基見明史卷一百二十八。

④ 劉誠意集有四部叢刊本。

大家，而詞尤爲明初獨步。明初詞人寥寥，僅瞿佑（字宗吉，錢唐人）、張肯（字繼孟，浚儀人）、楊基及伯溫諸人耳。而伯溫的寫情集獨溫柔敦厚，穠纖有致，足繼仇山村、邵亨貞之後。像少年遊：『清風收雨，輕雲瀟月，涼氣入幽窗。亂葉吟朝！餓虫啼夜，各自奏新腔。』自具清新之趣。

袁凱字景文，華亭人，洪武中由舉人薦授監察御史。後以疾自免。有集。凱有盛名，自號海叟，嘗倒騎黑牛，游行九峯間，好事者至繪爲圖。以在楊鐵崖座賦白燕詩有名，至被稱爲袁白燕。

時閩人有林鴻者，欲以盛唐詩風糾元末詩的纖細，與鄉人長樂高棟、永福王稱等互相唱和。時稱『閩中十才子』。棟編唐詩品彙百卷，盛行於世，益以張大着鴻的主張，明詩頗受其影響。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爲將樂縣訓導，歷禮部精膳司員外郎。年未四十，自免歸。同時又有二藍者，兄名仁，弟名智，爲閩之崇安人，名不及『十才子』之盛，而藍山、藍澗二集，老成鎔鍊，似在十子之上。仁字靜之，智字明之。明之嘗官廣西按察僉事。

永樂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在燕邸時，已收羅當時文士們若賈仲名、湯舜民、楊景賢輩在邸

① 虞鳳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② 益海叟集有明刊本，有觀自得齋本。

③ 林鴻等見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④ 閩中十才子詩有明萬曆刊本，有清末福州刻本。

⑤ 二藍集有明刊本，有藍子青重刻本。

中，寵遇甚隆（見賈仲名續錄鬼簿）。及即位後，更使解縉等修永樂大典，成爲空前的一部大類書。但當時詩人卻不多見。惟怪傑姚廣孝^①，長洲人，嘗爲僧，名道衍，字斯道。以助成靖難之功，爲僧錄左善世，加太子少師（1395—1419）。雖是一位大政治家，其詩卻大有韋、孟、王維的風趣。像『波澄一溪雲，霜紅半山樹。荒烟滿空林，疏鐘在何處？』（竹溪即不遇）『嵐嶺照深屋，雲松翳閑門。鳥啼鷺曙白，花氣覺春溫。』（妙上人習靜軒）置之明初的詩壇上，殊使人有由喧市而踏到『青松白沙』的妙境之感。

自永樂到正統左右，詩壇的風氣，全爲三楊^②所包圍，以致懣懣無生氣。三楊者：楊士奇名寓，太和人，以字行。建文初，以史才召入翰林。歷事數朝，進華蓋殿大學士，至正統間始卒（1395—1470）。有東里集^③。楊榮字勉仁，建安人，永樂時進文淵閣大學士，也卒於正統初。楊溥字弘濟，石首人。永樂初，爲洗馬。正統初，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三楊中，以士奇爲最有文名。三楊的詩文，皆穩妥醇實，時號『臺閣體』，雖少疵病，卻是不大有靈魂的。詩壇的作風，遂一趨於庸碌膚廓，千篇一律。至天順間，何、李遂起而糾之，倡爲復古之論，明詩乃入另一魔障之中。

① 姚廣孝見明史卷一百四十五。

② 三楊均見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③ 東里集有明刊本。

第五十一章 元及明初的散文

元初的散文：許衡、劉因、姚燧、吳澄等——鼓長元慶、袁稱馬祖常等——明初文人：劉基、宋濂——楊維禎——元代的白話碑——偉大的名著：元秘史——朱元璋的皇陵碑

元初的散文，仍以元好問爲宗匠。南人之入北者，許衡、劉因、姚燧等皆作古文，爲世人所仰慕。古文運動自兩宋奠定了基礎之後，已是順流直下，無復有反抗的了。許衡字仲平，河內人。元世祖徵授京兆提學，官至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學者稱魯齋先生。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表所居曰靜修。至元十九年徵拜右贊善大夫（1276—1293）。因不僅善古文，亦能詩。姚燧則爲許衡的弟

● 靜修先生文集有四部叢刊本。

子。他們傳衍理學的宗派，爲時儒的領袖，儼然成爲和釋、道等宗教家爭衡的「孔家」教主了。又有吳澄（1249—1333）、金履祥（1232—1303）等，也皆爲儒學的要人。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元時，官翰林學士，設文正。有草廬集。揭傒斯撰神道碑，有「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語。我們猜想，元初，蒙古皇帝之搜羅這些理學家們而給予優待的禮貌，其作用是全然無殊於優待邱處機等宗教領袖的。寬容各派的宗教，差不多成爲每一大帝國所慣採的手段，也便是羈縻被征服者的最好的策略。而許、劉諸理學家們，便都因此而「遭際聖時」了。

戴表元受業於王應麟，亦爲元初一古文家。表元字帥初，慶元奉化人。宋進士。入元爲信州教授（1244—1310），有剡源集①。袁桷（1267—1327）受業於表元之門。最與虞集善。虞集也以古文雄於時。同時的馬祖常（1279—1338）、元明善、歐陽玄、吳萊（1297—1340）、黃潛、柳貫②（1270—1342）等也爲有名的古文家。而黃潛、柳貫並集與揭傒斯被稱爲儒林四傑，尤有影響於明初的文壇。

虞集的弟子有蘇天爵與陳旅。天爵（1294—1352）編國朝文類，保存元代文章不少，爲最流行的元人的總集。明初的古文家，以劉基、宋濂爲最有名。宋濂字景濂，金華人，明初爲翰林學士知制誥，修元史。末年，幾爲朱元璋所殺，賴太子力救而免。然卒貶茂州，至夔州卒。有潛溪集③（1310—

① 剡源集有四部叢刊本。

② 吳萊的吳淵頌集，黃潛的金華黃先生文集，歐陽玄的圭齋集，柳貫的柳待制文集均有四部叢刊本。

③ 宋學士集有四部叢刊本。

1321)。廉爲吳萊的弟子，又學於黃潛與柳貫，故傳授着古文家的衣鉢的正宗。王禕亦爲黃潛的弟子。他字子充，義烏人，嘗與廉同修元史，後出使雲南，被殺（1321—1329）。同時，又有蘇伯衡、胡翰、徐一夔等皆爲古文家。廉的弟子，有方孝孺，字希直，建文時爲侍講。成祖破南京。他不屈，被殺（1367—1406）。同死者至數百人，爲古今最慘怖的文字獄之一。他有遜志齋集。稍後，三楊的台閣體的古文，類皆以平正紆徐爲宗；馴至萎靡不振，而有何、李的復古運動發生。

當元末，楊維禎爲文，稍涉纖麗，乃大不爲古文家所喜，王禕至作文妖一篇以詆之：「會稽楊維禎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於殺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後生小子羣趨而競習焉，其足爲斯文禍，非淺小也。」蓋正統派的理學家或古文家之議論，正是這樣的迂腐可笑。

不過，在元代成爲散文壇的特色的，倒不是這些傳統的古文家們。元代的散文，常以用白話文寫成的碑文及那部偉大的元秘史爲最可注意。元代白話碑今日所見者不少，而被錄載于金石萃編未刻稿裏的大元匾書，尤爲重要。這碑分爲三截，上截爲「元貞二年（1296）猿兒年十一月初七日大都有時分寫來」，中截爲「兎兒年月日大都有時分寫來」，下截爲「至順元年（1330）馬兒年七月十三日大都有時分寫來」。這三截的匾書，文字大體相同，都是保護盤屋縣終南山的一座「太清宗聖宮」的道

○遜志齋集有四部叢刊本。

○金石萃編未刻稿有鑿版玉石印本。

觀的；且引其中的一段爲例：

這的每宮觀房舍裏，使臣每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稅糧休與者；屬這的每宮觀裏的莊田地土園林水磨浴堂解典庫店鋪船隻竹葦醃鱸貨，不揀甚麼，他每的休奪口要者；不揀誰休倚氣力者。

這白話並不難懂，寫得也還流暢。元秘史的白話文章，尤爲富有文學趣味。元秘史十五卷，明千頃堂書目及文淵閣書目均見著錄，至清而晦。嘉慶時，阮元、顧廣圻、錢大昕等始爲之表彰。而諸鈔本，刻本亦出現於世。影元槧本在題目之下，有「忙豁倫紐察」及「脫察安」二行，顧廣圻以爲必是撰書人所署名銜。李文田謂：「忙豁倫卽蒙古氏也，紐察其名，或與脫察安同撰此史。或紐察乃脫察安祖父之名，脫察安蒙以爲氏。」這話或可信。我們如果以紐察、脫察安爲本書的作者，當不會很錯誤的吧？也許譯此書爲漢文者另有一人在。但已不可考知。這位蒙古的作者，或譯者，其寫作的白話文的程度是很高明的，比之大元聖書碑等文確是超越得多了。卽放在五代史平話、三國志平話、樂毅圖齊諸書之側，也不見得有什麼遜色，也許還比較得更「當行出色」。且鈔幾段於後：

阿蘭豁阿就教訓著說：「恁五個兒子，都是我一個肚皮裏生的。如恰才五隻箭筈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折，恁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道五隻箭筈束在一處，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住間，他母親阿蘭豁阿歿了。母親阿蘭豁阿歿了之後，兄弟五個的家私，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不忽合塔吉，不合禿撒勒只，四個分了，見字

端察兒愚弱，不將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與。李端察兒見他哥哥每將他不做兄弟相待，說道：「我這裏住甚麼！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騎著一個青白色斷柴瘡尾巴的馬，順著斡羅河，去到巴勒諱阿刺名字的地面裏，結個草巷住了。那般住的時分，李端察兒見有個雕鷹擊住個野雞。他生計量，拔了幾根馬尾做個套兒，將黃鷹擊著養了。李端察兒因無喫的上頭，見山崖邊狼圍住的野物，射殺了，或狼食殘的，拾着喫，就養了鷹。如此過了一冬。到春間，鵝鴨都來了。李端察兒將他的黃鷹餓了，飛放。拏得鵝鴨多了，喫不盡，掛在各枯樹上都臭了。都亦連名字的山背後，有一叢百姓順著統格黎河邊起來。李端察兒每日間放鷹到這百姓處討馬喫，晚間回去草庵子住宿……李端察兒哥不忽合塔吉後來幹難河去尋他，行到統格黎河邊，遇著那叢百姓，問道，有一個那般人，騎着那般馬，有來麼道？那百姓說，有個那般的人，那般的馬，與你問的相似。他再有一個黃鷹，飛放著。日裏來俺行喫馬蹄子，夜間不知那裏宿。但見西北風起時，鵝鴨的翎毛似雪般的刮將起來。想必在那裏住。如今是他每日來的時分了，你略等候著。（卷七）

合里兀答兒等對太祖說，王罕不隄防，見今起著金撒帳做筵會，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襲他。太祖說是。遂教主兒扯歹、阿兒孩兩個做頭哨，日夜兼行……將王罕圍了。斃殺了三晝夜。至第三日不能抵當，方才投降。不知王罕父子從何處已走出去了。這斃殺中有合答黑把河秃兒名字的人，說：「我於正主不忍教恁擊去殺了，所以戰了三日，欲教他走得遠著。如今教我死呵，便死，恩賜教活呵，出氣力者。」太祖說：「不肯棄他主人，教逃命走得遠著，獨與我斃殺；豈不是丈夫。可以做伴來。」遂不殺，教他領一百人與忽亦勒答兒的妻子，永遠做奴婢使喚。（卷七）

這樣的天真自然的敘述，不知要高出歐歐無生氣的古文多少倍！我們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紀等敘同一的

事跡的幾段來對讀，便立刻可以看出這渾樸天真的白話文是如何的漂亮而且能够真實的傳達出這遊牧的蒙古人的本色來了。

明初的朱元璋，也是一位寫作白話文的大家。他是一位徹頭徹尾的流氓皇帝，什麼話都會說得出口。所以他的白話詔令，常有許多好文章。七修類稿嘗載他的一篇皇陵碑，一篇朱氏世德碑。世德碑不過是篇平常的記事。皇陵碑卻是篇皇皇大著，其氣魄直足翻倒了一切的記功的誇誕的碑文。他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韻語，記載着他自己的故事，頗具着浩浩蕩蕩的威勢。一開頭便以「孝子皇帝謙述」始，說到鄉中飢荒，他出家爲僧的事，很有趣味：

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爲我哭，我爲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慟遙蒼。汪氏老母，爲我籌量，遣子相送，備禮馨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無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爲計，雲水飄颻。我何作爲？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烟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跄。……

把當時廷臣們所作的皇陵碑文裏的同樣一段：「葬既畢，朕梵然無托。念二親爲吾年幼有疾，嘗許釋氏，遂請于仲兄，師事沙門高彬于里之皇覺寺。鄰人汪氏助爲之禮。九月乙巳也。是年蝗旱。十一月丁酉，寺之主僧歲歡不足以供衆食，俾各還其家。朕居寺時甫兩月，未諳釋典，懼此飢饉，彷徨三

思：歸則無家，出則無學，乃勉而遊食四方。」對讀起來，廷臣們的代述，卻是如何粉飾得不自然！他們要代他粉飾，卻反失去他的本色了。只有像他那樣的流氓皇帝，才敢毅然的捨去廷臣們之所撰，而大胆的用他自己的文章。

參考書目

- 一、國朝文類 元蘇天爵編，有局刊本，四部叢刊本。
- 二、皇明文衡 明程敏政編，有明刊本；局刊本；四部叢刊本。
- 三、明文徵 明何喬遠編，有明刊本。
- 四、明文奇賞 明陳仁錫刊，有明編本。明人選明文，爲數至多，結集上列數種。
- 五、明文海 清黃宗羲編，有傳鈔本；宗羲又曾節之爲明文授讀，有刊本。
- 六、明文在 清薛熙編，有局刊本。
- 七、山曉閣明文選 清孫瑛編，有原刊本。

第五十二章 明初的戲曲作家們

明初劇壇的特點——雜劇的鼎盛——皇家的詞曲——戲文的再度投入民間的暗隅——成化以後南戲的拾頭——明初的雜劇作家們：賈仲明、谷子敬、劉東生等——偉大作家朱有燾——他的作品——陳沂、王九思、康海等——明初的戲文：荆劉釋殺四大傳奇——丘濬的崛起——邵璨的香囊記——沈采與姚茂良、蘇復之王、齊沈壽卿等——徐霖、崔時佩等——無名氏所作的諸戲文

所謂明初，總要包羅到崑腔未產生的弘、正以前的劇壇；即是包羅着明代的前半葉的劇壇。在這一百五十年的戲曲史裏，有幾點是可以注意的。第一，雜劇已從民間而登上帝王的劇場。許多親王們都是愛好戲劇的。周憲王和竇獻王且自己獻身於作者之林。永樂帝在燕邸開府時，也招來着戲曲作家們，若賈仲明，湯舜民等而加以寵遇。相傳明初親王之藩，必以戲曲一千餘本賜之。這雖未必可靠，

但那時的盛況，卻確是空前的。這可證明雜劇是並未隨了蒙古帝國的衰亡而衰亡的。但到了弘、正之際，雜劇的氣焰卻漸漸的低落了。作者漸見寥落，演唱者也漸漸的少了。特別在中國南部，南音的傳奇，幾擱去了雜劇的地盤的全部。這也是必然的盛衰之途徑：一天天和皇室接近，而成爲他們的專用的樂部，自然便也一天天的和民間相遠，而失去其雄厚的根據地以至於消亡了。第二，葉子奇以爲「其後元朝南戲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這話或有幾分可信。祝允明狠談謂：「數十年來南戲舊行，所爲更是無端。」是南戲的盛行，在明代不過是景泰、成化以後事耳。但卽在這時以前，南戲也並未真的「絕」迹；她不過是再度退守到民間的暗隅裏去，不會去和雜劇爭皇家樂隊的地位。永樂的大臣們編纂永樂大典時，也會給南戲以和雜劇同等的地位，所收入戲文有三十三本之多。但在實際的皇家的劇場上，那時恐不會有南戲出現過的。她是那樣的富於地方性，確是不大適宜於攀登到北京及其他中國北部的劇場上的。所以，她仍在南方潛伏的滋長着；恰好和這時雜劇的跳梁，成一個絕好的對照。但她的作家們，卻也並不落寞。徐渭南詞叙錄所載明代戲文，自李景雲的崔鶯鶯西廂記以下，凡有四十八本，大概都是這時代的產品。及丘濬、邵璨、徐霖、沈采諸人出，南戲更大行於世，漸取得雜劇的地位而代之。武宗（正德）大約便是很欣賞南戲的一人。第三，雜劇在這時代，早已有了很周密的韻書、曲譜。按譜填詞，規律至嚴；唱者也不容絲毫假借。但南戲則到這時爲止，尙不會有過什麼有規則的曲譜。方音俗唱，各地不同。故嘗被稱爲亂彈。因此，在南戲的本身，其各地方的腔調，也常在彼此排擠，彼此競爭之中，不像雜劇之早已「定於一尊」。這恰像北方

言統一已久，而南方土白，至今猶各不相通。第四，這時代的劇場，據我推測，南北是很歧異的。南部的各地，有着不同的方言的唱詞。——也許大都市像金陵、杭州、松江還不免時時留戀着北劇的餘暉。在北方，則似仍是瀾漫着雜劇的勢力。

二

先講這時代的雜劇作家們。在賈仲明續錄鬼簿裏，記載元末明初的作家不少。賈仲明的時代，恰好上接至正，下達永樂。他所記的至少有六十年史蹟。賈仲明，山東人。善吟咏，尤精於樂章隱語。永樂爲燕王時，他和湯舜民、楊景賢皆甚受寵遇。後徙居蘭陵。他自號雲水散人。所作雜劇凡十四種，今存者有：荆楚臣重對玉梳記、鐵拐李度金童玉女、蕭淑蘭情寄菩薩蠻（均見元曲選）和呂洞賓桃柳昇仙夢（見古名家雜劇，但未得讀）等四種。蕭淑蘭寫一位大胆的處女向她哥哥的友人調情的事，其描狀是很活潑的。我們在雜劇裏還不曾見到過像蕭淑蘭那樣大胆的女性。

同時有汪元亨、谷子敬、丁楚夫、朱經、金文質、湯舜民、李唐賓、陳伯將、劉東生諸人，皆寫作雜劇，惟存在者少。汪元亨，饒州人，元時爲浙江省掾。後徙居常熟，所作雜劇三種，今存劉晨阮肇桃源洞一種。（太和正音譜作王子一，未知孰是。）谷子敬，金陵人，樞密院掾史。他通醫，明周易。所作雜劇五種，今存呂洞賓三度城南柳一種。這劇並沒有好處，但流傳極盛，很可怪。丁楚夫，

西域人，家於錢塘。朱經字仲宜，隴人，元末爲浙江省考試官，因也僑居吳山之下。金文質，湖州人。湯舜民名咸，象山人，號菊莊，曾補本縣吏。後見知於永樂。陳伯將，無錫人，元進士，累官至中書參知政事。他們所作，今皆隻字不存。

李唐賓，廣陵人，號玉壺道人，官淮南省宣使。所作的雜劇，今存李雲英風送梧桐葉一種（元曲選作無名氏）。劉東生名兌，曾作月下老定世間配耦，賈仲明以爲「極爲駢麗，傳誦人口」。但今不存。今存的嬌紅記，凡二卷，卻是一部偉作。嬌紅記本於元清江宋梅洞所作之同名的小說。小說本是一篇名作，劇本則更宛迴周折，把申生和嬌娘的戀愛的過程，寫得極爲深切。和崔、張的愛戀，別有不同的氣氛。又有楊文奎，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匡廬疊翠」，當亦爲明初人。所作有翠紅鄉兒女兩團圓等四種（翠紅鄉有元曲選本）。

太和正音譜的編者朱權（竊獻王），爲朱元璋第十六子。洪武間就封大甯，永樂時改封南昌。他自號臞仙、涵虛子、丹邱先生，所作雜劇凡十二種，惜今不存一種。

朱有燉（周憲王）爲周定王長子。洪熙元年襲封，景泰三年死（1377—1452）。他所作雜劇，總名爲誠齋樂府。列朝詩集謂誠齋所作，「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夢陽汗中元宵

●誠齋樂府有原刊本（長洲吳氏藏二十二種，北京圖書館藏二十五種），有賓館他室曲叢本（曲叢本僅重刊二十四種）。有雜劇十段錦本（內八本爲誠齋作）。

絕句曰：『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在朱氏諸王裏，他誠是一位才華絕代的作家。他的雜劇，今存者凡三十一種，大約便是他所作的全數（百川書志著錄誠齋劇三十一本，其名目與今存者正同）。誠是古今作家所未有之好運。他著作的時代，據他自己做的各劇的序，（這些序，奢摩他室曲叢本十佚其九；北平圖書館藏本有之。）最早的一本爲張天師明斷辰勾月，作於永樂二年。其後永樂四年作甄月娥春風慶朝堂，六年作惠禪師三度小桃紅及神后山秋獵得麟虞，十四年作關雲長義勇辭金，二十年作李妙清花裏悟真如。宣德四年作羣仙慶壽蟠桃會，宣德五年作洛陽風月牡丹仙，宣德六年作天香園牡丹品及美姻緣風月桃源景，七年作瑤池會八仙慶壽及孟浩然踏雪尋梅。宣德八年，所作最多，殆爲他戲曲生涯的頂點：紫陽仙三度常椿壽、劉盼春守志香囊怨、趙貞姬身後團圓夢、黑旋風仗義疎財及豹子和尙自還俗，這年所作凡五本。宣德九年作清河縣繼母大賢、東華仙三度十長生及十美人慶賞牡丹園，十年作呂洞賓花月神仙會。正統四年則爲其寫劇的最後的一年，所作有河嵩神靈芝慶壽及南極星度脫海棠仙。他的戲曲家的生活殆告終於這六十一歲的高齡的一年的上吧？然這時離他的死亡尚有十四年；在最後的那十四年似乎是不會絕筆不寫的。尚有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倡、蘭紅葉從良烟花夢等七本，序上未署名月，也許其中會有幾本是晚年之作。無論如何，這位老壽的作家，其寫劇的年代至少是有四十年以上的。像他那樣作劇年代犁然可考的，在元、明戲曲史裏殆也是唯一的特例。但他所作雖多，無聊的作品卻也不少。什麼得麟虞、蟠桃會、八仙慶壽、牡丹仙、牡丹品、牡丹園、靈芝慶壽、海棠仙等等都是應景的，或頌揚的皇家適



嬌 紅 記

爲元、明間最有名的傳奇文之一，曾成了好幾部戲文雜劇的題材。



遊 春

“白兔記”：“沽酒誰家好？前村問牧童，遙指杏花中。”

——從明刊本“吳歛翠雅”

用之劇本。雖然寫得很工巧，佈置得很有趣，卻是無靈魂的東西。其他仙佛劇，像三度小桃紅、三度常椿壽、三度十長生和半夜朝元等，左右也脫不了馬致遠、谷子敬等三醉岳陽樓、三度城南柳的圈套。有燉的最好的劇本卻在彼而不在此。宣德八年所作的香囊怨、團圓夢、仗義疎財、豹子和尙四劇，代表他兩方面的大成功；英雄劇的壯烈和戀愛劇的細膩。關雲長義勇辭金雖作於此時之前，卻堪和關漢卿的單刀會並美，能充分的表現出那位大英雄的忠勇的氣概。仗義疎財的描寫李遠也很出色當行。豹子和尙的重要，尤在其上。豹子和尙寫魯智深因過被宋江所責，憤而下山，再做和尙去。江思之，差了李山兒去勸他回寨。他不回去。又差他妻和子去勸他，他也不回。最後，着他母親去勸，也無用。還是叫兩個小婁羅粧做客人，向他母親索憤，打了她，智深大怒，才抛下了做和尙的面目，動手厮打。宋江恰遇到這，說道：「兄弟休打，破了齋素也。」智深祇好還俗，再上梁山去。這劇寫智深處處脫離不了暴烈的本性，卻又處處想到了自己現在是和尙，不該那樣。他以宗教的信仰，盡力制止着人性的熱情。但終於罅漏百出，不得不脫下袈裟，回去做山大王。人性是那末的頑強在作祟着！

〔金蕉葉〕（末唱）是誰將草戶柴門叩久？（末做開門科，唱）原來是稚子山妻問候。

（且云）你來了半年多了，你的孩兒也會走了。

（末唱）慚愧波孩兒會走。安樂麼慈親皓首？

（且云）你母親好，只是想你，如今老了。（末做哭科）

（且云）兀的你這賊孩子也每日想你。從你來了，我是個婦人家，無處尋飯喫。你這等狠心腸，去了我不顧

妻子了！

（末抱陳兒，末唱）〔小桃紅〕把孩兒攬抱潸淚凝眸，問別來拋閃的山妻瘦。（末用手摸兩摸頭了云）我又忘計出家了也。婆婆，你靠後，休扯我。（末放下陳推與旦了。末唱）我已自世事塵緣盡參透。（末云）問訊。（末唱）便合休。

（旦云）你不回去，家里少柴無米，房子又漏了，教我怎生過日子？

（末唱）不管你少柴無米房兒漏。（旦向前扯住。末唱）你休將咱領揪，莫牽咱衫袖，休想道勸的我肯回頭！

（旦云）你不回去時，留下你這賊孩子。你教的他會做賊子，送還我，養活我。（旦推陳與末）

（末云）我不教他。你送與宋江哥哥教他去。

有燉的香囊怨和團圓夢都是寫當時的實事。團圓夢寫錢鎖兒和一女子名趙官保的，曾指腹爲親。

後來鎖兒家貧窮，趙家要悔親。官保執意不從，遂嫁了鎖兒。過了不久，鎖兒被官中喚去做軍，到口

北操練。有升舍的，看上了官保，要娶她去。她堅決的回絕了媒婆。後來，鎖兒在口北病死。官保聞

耗，也自縊而亡。上帝以其貞義，賜號貞姬，在天上與夫團圓。香囊怨寫妓女劉盼春與周恭兩情相

戀。恭父性嚴，他被拘管得緊。有一天，二人遇到了，恭給盼春一封信，一首小詞。她保藏於荷包香

囊內。後來，她母親逼她另嫁一人。她不願意，自縊而死。火葬時，卻尋見她的香囊兒不曾燒化，囊

內書詞依然存在。周恭大哭，贖了骨殖來葬了。這兩劇都寫得異常的纏綿悱惻。李亞仙詩酒曲江池一

劇，也寫得很有聲色，和石君寶同名的一劇足稱「異曲同工」。但最好的要算劉金兒復落倡。這劇和

一般戀愛劇的氣韻全然不同，寫的不是貞姬，不是烈女，也不是義妓，卻是一個愛奢華，喜風流的蕩婦。她是一個樂籍的婦女，卻背夫出逃。連嫁了好幾次，俱不得意。終於再作倡婦。和關漢卿的救風塵有些相類，且也同樣的寫得很深刻。

有燉的他劇，未必皆為第一流的名劇，但在戲曲史卻是那末重要！有許多元、明之際的宮庭應用的劇本，都已泯滅無存，卻賴了有燉的諸劇，見到其若干面目。又在散文的對話上，這三十餘劇也是極可重視的。明人所刊元劇，對話大都偽作。有燉諸劇的對話纔是明初的本色；她們是那末的富於活潑、生動的氣氛！和元曲選的說白一對讀，立刻便可見出臧氏的增訂的伎倆是那末庸庸無奇。又，在有燉齣斷鬼劇裏，有一段醫生的說白：

（淨做看脈科）小舍人，小舍人，你個父親害則箇病，啞弗是傷寒，啞弗是傷熱，是一口氣呢，氣則個肚，肚痛放則個胖，日輕夜重呢。舍人放則個心。小人用一服藥，是木香流氣飲。吃了個藥，便好了呢。

（末云）這個太醫是南人，到說的是。

這一段南方的方言，大約要算是現在所知道的見之于文籍上的最早的東西了。

嘉靖刊的雜劇十段錦，中有八劇是有燉所作。尚有漢相如獻賦題橋，善知識苦海回頭二劇，從前頗疑也是他的著作。但近讀周暉的金陵瑣事（卷二）云：「陳魯南有善知識苦海回頭記行于世。」

● 雜劇十段錦有武進董氏影印本。

又松澤老泉劇書目外集記四大史雜劇目錄，亦云：

善知識苦海回頭記

明陳石亭著

按陳魯南名沂，一字石亭，土元人，自號小坡。正德進士。官太僕寺卿。是苦海回頭劇之爲他作無疑。獻賦題橋則未知所出。其作者當也是這時期內的人物。苦海回頭寫宋胡仲淵爲丁謂所譖，貶竄雷州。過了一年，幸得招還。而他百念已灰，逕投黃龍禪師處出家，得成正果。最後一折多禪語，與前面之多憤慨語頗不稱。

和陳沂同時而作雜劇者，有王九思、康海、陳鐸等數人。陳鐸字大聲，別字秋碧，邳州人。以作散套有名。雜劇有花月妓雙偷納錦郎等二本，惜並不存。康海字德涵，號對山，武功人。弘治十五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正德中，以與劉瑾交往，落職。他曾作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一劇，論者以他爲有所指。李夢陽初爲劉瑾所惡，繫詔獄。出片紙求救於他。他乃往謁瑾。瑾以得交海爲榮，遂因其言釋夢陽。及瑾敗，海乃坐此削職爲民。夢陽於時卻不一援手。故相傳他作此劇乃以譏夢陽。觀劇末有：「俺只索含悲忍氣，從今後見機莫癡。呀，把這負心的中山狼做傍州例。」悻悻之意猶在。此說或不無幾分可靠。但中山狼的故事，實爲世界民間傳說裏流行最廣的負恩的禽獸系之一型。其故事的本身已是很可怡悅的；加之以海的慷慨激昂的辭語，此劇遂成爲明代最有風趣的劇本之一。海罷官三

十年，惟以製曲爲事。歿後，遺囊蕭然，大小鼓卻有三百副。

王九思亦作中山狼院本。一種，卻祇有一折。雜劇轉變之機，於此時已可窺見。九思與康海爲好友，亦以交劉瑾失敗，作此或有同感。九思字敬夫，號漢陂，鄂縣人。弘治丙辰進士。授檢討。以交瑾，得遷升高位。不久，瑾敗。降壽州同知，勒致仕。他和康海俱以作曲得盛名。嘗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唱數年，盡其技乃出。其所作，評者以比關漢卿、馬致遠。他的雜劇，尙有杜子美沽酒遊春一本，也充滿了憤激不平之氣：「三三兩兩厮撇弄，管什麼皂白青紅，把一個商伯夷，生扭做虞四凶。兀的不啖殺了懵懂，怒殺了天公！……自古道聰明的卻貧窮，昏子謎做三公……因此上……甘心兒不聽景陽鐘。」

從朱有燬到陳沂、王九思諸人，中間相隔凡六七十餘年，而作者寥寥如此，所作更寥寥如彼，雜劇的運命的沒落，誠足悲嘆。

三

● 中山狼院本有王漢陂全集本。

● 杜子美沽酒遊春有王漢陂全集本，有盛明雜劇本（盛明雜作曲江春）。

明初的南戲名目，最可靠的記載爲徐渭的南詞叙錄。渭所錄凡四十八本，但並非其全部。成化、弘治以後，作者尤夥。渭所見似尙未及其半。今日珍籍漸次出現，論述本節，頗具有特殊的新鮮的趣味。

明初的四大傳奇爲荆釵記、劉知遠（白兔記）、拜月亭及殺狗記。但徐渭南詞叙錄則置拜月亭、劉知遠及殺狗記夫于「宋元舊篇」之中。關於荆釵記，則他在著錄李景雲所編的一本外，「宋元舊篇」裏也並有王十朋荆釵記一本。是荆、劉、拜、殺的來歷，決非源自明初可知。惟明初人把這幾本著名的傳奇加以潤改，別成新本，則是很可能的。像徐時敏五福記自序說：「今歲改孫郎埋犬傳，筆研精良，因成此編。」（曲海總目提要引）而劉知遠白兔記今亦有截然不同的二本。此可知明代改作傳奇者的夥多。今姑將這四種放在這裏講。

荆釵記，曲品作柯丹邱撰，百川書志無作者姓名，但王國維氏則以爲寧獻王朱權作。權自號丹邱先生，故曲品遂誤作柯丹邱。荆釵寫王十朋、錢玉蓮事，「以真切之調，寫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曲品）十朋少年時，家貧好學，聘錢玉蓮時，乃以荆釵作爲聘禮。後因赴考相別。奸人孫汝權謬傳十朋別娶，逼玉蓮改嫁給他。她不從，投江自殺。爲錢安撫所救。同時十朋中了狀元後，也爲万俟丞相所迫，欲妻以女。他也不從。乃調他爲朝陽僉判。後更經若干波折，夫妻才重復團圓。



王 十 朋

他是“荆釵記”的主角。

——從明刻本“荆釵記”



說 媒

在“荆釵記”裏，有一個惡霸想強娶錢玉蓮，因此引起了許多風波。這是那個惡霸叫媒婆去說親的一段情景。

——從明刻本“荆釵記”

其中寫男義，女節，殊感人。嘗觀演十朋見母一齣，不覺淚下。他見母而不見妻，母又不忍對子說出他妻的自殺的消息。那場面是那末樣的嚴肅悲痛！相傳，此傳奇係宋時史浩門客造作以誣十朋及孫汝權的，蓋用以報復汝權怨十朋彈劾史浩之舉者（見矩齋雜記及甌江佚志）。但這話似不甚可靠。汝權在劇中固爲小人，十朋卻被寫得那末孝義，豈像是侮罵他的。

拜月亭，明人皆以爲元施君美作。然錄鬼簿不曾說他曾作過南戲；曲品也說：「亦無的據。」但其爲元人作，當無可疑。寫蔣世隆、王瑞蘭的離合悲歡事，頗富天然本色的意趣。何元朝絕口稱之，以爲勝琵琶。但拜月佳處，似皆從關漢卿的閨怨佳人拜月亭劇中出。我們將他們對讀，便可知。但其描寫卻也很宛曲動人，時有佳處。

殺狗記，朱彝尊以爲徐嘔作。嘔字仲由，淳安人，洪武初，徵秀才，至藩省辭歸。然徐時敏則嘗自言此劇爲他所改作。明末馮夢龍也嘗有所筆潤。蓋改作此記者不止一人二人而已。然改者雖經數手，原作的渾樸鄙野的氣氛，卻未除盡。像：

（清歌兒）

（旦）常言道，要知心事，但聽他口中言語。不知員外怒着誰？從頭至尾，說與奴家知會。

（桂枝香）

（生）賢妻聽啓，係榮無理！他要贖毒藥害我身軀，把我家私占取。險些兒中了，險些兒中了，

● 拜月亭（一作幽閨記）有文林閣刊本；李卓吾批評本；羅懋登註釋本；陳眉公批評本；凌氏朱墨刊本；六十種曲本；暖紅室刊本。

● 殺狗記有六十種曲本；暖紅室刊本。

第五十二章 明初的戲曲作家們

牢籠巧計，院君，被我趕出門去。細思之，指望我遺毒手。我先將小計施。

這是從馮氏改本抄錄的，卻還是那樣的『明白如話』。蕭德祥的雜劇殺狗勸夫便不是這樣的村樸了。

白兔記。未知作者。今有二本。六十種曲本較為村俗，當最近本來面目。富春堂刊本，則已富麗堂皇，近晚明的作風，惜僅題『豫人敬所謝天佑校』，不知改作者究爲何人。白兔記故事，來歷甚古。

金時已有劉知遠諸宮調，叙劉知遠贅於李家莊，不忿二舅的欺凌，出外從軍。終以戰功，官九州安撫使。他妻三娘，則在家受盡苦辛。她產下咬齋郎，托人送與知遠。她自己卻是挑水牽磨的受磨折。後十餘年，咬齋郎長大出獵。因逐白兔，方才見到他母親。因此全家團圓。六十種曲本的第一齣：是『滿庭芳』五代殘唐，漢劉知遠生時紫霧紅光，李家莊上招贅做東牀。二舅不容完聚，生巧計拆散。三娘受苦，產下咬齋郎。富春堂本的開頭，卻是：『鷓鴣天』桃花落盡鷓鴣啼，春到隣家蝶未知。世事只如春夢杳，幾人能到白頭時！歌金縷，碎玉卮，幕天席地是男兒。等閒好着看花眼，爲聽新聲唱竹枝。』是那樣的全然不同的氣氛！

在實際上，明初的傳奇，殆皆爲不知名者所作。邱濬崛起于景泰、天順間，以當代的老師宿儒，創作傳奇數種，始開了後來的風氣。潘字仲深，瓊州人。景泰五年進士。官至大學士。設文莊

○ 白兔記有六十種曲本；富春堂刊本（此二本大不同）；暖紅室刊本（此本係翻刻六十種曲本）。

○ 潘濬見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1418—1496)。著瓊台集及五倫全備忠孝記、投筆記、舉鼎記、羅囊記傳奇四種。他的詩筆，笨重無倫。此數劇皆不能博得好評。曲品列投筆及五倫于曲品之末，而指摘之道：「投筆，詞平常，音不叶，俱以事佳而傳耳。」又道：「五倫，大老鉅筆，稍近腐。」王世貞也說：「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五倫全備記叙伍倫全、倫備兄弟一家忠孝節義事；共以「五倫全備」爲名，顯然是暗指着「五倫」俱備于一家的意思，正是亡是公、烏有先生的一流。故事似也全出于僞託。伍母以己子抵罪，終得感動問官，無罪俱釋，蓋取于關漢卿的蝴蝶夢。倫全兄弟爭死于克汗之前一事，也大似元劇趙禮讓肥。克汗爲他們兄弟所感動，乃入朝于中國。全、備遂因功皆晉爵爲侯。投筆記寫班超投筆從戎，遠征西域，終得榮歸事。舉鼎記寫秦穆公欲併諸國，舉行鬪寶會于崑崙關。賴伍子胥舉鼎，展雄助力，諸侯們始得脫蹄事。此三種今皆有傳本。投筆寫班超，氣概凜凜，頗有生動之趣。投筆空回（第六齣）夷邦醉丹（第十五齣）等等，尤爲慷慨激昂，讀之令人神王。固未可和五倫全備同以迂腐目之。舉鼎的故事，雖極荒誕，其流傳卻是很廣的。列國志傳，幾以此爲最活躍的故事中心。潛所寫也還能傳達出幾分伍子胥的神勇來。羅囊記今不存，但在胡文煥羣音類選裏，尙存相贈羅囊、春遊錫山、劉公賞菊及羅囊重會的四齣，還勉強可見出其全劇的一斑。叙的是以一個羅囊爲姻緣的綫串之戀愛劇。「總桃源錯認劉郎，豈桑林誤將妻戲。有緣千里能相會，古語總來非僞。」

● 五倫記有世德堂刊本；投筆記有富春堂刊本；文林閣刊本；世德堂刊本；羅囊記有世德堂刊本；羅囊記有世德堂刊本；魏仲雪批評本；舉鼎記有傳鈔本。

但較邱濬更有影響於後來的劇壇者，卻爲邵璨。璨字文明，宜興人（世品則以他爲常州人）。常州邵給諫既屬青瑣名臣，乃習紅牙曲技。調防近隄，局忌入酸。選聲儘工，宜騷人之傾耳；採事尤正，亦嘉客所賞心。（曲品）徐渭云：「香囊乃宜興老生員邵文明作。」是邵氏未嘗爲「給諫」。自梁辰魚以下，到萬曆間沈、湯的出現爲止，傳奇的作風，殆皆受邵氏的影響而不可自拔。藝苑卮言謂「香囊雅而不動人」。他的影響便在「雅」字。他的香囊之成爲後來傳奇的楷式者，也便因其「雅」。琵琶記已漸掃殺狗、白兔的俚俗；但其真正的宣言去村野而就典雅者，卻是香囊記。開其端。琵琶儘多本色語，香囊才連說白也對仗工整起來。像：「排歌」放達劉伶，風流阮宣，休誇草聖張顛，知章騎馬似乘船，蘇晉長齋繡佛前。」（第八齣）「也曾說長安發卦，也曾向成都賣卜。先生那數邵雍，同輩儘欺郭璞。只憑四象三爻，便說休囚禍福……舌能翻高就低，語皆駢四儷六。」（第二十三齣）徐渭謂：邵文明「習詩經，專學杜詩，遂以二書語句，勻入曲中，賓白亦是文語，又好用故事，作對子，最爲害事。」正切中共病。際此記自言是：「續取五倫新傳，標記紫香囊。」在談忠說孝一方面，確受了不少五倫全備記的指示。香囊叙宋時張九成以忤權姦，被遠謫域外。身陷胡庭十年，不失臣節。後得王侍御捨生救友，方得脫離虎窟，畫錦榮歸。劇中波濤起伏，結構甚佳。善于利用淨、丑各角，多雜滑稽的串插，雖嫌不大嚴肅，卻增加了不少生趣。



還帶記的一幕

“還帶記”敘述裴度的生平，頗極緊張激昂。

——從明刊本“還帶記”（鄞縣馬氏藏）

秦檜與風僧



東窗記

敘秦檜、岳飛事。飛死後，檜遇風僧，頗致諷嘲。

(北京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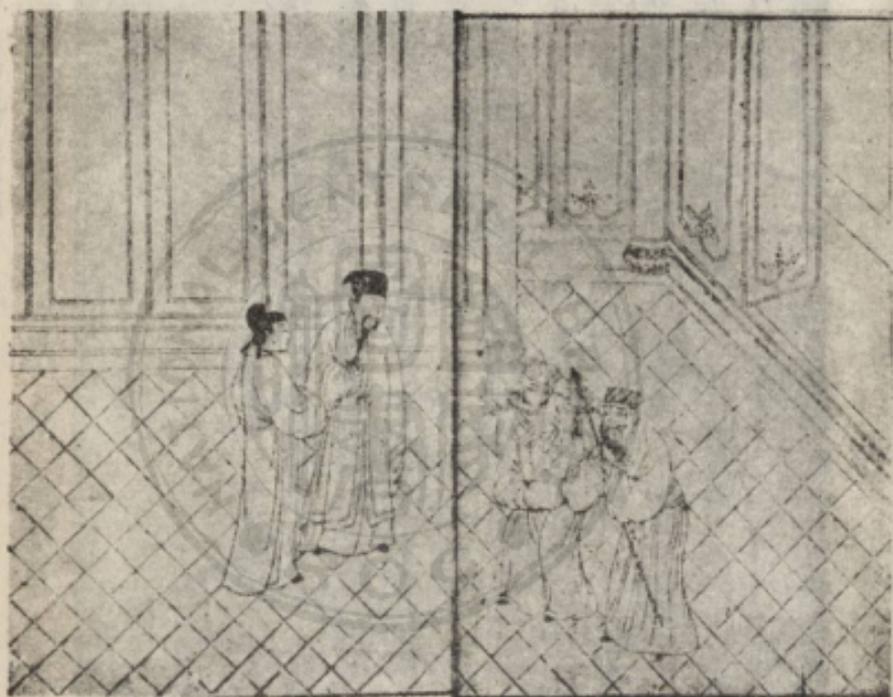
沈練川和姚靜山，曲品並列其所作於能品。練川名采，吳縣人，靜山名茂良，武康人。生平並不詳。練川所作有千金記、還帶記及四節記三種。曲品云：「沈練川名重五陵，才傾萬斛；紀遊適則逸趣寄于山水，表動猷則熱心暢于干戈。元老解頤而進卮，詞豪擺指而擲筆。」今存千金記及還帶記。四節記惜不存。曲品云：「一記分四截，是此始。」蓋以後葉憲祖的四疊，車任遠的四夢，顧大典的風教編等等，皆是規仿四節的。千金記寫韓信事，當即南詞叙錄所著錄的韓信築壇拜將。錢遵王註南詞叙錄此本上云：「追賈一齣乃元曲。」正和曲品的「韓信事佳，寫得豪暢。內插用北劇」的話相合。此劇演作極盛，蓋以其排場異常熱鬧。寫項羽故事的楚歌、別姬數齣，傳唱者尤多。其淒涼悲壯處固不僅此。其上卷寫韓信未達時的困厄重重，所如不合的情緒，也很動人。還帶記叙裴度未遇時，窮苦不堪。卜者視其相當餓死。一日在香山一寺中，拾得玉帶數條，即以還給原主。以此陰德，反得富貴榮華。後中進士，做宰相，平淮西，皆有賴于還帶的一件事。未免過于重視因果報應之說。

姚靜山所作，曲錄著錄的有雙忠記、金丸記及精忠記三本。但這個記載實不可靠。曲品云：「武康姚靜山僅存一帙，惟觀雙忠。筆能寫義烈之剛腸，詞亦達事態之悲憤。求人于古，足重于今。」靜山所作蓋只有雙忠一帙。金丸、精忠都非他的作品。曲錄蓋誤將曲品所著錄的金丸、精忠等二劇，並雙

● 千金記有富春堂刊本；世德堂刊本；六十種曲本。還帶記有富春堂刊本；世德堂刊本。

忠而連讀了。雙忠記極激昂慷慨之致，一洗戲文的靡弱。寫張巡、許遠困守孤城，城破，罵賊以死。死後身爲厲鬼，興陰兵，助殺元凶。亂平，二人廟食千古。最後的張、許爲厲鬼殺賊事，如果不增入，似乎氣氛更可崇高些。中間，像第十三折寫召募勇士事：「〔四邊靜〕逆胡狂獍殊猖獗，生民困顛越。募士遠行師，終將破虜穴。裹創飲血臥霜月。一劍靖邊塵，歸來朝金闕！」其雄概不似岳飛的咏唱滿江紅麼？精忠記寫岳飛破虜救國，而爲秦檜所不容，卒定計于東窗之下，用「莫須有」三字殺了飛。飛死後成神，而檜和妻王氏不久亦死，卻被打入地獄受無涯之罪。此記無作者姓名，而來歷卻極古。南宋的說話人，已有以敷衍中興名將傳爲專業的。宋、元戲文中，有秦檜東窗事犯一本，元雜劇亦有秦太師東窗事犯一本。南詞叙錄于著錄那本宋、元戲文以外，於「本朝」之下，又有岳飛東窗事犯一本，下註「用禮重編」。此精忠記也許便是用禮重編的一本。（富春堂刊本的岳飛破虜東窗記與六十種曲本的精忠記大部相同，當即係一書。六十種曲本似經改編。）金丸記作者也無姓名。曲品云：「元有抱妝盒劇。此詞出在成化年。曾感動宮闈。內有佳處可觀。」近來流行的狸貓換太子時劇，即起源于此。宋帝無嗣，李宸妃有孕生子，乃爲劉妃所抵換。後太子即位，事大白，乃迎母歸

① 雙忠記有富春堂刊本。② 精忠記有六十種曲本，又富春堂刊本。岳飛破虜東窗記也即此書，惟略有異同。③ 金丸記有懋內府鈔本，傳鈔本。



金 印 記

“金印記”寫蘇秦的故事，在劇場上頗受歡迎。

——從明刻本

此天... 錄... 一... 之... 記... 卷... 此... 井... 以... 本... 刊... 一...



破 窰 記

“破窰記”寫呂蒙正與其妻的故事，是明初流傳甚廣的劇本之，至今還可在舞台上見到。

——從明刻本

宮。其中盒、鑿、潛、龍、拷、問、前、情、等、餉，文、辭、雖、有、竊、元、劇、處，情、節、卻、很、曲、折、可、觀。（用禮疑卽周禮，卽周靜軒。）

蘇復之的金印記和王濟的連環記，同被曲品列于「妙品」中，至今尙演唱不衰。蘇復之的空平里居俱未知。玉夏齋傳奇十種本，題作金印合縱記，一名黑貂裘，下寫「西湖高一葦訂正」。此高氏訂正本究竟與原本的面目相差得多少，惜未得他本一細校，無從知道。蘇秦刺股事，本能感動一般失意的人。故曲品云：「寫世態炎涼曲盡，真足令人感喟發憤。近俚處具見古態。」

王濟字雨舟，浙江烏鎮人，官、橫、州、通、判。所作連環記，散齣常見於劇場，原本近始被發見（惜仍缺佚一部分）。曲品云：「詞多佳句，事亦可喜。」呂布、貂蟬事，元劇有連環計。雨舟此作更以細針密縫的工夫，曲、曲、傳、達、出、這、三、國、故、事、中、最、錯、綜、動、人、的、一、則，其流行遂遠在古、城、記、等、其、他、三、國、傳、奇、之、上。

沈壽卿名受先，里居未詳。曲錄著錄其所作四本：銀瓶記、三元記、龍泉記及嬌紅記。曲品僅以後三本爲受先作，銀瓶記則未著作者姓氏。今存三元記一本。按南詞叙錄載商、格、三、元、記及馮、京、三、元、記，皆明初人作。曲品云：「馮商還妾一事儘有致。」則受先所作乃馮、京、三、元、記。徐渭評此記多市井

① 金印記有李卓吾批評本；玉夏齋傳奇十種本；暖紅室刊本。

② 連環記有傳鈔本。

③ 馮京三元記有六十種曲本。

語。曲品也說：「沈壽卿蔚以名流，雄乎老學。語或嫌于澆插，事每近于迂拘。然吳優多肯演行，吾輩亦不厭弄。」記寫賈人馮商，四十無子，妻勸納妾。他買得一妾，其父張公，蓋以析運償官而貨女者。商慨然以女還之，不取原聘。以此，天賜佳兒，少年時高捷三元。「桂枝香」聽他哀情悽慘，使我勃然色變。你雙親衰老無兒，何忍把你天倫離間。小娘子不須淚漣，不須淚漣，把你送歸庭院。」

「唐多令」一見好心驚，還疑夢裏形。」所謂「市井語」，或即指這些。

當正德的時候，爲南京曲壇的祭酒者有陳鐸和徐霖。鐸有大名，霖則今人罕知之。周暉金陵瑣事云：「徐霖少年數遊狹斜。所填南北詞，大有才情，語語入律。娼家皆崇奉之。吳中文徵明題畫寄徐，有句云：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乃實錄也。武宗南狩時，伶人臧賢薦之于上，令填新曲，武宗極喜之。余所見戲文繡襦、三元、梅花、留鞋、枕中、種瓜、兩團圓數種行于世。」又云：「武宗屢命以官，辭而不拜。中更事變，拂衣遂初。既歸而名益震，詞翰益奇。又幾二十年竟以隱終。」霖字霽仙，應天人。今所傳繡襦記，曲品歸于「作者姓名有無可攷」者之列。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則以爲薛近兗作，不知何所據。因曲品有「嘗聞玉珎出而曲中無宿客，及此記出而客復來」語，更造作妓女們共餽金求近兗作此記以雪其事的一個故事。像那末偉大的一部名著繡襦記，當不會有第二部的。霽仙以作曲名，我們似宜相信周暉的記載把此劇歸還給他。繡襦實爲罕見的巨作，豔而不流。

於賦，質而不入於野，正是恰到濃淡深淺的好處。這裏並沒有刀兵逃亡之事，只是反反覆覆的寫痴兒少女的倦戀與遭遇，卻是那樣的動人。觸手有若天鵝絨的溫軟，入目有若蜀錦的斑斕炫人。像鬻賣來興、慈母感念、權護郎寒、剔目勸學等齣，皆爲絕妙好辭，固不僅蓮花落一歌，被評者嘆爲絕作。他的三元記，今未見。商輅三元記有幾齣見於摘錦奇音、玉谷調羹諸書。但像會同張三李四，去送商家小兒（雪梅吊孝）云云，那樣俚俗之語，卻決不會出之于繡襦記作者的筆下的。故那部三元記恐怕不會是他做的。

陳顯齋，未知里居，作繡襦記。南詞叙錄載姜詩得鯉一本，當卽此劇。姜詩孝母事，不過一般的「行孝」故事的老套，但其妻的被出而戀戀不捨，卻寫得極好。蘆林相會叙那位棄婦之如何懇摯的陳情於故夫之前，任何人讀了，都要爲之感動泣下的。

南詞叙錄「宋、元舊篇」中有鶯鶯西廂記一本，「本朝」下，又著錄李景雲編的崔鶯鶯西廂記一本。未知此李景雲是否卽「斗胆翻詞」的李日華？（景雲又編王十朋荆釵記。）日華的西廂記有「嘉靖萬年春」語，似作於嘉靖間。但百川書志卻記錄着：「海鹽崔時佩編集，吳門李日華新增。凡三十八折。」此崔時佩的生存時代自當在嘉靖以前。（曾有人誤以此李日華爲萬曆時的李君實。君實嘗自辨

● 題記在富春堂刊本。

● 南西廂記有西廂六幻本；六十種曲本；暖紅室刊本。

之。而陸采在他所作的南西廂記，也恣意的攻擊着李西廂。故此李日華當然決不會即是萬曆時的李日華的。

徐時敏（曲錄作時勉，誤）作五福記，今存。叙徐勉之救溺還金，拒色行義諸事，終獲厚報於天君，享種種福。他又嘗改「孫郎埋犬傳」。

無名氏所作傳奇，在明初是很多的。徐渭所載「本朝」戲文，十之七八無作者姓氏。此種傳奇，散佚最易，而幸存於今者也還不少。南詞叙錄所著錄者，如玉簫兩世姻緣、張良圮橋進履及高文學等皆有全本存在。玉簫兩世姻緣當即為唐韋臯玉環記，寫韋臯及妓女玉簫的再世姻緣。其中所叙韋臯為張延賞婿，不為所重，又迫女改嫁等事，大似劉知遠白兔記。而玉簫的病思及寫真，似曾給牡丹亭和燕子箋的作者們以一個重要的暗示。此記排場緊張，文辭也極為本色，是這時代的第一流的作品。惜作者已無可攷了。張良圮橋進履當即為張子房赤松記。張良事，宋、元話本裏有張子房慕道記（見清平山堂話本）。赤松記後半或即本於彼。惟前半寫子房散千金，求勇士，椎擊始皇於博浪，因進履於圮橋，得黃石公書，遂成誅秦滅楚興漢之功等事，氣勢殊為壯闊，恰和最後之功成身退，悠然

① 五福記有傳鈔本。

② 玉環記有富春堂刊本；慎餘堂刊本；六十種曲本。

③ 赤松記有金陵唐氏刊本。

逝去，成一黑白極分明的對照。其中插入子房妻妾事，似是狃於傳奇中不得不有女性的習慣。高文舉當卽高文舉珍珠記，寫高文舉因欠官銀，求救助於王百萬；百萬以女金真妻之。後文舉入京，一舉狀元及第。被丞相溫閣所迫，不得已又娶其女金定。中因老蒼頭的挑撥，在王金真尋夫入京時，金定乃加以很酷刻的待遇。最後，文舉、金真夫婦重得相會，溫閣也罷官。劇情大似琵琶記，惟後半不同。溫女遠不若牛女之賢，故遂更生出許多驚波駭浪出來，增益全劇的緊張的氣氛不少。又有八不知犀合記，今有陳樸調姦、夜寔失兒二齣，見於群音類選卷二十一，寫的是唐伯亭因禍得福事，蓋本之于元代戲文的唐伯亭八不知音。

其他無名氏傳奇，或改訂前代戲文，或出自杜撰，或規模古劇的情節而加以變化，或爲教坊所編，或爲無名文士們的手筆，在這時代出現得不少。他們卻又成爲後來戲劇家們所寫的諸傳奇的張本。蓋此時代在實際上乃爲一個承前啓後的一個時期。有許多見存的富春堂、文林閣、世德堂、繼志齋以及閩南書肆的所刊的無名氏傳奇，又見選于萬曆間諸戲曲選本的許多傳奇，也都可疑爲這個時代的產物。惟以其無甚確據，姑都留在下文再講。

參考書目

一、續錄鬼簿 明賈仲明編，有天一閣舊鈔本，傳鈔本。

● 高文舉珍珠記有文林閣刊本。

二、清詞叙錄 明徐清著，有讀曲叢刊本，有曲苑本。

三、曲品 明呂天成著，有暖紅室刊本，有重訂曲苑本。

四、曲錄 王國維編，有晨風閣叢書本，重訂曲苑本，王忠愍公讀書本。

五、曲海總目提要 無名氏編（傳爲黃文暘編，但不可靠），有上海大東書局鉛印本。又鈔本提要未被大東本收入者尙有不少。

六、元曲選 明臧晉叔編，有原刊本，有石印本。

七、富春堂所刊傳奇 明萬曆間金陵唐氏刊。相傳，其所刊傳奇有十集一百種之多。但未知十集是否已完全刊畢，今所見者已有五十種左右。

八、文林閣所刊傳奇 明萬曆間金陵唐氏刊，所刊今知者有十種。

九、世德堂所刊傳奇 明萬曆間金陵唐氏刊。此三唐氏似爲一家，時代當以富春堂爲最早，而世德堂爲最後。世德堂或已入天啓時代。

十、隱志齋所刊傳奇 明金陵陳氏刊。

十一、傳爲李卓吾、陳眉公、玉茗堂諸家批評的傳奇，在萬曆間刊布得不少，刊行的地域以蘇、杭、閩南爲主。又有魏仲雪批評傳奇數種，刊於閩南。

十二、羣音類選 明胡文煥編，此書極罕見，原書凡二十六卷，見存十六卷，珍籍遺文，往往賴是而見。

十三、明刊戲曲選本極多，刊行的地方，似以閩南爲最重要，若玉谷詞齋、綺錦奇音、時調青嵐等，皆爲很重要的資料。

十四、六十種曲 明世道人編，汲古閣刊本；道光翻刻本。

十五、暖紅室所刊傳奇 清劉世圻編，校刻不精。

十六、沈璟的南九宮譜，徐子室、鍾少樵的九宮正始，呂士雄的南呂定律，莊親王的南北九宮大成譜裏，也有很多可資參閱的東西。

十七、盛明雜劇初、二集 明沈泰編，有原刊本，有武進董氏刊本。

十八、富春堂室曲叢 吳梅編，商務印書館出版，僅出二集而中止。

第五十三章 散曲的進展

從元末到明初的散曲的進展——北曲的盛況——南曲的抬頭——元明間諸北曲作家們：汪元亨、谷子敬

、杜夫、唐以初、湯舜民、賈仲明等——蒙古西域人之工散曲者——朱有燬——賈梅與王九思——陳鐸——

常倫與王譽——唐寅的北曲——楊廷和及其「名公巨卿」們——元人作南曲者之罕見——高則誠爲今

知南曲作家的第一人——劉東生與楊維禎——南曲家的朱有燬——凍沂、王陽明等——徐霖、沈仕等——

唐寅與祝允明等——李日華等。

一

從元末到明的正德，散曲的進展，可分爲兩方面來講。第一，北曲依然的在蓬蓬勃勃的滋生着，並未顯露出衰弱的氣象來。第二，南曲也由無人知的民間暗隅裏，抬頭而出，漸漸的占領了曲壇的重要的地位。但這時期的北曲，氣象雖未衰落，作家雖仍不少，而能不爲前人所範圍者卻不多，能獨創

一個新的作風者，尤爲罕見。幾個大名家，像朱有燉、常倫、康海、王九思、唐寅、陳鐸等等，其作風左右脫不掉元代曲家們的範型。北曲到了這個時候，已是相當於南宋的詞的凝固爲冰，雕刻成器的時代了。雖有豪傑之士，也脫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以外去。倒是新起的南曲，表現出另一種清新活潑的氣象出來，造成了以後一百幾十年的曲壇的新局面。但在明初，南曲的作家實在寥寥無幾。其全盛，則在弘、正之間。

北曲的作家們，由元入明者，有汪元亨、谷子敬、唐以初、賈仲明、丁楚夫、湯舜民、楊景賢、劉東生諸人。賈仲明續錄鬼簿所載尤多，大抵皆爲元、明間人。

汪元亨，饒州人，浙江省掾。但樂府羣珠（卷三）則以他爲「元尚書」，不知何據。賈仲明說他「有歸田錄一百篇，行於世，見重於人。」雍熙樂府載他的散曲至百篇，殆即所謂「歸田錄」。他的散曲，脫不了馬致遠、張雲莊式的「休居閑適」的氣味，充分的表現着衰亂時代的無可奈何的享樂主義，像他的折桂令：

問老生掉臂何之？在雲外青山，山下茅茨。向籬首尋梅，着杖頭挑酒，就驢背吟詩。嘆功名一張故紙，冒風霜兩鬢新絲。何苦孜孜，莫待惓惓，細看淵明歸去來辭。

還不是致遠、雲莊乃至小山諸人作品的翻版麼？

谷子敬所作雜劇有城南柳等。所作「樂府隱語」，盛行於世。蒙下堂而傷一足，終身有憂色。乃作耍孩兒樂府十四煞以寓其意，極爲工巧。」（續錄鬼簿）惜此耍孩兒今已不可得見。

丁楚夫，西域人。『故元西監生。羨錢塘山水之勝，因而家焉。動作有文，衣冠濟楚。善丹青，小景，皆取詩意。套數小令極多。』（續錄鬼簿）但今也罕見他的所作。

唐以初名復，京口人，號冰壺道人。『以後住金陵，吟卜詩，曉音律。』雜劇有陳子春四女爭夫，今佚。散曲有普天樂徐都相畫堂一首；『伯牙琴，王維畫，文章公子，宰相人家，聯一篇感興詩，說幾句知音話，』及紅繡鞋四首見於樂府羣珠。

湯舜民所作樂府，今傳者尚多。賈仲明謂『文皇帝在燕邸時寵遇甚厚。永樂間恩賚常及。所作樂府，套數小令極多。語皆工巧，江湖盛傳之。』舜民之作，是曲中的老手，能手；圓穩老到，是其特長，卻沒有怎樣了不得的天才。像南呂一枝花：『樹當軒作翠屏，月到簾爲銀燭，柳綿舖白鬪氈，苔綠展翠絨褥，四壁蕭疎。若得琅玕護，何須蘿蔓鋪。』（風田老齋）設景也還平庸，不見怎麼的新警。

楊景賢本爲蒙古人，『因從姐夫楊漢撫，人以楊姓稱之。善琵琶，好戲謔。樂府出人頭地。』（續錄鬼簿）永樂初，與舜民及仲明同被寵遇。

賈仲明（一名仲名）自號雲水散人，所作散曲有雲水遺音等集。惟今傳者已不多。劉東生『作月下老定世間配耦四套，極爲駢麗，傳誦人口。』（續錄鬼簿）世間配耦疑爲雜劇。其散曲也罕見。

朱仲宜爲元末人，名經，隴人，號觀夢道士，又號西清居士。以儒業起爲浙江省考試官。嘗爲錄鬼簿作序；和賈仲明也相交甚深。其子啓文，任中書宣使。文學過人，『亦善樂府隱語。』

此外，續錄鬼簿所載，還有：劉君錫，燕山人，『隱語爲燕南獨步。』夏伯和，號雲箋釣叟，松江

人。『文章妍麗，樂府隱語極多』，嘗作青樓集。全子仁，名普菴，撒里，高昌家禿兀兒氏，元贛州路監部。詹時雨，隨父宦遊福建，因而家焉。『樂府極多，有補西廂變（疑卽今傳之圍棋闔局）並『銀杏花凋殘鴨脚黃』諸南呂行於世。』劉士昌，宛平人，『所作樂府，語極駢麗。有四季黃鍾及嬌馬衫中呂傳於世。』花士良，高郵人，洪武初知鳳翔府事，後以事死非命。金堯臣，淮東人，左司郎中，『樂府有金人捧露盤，沈醉東風等行於世。』張伯剛，京口人，洪武初，任臨洮太守。李唐賓，廣陵人，號玉壺道人，淮南省宣使，『樂府俊麗。』蘭楚芳，西域人，與劉廷信在武昌廣和，人多以元、白擬之。俞行之名用，臨江人。『樂府小令，極其工巧。』永樂中，嘉其才，官以營膳大使。『賈伯堅名固，山東沂州人，拜中書左參政事。』倪瓚所作樂府：『有送行水仙子二篇，膾炙人口。』孫行簡，金陵人，洪武初任上元縣縣丞。徐孟曾，蘭陵人，號愛夢，世業醫。『平居好吟咏，樂府尤工。然其氣岸高峻，時人以爲矜傲，呼爲鹽齋。』楊彥華名賁，滁陽宦族，自號春風道人。永樂初爲趙府紀善。

蒙古人、女真人及西域人工散曲者也有不少。續錄鬼簿所載者，有：金元素，康里人氏，名哈刺，『故元工部郎中，陞參知政事。嘗有咏雪塞鴻秋爲世絕唱。後隨元駕北上，不知所終。』金文石，元素子，因其父北去，憂心成疾，卒於金陵。『作樂府，名公大夫伶倫等輩，舉皆嘆服。』月景輝，也里可溫氏，居京口，官至令尹。『吟詩和曲，筆不停思。』賽景初，西域人，授常熟判官。『遭世多故，老於錢塘、西湖之濱。』沐仲易，西域人，故元西監生，『有自賦大鼻子、哨遍，又有破布衫，要孩兒盛行於世。』虎伯恭，西域人，『與弟伯儉、伯讓以孝義相友愛。當時錢塘風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

爲首稱。」

涵虛子太和正音譜所錄「古今衆英」中有明初曲家十六人。在上面所舉的以外者，還有王子一、王文昌、陳克明、穆仲義、蘇復之、楊文奎等五人。這些元、明之間的散曲作者們，其作品傳於今者殆百不存一。大多數皆片言隻語，不遺於人間。其偶有所遺，像楊彥華的春遊（端正好套）：「江南自古繁華地，追勝遊盡醉方歸。波動處綠鴨浮，沙暖處紅鸞睡。風流佳致，省可裏杜鵑啼。」王文昌的夏景（南北合套）：「碧烟淡靄暗蘼蕪，酒幾點黃梅雨，茵茵將開燕將乳。」蘭楚芳（蘭，正音譜作藍）的春思（願成雙套）：「青春一捻，奈何嬌羞更怯！流不乾泪海幾時竭？打不破愁城何日缺？訴不盡相思捨！」也都不是什麼驚人的名篇。

繼於賈仲明時代之後的散曲作家，僅一朱有燾耳。涵虛子（朱權）所作散曲，今未見一篇。其他作家，則連姓氏也不會見之記載。宣德到成化的六十年間的散曲壇實是沈寂若墟墓的。幸賴朱有燾縱橫馳驟於其間，稍增生氣。「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那時不唱憲王的樂府，又唱誰的？有燾的散曲集誠齋樂府，今日亦幸得見全部。誠齋之曲，亦多陳腐的套語，遠不如他的雜劇之能奔放自如，別闢天地。像隱居（一枝花套）的一段：

對着這一川殘照波光暝，兩岸西風樹色明，看了這山水清幽足佳興。醒時節共樵夫將古人細評，醉時節就逐

● 誠齋樂府有明宣德間原刊本（今藏長洲吳氏）。

聽將金綢款擗，任那鼻息齟齬喚不醒。

又像嘲子弟省悟修道（粉蝶兒套）的一段：

既得了黍珠般一粒丹，急將來華池中滿口吞，這的是神仙自有神仙分，那其間將你這折柳攀花的方才證得本！

都不是什麼上乘的曲子。

二

到了弘治、正德間，北曲的作家們忽又像泉湧風起似的出來了不少。北方以康（海）、王（九思）爲中心，南方以陳鏗爲最著。他若常倫的豪邁，王磐的俊逸，並各有可稱。

這時代的北曲，早已成了『天府之物』，民間反不大流行。作者們類皆以典雅爲宗。像元人那樣的縱筆所如，土語方言，無不拉入的勇氣，已是不多見的了。惟真實的出於『性靈』之作，卻反較明初爲盛。他們不復是敷衍塞責。他們是那樣的認真的推陳出新的在寫着；即最凡庸的『慶壽』、『宴集』之作，有時也有很可觀的雋什佳句可得。

康海的散曲集，有洪東樂府。王九思的散曲集，有碧山樂府、碧山續稿及碧山新稿等。

○ 康海、王九思均見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 東樂府有明嘉靖間刊本；有二太史樂府聯璧本；有散曲叢刊本。

●他們爲當時曲壇的宗匠者總在半世紀以上。九思嘉靖初猶在(1468—1550)，影響尤大。對於這兩位大作家，世人優劣之論，紛紜不已。王世貞以爲「其秀麗雄爽，康大不如也。評者以敬夫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藝苑卮言) 王伯良也抑康而揚王。其實二人所作，皆流於粗豪，對山更甚。碧山則較爲蘊藉，故深爲學士大夫所喜。對山之曲，時有故作盤空硬語者，像「輕篋一笛晚雲灣，這道遙是罕！」(濟西卽事醉太平)「多君況乃青雲器。樂轉鳳凰歌，燈轉芙蓉戲，剔團圓明月懸天際。」(塞鴻飲元夜)「霧冥蒙好興先裁，意緒難捱，詩酒空開，萬里泥途，三徑何哉！」(折桂冷香酒)之類，集中幾於俯拾皆是。他盛年被放，一肚子的牢騷，皆發之於樂府，故處處都盈溢着憤慨不平之氣，像讀史 (寄生章)「天豈醉，地豈迷，青霄白日風雷厲。昌時盛世奸諛蔽，忠臣孝子難存立。朱雲未斬佞人頭，關衛休使英雄氣！」但也有寫得很清雋者，像晴望 (潘應芳)：

天空霧掃，雲恬雨散，水漲波瀾，園林一帶青如掉，山色周遭。點玉池新荷乍小，照丹青晴日初高。兩件兒休支調：鷄肥酒好，宜醉濟西郊。

稱他爲曲中的蘇、辛，殆足當之無愧(1475—1540)。碧山卻沒有對山那樣的屹立崗頭的氣概了。他也憤慨，他也不平，他也想奔放雄豪，然而他的筆鋒卻總未免有些拘謹，有些不敢邁開大步走去。像「一拳打脫鳳凰籠，兩脚登開虎豹叢，單身撞出麒麟洞，望東華人亂擁，紫羅欄老盡英雄。」(冰仙子)

●碧山樂府有明嘉靖開刊本；有二太史樂府聯璧本；有崇禎開全集本。

宋嘗不想其氣勢的浩蕩，卻立刻便顯出其「有意做作」的斧鑿痕來。遠不及對山之渾朴自然，寫得不經意。他的本色語，乃是像雜詠（寄生亭）般的圓熟的：

漢水乘個釣艇，紫閣山住個草亭；山妻稚子咱歡慶，清風皓月誰爭競，青山綠水咱遊詠。醉時便唱太平歌，老來還是疎狂性。

集合於康、王的左右者有張鍊、史沐、張伯純、何瑭、康澤川諸人。山東李開先則在嘉靖間和九思相唱和（李開先見第六十三章）。張鍊也是武功人，所作有雙溪樂府二卷。他是對山的外甥，作風卻不似對山。像四時行樂（滿庭芳）：「虛窗易醒，秋霖初霽，秋霖初霽，纖月纔明，憑誰喚起登樓興？景物關情！滴蒼苔梧桐露冷，透疎籬楊柳風輕，兀自把危闌凭。對烟霞萬頃，誰知有少微星。」還只辦得一個「穩」字，並未脫去「陳套」。何瑭字柏齋，有柏齋何先生樂府一卷。史沐、張伯純、康澤川諸人所作，則皆見北宮詞紀中。康澤川疑卽洪東樂府的對山之弟浩。

陳鐸的散曲集有梨雲寄傲、秋碧樂府及滑稽餘音等。他的散曲，最得時人稱譽。王世貞獨短之，以爲：「陳大聲金陵將家子，所爲散套，既多諧製，亦淺才情。然字句流麗，可入絃索。」像「憶吹簫玉人何處也？立盡梧桐月」（清江引）之類，誠未免流於「諧製」。但這乃是明人的通病，並不

● 雙溪樂府有明刊本，有傳鈔本。

● 梨雲寄傲及秋碧樂府有傳鈔本，有金陵盧氏新刊本。



金 絡 索

梁辰魚的作品。

——從“吳騷集”（清華圖書館藏）

僅大聲一人爲然。大聲自有其最新警，最漂亮的作品在着。他不獨善狀物態，更長於刻劃閨情。像「更初靜，月漸低，繡房中老夫人方睡。我敢連走到三四回，囑多情犬兒休吠」（風情落梅風）；「赤緊的做幾場糊突夢，猜也難猜！花落花開，有日歸來。務教他謊話兒折辨真實，棄錢兒消繳明白」（鬪情鷓鴣）；「當時信口說別離，臨行話兒牢記。他道一句不挪移，那會有半句兒真實！把些神前呪，做下小兒戲」（雙調夜行船套）；都是最深刻，最暢達的情詞。但也有表現着很憤懣的情緒的，像「與知音坐久盤桓，怪舞狂歌盡此歡，天下事吾儕不管！」（冬夜沈醉東風）

常倫字明卿，沁水人，正德間進士，官大理評事。他多力善射，好酒使氣。用考調判陳州。又以庭晉御史，以法罷歸。益縱酒自放。居恒從歌伎酒間變新聲，悲壯艷麗，稱其爲人。嘗省墓，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絕塵。前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墮水，刃出於腹，潰腸死。年僅三十四（1491—1524）。有常評事寫情集。他是那樣的一位疏狂的人，故他的作風也顯着異常的奔放與豪邁。像天淨沙：

「人知晉就是知心，何拘朝市山林，去住一身誰禁，杖藜一任，相思便去相尋。」

那樣的瀟灑，便是他的特色。就是戀情的歌詠，他也是那末樣的粗率直爽，像：「好堅著一寸心，相應着一片口。傳示他卓文君，慢把車兒驟，請袖彼相如弄琴手。」（粉蝶兒套）又像「平生好肥馬輕裘，老

也疎狂，死也風流，不離金尊，常携紅袖。」（浙桂金）他是那末大胆的絕叫着利那的享樂主義！

王磐字鴻漸，高郵州人。生富室，獨厭綺靡之習。雅好古文辭。家於城西，有樓三楹，日與名流談詠其間，因號西樓。他惡諸生之拘攣，棄之。縱情山水詩畫間。每風月佳勝，則絲竹觴詠，徹夜忘倦。有西樓樂府。同時有王田者字舜耕，濟南人，亦號西樓。明人如王世貞、陳所聞已常把他們二人混爲一談。但鴻漸不作南曲，以此可別於舜耕。鴻漸的散曲，殆爲明人所作中之最富于談諧的風趣者。以馬致遠（借馬）、王元鼎較之，似也未必有他那末脫口成趣。王伯良絕口稱之，以爲「於北詞得一人，曰高郵王西樓，俊艷工鍊，字字精琢。」正德間，闍寺當權，往來河下者無虛日，每到，便吹號頭，齊丁夫。西樓嘗作朝天子（蘇喇叭）嘲之：「喇叭，鎖哪，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你抬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他又愛作失鷄、嘲轉五方、瓶杏爲鼠所嚙一類的曲子，而失鷄的滿庭芳，尤傳誦一時：

平生淡薄，鷄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閉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

江盈科評他所作，謂「材料取諸眼前，句調得諸口頭。其視匠心學古，艱難苦澀者，真不啻啖哀家梨也。」（雲濤詩話）西樓的長處便在於此。他若不經意以出之，卻實是警健工鍊的。

唐寅以南曲著稱於時，但寫北曲也饒有風趣。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號六如居士，吳縣人。嘗中解元，以疏狂，時漏言語，因此呈誤，竟被除籍。益自放（1470—1523）。所作多怨音。有私印曰『江南第一才子』；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世人以所盛傳的『三笑姻緣』，殆實有其事。他作嘆四詞四闕（調寄對玉環帶清江引），見于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二）：『清閑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碍！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更別無計策』；『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算來都是草，鸞鳳鳴鳥，算來都是鳥。北邙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千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算來不如閑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醞甕，誰是惺惺誰懵懂！』這樣的情調，都是由憤懣的內心裏噴吐而出的。

楊慎的父親楊廷和^①，字介夫，新都人，成化進士。武宗時爲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嘉靖初，以議大禮，削職歸。卒年七十一（1459—1529）。所作散曲集，有樂府遺音^②。其情調大類張雲莊的休居樂府。但也很有瀟爽之作，像三月十三日竹亭雨過（天淨沙）：

風閣不放天晴，雨餘還見雲生。兩喜疎花弄影，鳥聲相應，偶然便有詩成。

以『名公巨卿』而寫作散曲者，『北調如李空同、王浚川、林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華，俱有

① 唐寅見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② 楊廷和見明史卷一百九十。

③ 樂府遺音有明刊本，混雜於升菴十五種內，故論者每誤爲升菴作。

樂府，而未之盡見。」（王世貞語）堯山堂外紀（卷八十三）曾載王越之作。越字世昌，濬人。官都御史，以功封威寧伯。他所作皆「粗豪震蕩如其人」。像朝天子：「萬古千秋，一場閒話，說英雄都是假！你就笑我刺麻，你休說我哈查，我做個沒用的神仙罷。」林粹夫名廷玉，號南澗，侯官人。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他們所作，並見堯山堂外紀（卷九十）。粹夫醉中戲作清江引云：「勝水名山和我好，每日家相頑笑。人情下苑花，世事裏襄陽砲，霎時間虛飄飄都過了。」韓苑洛弟邦靖，字汝慶，爲山西參政。亦能作曲。養病回，書一山坡羊於驛壁道：「青山綠水，且讓我閒遊玩；明月清風，你要忙時我要閒。設駁，你會釣魚，誰不會把竿。陳搏，你會睡時，誰不會眠。」他們的情調，大抵都是如此的「故作恬淡」的。苑洛嘗作邦靖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關漢卿者以傳其行。」以漢卿比子長，苑洛的醉心劇曲，可謂篤至！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中進士，除禮部主事。性好山水，居于南峰，因自號南峰山人。正德、

末，循吉老且貧，因伶人臧賢見武宗。每夜制爲新聲，咸稱旨。然帝待之無異伶優，久不授他官與

秩。循吉愧悔，亟乞放歸（1456-1544）。這個遭際，和徐霖有些相同。他罷部郎歸，嘗作水仙子云：

「歸來重整舊生涯，瀟灑柴桑處士家。草菴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在繁華。紙糊窗，栢木榻，掛一

幅單條畫，借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又作對玉環帶清江引（遺德）四首，「百歲霎時過，

不飲待如何！枉自將春送，桃花笑人空數朵。」其情調都是相同的。雖貌爲恬淡，其實是不能安於寂

寞的。

嘗見天一閣藍格鈔本北曲拾遺一冊，中有王舜耕及楊南峰作。舜耕所作的商調集賢述懷也是充滿了厭世的情調：『老閻羅大開着門戶等。者麼你口強牙硬，末稍拳使不下口強星星。』同書所載作者們，又有景世珍、虞味蔗、湖西主人及洗塵等四人，生平並未詳，當皆南峰、舜耕同時人。

三

元時有『南北合套』，但南曲則絕未見到一篇。雍熙樂府，盛世新聲及詞林摘艷所載南曲，不知有元人作否？陳所聞南宮詞紀（卷六）載有道清浪淘沙：『綠竹間青松，翠影重重，仙家樓閣白雲中。』題『元人』作，不知何據。南曲的最早的一位作家，當為高則誠。則誠，永嘉平陽人，為有名的琵琶記的作者。他的南曲有商調二郎神秋懷『人別後，正七夕穿鍼在畫樓，暮雨過紗窗，涼已透』一套，見於南宮詞紀，並不怎樣的重要，似還遠不及琵琶的賞月諸齣呢。以寫作嬌紅記著名的劉東生，也寫着南曲秋懷（雙調步步嬌）：『簾展湘紋新涼透，睡起紅綰釵，無言獨倚樓。一帶寒江，幾樹疏柳，牽惹別離愁，天迥蒼山瘦。』頗饒富麗的鋪叙與陳述。東生的南曲，恐怕僅存有這一套了。（見南宮詞紀卷三）楊維禎也寫作南曲，今傳夜行船吊古：『霸業艱危，嘆吳王端為苧蘿西子傾城處』一套。（明人選本吳歙萃雅等皆題楊升菴作；但南九宮詞及王伯良則皆以為鐵崖作。）

楊、高、劉而後，南曲的大家，又得算到朱有燾。他的誠齋樂府裏也有南曲。最有名者為雙調柳

搖金，凡四篇，設爲誠風情、風情及再誠，再答：「風情休話，風流莫誇，打鼓弄琵琶，意薄似風中絮，情空如眼內花，都是些虛脾烟月，擔閣了好生涯。想湯瓶是紙，如何煮茶！」但「誠」雖是教訓詩，「答」卻充溢着肉的追求的讚頌的。

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評宣、成、弘間人作：「趙王之「紅殘驛使梅」，楊遵庵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之「指冷鳳皇生」，陳石亭之「梅花序」，顧禾齋之「單題梅」，皆出自王公，膾炙人口。然較之專門，終有間也。王威寧越黃鶯兒，只是渾語，然頗佳。」今多已不可得見。石亭即陳沂，禾齋即顧鼎臣，鼎臣的詠梅花（正宮白練序套）今猶存於南宮詞紀（卷二）中：「春光早漏洩，向南枝，信已傳，還掩映舊日水痕清淺。」都只是套語，別無新意。

王陽明爲理學大儒，他的南曲雖不多見，然見於南宮詞紀的一篇歸隱（雙調步步嬌套）卻是那樣不平常的赤裸裸的諷罵：「亂紛紛鴉鳴鴉噪，惡狠狠豺狼當道。兀費竭民膏，怎忍見人離散！舉疾首蹙頞相告，簪笏滿朝，干戈載道，等閑間把山河動搖！」他爲了憤懣而退隱，卻即退隱了，也還是滿懷的不忍人之心。同時有邵寶的，也以名臣而能南曲。寶字蜀賢，號二泉，無錫人。新編南九宮詞所載者，又有秦憲副、王思軒尙書、方洗馬、燕參政、楊閣老諸人詞；他們也都是這時代的人物。其詞「較之專門，終有間也」。燕參政（仲義）的畫眉畫錦套，抒寫曉行的情景，實爲古今絕唱。以少游的「夢破鼠窺燈」一詞較之，未免有「小巫」之感。「霍索起披襟，見書窗下有殘燈。把行囊東整，跨馬登程。傷情！半世隨行琴和劍，幾年辛苦爲功名。從頭省，只贏得水宿風凜，戴月披星……」（黃鶯

兒）伐木響丁丁，傍幽林取次行，只聽得敗葉兒浙零索落隨風韻。疎星尙存，殘月尙明，碧溪清淺，梅橫疎影。算行程：山程共水程，一程過了又一程。」其健昂悲壯的情緒，似尤在「嗚彼小星，三五在東」之上。

四

陳大聲在南曲壇上，也是一位縱橫馳驟逢敵手的大家。秋碧曲裏以南曲寫就者，似較之以北曲出之者爲更柔媚，更富於綺膩宛曲之感。像好事近套：「兜的上心來，教人難想難猜！同心羅帶，平空的兩下分開。傷懷，舊日香囊猶在。詩中意，須寫的明白。歸期一年半載，算程途咫尺，音信全乖。」已甚纏綿悱惻，而風情的鎖南枝，麗情的黃鶯兒：

腸中熱，心上癢，分明有人閒論講。他近日恩情又在他人上。要道是真，又怕是謊，抵牙兒猜，皺眉兒想。

鎖南枝

一見了也留情！口不言，心自省，平白惹下相思病。佳期又未成，虛耽着污名。老天不管人孤另，對殘燈一場价睡醒，胡突夢，見分明。

黃鶯兒

尤能以本色語，當前景，曲曲傳達出最內在的柔情。這便是他的特色。

王世貞云：『徐聲仙霖，金陵人，所爲樂府，不能如陳大聲穩妥，而才氣過之。』徐霖所作，惜今絕罕見。南宮詞紀所載的閑情（山坡羊）二首，殆爲他的全部的遺產了：『春染郊原如繡，草綠江南時候，和烟襯馬，滿地重茵厚。……添愁，桃花逐水流，還愁青春有盡頭！』若僅以此二曲衡之，卻實不足以和大聲並肩而立。

同時有沈仕，字懋學，一字子登（曲品云一字野筠），號青門山人，仁和人。著睡窗絨，亦善繪畫。他和陳大聲齊名，明人每並稱之。沈德符云：『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顧曲雜言）徐又陵也並舉之。張旭初評『共辭：冶豔出俗，韻致諧和，入南聲之奧室矣。』梁辰魚的江東白苧嘗有效沈青門睡窗絨體，引云：『青門沈山人者，錢塘菁英，武林翹楚。丹青冠于海上，詞翰遍于江南。任俠氣滿，跡類霸陵將軍；自傷情多，家本秦川公子。但岐志未就，每托迹于醉鄉；逸氣不伸，常游神於花陣。聯翻秀句，傾翠館之梁塵，旖旎芳詞，動青樓之扇影。』他是那末傾倒于青門。他的整個的江東白苧，也許可以說是規撫睡窗絨的結果。自嘉、隆以後，像陳大聲那末樣的本色的情歌，是不爲文人學士所重視的了。他們追步的目標，便是睡窗絨和江東白苧。這風氣竟歷百餘年而未衰。沈仕所作，誠都是嬌豔若『臨水天桃』的東西，像黃鶯兒（美人隔窗）：

俺只道秋水浸芙蓉，卻原來透窗紗臉暈紅。朦朧相對渾如夢。又不是雲山幾重，怎說與離情萬種！只見綠

楊烟裏花枝動。總相逢，淡月籠烟，人在廣寒宮。

後人所追撫的便是這類的綺膩而典雅之作。但他也時有很露骨，很淺顯的東西，像鎖南枝（蘇浙兒）：

雕闌畔，曲徑邊，相逢他猛然丟一眼。教我口兒不能言，腿兒撲地軟。他回身去，一道烟。謝得臘梅枝把

他來抓個轉。

那樣天真而漂亮的東西，卻便沒有人去模仿了。

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的三人，在弘、正間也皆以南曲著名，唐寅尤爲白眉。他們都是吳人，

又皆相友善。寅北曲未必當行出色，南曲則顯露着很超絕的天才。他的黃鶯兒（詞思）數首最有名：

細雨濕薔薇，畫梁間燕子歸，春愁似海深無底。天涯馬蹄，燈前翠眉，馬前芳草燈前泪。夢魂飛雲山萬

里，不辨路東西。

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又號枝指生（1490—1556）。嘗爲廣中邑令，歸裝載可千金，不二年都盡。

好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諍者至接踵。竟不顧去。嘗賦金落索（四景）爲時膾炙：

東風轉歲華，院院燒燈籠。陌上清明，細雨紛紛下。天涯蕩子，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難拋

捨，追悔從前一念差。傷情處，慳慳獨坐小窗紗。只見片片桃花，陣陣楊花，飛過了鞦韆架。

以那末陳腐的題目，寫出那末雋妙的「好詞」，實在不是容易的事。難怪當時的許多少年們都發狂似

● 唐寅的散曲，附見于嘉慶本六如居士集後；明刊本未見，任讞有新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 祝允明見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的追隨于他之後。文徵明名璧，以字行。原籍衡山。他的畫最有名。在翰林時，每爲同官者所窘，他們昌言於衆道：『我門中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耶？』惟陳石亭等數人，和他相得甚歡。

(1470—1559)他所作曲，不多見，像山坡羊（秋興）：『遠澗風鳴寒漱，落木天空平岫』，也很清秀。

李日華的南西廂記大爲人所詬病，但他的散曲卻是很清麗可愛的。他的玉芙蓉（情）：『殘紅水上飄，青杏枝頭小』最有名。像六犯清音（宮怨）：『含情獨倚小闌前；怎禁得纖腰瘦怯愁如海，怎禁得淑景舒遲晝似年』之類，也都還很穩貼。

常倫、康海、王九思的幾位北曲作家，也間作南詞。在他們的時候，南曲是正抬起頭要和北曲爭奪曲壇的王座的當兒。到嘉隆的時代，便是南曲的霸權已定的時期了。

常倫的南曲，依然和他的北曲似的那末豪邁；像山坡羊（關情）：『二十番春秋冬夏，數十場酸鹹甜辣，些娘世事，海樣胸襟大』；『山和水，水和山，厮環厮繞。醉而醒，醒而醉，閒拖閒逗。無邊光景，天付與咱情受。』在南曲裏實在是很可詫怪的一種闖入的情調。對山和碧山的南曲，卻和時人的作風無大差異，像對山的山坡羊四時行樂：『關情白雲零露，驚心落霞孤鶩，碧天暗裏秋光度。……狂圖功名已自誣，江湖從今好共娛。』所不同者，惟北人的疏狂之態未盡除耳。

參考書目

- 一、盛世新聲十二卷 明無名氏編；有正德同刊本（吳興周氏藏），有萬曆間翻刊本（故宮博物院藏）。
- 二、詞林摘艸十卷 明張錄編，有嘉靖間張氏原刊本，有萬曆間（？）徽藩劄刻本（均長洲吳氏藏），有萬曆間北方刊大字本（故宮博物院藏）。
- 三、雍熙樂府二十卷 明郭勳編，有嘉靖間原刊本。
- 四、雍熙樂府十三卷 明海西廣氏編，有原刊本。四庫全書所收，即此本。蓋當時未見郭勳本也。
- 五、新編南九宮詞 明三徑草堂編，有隆、萬間原刊本，有長樂鄭氏影印本。
- 六、北宮詞紀六卷、南宮詞紀六卷 明陳所聞編，有萬曆間原刊本。
- 七、吳縣集四卷 明王_卿登選，有萬曆間刊本（清華圖書館藏）。
- 八、南詞韻選十九卷 明沈璟選，有萬曆間刊本（長洲吳氏藏）。
- 九、樂府羣珠四卷 明無名氏編，有傳鈔本（北京圖書館藏）。
- 十、北曲拾遺 明無名氏編，天一閣鈔本（海寧趙氏藏）。
- 十一、吳歛萃雅 明周之樞編，萬曆間刊本（西諦藏）。
- 十二、吳越合編四卷 明吳楚叔編，崇禎間刊本（西諦藏）。明人南北曲選本極多，姑舉較著者若干種。
- 十三、太和正音譜 明朱權編，有韻芬樓秘笈本。
- 十四、續錄集簿 明賈仲明著，有天一閣鈔本（鄞縣孫氏藏）。
- 十五、曲品 明呂天成編，有暖紅室刊本，重訂曲苑本。
- 十六、琴苑詞言 明王世貞著，有明刊本（見于歷代詩話中者非全本）；其論曲之語，讀欣賞編曾別錄出，名之爲曲議。
- 十七、顧曲雜言 明沈德符著，有學海類編本，重訂曲苑本；蓋亦係從沈氏萬曆野獲編中錄出別行者。
- 十八、堯山堂外紀一百卷 明蔣仲舒編，有萬曆間刊本。
- 十九、散曲叢刊 任納編，中華書局出版。

第五十四章 批評文學的進展

元代批評文學的進展——有組織的批評著作的再現——古文家勢力在元及明初的影響——陳繹曾 王鵬
揚載及范梈——元代通俗入門書盛行的原因——羅佑的歸田詩話——李東陽及其懷麓堂詩話——何李
的復古運動——徐禎卿的談藝錄——何孟春 都穆等

一

元代批評家們承宋、金之後，規模日大，門徑漸嚴。有計劃、有組織的著作較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關於散文一方面，古文的勢力，仍然籠罩一切。人人競奉韓、柳、歐、蘇為規撫的目標，而蘇軾的影響尤大。陳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後為張士誠參軍，歷浙江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翰林學士）至專編東坡文談錄、東坡詩話。以揚其學。元末楊維禎為文稍逸古文家的範圍，王彝便作文妖一

篇以詆之，至罵之爲狐爲妖：「會稽楊維禎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於殺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後生小子羣趨而競習焉，其足爲斯文禍，非淺小也！」明初的劉基、宋濂以及稍後的方孝孺等皆爲純正之古文家，胥守唐、宋古文家法而不敢有所變易。被稱爲「臺閣體」的楊東里，則更極擬歐陽修，一步一趨，莫不倣之。直到了弘治間，李夢陽出來，與何景明、徐禎卿諸人，倡言復古，非秦、漢之書不讀；於是天下的風氣丕然一變。唐、宋諸大家的影響，至此方才漸漸的消歇下去。詩壇的趨向，也回復到「盛唐」諸家求模範。

在古文勢力的絕對控制之下，元及明初的文學批評，是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的。但有系統的著作，卻產生了不少。像陳經曾的文說及文筌，王構的修辭鑑衡，楊載的詩法家數，范梈的木天禁語、詩學禁樹等作，雖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偉作，雖不會有什麼創見的批評的主張，卻已不復是宋人的隨筆掇拾成書的「詩話」了。也許他們都是爲「淺學」者說法的，都是爲了書賈的利潤而編成的——元代的書籍，書賈所刊者以通俗的、求廣銷的書爲最多。但究竟是有組織的著作；是復興了唐人的詩格、詩式、詩例一類的作風的。

陳經曾字伯敷，處州人。至順間，官國子監助教。嘗從學於戴表元，故亦爲正統派的文士之

● 陳經曾見元史卷一百九十。

一。他的文說，本爲程試之式而作。書中分列八條，論行文之法，而所論大抵皆宗於朱熹。又有文筌八卷，分古文小譜、四六附說、楚賦小譜、漢賦小譜、唐賦附說五類，蓋也是爲「舉子」而作的。末附詩小譜二卷，則爲釋曾友石、彥威之作。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諡文肅(1075—1130)。他的修辭鑑衡，分二卷，上卷論詩，下卷論文，皆採擷宋人的詩話以及筆記與文集裏的雜文而加以排比的。

楊載的詩法家數，敘述作詩的方法甚詳且備。最後的一篇總論，雖淺語，卻頗近理。像「詩不可整空強作。待境而生，自工」。『詩貴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作詩要正大雄壯，純爲國事。誇富耀貴，傷亡悼屈一身者詩人下品』諸語，都是很有確定的批評主張的，似不能以其類『詩法入門』之作而忽之。

范梈字德機，所作木天禁語及詩學禁燭，皆詩格一類的『入門書』。木天禁語僅有『內篇』而無『外篇』，殆『外篇』已佚失。詩學禁燭似與之相銜接，或即其『外篇』歟。梈叙禁語謂：『詩

① 文說有四庫全書本，有活字板本，有文學津梁本。

② 王構見元史卷一百六十四。

③ 修辭鑑衡有四庫全書本，有文學津梁本，有指海本。

④ 楊載的詩法家數有歷代詩話本。

⑤ 范梈的木天禁語及詩學禁燭均有歷代詩話本。木天禁語又有學海類編本。

之說尙矣。古今論著，類多言病而不處方。是以沉痾少有廖日，雅道無復彰時。茲集開元、大歷以來諸公平昔在翰苑所論秘旨，述爲一編。」是所依據者，仍爲唐人諸作。每一作法，必舉一二唐人詩爲例，也是王昌齡、賈島諸人詩格的規矩。詩學禁燭則分爲「頌中有諷」，「美中有刺」，「撫景寓歎」，「專叙己情」等十五格，每格也以唐詩一篇爲例，而後附說明。

此外，潘昂霄有金石例，倪士毅有作義要訣，徐駿有詩文軌範，殆皆爲便利儉腹的文士學子而設者。四庫全書提要雖極護他們的淺陋，但他們的有組織的篇述，卻是不能以「淺陋」二字抹煞之的。爲什麼在元代会復活了，且更擴大了唐代的「詩格」、「詩式」一類的科場用書呢？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一可以見當時通俗入門書的暢銷；二則當時文士們在少數民族壓迫之下，求師不易，而這一類通俗入門書便正是他們「無師自通」的寶庫。但通俗書之所以會暢銷，根本原因，還當在元代一般經濟狀況的進步。我們讀杜善甫的庄家不識勾欄，見一個農民入城而能慨然的以二百文爲劇場的入門費，便可知那時的一般經濟狀況是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末同當時政治一樣黑暗的。這問題太大，且留待專門家的討論。

二

到了明初，這一類通俗的入門書，忽又絕迹了。而隨筆或雜感體的「詩話」又代之而興。元人亦

有「隨筆」式的詩話，像韋居安的梅磻詩話，吳師道的吳禮部詩話，無名氏的南溪詩話；但不多。明人才又紛紛的寫作這一類「詩話」。在其間，瞿佑（1341—1427）的歸田詩話，可以說是最早的一部。佑所作，以剪燈新話爲最著。歸田詩話於品藻唐、宋詩外，亦敘述元、明的近事，其中頗多很珍異的史料。像梧桐竹軒條：「丁鶴年，回回人。至正末，方氏據浙東，深忌色目人。鶴年畏禍，遷避無常居，有句云：「行蹤不異梟東徙，心事惟隨鴈北飛」。識者憐之。」元末明初，少數民族人在華所遭逢的厄運，由此已可略得其消息。

其後，詩話作者，以李東陽的懷麓堂詩話爲最著。東陽字賓之，茶陵州人。天順進士。官至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正（1471—1516）。有懷麓堂集。他繼三楊之後，而主持着當代的文壇。「不爲僻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楊一清石淙類稿（他的懷麓堂詩話，雜論作詩之法，並評唐、宋、元各代以及當代詩人之作，頗有可注意的地方：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讀書之多，明理之至者則不能作。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

① 歸田詩話有明刊本，歷代詩話續編本，知不足齋叢書本，龍威秘書本。

② 李東陽見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③ 懷麓堂詩話有知不足齋叢書本，有歷代詩話續編本。

也祇是中庸平正之論，沒有什麼驚人的主張，所以也不能成爲一派一宗。惟中有論詩與時代及土壤的關係的一段：

漢、魏、六朝、唐、宋、元詩，各自爲體。譬之方言，秦、晉、吳、越、閩、楚之類，分疆畫地，音殊調別，彼此不相入。此可見天地間氣機所動，發爲音聲，隨時隨地，無俟區別，而不相侵奪。然則，人固於氣化之中，而欲超乎時代土壤之外，不亦難乎！

最有創見；可惜他自己祇是『隨感』的筆錄，而其後也更無批評家爲之發揮光大之，此論遂成『曇花一現』。

東陽之後，有李夢陽的出來，繼他而主持文柄。夢陽的魄力比東陽大，主張比東陽激烈。他不滿於東陽的萎弱中庸的態度，他大聲疾呼的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何景明輩和之。天下學者當之，如疾風偃弱草似的莫不披靡而拜下風。遂正式產生了一個僞擬古的運動。雖然不是什麼很偉大的一個文學運動，但明興以來的萎弱的文壇，卻受了這個激刺，不禁爲之一震動。以後，『後七子』的運動，公安、竟陵二派的興起，差不多都是受其撥動的。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弘治進士。官戶部郎中。曾因事下獄二次。劉瑾被殺，他才起故官，出爲江西提學副使。又以爲宸濠作陽春書院記，削籍。有空同集六十六卷。

● 李夢陽見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徐禎卿爲維持空同主張的一人。他的談藝錄^⑤幾是何、李派僞擬古運動的批評的代表作。他的批評，只論漢、魏，六朝且不屑及，何論唐、宋！他道：「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弊也不可以悉矣。」他們是那末樣的迷戀于古！總之，愈古是愈好的。而這樣擬古的結果，遂寫出了許多貌若古拙的詩文來。有時簡直是有意地做作。好像仿古的器物似的，遠看似真，近矚卻知是冒牌的東西。這影響幾籠罩了百年！禎卿字昌穀，吳人。弘治進士。官國子博士。有迪功集六卷。

同時有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官至吏部侍郎。作餘冬詩話^⑥，宗李東陽之說。都穆字元敬，吳人，官至禮部郎中。作南濠詩話^⑦，宗宋嚴羽之論。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官都給事中，有願山詩話^⑧，其論詩也以嚴羽爲主。又有游潛字用之，豐城人，官賓州知府。有夢蕉詩話^⑨，頗宗溫、李晚唐之作。他們都是不和空同、大復（何景明）同道的；然何、李的影響徧天下。他們的呼號卻

① 徐禎卿見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② 談藝錄有學海類編本，歷代詩話本。又附明刊本迪功集後。

③ 餘冬詩話有學海類編本。

④ 南濠詩話有知不足齋叢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

⑤ 願山詩話有四庫全書本。

⑥ 夢蕉詩話有學海類編本。

是很少人聽得見的，所以和之者也終沒有和何、李者之多。他們是不足以和何、李爭批評家的論壇的主座的。又同時，韓邦奇作其弟邦躋行狀，有「恨不得才如同馬子長、關漢卿者以傳之」語，大爲世人所非笑。但敢以漢卿和子長並舉，他實是第一人！可惜他的批評主張，我們已不能仔細的知道。

參考書目

- 一、歷代詩話 清何文煥編，有原刊本，有石印本。
- 二、歷代詩話續編 丁福保編，有醫學書局印本。
- 三、學海類編 清曹喜樞，有活字印本，有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 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有原刊本，廣東刊本，石印本。
- 五、元史 明宋濂等編，有明刊本，清刊二十四史本。
- 六、明史 清張照等編，有原刊本，有石印本。
- 七、文學津梁 有正書局石印本。

第五十五章 擬古運動的發生

擬古運動的發生——李夢陽的出來——「七子」與「十子」——何景明徐禎卿等——吳中詩人們：沈

周唐寅等——散文作家的寥寞——王守仁與馬中錫王鏊等

一

在李夢陽、何景明不會出現以前，明初的詩文壇是異常的散漫、萎弱的。散文是壓伏在唐、宋諸古文家的勢力之下，沒有一個人敢于超出這個勢力圈之外。散文作家們是那樣的無生氣，連呻吟、呼號的心腸都沒有；所謂「不知不識，順帝之則」者，恰正是那時候文壇的實況。三楊的台閣體，固然如此；李東陽輩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們是庸俗，他們是低頭跟着人走。他們沒有創立一家之學，一派之說的野心。至于詩壇，情形卻是相反；沒有定于一尊的主派，也沒有一個確定的批評主張。有學唐的，有學宋的，也有學元人的。有追躐于東坡之後的，有主張溫、李的，有崇奉嚴羽之說的。他們

是凌亂，散漫，各自爭唱着。不曾有過挺身而出，揚竿而呼的詩壇的勇士。他們的能力，同樣的也不能夠達到獨闢一徑，獨創一派的雄略弘圖。他們的氣魄還不够大，他們的呼聲還不够高。所以都只是人自爲戰，絕不能夠『招朋引友』以成一個大團體。

其能『登高一呼』，四望響應者，當自何、李所提倡的擬古運動始。這運動的結果，並不怎麼高明。他們引導一部分的群衆入于更黑暗的一層魔障中了。然而他們的運動的意義，卻別有在。他們撥動了『反抗』的鐘擺；他們挑起了爭鬭，提倡誇大的宣傳的風氣。他們以驚世駭俗的主張，衝破了以前的陳腐平庸的羅網。久爲『平庸』所苦的羣衆，受到這一聲『斷喝』，便都抬起頭來，有些活動之意。至少，在這一點上，何、李的擬古運動是不能蔑視的。至少，他們是比較的有雄心，有號呼的能力的作者。

這個運動的主將爲李夢陽（1473-1530）。他是一位精力瀾滿的人。他够得上做一個先鋒。王廷相道：『李獻吉以恢闊統辯之才，成沉博偉麗之文。游精於秦、漢，制正於六朝，執符於雅謨，參變於諸子，用成一家之言。遂能掩蔽前賢，命令當世。』他的同輩是這樣的推重他。但楊慎卻很不滿意的批評道：『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與漸微而風騷稍遠。』剽襲雷同，徒爲貌似，實是他們的通病。但『矯枉之偏，不得不然』（國寶新編）。同時與夢陽相呼應者有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和景明、禎卿、貢、海、九思及王廷相，

● 何景明、徐禎卿等數人並見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號「七才子」。他們倡導不讀漢、魏以後書。他們自己所作的也往往佶屈聱牙，取貌遺神。像夢陽的詩集自序：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琴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

故作澆臬佶屈之言，實在不見得怎麼高明。後來推波助瀾的人，卻更進一步而「裝腔作態」。散文遂沈溺于另一個阨運之中而不克自拔，轉成爲擁護唐、宋古文者攻擊的口實。他們在散文一方面，其虛就實在是很有限的。夢陽的詩，卻比較的重要。他古詩樂府，純法漢、魏，近體則專宗少陵。在空同集裏，像士兵行：「北風北來江怒湧，士兵攫人人叫呼。城外之人徒城內，塵埃不見章江途。」石將軍戰場歌：「將軍此時挺戈出，殺敵不異草與蒿。追北歸來血洗刀，白日不動蒼天高。」戲作放歌寄別吳子：「惟昔少年時，彈劍輕遠遊。出門覽四海，狂顧無九州。……彎弓西射白龍堆，歸來洗刀青海頭。崑崙沙積不入眼，拂袂乃作東南遊。江海洶湧浸日月，烏曠嗷嗷混吳越。匡廬小瑣拳可碎，鄱陽觸怒踢欲裂。」都是狂放可喜的。難怪他會吸引了那末多的跟從者們！

何景明也以能詩著。他字仲默，信陽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陝西提學副使（1483—1521）。他的

大復集^①，論者的評價，乃在空同集之上。他不復有空同之「靈鷲電燈，駭日振心」的氣魄，卻以「清遠爲趣，俊逸爲宗」（趙彥復梁園風雅），有如「落日明霞，餘暉映遠」。他是一個苦吟的詩人。像贈王文熙：

行子夜中起，月沒星尙爛。天明出城去，暮薄長河岸。艸際人獨歸，爐中鳥初散。解纜忽以遙，川光夕淩亂。

像懷沈子：「沈生南國去，別我獨悽然。落日清江樹，歸入何處船？」像十四夜：「水際浮雲起，孤城日暮陰。萬山秋葉下，獨坐一燈深。」都很澹遠，有盛唐風趣。他和空同，嘗因論詩，互相軼牾。薛君采詩云：「俊逸終憐何大復，蟲蒙不解李空同。」申何抑李，此可爲一例。

徐禎卿（1479—1611）詩初沈酣六朝。散華流艷，所作像「文章江左家家玉，爐月揚州樹樹花」，嘗盛傳於世。見空同後，遂悔其少作，一以漢、魏、盛唐爲宗^②，但仍未脫婉麗的風格。像「行人獨立宮牆外，又見空園落杏花」，（楚中春思）「忽見黃花倍惆悵，故園明日又重陽」，（齊上作）邊貢字廷實，歷城人（1476—1632）。弘治丙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尙書，有華泉集^③。他名不逮何、李，所作卻清

① 何大復集有嘉靖間刊本，又萬曆間刊本。

② 徐禎卿迪功集有明刊本，清乾隆刊本。

③ 邊以華泉集有明刊本；華泉集選，王士禎編，有漁洋全集本。

圓有遠致。像『征馬帶落日，出門君已遙。層城不隔夢，夜夜盧溝橋。……臨歧莫動殊方感，余亦東西南北人。』（送馬獻詞）康海、王九思詩^①，多率直之作。他們是慣於作曲的，於詩當然不能出色當行。王廷相^②字子衡，儀封人（1474—1557）。弘治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有家藏、內臺二集。錢謙益謂他『古詩才情可觀，而摹擬失真』。這話正中僞擬古的作家之病。像『有芘者艾生我土，七年之病得者愈。』（薪民謠）正可證其言。但像他的短詩：

一琴几上閒，數竹窗外碧。籬戶闌無人，春風自吹入。

其作風卻又迥然不同。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1477—1526）。官雲南提學副使，陞布政司右參政。有凌谿集^③。顧璘字華玉，南京人（1476—1545），官南京刑部尚書，有息園、浮湘、歸田諸集^④。陳沂有遂初齋、拘虛館二集（1469—1533）。鄭善夫字繼之，閩人，官南京吏部郎中（1485—1523）。有少谷山人集^⑤。他們並各有不同的作風，而皆依附何、李爲重。究其實，未必都是走同一條道路。像顧璘的簡陳宋卿：『顏怪陳無己，尋詩日閉門。空庭疎繫馬，細雨負清尊。……不嫌官舍冷，燒燭對黃昏。』

① 康海對山集有明刊本，康熙刊本，又陝西新刻本。王九思集有崇禎張宗孟刊本。

② 王廷相集有明刊本，清順治刊本。

③ 凌谿集有明刊本。

④ 顧璘諸集有明嘉靖刊本。

⑤ 鄭少谷集有明刊本，清道光刊本。

卻頗有江西詩派的氣味。鄭善夫的詩，雖刻意學杜，而短詩像「鷓鴣啼上桄榔樹，一寸鄉心萬里長。」（送人之鬱林）卻也有其特殊的作風。

二

成化到正德間的許多吳中詩人，其作風別成一派，不受何、李的影響。他們以抒寫性情爲第一義，每傷綺麗，亦時雜凡俗語，卻處處見出他們的天真來。在群趨於虛僞的擬古運動之際而有他們的挺生於其間，實在可算是沙漠中的綠洲。這些吳中詩人們，以唐寅爲中心，祝允明、文徵明、張靈附和之，獨往獨來，不復以世間的毀譽爲意。在他們之前的，有沈周，已獨樹一幟，不雜羣流。周字啓南，長洲人，景泰中郡守。以賢良應詔，辭不赴（1491-1509）。有石田先生集。他以能畫名。『王維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批評，正可以移贈給他。文徵明云：『先生詩但不經意寫出，意象俱新，可稱妙絕。』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引其『落木門牆秋水宅，亂山城郭夕陽船』；『竹枝雨暗蠟蛤戶，豆葉風涼絡緯離』；『剪取竹竿漁具足，撥開荷葉酒船通』；『歲晏鷄豚鄰社鼓，秋深蝦蟹水鄉船』；『明月未來風滿樹，夕陽猶在鳥無聲』；『蘆蕪細雨山連郭，翡翠斜陽水滿川』等數十語，以爲『即

○ 石田先生集有明、弘治刊本及崇禎刊本。

此卽圖之不盡。」他的題畫之作，更無有不工者，像溪亭小景：

幽亭臨水稱冥棲，鬱渚莎坪咫尺迷。山雨乍來茆溜細，谿雲欲墮竹梢低。櫓頭故壘雌雄燕，雞脚秋蟲子母鵝。此段風光小章杜，可能無我一齊藝。

又像題畫：『碧水丹山映杖藜，夕陽猶在小橋西。微吟不道驚溪鳥，飛入亂雲深處啼。』溪山落木圖：『溪山落木正蕭蕭，野客尋詩破寂寥。一路夕陽秋色裏，不知吟到段家橋。』不必看到畫，便已清逸之趣迫人眉目了。

唐寅的六如居士集，雖多不經意之作，且往往以中雜俚語，受人譏評。王世貞云：『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落。』卻不知這正是他的高處。錢謙益云：『子畏詩，晚益自放，不計工拙；興寄爛漫，時復斐然。』此評最爲的當。他常以賣畫爲生，題畫詩也有絕爲佳妙的。築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儋石，而客常滿坐。風流文采，映照江左。每謂：『人生貴適志，何用劇心鑠骨，以空言自苦。』他是純任天真，連以『空言自苦』也是不屑的。像曉起圖：

獨立茅門懶拄筇，鬢絲涼拂豆花風。曉鴉無數盤旋處，綠樹枝頭一棧紅。

是那末樣的清雋可喜！祝允明詩，多效齊、梁體；亦甚有富於畫意的，像『小山侵竹尾，細水護松

● 六如居士集有明刊本，清嘉慶間刊本。

● 祝氏集有明刊本。

沈高士像



沈 周

——從“吳郡名賢圖傳贊”——

齊 辭 元 像



唐 寅

——從“吳郡名賢圖傳贊”

根」，「人家低似岸，湖水遠於天」；「柳風吹水細生鱗，山色浮空澹抹銀」等。文徵明詩，工力甚深，而或病其纖弱。王世貞痛訐伯虎、枝山，獨於徵明略有恕辭，說他「如仕女淡妝，維摩坐語，又如小閣疏窗，位置都雅，而眼境易窮。」因為他所作選鍊整雅筋之故罷。像雪後：「寒日晶晶曉溜聲，中庭快雪一宵晴。牆西老樹太骨立，窗裏幽人殊眼明。」池上：「單鳩喚雨雙鳩晴，池上柳花縱復橫。好風忽卷讀書幔，及君到時春水生。」也都是疏爽可愛的。張靈字夢晉，徵明等同縣人；也善畫能詩，而疏狂尤過於伯虎、枝山。臨終時，有詩云：「垂死尙思玄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又像春暮送友：「三月正當三十日，一壺一榼一孤身。馬蹄亂踏楊花去，半送行人半送春。」對酒：「隱隱江城玉漏催，勸君須盡掌中杯。高樓明月清歌夜，知是人生第幾回！」其清狂之態，直浮現於紙上。清人錢竹初嘗作乞食圖一劇，寫靈事，殊哀艷動人。

三

在散文一方面，不和何、李等七子同群者，有王鏊、馬中錫、王守仁諸人，而守仁尤爲重要。王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1450—1524）。有震澤集。他的經義最有

● 文徵明甫田集有明刊本。

● 震澤集有明刊本，有三種堂刊本。

名，但舌文亦取法唐、宋諸家，平正有法度。馮中錫字天祿，故城人，成化乙未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以事下獄死。有東田集。他雖和「七子」同時，且友善，但其作風卻截然不同。東田集裏的所有作品，都是很雍容暢達，不以「佶屈聱牙」爲高的。

王守仁（1472—1529）的影響，在哲學方面最大。門生弟子，遍於天下。他的陽明集固不獨以文著。他也嘗和李空同諸人遊，卻不會受到他們的污染。他的散文是那末工鍊整飭，蓋不求工而自工的。

吳中詩人唐寅輩的散文，也和他們的詩一樣，表現着一種江南風趣，充滿了嬌嫩清新的氣氛。但這時代的散文，較之詩壇來，實在是闊淡得有些「自慚形穢」。

參考書目

- 一、列朝詩集 清錢謙益編，有原刊本，鉛印本。
- 二、明詩綜 清朱彝尊編，有原刊本。
- 三、明詩紀事 陳田編，有刊本。關於明詩，選本極多，姑擇較通行的三部。
- 四、明文徵 明何喬遠編，有原刊本。
- 五、明文衡 明程敏政編，有原刊本，局刊本，四部叢刊本。

● 東田漫稿有原刊本。

● 陽明集刊本最多；陽明先生集要有原刊本，日本刊本，四部叢刊本。王守仁著，文選，工代著，

六、明文奇賞 明陳仁錫編，有明刊本。

七、明文海 清黃宗羲編，有傳鈔本。此書曾節為明文授讀，有刊本。

八、明文在 清蔣熙編，有局刊本。

這四種書，都是清初編的。清初文壇，受着復古運動的影響，對於明文的評價，大抵是

「明文八股」的。共選到三百八十餘篇。這四種書，都是清初文壇的產物。清初文壇，受着復古運動的影響，對於明文的評價，大抵是



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學鳥瞰

近代文學的時代——劃分「近代文學」的意義——政治上的黑暗——四個時期——小說戲曲的大時代
——短篇平話的復活——長篇小說的進展——詩壇上的諸派爭鳴——鴉片戰爭以來的外患內亂與文學
——林紓的翻譯與梁啟超的散文——以上海為中心的文壇——文學革命的前夜

一

近代文學開始於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而終止於五四運動之前（民國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共歷時三百八十餘年。爲什麼要把這將近四世紀的時代，稱之爲近代文學呢？近代文學的意義，便是指活的文學，到現在還並未死滅的文學而言。在她之後，便是緊接着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近代文學的時代雖因新文學運動的出現而成爲過去，但其中有一部分的文體，還不會消滅了去。他們有的還活潑潑的在現代社會裏發生着各種的影響，有的雖成了殘蟬的尾聲，卻仍然有人在苦

心孤詣的維護着。中世紀文學究竟離開我們是太遠遠一點了；真實的在現社會裏還活動着的便是這近代文學。她們的呼聲，我們現在還能聽見；她們的歌唱，我們現在還能欣賞得到；她們的描寫的社會生活，到現在還活潑潑的如在。所以這一個時代的文學，對於我們是格外的顯得親切，顯得休戚有關，聲氣相通的。

在這四世紀的長久時間裏，我們看見一個本土的最偉大的作曲家魏良輔，創作了崑腔；我們看見許多偉大的小說家們在寫作着許多不朽的長篇名著；我們看見各種地方戲在迅速的發展着；我們看見許多彈詞、寶卷、鼓詞的產生。在這四個世紀裏，我們的文學，又都是本土的偉大的創作，而很少受有外來影響的了。雖然在初期的時候，基督教徒的藝術家們曾在中國美術上發生過一點影響；——但中國文學卻絲毫不曾被其影響所薰染到。雖然在最後的半個世紀，歐洲的文化，也曾影響到我們的封建社會裏，連文學上也確曾被其晚霞的殘紅渲染過一番；——然究還只是浮面的影響，並不會產生過什麼重要的反應。她們激動了千年沉睡的古國的人們。這些人們似乎都已醒過來了；但還正是睡眼朦朧，餘夢未醒，茫茫無措的站在那裏，雙手在擦着眼，還不會決定要走那一條路，要怎麼辦才好。認清楚了，已經完全清醒了的時代，當從五四運動開始。所以近代文學，我們可以說，還純然是本土的交學。這四百年來的文學，實在是了不得的空前的絢爛。

二

但在政治上卻又是像中世紀似的那末黑暗。我們的民族方才從蒙古族的鐵騎之下解放出來不到一百六十年，便又遇到一個厄運，那便是倭寇的侵略。雖不過是東南幾省的遭受蹂躪；文化的被破壞的程度，卻是很可觀的。再過一百二十餘年，一個更大的壓迫便來了。清民族以排山倒海之勢，侵入中國本部。先蠶食了整個遼東，然後以討伐李自成爲名，利用着降將與漢奸，安然的登上了北京的金碧輝煌的宮庭裏的寶座（公元一六四四年）。不到一年，又陷了南京，擒了福王。第二年又打到汀州，捉了唐王。到了公元一六五八年，攻雲南，整個的中國，便都歸伏聽命於愛新覺羅氏的指揮了。幾個偉大的政治家，立下了嚴厲的統治的訓條。整個漢民族，馴良的在被統治之下者凡二百六十餘年。但清民族不久也漸漸的腐敗了。他們吸收了整個的漢文化。當西洋人屢次的東來叩關時，他們便也無法應付了。從公元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鴉片戰爭失敗，簽訂南京條約，割香港，開福州等五口爲通商口岸起，幾乎是無時不在外國兵艦的威脅之下。公元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四年間的太平天國的起義，曾掀起了大規模的社會革命運動，但爲期甚短，不能開花結果。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之後，中國幾成了四面楚歌的形勢。要港紛紛的被列強租借去。北方幾省雖有義和團的反抗外力運動，其努力卻微薄之極，經不起『八國聯軍』的打擊。但因此屢敗的結果，革新運動卻在猛烈的進行着，從軍備的改革，新機械的採用，到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的革命，其間不過四十年。公元一九一一年的大革命，產生了中華民國，恢復了漢民族的自由，開始了中華各民族的團結。革新運動總算得到一個結果。自此以後，國運也並不怎樣向上發展。以個人主義爲中心而活動的軍閥們，幾有使中國陷

入更深的泥澤中之概。因了歐洲大戰和日本衰的美教書的刺激，便又產生了一次比戊戌更偉大的革新運動，那便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近代文學便告終於五四運動的前夜。五四運動以後的文學是一個嶄新的東西，和舊的一切很少銜接的。五四運動的絕叫，直是快刀斬亂麻似的切斷了舊的文學的生命。所以近代文學的終止，也便要算是幾千年來的舊式的文學的閉幕、收場。以後的現代的文學，便是另一種新的東西了。這末猛烈的文學革命運動，這末絕叫着的一「在一夜之間易趙轍爲漢轍」的影響，使那嶄新的若干頁的中國文學史，其內容便也和以前的整個兩樣。

三

就其自然的趨勢看來，這將近四世紀的近代文學，可劃分爲左列的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嘉靖元年到萬曆二十年（1522—1592）。這是一個偉大的小說和戲曲的時代。我們看見由平凡的講史進步到西遊記、封神傳；更由西遊、封神而進步到產生了偉大的充滿了近代性的小說金瓶梅。我們看見崑腔由魏良輔創作出來，影響漸漸的由太湖流域而遍及南北。我們看見許多跟從了崑腔的創作而產生的許多新聲的戲劇，像浣紗記、祝髮記、修文記之類，我們看見雄據着金、元劇壇的雜劇的沒落，漸成爲案頭的醜物而不復見之於舞台之上。在詩和散文一方面，這時代比較顯得不大活躍，但也並不落寞。我們看見正統派的古文作家們和擬古的詩文家們在作爭奪戰；我們也看見

新興的公安派勢力的抬頭。而李卓吾、徐渭諸人的出現，也更增了文壇的熱鬧。

第二個時期，從萬曆二十一年到清雍正之末（1693—1735）。這仍是一個小說和戲曲的大時代，但詩文壇也更為熱鬧。雖然中間經過了清兵的入關，漢民族的被征服，但文壇上的一切趨勢，卻並不因之而有什麼變更，只不過增加了若干部悲壯淒涼的遺民的著作而已。詩和散文都漸漸由粗豪、怪誕、纖巧，而轉入比較恢弘偉麗的局面中去。但因了清初的竭力網羅人才；因了若干志士學人的遁入「學問壇」裏去避禍，去消磨時力，明末浮淺躁率之氣卻為之一變。——雖然在明末的時候，風氣也已自己在轉變。小說有了好幾部大著，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隋場豔史、醒世姻緣傳之類；但究竟以改編重訂的講史為最多。因了馮夢龍的刊布「三言」，短篇的平話的擬作，一時大盛，此風到康熙間而未已。戲曲是這時期最可驕人的文體；偉大的名著，一時數之不盡。沈璟、湯顯祖為兩個中心，而顯祖的影響尤大。「四夢」的本身固是不朽的名著，而受其影響者也往往都是名篇巨製。在這個時候，傳奇寫作的風尚，似乎始被許多的真正的天才們所把握到。他們的創作力有絕為雄健的，像李玉、朱佐朝等，所作都在二十種以上。洪昇、孔尚任所作也是這時代光榮的成就。

第三個時期，從乾隆元年到道光二十一年（1736—1842）。這時期戲曲的氣勢已由絕盛的時代漸漸向衰落之途走去。崑腔的過于柔靡的音調，已有各種土產的地方戲，不時的在乘隙向她逆擊。終于古老的崑腔不能不退避數舍——雖然不會完全被驅走。張照諸人為皇家所編的空前弘偉的勸善金科、九九大慶、忠義廉圖、鼎峙春秋諸傳奇，一若夕陽之反照於埃及古廟的殘存的巨像上，光景雖闊大，

而實淒涼不堪。蔣士銓、楊潮觀們所作，雖短小精悍，不無可喜，而也已不能支持着將傾的大厦了。小說卻若有意和戲曲成反比例，更顯出新鮮活潑，充滿精力的氣象來。紅樓夢、綠野仙蹤、儒林外史、鏡花緣等等，幾乎每一部都是可注意的新東西。詩壇的情形，也極爲熱鬧。幾個不同的宗派，各在宣傳着，創作着，也各自有其成績。散文又爲復活的古文運動的絕叫所壓伏。但同時潛伏了許久的六朝賦、駢儷文的活動，也在進行着。萬派爭競，都惟古作是式；卻沒有明代的擬古運動那末樣的『生存活剗』。宋學與漢學也不時的在作殊死戰。由幾位學士大夫們所提議的從永樂大典裏搜輯『逸書』的事業，廓大而成爲四庫全書館的設立；四庫全書的編纂，雖然毀壞了不少名著，改易了不少古作的面目，但使學者們得以傳鈔、刊布、閱讀，卻是『古學』普遍化的一個重要的機緣。明人的淺易的風氣，至此殆已一掃而光。然而一個急驟的變動的時代快要到來了。這個古學的全盛，也許便是所謂『陳勝、吳廣』般的先驅者們罷？這時代在北京和山東所刊佈的霓裳續譜和白雪遺音卻是極重要的兩部民歌集，保存了不少的最好的民間詩歌，且也是搜輯近代民歌的最早的努力。葉堂的納書楹曲譜和錢德蒼綴白裘合集的流布，恰似有意的要結束了崑腔的運動似的。

第四個時期，從道光二十二年到民國七年(1852—1918)。就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前一年。這是中國最多變的一個時代。都城的北京，兩次被陷於英、法、美等帝國主義者們的聯軍之手。(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陷北京；公元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入北京)東南、西南的大部分，全陷入太平天國起義以後所生的大混亂之中。外國的兵艦大砲，不時的來叩關，來轟炸。繼而有甲午的大敗，要港的

被強佔。但那些事實，可惜都不曾留下重要的痕跡。文學中，太平天國的建立與其失敗，是一件可泣可歌的大事，卻祇產生了一部不倫不類的花月痕。義和團的事變，也只見之于林紆的京華碧血錄及一二部短劇裏。文人的異樣的沈寂，實在是一個可怪的現象！西方文學名著的翻譯，最後，也繼了聲、光、化、電諸實學的介紹而被有名的古文家林紆所領導。雖還不會發生過什麼很大的影響，至少是明白了在西方文學裏是有了和司馬子長同等的大作家存在着的。散文，因了時勢的需要，特別的有了長足的發展。梁啓超的許多論文，有了意料以外的勢力。他把西方思想普遍化了。他打破了古文家的門堂。他開闢了「新聞文學」的大路。他和黃遵憲們所倡導的「新詩」運動，也經驗到在舊瓶中裝得下新酒的成績。但這一切，都還不能夠有着重要的偉大的影響。他們所掀起的風波，要等到五四運動以來，方才成爲滔天的大浪呢。小說和戲曲在這時，俱有復由士大夫之手而落到以市民爲中心之概。其一是崑腔的銷沈與皮黃戲的代興；其二是武俠小說與黑幕小說的流行。文壇的重鎮，漸漸的由北京的學士大夫們而移轉到上海的報館記者們與和報館有密切關係的文人們，像王韜、吳沃堯輩之手。這正足以見到新興的經濟勢力，正在侵佔到文學的領域裏去。上海在這時期的後半，事實上已成了出版的中心。

這時期，正預備下種種的機緣，爲後來偉大的文學革命運動的導火綫，成爲這個革命運動的前夜。

第五十七章 崑腔的起來

崑腔的起來，是南戲革新的一個大機運。在崑腔未產生之前，南戲只是像野生的蔓草似的，無規律的發展着。正德以前的南戲作家們，以無名氏爲多，蓋大都出于鄉鎮文士們的創作，教坊優伶的傳習，詞多鄰近，曲皆淺顯明白如說話，嬌孌皆聽得懂。徐潤南詞叙錄謂：「永嘉雜劇興，則又卽村坊小曲而爲之，本無宮調，亦罕節奏，徒取其畸農布女順口可歌而已。諺所謂隨心令者卽其技歟。」故南戲，明人往往謂之亂彈。蓋以其沒有一定的音律。又各囿于地域，同一戲文，而各地的歌唱的腔調不同。當時，有餘姚、海鹽等腔。明陸容菽園雜記（十卷）云：「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

崑腔起來以前的南戲——崑腔的起來——崑腔的創作者魏良輔——梁辰魚與其浣紗記——鄭若庸與張

鳳——李開先王世貞等

屠隆與汪廷訥——梅鼎祚

鄭之珍的目連救母戲文

「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納於北人王友山。退而鑿心南曲，足迹不下樓七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撥，恒以深遒助其淒淚。吳中老曲師如袁壽、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爲不及也。……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人潘荆南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於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毘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擲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陳夢萱、顧渭濱、呂起渭輩，並以簫管擅名。」胡應麟筆叢也說道：

魏良輔別號尙泉，居太倉南關，能諧聲律。若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之類，爭師事之。梁伯龍起而效之，考證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苧、洗紗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鄭梅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傳潘邸戚晚，金紫爛熳之家，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於藍，借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倡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爲韻節。崑腔之用，不能易也。

一部崑腔史，已略盡於此。而梁辰魚便是第一個戲劇家，利用這個新腔以寫作他的劇本的。

梁辰魚。字伯龍，崑山人。他的浣紗記。雖不是一部極偉大的名著，卻是一部最流行的爲人模楷的劇本。特別在音曲一方面。靜志居詩話云：「梁大伯龍填浣紗記。王元美詩所云：「呂聞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詞」是也。又有陸九疇、鄭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清詞豔曲，流播人間，今已百年。傳奇家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調歌之，惟浣紗不能，固是詞家老手。」筆叢亦云：「譜傳潘邸成廟，金紫熠燿之家，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芳齋詩話云：「梁辰魚字伯龍，以例貢爲太學生。虬鬚虎額，好輕俠，善度曲。世所謂崑山腔，自良輔始，而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記傳奇，梨園子弟多歌之。同里王伯稠贈詩云：「彩毫吐豔曲，粲若春花開。斗酒清夜歌，白頭擁吳姬。家無擔石儲，出多少年隨。」蠅亭雜訂云：「梁伯龍風流自容，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家所宗。豔歌清引，傳播咸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奇技淫巧之贈，絡繹於道。歌兒舞女，不見伯龍，自以爲不祥也。其教人度曲，設大案西向坐，序列左右，遞傳疊和。所作浣紗記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浣紗初出，梁遊青滄時，屠隆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輒浮大白。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擺開者，屠厲聲曰：「此惡句，當受罰。」蓋已預備汗水，以酒海灌三大盃。梁氣索，強盡之。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屠氏此舉，未免過於惡作

● 梁辰魚見皇明詞林人物考卷十一，列朝詩集丁集中，明詩綜卷五十。

● 浣紗記有六十種曲本，富春堂刊本，文林閣刊本，怡慶閣陽海若批評本，李卓吾批評本。

劇。浣紗雖非上品，然較之屠氏所作的曇花譜記，則固在乎其上。在屠氏眼中看來，或仍嫌浣紗未盡典雅呢。

浣紗記敘吳越興亡的故事，而以范蠡、西施為中心人物。惟串插他事過多，頭緒紛煩，敘述時有不能一氣貫串之處，描寫也過嫌匆促。其擅勝處只是排場熱鬧，曲調鏗鏘而已。像范蠡、西施那末重要的人物，也未能將其個性活潑的表現出來。惟寫伍子胥與伯嚭則頗為盡力，蓋那樣的人物本來是比較容易寫得好的。浣紗亦名吳越春秋（據藝苑卮言），王世貞評其「滿而妥，間流冗長」。呂天成亦謂：「羅織富麗，局面甚大。第恨不能謹嚴。中有可減處，當一刪耳。」實則其病乃在太簡率，並不在太「冗長」。她僅於敘述吳越興亡的大事中，插入西施、范蠡的一件悲歡離合的事件，大不似一般傳奇的以生旦的遭遇為主體的樣子。

三

與伯龍同時的重要戲劇作家，有鄭若庸和張鳳翼二人。鳳翼到萬曆末尤存；而若庸則時代較早。這二人恰好代表了兩個不同的時代。若庸的時代，是嘉靖間諸藩王尚為文士的東道主的時代。鳳翼卻不會做過諸侯的上客；他祇是一位賣文為活的文人。這兩個時代便是明代中葉和明萬曆以後的大不相同的所在。自藩王不復成為文士們的東道主，諸藩的編刻書籍的風氣消歇了以後，江、浙的書肆主人

們便代之而興。文士們所依靠者乃爲求詩求文的羣衆，以及刻書牟利的書買們，而不復是高貴清華的諸侯王了。所以明末書坊所編刻的許多通俗的書籍，便應運而興，文士們也幾半爲生活而著作着，一時且呈現着競爭市場的氣象。吳興凌、閔二家的爭印朱墨刊本；安徽、浙江、乃至蘇州、金陵之紛紛刊布小說、戲曲，都可以說是因此之故。至於福建，本是書買刊書牟利之鄉，那更不用說了。張鳳翼乃是其中的許多賣文爲活的文士之一。而鄭若庸也許便是最後一位曳裾侯門的學者了。

鄭若庸的玉玦記，承接于邵燦香囊記之後，而開創了曲中駢儷的一派。曲品謂：『玉玦典雅工麗，可詠可歌，開後人駢綺之派。每折一調，每調一韻，尤爲先獲我心。』若庸字中伯，號虛舟，崑山人。詩有蝓蜨集八卷，北遊漫稿二卷。傳奇有玉玦記、大節記二種。趙康王聞其名，走幣聘入鄴。客王父子間。王父子親逢迎，接席與交賓主之禮。於是海內游士爭擔簦而之趙。中伯乃爲著書，採掇古文奇字累千卷，名曰類雋。康王死，去趙居清源，年八十餘始卒。其詩與謝榛齊名。靜志居詩話謂：『中伯曳裾王門，好擅樂府。嘗填玉玦詞以誦院妓。一時白門楊柳，少年無繫馬者。』曲品亦謂：『嘗聞玉玦出而曲中無宿客。』玉玦記在當時，其勢力當是極大的。玉玦記凡三十六齣，敘王商與其妻秦氏雙娘的悲歡離合事，而其中中心描寫，則爲妓女的無情，老鴿的狠毒，幫閒的惡辣。戲文中

● 鄭若庸見列朝詩集丁集中，明詩綜卷四十九，明詩紀事已經卷二十。

● 玉玦記有六十種曲本，富春堂刊本。

敘多情的妓女最多，如桂英，如杜十娘，如梁紅玉，如李亞仙等等，敘薄情的也有，惟都沒有玉玦那末的着意着力。玉玦寫李大姐還不十分盡心，寫鴛母李翠翠卻最出色。此劇結構甚爲嚴緊，可以說是無一事無照應，無一人無下落。王商廟中錄囚，方見秦氏，封贈之旨卽下，在情節上實嫌骨突難解，但作者卻早已覺到了這一層。他便借商口問道：「辛大人，下官纔見寒荊，聖上如何就有寵命？」又便借朝使辛棄疾口中答曰：「下官在軍中已知大人與賢夫人之事。前日陛見，具表奏聞。意欲待旨下纔來奉報。誰想大人已先會合了！」如此，在結構上既顯得嚴緊，在情文上也便毫無罅漏矛盾了。所謂玉玦之「板」，可於下文見之。其病在堆砌過當。

〔排歌〕（生）好鳥調歌，殘花雨香，飄飄麗日門牆。可憐飛燕倚新妝，半掩朱簾春悞長。（合）花源畔，
玉洞傍，免教仙犬吠劉郎。瓊樓啓，翠輦張，不知何處是他鄉。（占）老身回敬姐夫一杯。大姐唱個曲兒。（丑）
大姐通書博古，就說幾個古人，比喻王相公。（小旦）如此，污耳了。

〔北寄生草〕（小旦）河陽縣栽花客。（丑）是好一個潘安。（小旦）錦官城驢柱郎。（丑）好個相如。（小旦）
山公立志多豪放，張良舉足分劉項，蘇秦唾手爲卿相。這相逢不似楚襄王，怕思歸學了陶元亮。（生）起動，起
動！小生與大姐同飲一杯。

若庸尙有大節記一種，今未見。曲品謂：「大節工雅不減玉玦。孝子事，業有古曲；仁人事，今有五福；義士事，今有埋劍矣。」則大節似係合孝子、仁人、義士三事而爲一帙者。曲錄又著錄若庸五福記一本；誤。曲品云：「五福，韓忠獻公事，揚厲甚盛。還妾事已見鄭虛舟大節記中。」可知鄭氏所

敘的關於韓琦還妾事，已包括於他所著的大節記中，決不會再寫一部五福記的。

張鳳翼字伯起，號靈虛，江蘇長洲人，與弟獻翼、燕翼，並有才名，號「三張」。嘉靖四十四年舉人。會試，不第。晚年以鬻書自給。沈瓚近事叢殘云：「張孝廉伯起，文學品格，獨邁時流，而以詩文字翰交結貴人爲耻。乃榜其門曰：『本宅紙筆缺乏。凡有以扇求楷書滿面者銀一錢，行書八句者三分；特撰壽詩壽文，每軸各若干。』人爭求之。自庚辰至今，三十年不改。」他還受了總兵李應祥的厚禮而爲之作平播記。曲品云：「伯起衰年倦筆，粗具事情，太覺單薄，似受債師金錢，聊塞白雲耳。」是他連戲曲也是肯出賣的。他於平播記外，所作戲曲更有紅拂記、祝髮記、竊符記、灌園記、虎符記、糜鹿記六種，合稱「陽春六集」。今惟竊符記未見全本，糜鹿、平播記已佚，餘四種幸皆得讀。

紅拂記爲鳳翼少年時作。尤侗謂係他「新婚一月中之所爲」。流行最廣。叙李靖、紅拂妓事，全本杜光庭虬髯客傳而略加增飾。他名虬髯客爲張仲堅。最後言仲堅浮海爲扶餘國王後，並助唐征高麗。其中並雜以樂昌公主分鏡事。徐復祚謂：「借其增出徐德言合鏡一段，還有兩家門，頭腦太多。」灌園記本於史記田敬仲世家，叙樂毅伐齊，殺齊王。齊世子法章，改名王立，逃亡於民間，爲太史

① 張鳳翼見列朝詩集丁集，明詩綜卷四十五。

② 紅拂記有玩虎軒刊本，富春堂刊本，李卓吾評本，陳眉公評本，凌氏朱墨刊本，六十種曲本。

③ 灌園記有富春堂刊本，六十種曲本。

敵的灌園僕。敷女君后見而愛之，贈以寒衣。後二人的秘密暴露，法章殊受窘。恰好田單復齊，迎立法章爲王。他遂納君后爲妃，並以君后侍女朝英，嫁給田單爲夫人。馮夢龍改之爲新灌園，其序道：「父死人手，身爲人奴，汲汲以得一婦人爲事，非有心肝者所爲。伯起先生云：我率我兒試玉峰，舟中無聊，率爾弄筆，遂不暇致詳。誠然，誠然！」

虎符記。叙明初花雲抗戰於太平事。雲爲朱元璋守太平。陳友諒攻之。城陷，雲被囚，不屈。被送於武昌，雙眼囚之而盲。妻邵氏投江，遇其弟救之。妾孫氏保孤而逃到金陵。中經若干困苦，方始出險。及其子成人，乃爲父報仇，攻下武昌，合家團圓，而雲目疾亦愈。雲不屈而死，是事實，但傳奇每重團圓，所以成了這樣的結局。這劇是鳳翼所寫者中最激昂慷慨的一本，寫花雲殊虎有生氣，頗像雙忠記。

祝髮記。本於南史徐擒傳、陳書徐擒傳，叙擒子孝克孝親事。這劇是伯起在萬曆十四年，因母八旬壽誕而作的。孝克當侯景亂時，家無餘糧。爲救母飢，乃鬻妻以易米。母知之，大怒。恰孝克遇達摩大師，遂從之祝髮，改名法整。後王僧辨起兵討侯景，達摩乘葦渡江，見僧辨，以法整爲托。而僧辨見到法整，卻原是他的舊友孝克。遂勸他還俗爲官。而其妻臧氏也守貞不二，終於團圓。其中

● 虎符記有富春堂刊本。

● 祝髮記有富春堂刊本。

遼摩渡江及孝克祝髮的幾段，至今傳唱猶盛。

鳳翼所作，其作風和若庸是很相同的，每好以典雅的文句，堆砌於曲文中，像祝髮記第十七折：「〔二郎神〕（且唱）時垂髮，少不得取義舍生雞苟免。信熊掌和魚怎得兼！便有龍肝鳳髓，也只合醫雲髮。這鱗肺駝峯堆滿案，總則是臥薪嘗膽。轉憶我舊惡鹽，怎教人努力加餐。」

只說到吃一頓飯，卻用上了那末多的典故進去！到了梅禹金的玉合記便無句不對，無語無典的了。

四

較辰魚較前，和若庸同輩者有山東李開先，也以能劇曲活動于文壇上。開先和王九思爲友，嘗相唱和。他字伯華，號中麓，章邱人。家富藏書，尤富於詞曲，有「詞山曲海」之稱。所作散曲頗多。傳奇有寶劍記、登壇記二種。王世貞藝苑卮言謂：「伯華所爲南劇寶劍、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輩之作。二記余見之，尚在拜月、荆釵之下耳。」曲錄所載別有斷髮記而無登壇記。蓋誤以曲品所載無名氏的斷髮記爲李氏之作。寶劍記最有名。萬曆間，曾有陳與郊等幾個人將它改作過。登壇記今未之見，或係叙韓信滅楚事。寶劍記所叙者，爲林冲被迫上梁山及終於受招安的經過。其

- 李開先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皇明詞林人物考卷八。
- 寶劍記有明嘉靖間李氏原刊本（吳興周氏藏）。

事實完全本之於水滸傳。惟以錦兒代死，林冲夫婦終於團圓的結局，易去冲妻張氏殉難的不幸的悲劇耳。水滸傳叙林冲事，頗虎虎有生氣，特別是野猪林及風雪山神廟的幾段。此記於野猪林則匆匆叙過，於風雪山神廟一段，則竟不提及；於林冲得了管草廠的差缺後，即直接陸謙的焚燒草廠。此等處似皆不及水滸傳。惟夜奔一齣，寫林冲逃難上梁山時的心理，較有精采。今劇場上常演者亦僅此一折耳。

〔駐馬聽〕良夜迢迢，良夜迢迢，投宿休將門戶敲。遙望殘月，暗度重關，我急走荒郊。身輕不憚路迢迢，心忙又恐人驚覺。曉得俺魂散魄消，紅塵中悞了俺五陵年少。

〔雁兒落帶得勝令〕望家鄉去路遙，想母妻將誰靠！俺這裏吉凶未可知，他那裏生死應難料。呀，曉得俺汗津津身上似湯澆，急煎煎心內似火燒。幼妻室今何在？老萱堂空廢了。幼勞，父母的恩難報，悲號，嘆英雄氣怎消！英雄的氣怎消！

〔沽美酒帶太平令〕懷揣着雪刃刀，懷揣着雪刃刀。行一步哭號咷，急走羊腸去路遙。怎能勾明星下照？昏慘慘雲迷霧罩，疎喇喇風吹葉落。聽山林聲聲虎嘯，繞溪澗哀哀猿叫。俺呵，曉得我魂飄膽消，心驚路遙。呀！百忙裏走不出山前古道。〔收江南〕呀，又只見烏鴉陣陣起松梢，聽數聲殘角斷漁樵。忙投村店伴寂寥。想親韓夢杳，想親韓夢杳，空隨風雨度良宵。

劇中更插入花和尚做新娘，黑旋風喬坐衙二段，也與本傳毫無關係。如將此作放在寫類似的題材的水滸記、義俠記及翠屏山之列，似頗有遜色。蓋伯華北人，其寫南劇，自不會當行出色。

又有鳴鳳記，盛傳于萬曆間，相傳爲王世貞作。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人。嘉靖進士。以父忬因事爲嚴嵩所殺，棄官歸。嵩敗後，隆慶初乃伏闕訟父冤。後累官刑部尚書。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爲後七子之中心。攀龍死，世貞獨霸文壇者近二十年。所作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及鳴鳳記。傳奇等。或以爲鳴鳳記係他門客所作，疑不能明。此記也多排偶之句，描景寫情，往往未能宛曲或深刻。所述似以楊繼盛爲中心，又似以鄒應龍爲中心。頭緒紛煩，各可成篇。分則成爲獨立的幾段，合則僅可勉強成爲一劇耳。實則其中心乃爲某事，並非某人。像這種的政治劇，在當時殊少見。傳奇寫慣了的是兒女英雄，悲歡離合，至於用來寫國家大事，政治消息，則鳴鳳實爲嚆矢。以後桃花扇、芝齋記、虎口餘生等等似皆像繼之而起者。鳴鳳記的概略，可於第一齣家門大意中見之：

〔滿庭芳〕元宰夏言，督臣曾誅，遭讒竟至典刑。嚴臨專政，誤國更欺君。父子盜權濟惡，招朋黨濁亂朝廷。楊繼盛剖心諫諍，夫婦喪幽冥。忠良多貶斥，其間節義並著芳名。鄒應龍抗疏感悟君心，林潤復巡江右，同戮力激濁揚清。誅元惡，芟夷黨羽，四海慶昇平。

所謂鳴鳳記，大約便是取義於「朝陽丹鳳一齊鳴」的吧。其中如嚴嵩慶壽（第四齣）、燈前修本（第

○ 見明史卷一百八十，明史卷一百六十七，列朝詩集丁集上，詞林人物考卷七，明詩綜卷四十六。

○ 鳴鳳記有六十種曲本，有李卓吾評本。

十四齣）、夫婦死節（第十六齣）等，評者皆公認爲全劇中最好的地方。但雙壽的一齣較之綠野仙踪（小說）所寫的同一的題材，其深入與逼真似猶遠爲不及。修本的一齣似甚用力，但也未能充分的寫出楊繼盛的雄烈的情懷來。其最大的缺點，則爲所寫的前後八諫臣，其面目都無甚懸殊，其行踪也大相類似，頗給我們以雷同之感。

陸采的出現，約與梁辰魚爲同時。他的作劇時代，在嘉靖中。他所作凡四劇，易鞋記、懷香記、南西廂及明珠記。易鞋記敘述程鉅夫與其妻離合事。鉅夫被擄爲奴，其主以一宦家女妻之。女屢勸鉅夫逃去。他疑其僞，訴之主人。主人笞其妻，後更賣之。鉅夫乃知妻之真意。遂逃去，終爲巨卿。事見陶宗儀輟耕錄。采寫此，也殊動人。懷香記敘述賈謐女偷香私贈給韓壽事。明珠記敘述王仙客、劉無雙的離合事。南西廂記則爲不滿意于李日華的「斗膽翻詞」而重寫者。明珠記在其間最爲有名，係他少年時所作。錢謙益云：「年十九，作王仙客無雙傳奇，子餘（采兄榮）助成之。」因此，頗有謂明珠乃陸采所作而托名于采者。但采自己嘗說道：「曾詠明珠掌上輕，又將文思寫鶯鶯。」是明珠之非采作可知。明珠頗圓瑩可愛，故得盛傳。但南西廂則殊令人對之有「江郎才盡」之感。他雖然看不起日華的剽竊，而他的成就也有限。他嘗很自負的說道：「試看吳棧新織錦，別生花樣天然；從今南北並流傳，引他嬌女蕩，惹得老夫顛。」其實，並不值得如何的讚賞，而說白尤爲鄙野不堪，大有

佛頭着糞之譏。采字天池，自號清癡叟，長州人。

同時有盧膺者，字次樞，一字子木，大名滏縣人。好使酒罵座，被捕入獄幾死。曾作想當然傳

奇，叙劉一春遇合雙美事。但劇說引書影，則以爲實邗江王漢恭作，托膺名。（醒世恒言卷二十九

盧大學詩酒傲公侯，即寫膺冤獄事。）

屠隆代表了一個思想荒唐凌亂的時代，那便是隆、萬間的幾十年。這時代并不稍久，人習苟安，社會上經濟力比較的富裕。言大而誇的文人學士們儘有投靠到一般社會，以賣文爲活的可能。於是許多的「布衣學士」，「山中宰相」乃至退職投閒的小官僚們，都可以用他們的「文名」做幌子，過着很優裕的生活。王百穀、陳眉公、張伯起都是這一流人。而屠隆也便在其間雄據着一席。因爲生活的蕭逸自由，便漸漸的淪落到種種享樂與空想的追求。方士式的三教合一與長生不老的思想，因而形成了當時的一個特色。也真有荒唐的方士們應運而生，肆其欺詐。隆便是被詐的一人，也便是足以代表這些荒唐的文士們的一人。隆字長卿，又字緯真，號赤水，官至禮部主事。俞顯卿上疏訐之。遂罷歸。歸益自放。縱情詩酒，好賓客，賣文爲活。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所作傳奇有彩毫、曇花、

● 陸采見列朝詩集丁集卷三。

● 盧膺見列朝詩集丁集卷五，明詩綜卷四十七。

● 想當然有譚元春評本，有石印本。

● 屠隆見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六；明詩綜卷四十七。

修文三記。彩毫記叙李白事，選事不精，文復板滯，似更下于浣紗。曇花記叙述木清泰好道，棄家外遊，遇僧、道二人點化之。歷試諸苦，並遊地府、天堂。其夫人亦慕道修行。清泰歸，乃轉試她。後闖門飛昇。這是一本荒唐的已入魔道之作。或謂木清泰即指其好友西甯侯宋世恩；也許便是迎合世恩之意而作的。修文記叙述蒙曜一家修道成仙事。（曲海總目提要及小說考證皆以為係叙李長吉事，大誤，蓋緣未見原書。）曜即是隆自己。其妻，其二子，其天逝之女與子媳，並皆捉入戲中。即其仇兪顯卿，其友孫榮祖（即愚弄隆學仙者）亦並皆寫入。可說是一部幻想的戲曲體的自叙傳。其女湘靈死後，修文天上，全家皆賴以超拔。其仇兪顯卿，則被囚地獄，乃賴蒙曜的忠恕而亦得超脫鬼趣。在思想的荒唐空幻和想像的奔馳自如上，隆的修文、曇花都可以說是空前的。惟曲白則多食古不化之語，並不能顯出什麼生動靈活的氣韻來。

偉大的宗教劇目連救母行孝戲文也出現于此時，卻較修文、曇花更為重要，更為弘偉。修文、曇花有些自欺欺人，近于兒戲，目連救母卻出之以宗教的熱忱，充滿了懇摯的殉教的高貴的精神。此戲文似當是實際上的宗教之應用劇。至今安徽等地，尚于中元節前後，演唱目連劇七日或十日，以祓除不祥或驅除惡鬼。此戲文的編者為鄭之珍，新安人，自號高石山房主人。全戲凡一百折，乃是空前

- ◎ 彩毫記有六十種曲本；曇花記有六十種曲本，萬曆間天榜閣刊本，誠評朱墨本；修文記有萬曆刊本，上海影印本。
◎ 目連救母行孝戲文有高石山房原刊本；富春堂刊本；何治問翻刻本；上海馬啓新書局石印本。

的浩瀚的東西。其中插入的幾個短故事，像尼姑下山（即後來思凡之本），和勸姐開暈。同為最強烈的人間性的號呼，肉對於靈的反抗。自五十七折以後，寫目連挑經擔和母骨到西天去求佛，大類西遊記的故事。也有白猿保護著他，也有火焰山，也有寒水池，也有爛沙河，也有脫去凡胎的一幕，多少總受有『西遊』故事的影響。而青提夫人的遊十殿，也許是要當作實際上的勸懲之資的，故寫得格外的詳細，慘怖。

汪廷訥的長生、同昇二記，也和屠隆的修文、曇花同樣的荒唐可笑。長生記敘述某人因虔敬呂仙而得子成道事；同昇記寫三教講道度人事；其中主人翁也皆為汪氏他自己。廷訥字昌朝，一字無如，自號坐隱先生，無無居士，休庵人，官鹽運使。有環翠堂集。他在南京，有很幽倩的園林，常集諸名士，宴飲于園中。（詳見南宮詞紀）所作環翠堂樂府，據說凡十八種，但今所知所見者，祇有十五種。同昇、長生外，為獅吼、天書、三祝、種玉、義烈、彩舟、投桃、二閣、七國、威鳳、飛魚、青梅、高士等諸記。其中有寫得很好的，像獅吼記，敘述陳季常妻柳氏的奇妬事，便是絕好的一部喜劇。清人所作醒世姻緣傳小說，中有一部分故事，便係剽竊獅吼的。三祝記之寫范仲淹徵時事；種玉記之寫霍中孺事；義烈記之寫漢末黨禍事（以張儉為主人翁）；天書記之寫孫、龐智事，都很不壞。惟三祝

汪廷訥見明詩歸卷六十四。

○獅吼、種玉二記，有六十種曲本；其餘皆有瓊家堂原刻本。

的情境，間亦竊之于古戲（即呂蒙正破窯記）。在濃粧淡抹、鬪豔競芳的風尚之中，廷訥諸作，還算是很靈雋自然的。周暉續金陵瑣事云：「陳所聞工樂府，濠上齋樂府外，尚有八種傳奇：獅吼、長生、青梅、威鳳、同昇、飛魚、彩舟、種玉。今書坊汪廷訥皆刻爲己作。余憐陳之苦心，特爲拈出。」此話如可靠，則廷訥的傳奇，大都皆非己作了。所聞字蕤卿，金陵人，曾編刻南北宮詞紀。說廷訥以資質稿，攘爲己有，或不能免。如長生、同昇諸作，也並作爲他人之作，未免過甚其辭；特別長生記，似不會是倩他人代作的。因爲，那裏面是充滿了廷訥自己的荒唐的思想。

梅鼎祚●結束了駢儷派的作風。駢儷派到了他的玉合記，也便是登峰造極，無可再進展一步的了。鼎祚字禹金，宣城人。棄舉子業，肆力于詩文。嘗編纂青泥蓮花記、才鬼記等，甚見其搜輯的淵博。玉合外，並有長命縷●，叙單符郎、邢春娘事。玉合●叙述韓翃、章台柳事，幾至無句不對，無語不典。遂與玉玦之「板」，同傳爲口實。曲品云：「詞調組詩而成，從玉玦派來，大有色澤；伯龍極賞之。恨不守音韻耳。」從玉合以後，駢儷派便趨于絕路。湯顯祖、沈璟出現于萬曆間，遂把這陳腐笨拙的作風，如狂飈之掃落葉似的，一掃而空。

● 梅鼎祚見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五，明詩綜卷六十二。

● 玉合記有富春堂刊本，世德堂刊本，李卓吾評本，六十種曲本。

● 長命縷有玉夏齋傳奇十種本。

參考書目

- 一、曲品 明呂天成編，有暖紅室刊本，有重訂曲苑本。
- 二、曲律 明王伯良撰，有明刊本，讀曲叢刊本，曲苑本。
- 三、曲錄 王國維編，有農風閣叢書本，重訂曲苑本，王氏遺書本。
- 四、曲海總目提要 大東書局鉛印本。
- 五、六十種曲 明題世道人編，汲古閣刊本。
- 六、富春堂 文林閣，職志齋所刊傳奇不少。
- 七、金陵瑣事 明周碑編，有原刊本，同治間刊本。
- 八、南宮詞紀 明陳所聞編，有萬曆刊本。



第五十八章 沈璟與湯顯祖

沈璟與湯顯祖——他們的影響——湯顯祖的生平——其作品：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紫簫記紫釵記——
沈璟及其著作——屬玉堂十七種傳奇——沈璟的跟從者：呂天成與卜世臣——王驥德與沈自晉——
陳叔裕許自昌徐復祚高濂周朝俊等——顧大典葉憲孟沈鯨吳世美胡文煥等——馮夢龍及墨憨齋所改曲——
——這時代無名氏的所作

一

湯顯祖與沈璟同爲這個時代中的傳奇作家的雙璧。論天才，顯祖無疑的是高出；論提倡的功績，顯祖卻要遜璟一籌。他只是一位「獨善其身」的詩人，他只是一位不聲不響，自守其所信的孤高的作家。他不提倡什麼，他不宣傳什麼，他也不要領導着什麼人走。他只是埋頭的盡心盡意的創作者。然而他的晶瑩的天才，立刻便爲時人所認識，他的影響立刻便擴大起來——那末偉大的影響，大約連他



邯鄲記的一幕

——從明朱墨刊本“邯鄲記”（北京圖書館藏）



埋 劍 記

吳保安讀教郭仲翔於廳中事，沈璟取作“埋劍記”的題材。這“全交”一齣，敘的便是保安讀得仲翔，在廳中和他相見的情形。

(鄞縣馬氏藏)

自己也不會相信的。這種影響，一方面當然是時代的趨勢，必然的結果；一方面卻要歸功於他所樹立的那末清雋崇高的天才的例子。他雖無意領導着人家走，後來的作家卻都沿沿的跟隨在他的後面。時代產生了他，而他也創造了一個時代。他乃是傳奇的黃金時代的一位最好的代表。他的影響，不僅籠罩了黃金時代的後半期，且也瀾漫在後來的諸大作家，如萬樹，如蔣士銓，以至于如黃韻珊等等。呂天成說道：『湯奉常絕代奇才，冠世博學。周旋狂社，坎坷宦途。當陽之謫初還，彭澤之腰乍折。情癡一種，固屬天生，才思萬端，似挾靈氣。搜奇八索，字抽鬼泣之文；摘豔六朝，句疊花翻之韻。紅泉秘館，春風檀板敲聲。玉茗華堂，夜月湘簾飄馥。麗藻憑巧腸而潛發，幽情逐彩筆以紛飛。遽然破齏夢於仙禪，嚼矣鎖塵情于酒色。熟拈元劇，故琢調之妍媚賞心；妙選生題，致賦景之新奇悅目。不事刁斗，飛將軍之用兵；亂墜天花，老生公之說法。原非學力所及，洵是天資不凡。』此種讚語，原是很空泛的，但非玉茗實不足以當此種誇飾的歌頌。

顯祖字義仍號若士，又自號清遠道人。臨川人。年二十一，舉於鄉。萬曆癸未（公元一五八三年）舉進士。時相欲召致門下，顯祖勿應。除南太常博士。朝右慕其才，將徵爲吏部郎。上書辭免。稍遷南祠郎。抗疏論劾政府信私人、察言語，謫廣東徐聞典史。量移知遂昌縣。用古循吏治邑，縱囚放牒，不廢嘯歌。戊戌上計投劾歸，不復出。里居二十年，病卒。年六十有八（1610—1617）。自爲祭

○ 湯顯祖見明史卷二百三十，明史黨卷二百十七，列朝詩集丁集中，明詩綜卷五十四，明詩紀事庚籤卷二。

文。顯祖「志意激昂，風骨遒緊，扼腕希風，視天下事數着可了」。而窮老踰燈，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賓朋雜坐。雞埭豕圈，接跡庭戶。蕭閒詠歌，俯仰自得。同儕貴顯者或遺書逐之，顯祖謝曰：「老而爲客，所不能也。」爲郎時，擊排執政，禍且不測。詒書友人曰：「乘興偶發一疏，不知當事何以處我。」晚年愴然有度世之志。死後，其仲子開遠，好講學，取顯祖「續成紫簫殘本及詞曲未行者悉焚棄之。」○但紫簫今存，實未被焚。於紫簫外，顯祖又著有「四夢」。四夢者蓋還魂記、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四部傳奇的總稱。又有玉茗堂文集十卷，詩集十八卷。然其得大名則在四夢而不在他的詩文。——雖然他的詩文也有獨到之處。姚士粦謂：「湯海若先生妙於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篋中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種，有太和正音譜所不載。比問其各本佳處，一一能口誦之。」（見只編）王驥德曰：「臨川湯若士，婉麗妖冶，語動刺骨。獨字句平仄，多逸三尺。然其妙處，往往非詞人工力所及。」又曰：「其才情在淺深濃淡雅俗之間，爲獨得三昧。」又曰：「臨川湯奉常之曲，當置法字無論，盡是案頭異書。所作五傳，紫簫、紫釵第脩藻豔，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好處種種，奇麗動人。然無奈腐木敗草，時時纏繞筆端。至南柯、邯鄲二記，則漸削蕪穎，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辭復俊。其掇拾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又視元人別一谿徑。技出天縱，非由人造。」

○此語見錢謙益列朝詩集。錢氏之語，蓋據顯祖第二子大審之言。但紫簫見在，並未見焚，則大審云云，似未可信。當時王驥德等皆深慕湯氏之作，如他於四夢、紫簫之外，別有所作，則王氏等自當知之，不應一無所言。

使其約束和鸞，稍闕聲律，汰其曠字累語，規之全瑜，可令前無作者，後鮮來哲。二百年來，一人而已。」（以上並見曲律說四）沈德符謂：「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奈不諳曲譜，用語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顧曲雜言）錢謙益謂：「胸中魁壘，陶寫未盡，則發而為詞曲。四夢之畫，雖復留連風懷，感激物態，要於洗蕩情塵，銷歸空有。則義仍之所存，略可見矣。」（列朝詩集）朱彝尊謂：「義仍填詞妙絕一時。語雖斬新，源實出於關、馬、鄭、白。」王驥德又謂：「臨川尙趣，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警牙，多令歌者辭舌。吳江曾為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按此改本名同夢記），呂吏部玉繩以致臨川。臨川不懌。復書吏部曰：彼惡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髮子。」大抵顯祖諸劇的不大合律是時人所公認的，而其縱橫如意的天才，又是時人所讚許的。這可以說是定論。但自葉堂作譜之後，協律與否之論已為之熄。我們現在很可以從這個魔障中跳出來去看顯祖作品的真相。

顯祖五劇中，最藉藉人口者自為還魂記或牡丹亭夢。●王驥德雖將還魂抑置邯鄲、南柯之下，然一般人的見解，則大都反之。梁廷棹謂：「玉茗四夢，牡丹亭最佳，邯鄲次之，南柯又次之，紫釵則強弩之末耳。」此種甲乙之次，本極不足據，惟以牡丹亭為最佳，則足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見。還魂記

●還魂記有玉茗堂全集附刻本；萬曆間石林居士刊本；六十種曲本；王思任評本；沈際飛評本；柳溪館刻本；水綠館刊本；吳山三婦評本；陳眉公評本（改名丹青記）；又有沈璟、馮夢龍（易名風流夢）、臧晉叔諸改本。六十種曲內又有顧剛改本。

凡五十五齣，沒有一齣不是很雋美可喜的。這樣的一部劇本，出現於『修綺而非燥則陳，尙質而非腐則俚』的時代，正如危岩萬仞，孤松挺然，聳翠蓋於其上，又如百頃綠波之涯，雜艸亂生，獨有芙蕖一株，臨水自媚，其可喜處蓋不獨能使我們眼界爲之清明而已，作者且進而另闢一個新境地給我們。開場的一支蝶戀花：『忙處拋人閒處住，百計思量，沒個爲歡處。白日消磨腸斷句，世間只有情難訴。玉茗堂前朝復暮，紅燭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負，牡丹亭上三生路。』及結束全劇的一首下場詩：『杜陵寒食草青青，羯鼓聲高衆樂停。更恨香魂不相遇，春腸遙斷牡丹亭。千愁萬恨過花時，人去人來酒一卮。唱盡新詞儘不見，數聲啼鳥上花枝。』已足以看出作者的用意。作者是多情人，又是極聰明人，卻故意的在最拙呆最荒唐的佈局上，細細的畫出最雋妙的一幅相思圖。曹盾所謂『滿紙荒唐言，一把酸心淚』，正足以說明顯祖的此劇。『但是相思莫相負，牡丹亭上三生路』二語，蓋較之東坡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尤爲深入一層，尤爲真摯確切者。還魂記的概略如下：南安太守杜寶生有一女，名麗娘，才貌端妍，未議婚配。一日，杜太守想起，自來淑女，無不知書，便請了本府老秀才陳最良爲西席，專教小姐，並以梅香爲伴讀。陳最良正是民間的百科全書式的老秀才的代表，他無所不知，連醫道也懂得。上學的那一天，陳老先生教麗娘讀詩經，解說『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一詩後，不禁使這位年已及笄，初解懷春的少女悵然有感於中。本府有個後花園，極爲敞大，麗娘向未去過。爲了春情鬱鬱，受了梅香的勸誘之後，便同去園中一遊。春色果然絕佳。好鳥輕囀，繁花綴樹，芍藥方放，牡丹盛開。麗娘回歸綉房，倦極而臥。彷彿身子仍在園中，突遇一位少俊

的秀才，折柳一枝贈她，強她題詠，並抱她進牡丹亭中。百種溫存，緊相厮偎。正在歡洽之時，樹上忽墮下落花一片，驚醒了她。她惆悵的醒來，口中還叫道：「秀才，秀才，你去了也！」她母親剛來看她，盤問她也不語。便誠她以後少到後花園中閑行。自此以後，麗娘益爲鬱鬱，夢中之事，無時放懷。捉空兒又到後花園中去。夢中之景，宛然如見，只是那少俊的人兒卻不在身邊了。太湖石仍在，牡丹亭依然，只是花事已將冷落，情懷更爲悽然。自這回尋夢歸去之後，麗娘便生了病，時臥時起，精神恍惚。她父母十分着急。陳最良的葯方固無效力，石道姑的符咒，也欠靈驗。挨至秋初，病體益重，「十分容貌，怕不上九分瞧」。麗娘自己對鏡一照，也吃驚不已。「哎也！俺往日豔冶輕盈，奈何一瘦至此。」便着梅香取絹幅丹青來，爲自己生描春容。畫得來可愛煞人。對像徘徊，更增怊怛。便在畫上題道：「近觀分明似儼然，遠觀自在若飛仙。他年得傍蟾宮客，不在梅邊在柳邊。」想起他人之像，或爲丈夫相愛，替她描模，也有美人自家寫照，寄與情人，而麗娘這像卻寄給誰呢？「梅邊柳邊」，只不過是個夢兒而已！但出於麗娘的不及料，也出於讀者的不及料，那位「梅邊柳邊」的秀才，在世間卻實有其人。這人姓柳，名夢梅，家住嶺南。少年英俊，貧窮未能赴試。卻說久病的麗娘到了八月十五，明月清朝之夜，便昏厥而去。臨終之時，囑咐她母親只將她屍身葬於後花園中老梅樹下，並私囑梅香將她的春容，放在太湖石邊。她死後不久，杜寶奉命陞爲淮揚安撫使。他帶了家眷同去。但因爲麗娘的屍柩不便運去，便讓她埋於園中。卻將此園與太守官衙用一道牆隔開了，同時並建了一所梅花菴於旁，供奉小姐，命石道姑看守此菴，並請陳最良收取祭糧，歲時巡視。匆匆的過了

三年。柳生因久困鄉里，終無了局，便勉力措籌，欲北上圖求功名。得了欽差識寶使苗舜賓的資助，方得成行。經過南安，染病難行，厥于途中。陳最良過而憐之，送他到梅花菴中暫住。柳生病體漸好。在後花園中散步時，拾得麗娘自畫的那幅春容。那畫中端麗絕世的少女，頓使夢梅出驚。他疑心這畫中人是觀音大士吧，卻又是小脚的，是月裏嫦娥吧，卻又沒有祥雲擁護，及見了題詩，乃知她確是人世間的一位美女。「梅邊柳邊」一語，又使他駭然。這不是指着他而言麼？不然如何會那末巧合于他的姓名呢？于是他便生了痴心，天天對着畫，姐姐美人的叫着。麗娘的魂兒，在地府受了冥判，得了允許還陽的判語。她回到梅花菴，聽着夢梅「姐姐，美人」的叫着，頗為感動。知道了他便是從前夢中的人兒，便乘機進了書房，假托隣女與他相晤。夢梅見了那末倚麗的一位少女昏夜而至，當然是既驚且喜的。他們的好事，曾有一次爲石道姑們所衝散，但也無甚阻礙。麗娘還陽的日期已盡，便囁囁着與夢梅說知，她並不是隣女，乃是畫中的人兒。夢梅看看畫兒，又看看她，果然是一模無二。她至此方才對他細訴自己的身世，並要求他開墳啓棺，出她于土中。夢梅與石道姑商議，設法開了墳，果然小姐復活起來；顏色嬌艷如生。掘墳的他們，當場也忘記了她乃是已死三年的少女！他們恐怕住在南安不便，便一同北上到臨安。這裏，陳最良到了菴中，見石道姑與柳生都不在，杜小姐的墳又已被掘發，便斷定乃是他們二人同謀爲此，事成逃去。決意奔到淮揚前去告訴杜公。這時，金人正圖南下牧馬，封海賊李全爲溜金王，着其擾亂淮南一帶。李全與妻楊氏，領衆圍了淮安。杜公奉命往救，也被陷于圍城之中。陳最良北來，恰好冲在賊人的網裏。李全設了一計，假說杜公的夫人及婢女

春香已爲全兵所殺。（這時杜公、夫人等已離揚城，逃難在外）最良信之。全便命他進城招降，欲他以此驅耗告杜公，以亂其心。但杜公悲憤之餘，反設了一計，命最良去說李全及楊氏降宋。恰好全與金使衝突，懼禍，便依言降宋。在此時之前，柳生偕眷到臨安赴試。試時剛過，柳生強欲補試，幸得遇前在廣贈金的苗舜賓爲試官，竟通融了他入試。金榜正待揭曉，卻遇李全之亂，暫不宜布。柳生試畢回家。麗娘聞他父親被圍淮安，便遣他去看望杜老。他到了淮安，恰好李全已降，杜公正奉旨召爲中書門下同平章事，僚屬在那裏宴別他。柳生自稱門婿，闖門而進。杜公得了最良之言，正惱着女墳被掘發，這位不知何來的門婿，卻憑空而至，便大怒的命人遞解柳生到臨安府幽禁着，以待後命。杜公入朝，皇帝大喜。最良也以功授爲黃門官。李全已平，金榜遂揭曉，狀元是柳夢梅。但他們逼覓狀元赴瓊林宴不得。不知狀元卻在杜府吊打着呢。杜公到京後，便命取了柳生來，欲治他以發墳罪。任柳生怎樣辨解也不聽。竟尋狀元的人到來，才救了柳生此厄。杜公仍然不愉，堅執着：即使女兒活着，也是花木之妖，並非真實的人。於是這事達到皇帝之前，命他們三人同在陛前辨論。結果，以麗娘的細訴，事情大白。當杜公到了麗娘家中時，卻于無意中遇見了前傳被殺的夫人及梅香。原來他們逃難到臨安時，遇着麗娘，便同住在一處。于是合家大喜着團圓着。然而柳生卻還不認那位狠心的丈人。經了麗娘的婉勸，方才重復和好。這一部離奇的喜劇，便于喜氣重重中閉幕。

關於牡丹亭，爲了時論的異口同聲的歌頌，當時便發生了許多的傳說：靜志居詩話云：「其牡丹亭曲本，尤極情摯。人或勸之講學。笑答曰：『諸公所講者性，僕所言者情也。』」世或相傳云：刺雲陽子

而作。然太倉相君實先令家樂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頗爲此曲惆悵。」假令人言可信，相君雖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於家也。當日婁江女子俞二娘，酷嗜其詞，斷腸而死。故義仍作詩哀之云：「畫燭搖金閣，真珠泣繡牕。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又七夕答友詩云：「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壯丹亭。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掐檀痕教小伶。」按曇陽子事，詳見于吳江沈瓊近事叢殘中。弇州史料亦云：「女曇陽子以貞節得仙，白日昇舉。」曇陽子事，爲當時所盛傳。世俗以其有還魂之說，故附會以爲顯祖還魂即指此事。其實二事絕不相同。還魂之事，見于古來傳記者甚多。若士自序云：「傳杜太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見女事，予稍爲更而演之。杜守收考柳生，亦如睢陽王收考譚生也。」按李仲文、馮孝將事皆見法苑珠林；談生事見列異傳——太平廣記引。元人的碧桃花、倚女離魂二劇，與若士此作也極相似。又駸車志載：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與合。其後發棺，復生遁去。達書于父母。父以涉怪，忌見之。此事與還魂所述者尤爲相合。「刺曇陽子」云云，蓋絕無根據之談。

南柯記事蹟大抵根據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而略有增飾。（陳翰大槐宮記與李作亦絕類。）南柯所說，仍是一個情字。論者每以爲顯祖此劇的目的，乃在：「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李肇贊語）其實南柯的中心敘述乃在空虛的愛情，並不在蟻都的富貴。這在開場的一首南

柯子便可見：「玉茗新池雨，金泥小閣晴。有情歌酒莫教停，看取無情蟲蟻也關情。國土陰中起，風花眼角成。契玄還有講殘經，爲問東風吹夢幾時醒？」且淳子生入夢也由情字而起，結束也以「情盡」爲基，作者之意，益可知。故顯祖此劇，事蹟雖依據于南柯太守傳，而其骨子裏的意解則完全不同。顯祖窮老以終，視富貴如浮雲，曾不芥蒂于顯爵，更何必卑視乎蟻職。

邯鄲記。本於沈既濟的枕中記而作。盧生與呂翁遇于邯鄲道上。呂翁以瓷枕與生。生枕之而臥。逆旅主人蒸黃粱米熟，生已於夢中經歷富貴榮華、遷謫、圍捕的得失。情調和南柯雖若相類，實則不同。若士自道：「開元天子重賢才，開元通寶是錢財。若道文章空使得，狀元曾值幾文來！」則其憤懣不平，已情見乎詞。

紫簫記和紫釵記，同本雷小玉傳而作。紫簫較爲直率，紫釵則婉曲悱惻，若不勝情。曲品云：「向傳先生作酒色財氣四犯，有所諷刺，作此以掩之，僅存半本而罷。」此實無根之談。若士紫釵記序述其刊行紫簫之故最詳。紫簫未出時，物議沸騰，疑其有所諷刺，他遂刊行之以明無他。「實未成之作也。」所謂未成，並非首尾不全，實未經仔細修鍊佈局之謂。紫釵記則佈局較爲進步，也更合于

① 邯鄲記有柳溪館刊本；全集附刻本；六十種曲本；臧晉叔改本；閔刻朱墨本。

② 紫簫記有富作堂刊本；六十種曲本。

③ 紫釵記有柳溪館刊本；全集附刻本；竹林堂刊本；臧晉叔改本。六十種曲本。

霍小玉傳。惟不及李益就婚盧氏事；強易這悲劇爲團圓的結束，未免有損于小玉傳的纏綿悱惻的情緒。但像折柳關諸折，卻是很嬌媚可愛的。

若士五劇，還魂自當稱首。但任何一劇，也都是最晶瑩的珠玉，足以使小詩人們妒忌不已的。那才是最驚妙的抒情詩，最綺艷，同時又是最瀟灑的歌曲。若以沈璟和他較之，誠然要低首于他之前而不敢仰視的。

二

沈璟字伯英，號甯菴，又號詞隱，吳江人。萬曆甲戌（公元一五七四年）進士。除兵部主事，改禮部，轉員外。復改吏部，降行人司正，陞光祿寺丞。璟深通音律，善于南曲，所編南九宮譜，爲作曲者的南圭。又有南詞韻選，所選者也以合韻與否爲上下。所作傳奇凡十七種，總名屬玉堂傳奇。但大都爲未刻之稿，故散失者極多。但璟影響極大，凡論詞律者皆歸之。他論文則每右本色，以樸實不失真爲上品，以誇飾雕斲爲下。在當時日趨綺麗的曲風中，他確是一位挽救曲運的大師。有了他的提倡，玉玦、玉合的宗風方才漸息。已走上了死路的南劇方才復有了生氣。同時才人湯顯祖，更以才

情領導作者。當時論律者歸沈，尙才者黨湯，而已成風氣的綺麗堆砌之曲，則反無人顧問。呂天成、王驥德二家則力持「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清遠道人的才情」的主張。此後的傳奇作家，遂皆深受此影響而有以自奮勉。孟稱舜、范文若、吳炳、阮大鍼諸人，並皆三致意于此。但清遠並不是有意的提倡，而詞隱則爲獅子的大吼。學沈苦學可至，學湯則非天才不辦。故詞隱的跟從者一時遍于天下，而清遠則在當時是孤立的。力爲詞隱張目者爲呂天成、王驥德及沈氏諸子姪。然驥德作曲律，對詞隱已有不滿。沈自晉增訂南九宮全譜，于詞隱原作也頗有所糾正。而清遠則聲望日隆，其四夢，後來作者無不懸以爲鵠。蓋詞隱的影響止于曲律，其「本色論」則時代已非，從者絕少。清遠則在曲壇中開闢了一條展布才情，無往不宜的一條大路，正合于時代的風尚，才人的心理。直到了這個時代以後，傳奇方才真正的上了正則的文壇而入于有天才的文人之手。此時，離東嘉、丹邱之時，蓋已有二百餘年了。在那二百年中，傳奇只是在若明若昧之中，無意識的發展着，偶然的入于文人之手，也只是走着錯路，未入正規。至是，詞隱才示之以嚴律，清遠才示之以儻才，而傳奇的風氣與格律，遂一成而不可復變，傳奇的創作，遂也有了定型而不可更移。在其中，提倡最力，最有功績者則爲詞隱。二百年間，作者寥寥，作品也很少，而在最後的不到百年間則作者幾超出十倍，作品更爲充棟汗牛，不可勝計。有意的提倡與無意識的發展，已入文人學士之手與在民間的自然生長，無途徑的自由寫作與已有定型成譜的寫作，這其間相差是不可以道里計的。東嘉、丹邱以後，傳奇便應入了後一條路上的。爲了提倡的無人，與乎正則的文人的放棄責任，特別是「科舉」的束縛人心，羈絆人才，使詩人

們無心傍及雜學，更無論戲文，傳奇發展的時針，遂撥慢了二百餘年。應該在東嘉、丹邱之後便完成的傳奇的黃金時代，遂遲到這個時代方才實現。

曲品頌詞隱爲曲中之聖：『沈光祿金、張世裔、王、謝家風。生長三吳歌舞之鄉，沈酣勝國管絃之籍。妙解音律，花月總堪主持；雅好詞章，僧妓時招佐酒。東髮入朝而忠鯁，壯年解組而孤高。卜業郊居，遜名詞隱。嗟曲流之汎濫，表音韻以立防。痛詞法之萎蕪，訂全譜以開路。紅牙館內，騰套數者百十章，屬玉堂中，演傳奇者十七種。顧盼而烟雲滿座，咳唾而珠玉在豪。運斤成風，樂府之匠石；游刃餘地，詞壇之庖丁。此道賴以中興，吾黨甘爲北面。』沈德符說：『沈寤菴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異文，桓歡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稱度曲申、韓。』顧曲雜言「此道賴以中興」一語，誠是詞隱的功狀。然其作品卻未盡滿人意。王驥德云：「詞隱傳奇，要當以紅粟稱首。其餘諸作，出之頗易，未免庸率。然嘗與余言，歎以紅粟爲非本色。殊不其然。生平于聲韻宮調，言之甚密。顧於己作，更韻更調，每折而是，良多自恕，殆不可曉耳。」蓋環自是一位有力的提倡者，卻不是一位崇高的劇曲作者。

環的屬玉堂傳奇十七種爲紅粟、分錢、埋劍、十孝、雙魚、合衫、義俠、分柑、鴛鴦、桃符、珠串、奇節、鑿井、四異、結髮、墜釵、博笑。尚有同夢記一種，亦名串本牡丹亭，蓋即改削湯顯祖的還魂記者，不在這十七種之內。同夢今已佚，僅有殘文見于沈自晉的南詞新譜中。其中未刻者有珠串、四異、結髮及同夢數種。即已刻者今也已散佚殆盡，不皆可見。曲錄錄環的傳奇凡二十一種，

同夢記尚在內，誤。環所作者於同夢記外，蓋僅有紅藥等十七種。其他耆英會、翠屏山、望湖亭三種，蓋爲沈自晉作。）

環的十孝及博笑二記，其體例並非傳奇。下章當述及之。義俠記爲今所知環傳奇中最著名的一種。義俠叙武松的本末，情節與水滸傳所叙者無大出入，惟增出武松妻賈氏爲不同耳。曲品云：「義俠激烈悲壯，具英雄氣色。但武松有妻似贅；葉子盈添出無緊要。西門慶鬥殺，先生屢貽書於余云：此非盛世事，秘弗傳。乃半野商君得本已梓，吳下競演之矣。」（曲品）義俠中的賈氏的增入，作者大約以爲生旦的離合悲歡，已成了一個傳奇不可免的定型，故遂于無中生有，硬生生將武行者配上一個幼年訂婚的賈氏吧。在曲白中，也不見得十分的本色。作者才情自淺，故雖處處用力，卻只得個平正無疵而已。論清才雋語是說不上的。像景陽崗打虎，快活林打蔣門神，飛雲浦殺解差，水滸傳中已是虎虎有生氣，這裏頗襲用水滸，寫得卻仍未能十分出色。卽萌芽（第十二齣，俗名挑簾）、巧媾（第四齣，俗名裁衣）二齣，俗人所深喜者，也未必能高出水滸的本文。

紅藥記，今未見，有殘文存於南詞新譜中。曲品云：「紅藥着意著詞，曲白工美。鄭德璘事固奇，無端巧合，結構更宜。先生自謂字雕句鏤，正供案頭耳。此後一變矣。」此劇爲環早年之作，其風格與後

●義俠記有六十種曲本；富春堂刻本；文林閣刻本。

來諸作頗有不同。王伯良頗右之，以爲勝其後作。埋劍記有刻本。本唐人吳保安傳。曲品謂：「埋劍，郭飛卿事奇，描寫交情，悲歌慷慨。此事鄭虛舟採入大節記矣。大節記以吳永固爲生。」分錢記今未見。殘文亦存於南詞新譜中。曲品謂：「分錢全效琵琶，神色逼似。第一廣文不能有妾，事情近酸。然苦境亦可玩。」雙魚記有刻本。叙劉符郎、邢春娘事。曲品謂：「書生坎坷之狀，令人慘慟。雜取符節事，荐福碑中，北調尤佳。」合衫記今未見。曲品謂：「苦處境界大約雜摹古傳奇。此乃元劇公孫合汗衫事。曲極簡質，先生最得意作也。第不新人耳目耳。余特爲先生梓行於世。」鴛衾記今未見。曲錄謂：「聞有是事，局境頗新。妻之掠於汴也，章台柳也。含譏無所不可。吾友桐柏生有鳳、釵二劇，亦取之。」桐柏生卽葉憲祖。「鳳」大約卽指團花鳳一劇。「釵」的一劇未知所指。桃符記有傳本，叙劉天義、裴青鸞事，本元碧桃花劇。曲品謂：「卽後庭花劇而敷衍之者。宛有情致，時所盛傳。聞舊亦有南戲，今不存。」分柑記，今未見。呂文謂：「分柑，男色，爲佳曲。此本譚德疊出可喜。第情境尙未徹暢。不若譜董賢更喜也。」四異記今未見。今古奇觀中有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卽此故事。曲品謂：「舊傳吳下有嫂好事。今演之快然。丑、淨用蘇人鄉語，亦足笑也。」這一點是極可注意

● 埋劍記有明繼志齋刻本，北京圖書館石印本。

● 雙魚記有明繼志齋刻本。

● 桃符記有清內府鈔本，傳鈔本。

的。丑、淨用土白，實是近代劇的一個特徵。但像作者那樣的將連篇土語公然用之於劇本上的，則絕無僅有。鑿井記今未見。曲品謂：「事奇，湊拍更好。通本曲腔名，俱用古戲名串合者。此先生長技處也。」珠串記今未見。曲品謂：「崔郊狎一青衣，賦侯門如海詩，事足傳。寫出有情景。第其妻磨折處不脫套耳。」奇節記今未見。曲品謂：「正史中忠孝事宜傳。一帙分兩卷。此變體也。」結髮記今亦未見。曲品謂：「是余所傳致先生而譜之者。情景曲折，便覺一新。」墜釵記俗名一種情，有傳本。曲品謂：「興慶事甚奇，又與賈女雲華、張倩女異。先生自遜謂不能作情語。乃此情語何婉切也。」蓋本於瞿佑金鳳釵記。這是他有意和湯顯祖的還魂記相匹敵的。然任怎樣也不會追得上還魂的。不過環究竟是一位極努力的作家。在環之前，作雜劇者有多至六十餘本的，如關漢卿；作傳奇者則大都少則一本，如琵琶、拜月；多亦不過五種六種耳，如張鳳翼的陽春六集，徐霖的三元、綉襦等；至若一人而著劇多至十七種者當始於環。

三

最受沈璟的影響者，有呂天成、卜世臣二人。卜世臣字大匡，一字大荒，秀水人。（嘉興府志作字藍水）磊落不諧俗，日扃戶著書。有樂府指南卮言、多識編及山水合譜等（見府志卷五十三）。所著傳奇，則有冬青、乞鱸二記。冬青寫唐卮葬宋帝骨殖事。曲品道：「樵李屠憲副於中秋夕帥家優於

虎邱千人石上演此，觀者萬人，多泣下者。」乞囊叙杜牧之恣情酒色事。王伯良云：「其詞駢藻鍊琢，摹方應圓，終卷無上去疊聲，直是竿頭撒手，苦心哉！」（曲品引）此二記皆不存，僅有殘文見於南詞新譜。呂天成字勤之，號鬱藍生，別號隸津，餘姚人。著曲品，又作雙棲、雙闌、四相、四元、神劍、二窰、神女、金合、戒珠、三星諸記及其他小劇，凡二三十種，今不存一種。王伯良曲律（卷四）嘗詳及其生平。伯良云：「勤之童年便有聲律之嗜。既爲諸生，有名，兼工古文詞。與余稱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談詞，日昃不休。孫太夫人好儲書，於古今戲劇，靡不購存。故勤之汎濶極博。所著傳奇，始工綺麗，才藻煜然。最服膺詞隱，改轍從之，稍流質易。然官調字句平仄，兢兢德音，不少假借。」伯良又道：「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寫麗情褻語，尤稱絕技。世所傳繡榻野史、閒情別傳，皆其少年游戲之筆。」他死時年未四十。這兩個人都是沈璟的最服從的信徒。曲律云：「自詞隱作詞譜，而海內斐然向風。衣鉢相承，尺尺寸寸，守其桀驁者二人，曰吾越鬱藍生，曰攜李大荒浦客。鬱藍神劍、二窰等記並其科段轉折似之。而大荒乞囊，至終軼不用上去疊字。然其境益苦而不甘矣。」

王伯良他自己卻不是那末低頭于詞隱的人。他也佩服詞隱，但同時又未免有些微詞。他是更傾倒於湯養仍的。在這一點上，他的賞鑑的能力確是很高超的。伯良名驥德，號方諸生，又號玉陽仙史，會稽人。明文授讀稱他爲王守仁侄，不知何據。他曾受學于徐渭，曾校訂西廂、琵琶二記，並著有曲律。對於戲曲的探討，是比了沈璟更進一步的。爲了他並不是怎樣的要求恢復「古劇」的「本色」，所以他唯一的一部傳奇，題紅記，寫得很是矯範。與其說是受沈璟的影響，不如說是受湯顯祖的。

除了在曲的音律上曾受沈璟的啓示之外，其他都是不滿於璟的。其實璟的影響，也只在這一方面。明末諸作家，我們可以說，直接間接，都是受着顯祖的絕代才華的照耀的。伯良的題紅記爲少年時作，係改其祖爐峯的紅葉記，爲屠隆強序入梓。他自己不很滿意。但又述孫如法語，謂湯顯祖令遂昌日，會如法，「謬賞余題紅不置」。則亦自負不淺。題紅叙于祐、韓夫人紅葉題詩事，今存。

就是沈氏諸子弟，對於詞隱也不盡服從。沈氏諸子弟，幾無不能曲者。其任自晉、自徵二人，尤爲白眉。自徵有漁陽三弄雜劇，乃是追隨于徐渭四聲猿之後的。自晉作南詞新譜，是糾正、增訂詞隱的南九宮譜的。自晉所作的翠屏山、望湖亭、著英會三記，尤露才情，迥非詞隱本色一語，所能範圍得住。蓋也是私淑臨川的作風的。自晉字伯明，又字長康，號鞠通生。他在清初尚存，年已七十餘歲。南詞新譜有他丙戌（1646）的凡例，則至少他是活到七十六歲以上的（1671—1676）。沈自友鞠通生傳云：「海內詞家，旗鼓相當，櫛鱗而角者，莫若吾家詞隱先生與臨川湯若士先生。水火既分，相爭幾於怒晉。生蟬緩其間。錦囊彩筆，隨詞隱爲東山之遊，雖宗尙家風，著詞斤斤尺燧，而不廢繩簡，兼妙神情。甘苦匠心，朱碧應度。詞珠宛如露合，文冶妙於丹融。兩先生亦無間言矣。」這把他的立場寫得很明白。不僅他如此。明末的諸大家，殆無不是兼用沈譜，而追慕湯詞的。他的著英會今未見傳

● 題紅記有明金陵志齊刊本（北京圖書館藏）。

本。翠屏山傳唱最盛。今劇場上俗名「石十回」的，卽是此戲。事本水滸傳楊雄、石秀殺潘巧雲的一則。望湖亭叙錢萬選秀才代其表兄顏伯雅去相親，被留結婚，因此錯誤，終得與高氏女成就姻緣事。此事曾有話本，名錢秀才錯占鳳凰儂。（見醒世恒言卷七，又見今古奇觀）此二記皆寫得很雋妙，結構也極爲整鍊，而曲白的互相映照生趣，莫不虎虎有生氣，尤爲前一時代作家們所罕見。像下面一曲：

雪花飛，攪得我心間碎。且走向湖邊觀，步難移。這的吼地寒颼，何處把仙舟帶？只見高高簇浪堆，高高簇浪堆，又怕層層結水衣，早是白茫茫不見個山兒意。

——望湖亭第二十五折

寫顏伯雅於大雪中立在湖邊，等候迎親的船，是很能捉得其焦急不堪的神情的。同劇自嗟（第十折，俗名照鏡），尤爲劇場上最能惹起哄堂大笑的一幕。

四

和湯、沈同時的戲曲作家們，幾有一時屈指不盡的盛況。在萬曆的時代，劇場上的新曲如雨後春

● 翠屏山有明刊本。

● 望湖亭有玉夏齋傳奇十種本。

筓，夏夜繁星似的那末層出不窮。呂天成序曲品道：『予舞象時即嗜曲，弱冠好填詞。每入市見傳奇，必挾之歸，笥漸滿。初欲建一曲藏，上自前輩才人之結撰，下自腐儒教習之攢簇，悉搜共貯，作江海大觀。既而謂多不勝收。彼攢簇者收之污吾篋，稍稍散失矣。』又道：『傳奇侈盛，作者爭衡，從無操柄而進退之者。矧今詞學大明；妍媸畢照，黃鐘瓦缶，不容並陳，白雪巴人，奈何混進。』在他的曲品中，於『不入格者擯不錄』之外，傳奇之數，『亦已富矣』。可見當時的盛況爲如何。下文僅舉比較重要的若干作家，略講一下。其他作品不傳及不甚重要者皆未之及。

陳與郊字廣野，號玉陽仙史，海寧人。官太常寺少卿。著隅園、藕川、黃門諸集。他自以爲搢紳大夫，不屑以詞曲鳴於時，乃托名高漫卿，著齡癡符四種。或稱之爲任誕軒，蓋誤以其軒名爲著者之名。那總名爲齡癡符的四部曲，有改他人之作者，亦有爲自己創作者。一爲靈寶刀，寫林冲的始末，蓋本於李開先的寶劍記。他自己題記於劇末道：『山東李伯華先生舊稿，重加刪潤，凡過曲引尾二百四支，內修者七十四支，撰者一百三十支。』實等于重作。惟情節則無變動。二爲麒麟鬪，寫韓世忠、梁夫人的始末。他自己說道：『韓王小傳本奇妙，奈譜曲梨園草草，因此上任誕軒中信口嘲。』則似因不滿意於張四維的雙烈記而改作者。三爲鸚鵡洲，寫韋臯、玉簫女的始末，蓋亦本於無名氏的

● 齡癡符有任誕軒原刻本，四種曲全者未見；但見靈寶刀、櫻桃夢、鸚鵡洲三種。靈寶刀並有文林閣刻本；鸚鵡洲並有陳啓公評本。

韋皇玉環記。四爲櫻桃夢，則係他的創作。事本太平廣記所載櫻桃青衣，蓋爲南柯、邯鄲的另一轉變，惟情節似更婉曲而富於詩意。這四劇寫得都很有風趣，儘有很秀美的曲文，惜見之者絕少。

張四維所作，今存雙烈記。一種，尙有章台柳及溪上閒情（此種似爲散曲集）則未見。四維字治卿，號五山秀才（曲錄及曲品均作午山），元城人。嘗和陳所聞以曲相贈答。（見南宮詞紀）雙烈記叙韓世忠和梁紅玉事。雖爲陳與郊所不滿，然今見之劇場上者，卻仍爲四維之作，而非與郊的改本。其實雙烈也殊明白曉暢，甚能動人。

許自昌字玄祐，吳縣人。有樛齋漫錄十二卷，詩鈔四卷，捧腹談十卷。他和陳眉公諸人交往，構梅花墅，聚書連屋。又好刻書，所刻有韓、柳文集及太平廣記等。所作傳奇有水滸記、橘浦記、靈犀珮、弄珠樓及報主記等，惟水滸記流傳最廣。水滸記叙宋江事，皆本水滸，惟惜茶、活捉爲添出者。只寫到江州劫法場，小聚會爲止，沒有一般「水滸劇」之非寫到招安不可。詞曲甚婉麗，結構極完密。像劉唐醉酒等幕，尤精悍有生氣。橘浦記寫柳毅傳書事，而添出不少的枝節。本于「衆生易度人難度」的前提，而極意的抒寫「負德的小人丘伯義，啣恩的幾個衆生」的幾段情節，或作者有所感

● 雙烈記有六十種曲本。

● 水滸記有梅花殿原刻本；六十種曲本。

● 橘浦記有明刻本；日本影印本。

而發歎？靈犀珮諸作，今俱未見。邵陽人王異（字無功）也作弄珠樓、靈犀珮（尚有百花亭一種）二劇，不知是否改自昌之作？也許自昌此二劇是改王異的也說不定。

湯顯祖的友人鄭之文，也寫作了白練裙、旗亭記、芍藥記三本，今惟旗亭記存。之文字應民，一字約先，南城人。官南部郎，後出爲知府。他少年時，很刻薄，嘗作白練裙以謾馬湘蘭，頗爲時人所不滿。湯顯祖嘗爲序其旗亭記，實亦不甚好。

徐復祚字陽初，號壽竹，又號三家村老，常熟人，有三家村老委談及紅梨記、宵光劍、梧桐雨、祝髮記等傳奇數本。今惟紅梨記最爲流行；宵光劍亦見存，餘皆佚。紅梨本于元劇詩酒紅梨記，而添入不少的枝節；寫得很嬌艷，是這時代所產生的最好的劇本之一，雖然其中未免有些褻穢處。他自道：「論賣文，生涯拙；豈是誇多，何曾圓捷。」是此劇似亦爲易米而作者。宵光劍寫衛青事，也甚動人。

同時有快活菴評本紅梨記一本，今亦傳於世。和復祚同名的一本，雖叙同一故事，而詞語全異。如果把這兩劇對讀起來，復祚的一本，似還嫌過於做作、塵凡。借此很偉大的一本名著，竟不能知道

● 鄭之文見列朝詩集丁集卷七；明詩綜卷六十。

● 旗亭記有萬曆癸卯續志齋刊本。

● 紅梨記有洛浦生原刻本；萬曆間刊本；閩刻朱墨本；陶氏影印本；巾箱本。宵光劍有傳鈔本。

其作者爲誰。

高謙的玉簪記和紅梨記並肩而立，而有的地方，寫得更較紅梨記爲蕩魂動魄。紅梨寫聞聲相思，有些不合理。玉簪則通體爲少年兒女的熱戀，或卽或離，或聚或散，是那樣的嬌嫩若新荷出水，是那樣的綺膩若蜀錦甌網。玉簪事本張子湖誤宿女貞觀。（見國色天香、燕居筆記諸書。）叙述陳妙常、潘必正事。爲了糾正道德上的缺憾，故謙添出「指腹爲媒」的一段。其間像琴挑、偷詩、秋江諸折，其情境都是西廂、還魂所未經歷的。讓字深甫，號瑞南，錢塘人，所作尙有節孝記一本。曲品云：「陶潛之歸去，令伯之陳情，分上下映，別是一體。」謙又編遵生八箋，是一部很重要的論服食養生之書，足以使我們明白明代士大夫的生活和思想的實況的一斑。

周朝俊的紅梅記，其婉麗處不下紅梨、玉簪。朝俊字夷玉，鄞縣人（曲錄作吳縣誤）。紅梅叙述裴生遇賈似道妾的鬼魂，被其所救，且得美配事。其中鬼辯的一幕，今猶常上演於劇場。

王玉峰，松江人，作焚香記，叙述王魁、桂英事。此爲宋、元以來最流行於劇場上的故事。宋人

● 玉簪記有文林閣刊本；廣慶堂刊本；繼志齋刊本；陳眉公評本；六十種曲本；一笠庵評寧致堂刊本；凌初成改訂本（易名喬合衫翻記）；萬曆間白綉紙印本（名三會貞文卷玉簪記，疑爲原刊本）。

● 紅梅記有玉茗堂評刻本；袁中郎評改本。

● 焚香記有玉茗堂評刻本；六十種曲本。

已有戲文，元劇亦有尚仲賢的王魁負桂英。玉峰此戲，則站在傳奇必須以團圓的原則上，添出種種的幻局，成了一本『王魁不負桂英』，正如湯顯祖紫釵記之把結局改爲李益不負小玉似的。

周履靖和許自昌一樣，也是一位喜刻書的作家。他號蝶冠，秀水人。所刻有夷門廣續及十六名姬詩等。傳奇有錦箋記。一本，叙梅玉和柳淑娘的戀愛。以『遺箋』爲始戀，中間好事多磨，致義女爲主捐軀。最後，有情人才能成爲眷屬。情節是並不怎麼高明。

朱鼎的玉鏡臺記。雖亦爲寫悲歡離合的劇本，卻全異於一般的戀愛劇。這裏是，國家的大事，佔據了家庭的變故的全部。雖本關漢卿的溫太真玉鏡記，卻比之原劇，面目全殊。其間新亭對泣、聞雞起舞、中流擊楫諸齣，至今讀之，猶爲之感興。桃花扇與此戲正是同類。惟桃花扇充滿了淒涼悲楚，而此記則尚有陽剛銳厲之氣魄，是興國，而非亡國的氣象。鼎字永懷，崑山人。

顧大典和沈璟是同輩。他字道行，吳江人。官至福建提學副使。著海岱吟、闖遊草、閩居稿、清音閣十集等。所作傳奇，則有青衫記，本馬致遠青衫淚劇，叙白居易、裴興娘事；葛衣記，叙任昉、子西華，貧無所歸事，本劉孝標廣絕交論；義乳編，叙後漢李善義僕事；風教編，分四段，叙四則足

① 錦箋記有六十種曲本；玉茗堂評刻本。

② 玉鏡臺記有六十種曲本。

③ 顧大典見列朝詩集丁集卷八；明詩綜卷五十二。

以絕世的故事；這四記總名爲清音閣四種。今傳者惟青衫記。白香山的琵琶行，不意乃生出這樣的故事出來，豈是他所及料的。清代作劇者，究竟高明些，乃紛紛爲白氏洗刷，竟恢復了那篇絕妙的抒情詩的本來面目。（像蔣士銓的四弦秋。）

葉憲祖字美度，一字相攸，號桐柏，別號六桐，又號耕園居士，亦號紫金道人，餘姚人。官至工部郎中。以私議魏忠賢生祠事，削籍。他所作傳奇有雙修記、鸞鏡記、四艷記及金鎖記、玉麟記。四艷記爲四篇不同的故事的集合，類似四節記的結構，惟皆爲戀愛劇。（並見盛明雜劇二集）鸞鏡記敘唐女道士魚玄機事。金鎖記敘竇娥事，本於關漢卿竇娥冤劇，而更爲悽怖動人；但其結局則爲團圓的。傳奇彙考云：「或云袁于令作，或云桐柏初稿，于令改定之。」玉麟、雙修二記，皆未見。雙修爲純正之佛教劇，不似屠隆諸人之仙佛雜陳。蓋憲祖之作是記，也正是表示不滿意於屠隆諸作的。憲祖的諸記，皆出之以鏤金錯彩，過于眩目的辭藻，也足以使人不感得舒服；特別是四艷記，四段故事，情節皆面目相似，讀之尤懣懣無生氣。

王穉登字百穀，吳縣人，爲當時的老名士之一。他和張伯起、陳眉公之流，皆是以布衣而遨遊

① 青衫記有六十種曲本。

② 葉憲祖見明詩綜卷六十一。

③ 雙修記有六十種曲本。

④ 王穉登見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八。

于公卿間的。潤筆所及，足以裕身，聲望之高，有過鄉宦。他所編有吳駮集，乃是明季許多南曲選本中最早的一部（1585—1612）。所作傳奇，有全德記。一本，叙寶禹、鈞積德致多子事。馮道詩：「燕山寶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指的便是禹鈞。此記傳本罕見。嘗獲讀於長洲吳氏，多腐語、教訓語。

這時的劇壇，幾爲江、浙人所包辦，而浙人尤多。

金懷玉字爾音，會稽人。所作傳奇凡九本：香毬記（舶載書目作新編五倫全備江狀元香毬記，叙江秘事）、寶釵記（舶載書目作寶簪記）、望雲記、完福記、妙相記、摘星記（霍仲儒事）、繡被記（紀東侯王梈事）、八更記（匡衡事）、及桃花記（崔護事）。今惟望雲記及妙相記有傳本。曲品云：「妙相全然造出，俗稱爲賽目連，閩動鄉社。」望雲則叙狄仁傑事，而多及二張召幸，對博賭裘，懷義爭道，三思遇妖諸插齣，熱鬧可觀。懷玉所作，多諧俗。曲品列之「下之下」，評道：「金乃稽山學究之翁，棄青衿而陶情詩酒。」深致不滿。然惟其能諧俗，故當時傳唱也殊盛。

沈鯨字湮川，平湖人。所作有雙珠記、分鞋記、鮫綰記及青瑣記四本。曲品云：「後二記或云非

● 全德記有明萬曆刊本。

○ 望雲記有文林閣刊本。

○ 妙相記有富春堂刊本。

湟川作。『雙珠記』叙王構事。構從軍受誣，其妻郭小艶鬻子全貞。後子九齡做了官，卻棄職去尋親，合家得以團圓。『分鞋記』叙程鉅夫與其妻離合事。事本綴耕錄，爲漢人被擄作奴婢者最沈痛的故事的代表。如果寫得好，可成史多活夫人黑奴額天錄的同類。可惜程鉅夫太殘刻，無人性，竟污損了整個的纏綿悱惻的最動人的故事。陸采有易鞋記，亦叙此事；不知今傳的易鞋爲陸作抑爲沈作？絞綃記。叙魏必簡及沈瓊英遇合事。青瑣記叙賈午事，亦和陸采的懷香記相類。怡春錦堂選其贈香一齣。湟川所作，曲品稱其『長于鍊境』，這話是不錯的。

吳世美字叔華，烏程人，所作有驚鴻記。叙唐明皇、楊貴妃事，其中增梅妃爭寵事，大爲生動可愛。在長生殿沒有出現之前，這部傳奇，乃是寫貴妃事的最好的一本。

陳汝元字太乙，會稽人。著金蓮記及紫環記二本。金蓮記。今存于世，叙蘇軾事，以五戒私紅蓮爲關節，蓋是通俗的東西。車任遠字遠之，號柅齋，亦號遽然子，上虞人。所作有四夢記及彈鋏記。彈鋏叙馮驩事，今佚。四夢以高唐、邯鄲、南柯及蕉鹿的四段組成之。及湯顯祖的邯鄲、南柯二記

① 雙珠記有六十種曲本。

② 易鞋記有文林閣刊本（西壽藏）。

③ 絞綃記有舊鈔本（綴玉軒藏）。

④ 驚鴻記有文林閣刊本，世德堂刊本（北京圖書館藏）。

⑤ 金蓮記有六十種曲本。

出，四夢爲之闌然失色。今亦惟蕉鹿一夢，尙載于盛明雜劇中。謝讎號海門，亦上虞人。著四喜記，叙宋郊、宋祁兄弟事。郊以救蟻獲中狀元，乃是「因果劇」的常套。中入貝州王則叛亂事，蓋故以引起劇中浪瀾者。單本字撻仙，會稽人。著露綬記及蕉帕記。蕉帕記今存^①，叙西施被罰爲白牝狐，見龍驤有仙骨，冒胡弱妹名，與之戀愛。以芭蕉變一綠帕贈之。龍、胡的姻緣，反因此錯誤而終得結成。釀後爲呂洞賓度去。徐元字叔回，錢塘人。著八義記^②，叙程嬰、公孫杵臼事，蓋本于元人趙氏孤兒記而改作者。楊奐字夷白，亦錢塘人。著龍膏記及錦帶記。龍膏記^③今存，叙張無顏得起死葯龍膏于袁大娘，以治元載女湘英疾，遂得成就姻緣，也祇是一本習套的戀愛傳奇。

胡文煥字德文，號全菴，錢塘人。嘗刊格致叢書數百種，中多秘冊珍函，有功于文化不淺。當是毛晉以前的一位很重要的編輯者兼出版家。他曾編群音類選二十六卷，爲明代最大的一部戲曲選，中多今人未知未見的劇本。惜僅錄曲，不載寶白（戴寶白者僅有數齣），是一大缺點。蓋雍熙樂府、詞林摘艷等書之選錄北劇，不妨有曲無白；因爲北劇的唱詞，本出于一人之口，殘留着很多的叙事歌曲的痕迹，雖無白，亦可瞭然。南戲則唱者不一，曲、白每分離不開；單錄其曲，最易令人茫然。文煥

① 四喜記有六十種曲本。

② 蕉帕記有文林閣刊本，六十種曲本。

③ 八義記有六十種曲本。

④ 龍膏記有六十種曲本。

亦能填詞作曲。他自作的傳奇，凡四本：奇貨記（呂不韋事）、犀珮記（符世業事）、三晉記（趙簡子事）及餘慶記，今並不傳。惟餘慶記有九折被保存于詳音類選，尙可窺見一斑。曲品于評奇貨、三晉二記時，每「恨不得名筆一描寫之」，蓋深憾文煥之作非「名筆」也。

陸江樓，號心一山人，杭州人。著玉釵記，叙何文秀修行，歷經苦難事，和無名氏的觀世音香山記同爲很偉大的宗教劇。鄭國軒著白蛇記，叙劉漢卿因救蛇獲厚報事。他自署浙郡逸士，蓋亦浙人。又有蘇漢英著黃梁夢境記，陸華甫著雙鳳齊鳴記，葉良表著分金記，其生平惜皆未詳。

呂天成曲品所載萬曆時代作傳奇者，更有龍膺（字朱陵，武陵人）、戴子晉（字金蟾，永嘉人）、祝長生（字金粟）、顧允默、允霖（原作希雍、仲雍，誤）兄弟、黃伯羽、秦鳴雷、謝廷諒、章大綸、張太和、錢直之、金無垢、程文修、吳大震等數十人。所作並佚，故今不之及。

五

最後，應一叙馮夢龍。夢龍爲明季文壇一怪傑。他的活動的時代，始於萬曆而終於清初。（據

● 玉釵記，白蛇記均有富晉堂刊本；夢境記等均有明刻本（北京圖書館藏）。

● 馮夢龍見明詩綜卷七十一。

南詞新譜，沈自晉凡例續紀他于弘光乙酉（一六四五）之春尚在。到了丁亥（一六四七）才知道他已死。其卒年蓋在乙酉冬或丙戌春夏。（1674—1646）他和沈自晉同為劇場的老師宿將。但其活動的範圍則較自晉廣泛得多了。他編笑府、情史、智囊及智囊補；又編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改作平妖傳及新列國志；選輯太霞新奏；刊布掛枝兒小曲。其對於當時的影響是絕為偉大的。單就「三言」的刊行而論，明、清之際的話本的復活，差不多可說是他的提倡的結果。他的墨憨齋重訂戲曲，在曲律、文辭兩方面是兼行顧到的。他是那末精悍，又是那末細心的在工作着。他字猶龍，一字耳猶，吳縣人。每喜用種種筆名，龍子猶一名尤所常用。他自己所作劇本，有雙雄記和萬事足二本。雙雄記寫丹信和劉雙結義為兄弟。仙翁贈以寶劍。不幸二人皆陷于獄。其妻魏夫人（丹妻）及黃季娘（劉妻）也皆歷經顛沛流離之苦。卒因龍神之救，劉生義氣之感，得以「終吉」。萬事足寫陳循妻賢慧，為夫設妾生子。循登第後，並勸化同年的悍妻。兩家皆安好和樂。這二劇的情節，都帶些教訓意味。惟辭語則皆適典諧俗，不典、不鄙，恰到了「本色」的好處。明末諸家，追摹臨川過甚，往往塗彩抹朱，流于纖艷。夢龍卻是自信不惑的。他最愛真樸本色的美，最恨做作。沈璟才力不足，提倡本色的結果遂流於鄙野。他則從容遠辭，無不入格。這才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所謂墨憨齋新曲十種，○於雙雄記，萬事足外，有：

● 墨憨齋新曲十種有乾隆間印本（西諦藏）。

(一) 精忠旗 題西陵李梅實原稿，叙岳飛、秦檜事；

(二) 楚江情 袁于令作，叙于叔夜、穆素微事，卽西樓記；

(三) 女丈夫 叙紅拂妓虬髯客事，合張伯起、劉晉充、凌初成三人之作于一編；

(四) 灑雪堂 題楚黃梅孝己原稿，寫賈雲華病沒，其魂復投入別一少女之身而與魏鵬續緝姻緣，事本李禎剪燈餘話的賈雲華還魂記；

(五) 酒家傭 合陸無從（名弼，江都人，一作姑蘇人）、欽虹江二作爲一，叙漢末李燮避仇傭工于酒肆事；

(六) 量江記 原爲銅陵余翹（字聿雲）作，叙南唐樊若水諫後主不聽，遂去投宋事；

(七) 新灌園 改張鳳翼的灌園記；

(八) 夢岳記 寫文景昭與劉亭亭戀愛遇合事；原爲會稽史磐作。磐字叔考，作傳奇至多，若合紗、櫻桃、鶺鴒、雙鷺、雙鳳、瓊花、青蟬、雙梅、檀扇、梵書諸記，皆不存；

並題『墨憨齋重訂』，中實吹入不少夢龍的精神。但墨憨齋所改之曲，實不止這八種；現在所見者，更有風流夢（改湯顯祖的牡丹亭）、邯鄲記（亦改湯氏作）、人獸關、永圓圖（皆改李玉作）及殺狗記（卽六十種曲本殺狗記，題龍子猶改訂）五種。也許尚有他種。墨憨齋重訂的劇本傳遍天下，顧

曲者無不重之，卽原作者也很心折。夢龍是一位愛國的熱情詩人。當清兵入關時，他曾刊印幾種小冊子，散布各處，傳達抗戰的消息，以期引起民衆的敵愾心。（這些小冊子，今所見者有二種，日本有翻刻本）唐王卽位於福建時，他被任爲壽寧縣知縣，不久便死難。沈自晉有和子猶辭世原韻二律（見南詞新譜卷首），可見他確是從容自盡的。惜辭世的原詩未得見。

六

無名氏所著的戲曲，今存者不在少數。見於六十種曲中者，有金雀、霞箋、節俠、飛丸、四賢、運甓、贈書諸記。而金雀、運甓爲尤著。金雀記寫潘岳事，其中喬醋諸折，辭意若雨後山色，新翠欲滴。運甓記寫陶侃事，所叙晉室南渡，北方淪沒，諸賢同心努力以支危局諸事，極慷慨激昂之致。和朱鼎的玉鏡台記異曲同工。

明金陵唐氏富春堂所刊無名氏諸傳奇，往往富古朴之趣，本色之美，若未斲之璞，荒蕪之園，別饒一種蕭野的風味。富春堂所刊，以十本爲一套，套以甲乙爲次，則當有一百本，未知其究竟全功告成否。今所見富春堂刊無名氏傳奇，有白袍記，叙薛仁貴事；梯袍記，叙范叔事；和戎記，叙王昭君事；鸚鵡記，叙蘇皇后被陷害事；草廬記，叙三國劉備、諸葛亮事；水滸青樓記，叙宋江殺閻婆惜事；金貂記，叙尉遲敬德事；香山記，叙觀世音修行香山事；十義記，叙韓朋被陷得救事；昇仙記，

叙韓湘子九度文公事；江流記，叙陳玄奘爲父報仇事。這些劇本都是最諧俗的；故事是民間最流行的故事；曲文也是民間能懂得的本色語。其中像白袍記、金貂記、草廬記氣魄都很闊大。水滸青樓記、和戎記也寫得很深刻入情。這些劇本，未必都是這一時代的產物，可能還有「古作」在內，以其皆刊于萬曆間，姑並附述于此。

明金陵唐氏文林閣也刻有不少無名氏的傳奇。文林閣和富春堂同爲唐氏，同在一地刊刻傳奇，或有些關係罷。文林閣所刻，不及富春堂之多，像袁文正還魂記、觀音魚籃記、青袍記、古城記、臙脂記、雙紅記、四美記、雲台記等若干種，皆是別無他本的。古城記寫張飛事，很雄莽可喜；臙脂記寫郭華事，本是流行最廣的故事；雙紅記合紅綫、紅綉二事，串插爲一；雲台記叙漢光武得天下事。

明會稽商氏半塾堂嘗刻筌篈記一本。曲品云：「此崑仙筆也。彼謂自況。詞亦駢美，但時有襲句。豈仙人亦讀人間曲耶？或云：乃越人簡聖成生作。」此當是傳奇中唯一的一部「托仙」之作。

在陳眉公評本諸傳奇中，有夢夢記一本，亦爲無名氏作。又閩南刻本杏花記，版式絕類陳眉公諸評本傳奇，亦爲無名氏作。又有葵花記、珠衲記、彩樓記、百順記、蘆花記、雙盃記、長城記等，並有明刊本，或其中若干齣，嘗見選于流行的選本中，其作者也並皆無名氏可考。長城記在明萬曆時流行甚廣，叙孟姜女尋夫事，惜僅見其中數齣，未得讀全曲。曲辭渾朴。也許是很古老的著作。

參考書目

- 一、曲品 明呂天成編，有重訂曲苑本，有暖紅室刊本。
- 二、曲律 明士伯著，有明刊本，有讀曲叢刊本，有曲苑本。
- 三、曲錄 王國維編，有晨風閣叢書本，重訂曲苑本，王氏遺書本。
- 四、曲海總目提要 有大東書局鉛印本。
- 五、六十種曲 明關世道人編，有原刊本，道光翻刻本。
- 六、富華堂所刊傳奇 明金陵唐氏編刊。
- 七、文林閣所刊傳奇 明金陵唐氏編刊。
- 八、世德堂所刊傳奇 明金陵唐氏編刊。
- 九、繡像齋所刊傳奇 明金陵陳氏編刊。
- 十、金陵瑣事 明周暉編，有明刊本，同治翻刻本。



第五十九章 南雜劇的出現

〔南雜劇〕的出現——與北劇的不同——湯顯的太和記——李開先汪道昆梁辰魚沈璟等——余謂的四聲猿——梅鼎祚陳與郊王錫爵憲祖——王驥德汪廷訥納軍任遠徐復祚王澐黃方胤茅維等

一

用北曲組成的雜劇，在元代到達了她的全盛期的頂峯。在明的初葉，周憲王尚以橫絕一代的雄才，寫作數十種。弘、正（弘治、正德）以還，作者雖不少，而合律者卻稀。馴至嘉靖以後，入於近代期中，則『北劇』已幾乎成爲劇場上的『廣陵散』了。演者幾乎不知北劇爲何物，民間的演唱者也舍北曲而之南曲與小調。作者雖寫北劇，也未必爲劇場而寫。到了萬曆之間（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則北劇益爲凌替。王驥德在他的曲律中說道：『宋之詞，宋之曲也；而其法元人不傳。以至金、元人之北詞也，而其法今復不能悉傳。是何以故哉？國家經一番變遷，則兵燹流離，性命之不保，

邊習此太平娛樂事哉！」（曲律卷三）沈德符在他的顧曲雜言中，說得更爲詳盡：「嘉、隆間（公元一五二二年—一五七二年），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蕃家僅習唱，一時優人俱避舍。以所唱俱北詞，尙得金、元遺風。予幼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矣！何又教女蠻數人，俱善北曲，爲南教坊頓仁所賞。頓會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閱，亦無人知矣！」他又說道：「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今惟金陵尙存此調。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吳中以北曲擅場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與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閨爲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本。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甚醜而聲遏雲，於北曲關捩竅妙處，備得真傳，爲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還曲中，卽病亡。諸妓星散。巧孫亦去爲市嫖，不理歌譜矣。今南教坊有博壽者，字靈修，工北曲。其親生父家傳，誓不教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壽復嫁去，北曲真同廣陵散矣！」且這時代雜劇作者雖不少，然也與唱北曲者一樣，多不甚明瞭北劇的結構，往往以南劇的規則施之於雜劇。其能堅守元人北劇的格律者甚少。雜劇的面目竟爲之大變。在元代及明初，「雜劇」及「北劇」的兩個名辭，乃是一而二，二而一者。此時則雜劇已不復是「北劇」了。其中有好幾劇是純然用南曲寫成了的，例如王驥德的離魂、救友、雙、招魂，便是全用南曲寫成的。「自爾作祖，一變劇體」（呂天成語）。更有逞意的施用著南北合套

的，例如葉憲祖的團花鳳。即應用了北曲來寫劇的作者，也每多不遵守北劇的成規定律。北劇每劇定爲四折或五折，此時的劇本則每少至一折，多至七八折，這個現象在中世期的最後，王九思他們的劇本中已是如此。例如王氏的中山狼，便只是一折。在那時北劇便已現出崩壞之迹了。又，北劇的四折中，總是首尾敘述一件故事的；或者總合了四五劇以敘述一件故事的也有，如王實甫的西廂記，吳昌齡的西遊記。卻從不會有在「四折」之中，分敘四個故事，而仍合爲一個總名，有如這個時代的徐渭的四聲猿那個樣子的。即對於楔子的使用，也和元人完全不同。如汪道昆的大雅堂雜劇，其篇前所用的「楔子」，乃是全劇的提綱，其作用與南劇中所慣用的「副末開場」無異，卻絕對不是元劇的所謂「楔子」。純然應用了南調作雜劇者，當始於王驥德。王氏自己說：「余昔譜男后劇，曲用北調而白不純用北體，爲南人設也。已爲離魂，並用南調。鬱藍生謂自爾作祖，當一變劇體。既遂有相繼以南詞作劇者。後爲穆考功作救友。又於燕中作雙鬢及招魂二劇，悉用南體。知北劇之不復行於今日也。」（曲律卷四）。「爲南人設」及「知北劇之不復行於今日」二語，切實的中了北劇之所以凌替及其體例規則之所以崩壞變異的主因。但雜劇雖用了南調，雖變更了體例與規則，以適應於時代，卻仍無救於實際的滅亡。她已經是再也維持不住在劇場上的優越的地位的了。這時的劇場，蓋已爲新興的崑劇所獨占。北劇雖舍北而就南，實際上已成了與長篇大套的傳奇相對待的短劇，或雜劇，而不復是與南戲相對待的北劇。北劇終於是過去的東西了。

又在歌唱上，也起了一個大變動。北劇原是四折全由一個主角歌唱的。到了這時，則受到了南戲

的猛烈的影響，也放棄了這個嚴格的規律。在全劇中，無論什麼角色都可以歌唱着。又，在題材一方面，有了一個不很細微的變動。他們揀着文人學士們所喜愛的——即他們自己所喜歡的——題材來寫，人物們也大都不出於文士階級之外，悲歡離合也只是文人們的悲歡離合，如遠山戲、洛水悲、鬱輪袍、武陵春、蘭亭會、赤壁遊、同甲會之類。絕少寫什麼包拯、李逵、尉遲恭、鄭元和等等的民衆所熟知的人物。更有一點，特別的可注意。此時是北劇既成爲文士們的產物與讀物，作者們便特別的注重於抒寫文士階級的情懷，每欲借着劇中人物一吐作者自己的憤懣不平的心意。漁陽弄、鬱輪袍、簪花髻、霜亭秋、脫囊穎、一文錢等等都是如此。雜劇至此，遂不僅僅是劇場上娛樂群衆的作品而且是抒寫真實的自己心情的著作了。

二

在這時期，第一個要講的作家是楊慎。慎字用修，號升菴，新都人。官翰林院修撰。謫戍雲南，三十餘年未得召還。卒死於流放之中（1550—1601）。他才情豐茂，著述極富。其詩文皆能自名家，無所依傍。所作雜劇有宴清都洞天元記一本及太和記六本。其散曲也殊佳。王世貞在藝苑卮言

● 見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明史黨卷二百六十七，皇明詞林人物考卷六。

● 曲錄（卷三）尙著錄蘭亭會一本，即盛明雜劇中所錄的一劇，原爲太和記中的一部分。故今不復著錄。

中評之道：『楊狀元慎，才情蓋世。所著有洞天元記，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流膾人口，而不爲當家所許。蓋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洞天元記今未見傳本。係叙『形山道人收崑崙六賊事，所以闡明老氏之旨』（劇說上）。太和記今亦不可得見。太和記凡六本，每本四折，每折抒寫一段故事；全記實共有二十四篇短劇，據說是按着一年二十四個節令而分排着的。然錢曾也是園書目著錄此書，只有四卷，不知何故。呂天成的新傳奇品，亦著錄太和記一種，他說：『每齣一事，似劇體，按歲月，選佳事。裁製新異，詞調充雅，可謂滿意。』則其書正與升庵太和記相同。然其作者則爲許潮。沈泰的盛明雜劇二集，著錄許潮的雜劇最多，凡八種，大約皆爲泰和記中的短劇。然他於武陵春一劇雖標許氏之名，而首頁上端則特著之道：『弇州謂升庵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說者謂此論似出於妬。今特遴數劇以商之知音者。』而於其下的蘭亭會一劇其作者之名下則直題升庵。似沈氏當時，尙未別白清楚泰和記一書，究竟是楊著或許著。焦循劇說：『余嘗憾元人曲，不及東方曼倩事，或有之而不傳也。明楊升庵有割肉遺細君一折』（卷三）又同書：『近伶人所演陳仲子一折，向疑出東郭記，乃檢之實無是也。今得楊升庵所撰太和記，是折乃出其中。甚矣博物之難也！』（卷四）以此說證之也是園書目，則升庵實有太和記一書可知。胡文煥羣音類選，載泰和記十齣，其中正有『東方朔割肉遺細君』。而王羲之、劉蘇州諸齣，則又同盛明雜劇。是雜劇本所載泰和記又實爲升

● 曲海目之以蘭亭會爲升庵作，當係依據於盛明雜劇。曲錄之於太和記外，更著錄蘭亭會，則係傳錄曲海目而誤者。

庵作可知。或者，太和記原有兩本，一爲許潮作，一爲升庵作，其體裁又俱相同，故後人往往混之而爲一。連盛明雜劇的編者也分別不清，故有目題許作，而評語又稱楊作之矛盾發生。

李開先所著雜劇，今存園林午夢，蓋爲一笑散中的一種。開先初與王慎中、唐順之等號稱嘉靖八才子。然不甚爭時名，獨孜孜於當世所不爲的詞曲之業。他所藏的曲，在當時爲最富，有「詞山曲海」之稱。但論者對於他的作品往往以「詞意浮淺」譏之。蓋因其一面雖不肯失文士的面目，一面卻欲力求與民衆相合拍，因此顯露着矛盾之態。這是讀中麓作品者所都可看得出的。錢謙益的列朝詩集說：「伯華弱冠登朝，奉使銀夏，訪康德涵、王敬夫於武功、鄜、杜之間。賦詩度曲，引滿稱壽。二公恨相見晚也。罷歸，置田產，蓄聲妓，徵歌度曲，爲新聲小令，擲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爲文一篇輒萬言，詩一韻輒百首，不循格律，詼諧調笑，信手放筆。所著詞多於文。文多於詩。又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蒐集市井豔詞、詩禪、對類之屬，多流俗瑣碎，士大夫所不道者。嘗謂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枋用。非以樂事繫其心，往往發狂病死。今借此以坐銷歲月，暗老豪傑耳。」「借此坐銷歲月」數語，意願可悲，卻可見他對於文藝並非以真誠從事，所以常多草率隨意之作。

汪道昆在實際上是這時代中第一個着意於寫作雜劇的人。道昆字伯玉，號南溟，歙縣人。除義

● 園林午夢有西廂六幻本，又有暖紅室刊西廂十則本。

● 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明史藝文卷二百六十八，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九。

烏知縣。歷襄陽知府，福建副使，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改鄖陽，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召拜兵部侍郎。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又有大雅堂雜劇四種。道昆與王世貞等同時，世目之爲「後五子」。雖不得預與「後七子」之列，然文名甚著。七子相繼凋謝後，世貞與道昆之名乃益著。論者往往以汪、王並稱。然王既不甚滿人意，汪則更爲後人所譏誚。沈德符說：「汪文刻意摹古，僅有合處。至碑版記事之文，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與歷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余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予心誹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論。」（野獲編）錢謙益也說：「伯玉名成之後，肆意縱筆，沓拖潦倒，而循聲者猶目之曰大家。於詩本無所解，沿襲七子末流，妄爲大言欺世。」（列朝詩集）他的雜劇也不甚得好評。沈德符說，「北雜劇已爲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四作，爲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伯遊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常行。」（顧曲雜言）以北劇的格律律之，這幾劇當然不是「當行」之作。然辭語亦頗尖新可喜。在故事上，在文辭上，在在都可見其爲文人之劇而非民衆的脚本。是案上的讀本，而非場上的戲劇。說白是整飭雅潔的，曲文更是深奧富麗，多用典實。雖「本色」日益遠，而離文人的抒情劇則日益近了。

今所見伯玉的大雅堂四種是：楚襄王陽台入夢、陶朱公五湖泛舟、張京兆戲作遠山、陳思王悲生

洛水，與沈德符所說的四種，中有一種不同。當是沈氏記錯。這四劇都只是寥寥的「一折」。故事的趣味少，而抒情的成分卻很重。在格律上，這些雜劇也完全打破了北劇的嚴規。最要注意的是：（一）有『引子』，以『末』來開場；（二）全劇都只有一折，並不像元人北劇之至少必須四折；（三）唱曲文的，並不限定主角一人，什麼人都可以唱幾句。南戲的成規，在這時已完全引進到雜劇中來了。

梁辰魚雜劇有紅綫女及紅綉。伯龍以浣紗記得盛名。紅綫女。叙的是唐人袁郊甘澤謠中所記的一個故事。當藩鎮相爭，天下大亂之際，人心雖怨怒，卻無法奈那一班好亂的武人悍將何，於是便造作許多俠士的故事，誅奸嚇強，聊以快意。紅綫的故事，便是許多俠士故事中的一篇。梁氏此劇，嚴守北劇規則，全劇皆以旦角主唱。此種故事，本來只能成爲短篇，舖張成爲四折，頗覺索然無味。同時胡汝嘉。亦有紅綫記一劇，然不傳。汝嘉字懋禮，號秋字，金陵人，嘉靖己丑進士。在翰林，以言事忤政府，出爲藩參。顧起元說：「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艷聞，亦有閨閣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祕不傳。所著女俠韋十一娘傳記程德瑜云云，托以誦當事者也。其紅綫雜劇，大勝梁辰魚。」（客齋叢語）惜今未得見汝嘉的紅綫，不知其「大勝梁辰魚」者果何

○紅綫女有盛明雜劇初集本。

○見皇明詞林人物考補遺，列朝詩集丁集上。

所在。梁氏的紅綃雜劇，今未見。其所叙的故事，則與梅鼎祚的崑崙奴雜劇相同，皆本於唐人的傳奇。

沈璟的屬玉堂十七種傳奇中，有兩種是以雜劇之體出之的：即十孝記與博笑記。新傳奇品說：「十孝，有關風化，每事以三齣，似劇體。此自先生創之。末段徐庶返漢，曹操被擒，大快人意。」群音類選所載十孝記，每事皆選一齣，惟少說白耳。新傳奇品又說：「博笑，體與十孝類，雜取耳談中事譜之，輒令人絕倒。先生游戲至此，神化極矣。」今有天啓刻本。（上海有石印本）沈自晉說：「十孝記係先詞隱作，如雜劇體十段。」像十孝這種體裁，以略相類似的故事數篇或數十篇合為一帙，而題以一個總名者，在前一個時期及這個時期都有；而以這個時期為最盛。其作俑似當始於前期沈采的四節記。四節係以叙寫四時景節的四劇，合而為一者。其每一劇實即一個雜劇。其後，小帙者如汪道昆的大雅堂雜劇四種，徐渭的四聲猿四種，車任遠的四夢記四種皆是；大帙者如楊慎的太和記二十四種，許潮的太和記若干種，葉憲祖的四節記四種，顧大典的風教編四種皆是。璟的十孝、博笑，蓋即他們的同類。十孝每事三齣，十事當有三十齣。群音類選所載，尚非其全部。十孝者，蓋指黃香、郭巨、緹縈、閔子、王祥、韓伯俞、薛包、張孝、張禮、徐庶等十人孝親的故事而言。

顧大典的風教編為四節記體的雜劇合集。今不傳。列朝詩集：「副使家有諧賞園、清音閣，亭池佳勝。妙解音律，自按紅牙度曲。今松陵多著聲伎，其遺風也。」呂天成謂：「道行俊度獨超，逸才早貴，著華綴元、白之鬢，瀟灑挾蘇、黃之風。曲房姬侍如雲，清閣宮商和雪。」又云：「風教編一

記分四段，做四節，趣味不長。然取其範世。」但未知所譜究爲何事。

三

給最大影響于明、清的雜劇壇者，則爲徐渭。渭字文清，一字文長，號青藤道士，天池山人，別署田水月。山陰人。有集三十卷。又有雜劇四種，總名爲四聲猿。胡宗憲督師浙江時，招致他入幕府，筭書記。時胡氏威勢嚴重，文武將吏莫敢仰視。文長卻以一書生傲之。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非時直闖門入，長揖就座，奮袖縱談。幕中有急需，召之不至，夜深開戟門以待。偵者還報，徐秀才方泥飲大醉，叫喚不可致。宗憲聞之，頗稱善。文長知兵好奇計。宗憲餌王、徐諸虜，用間鈞致，皆與文長密議。宗憲被殺，文長懼亦被禍，乃佯狂而去。後以殺其繼室，坐罪論死，繫獄。張元忭力救，方得出。年七十二卒（1591—1633）。袁宏道謂：「文長放浪蘊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河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嘖如

● 見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湖史黨卷二百六十八，皇明詞林人物考卷十二。

● 四聲猿有全集附刻本；李告辰刊本；盛明雜劇本；暖紅室本。

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及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

（蕪花集）

王驥德則對於他的劇本，稱揚盡至。『至吾師徐天池先生所爲四聲猿，而高華爽俊，穩麗奇偉，無所不有，稱詞人極則，追躡元人。』（曲律四）又說：『徐天池先生四聲猿，故是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木蘭之北，與黃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先生居與余僅隔一垣。作時，每了一劇，輒呼過齋頭，朗歌一過，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絕以復，則舉大白以酬，賞爲知音。中月明度柳翠一劇，係先生早年之筆。木蘭、禰衡得之新創。而女狀元則命余更覓一事，以足四聲之數。余舉揚用修所稱黃崇嘏春桃記爲對。先生遂以春桃名。今好事者以女狀元並余舊所譜陳子高傳稱爲男皇后，並刻以傳，亦一的對。』

特余不敢與先生匹耳。先生好談詞曲，每有本色。於西廂、琵琶皆有口授心解。獨不喜玉玦，目爲板漢。先生逝矣！邈成千古。以方古人，蓋真曲子中縛不住者。則蘇長公其流哉！』（同上）又說：『山

陰徐天池先生瑰瑋濃鬱，超邁絕塵。木蘭、崇嘏二劇，剗腸嘔心，可泣神鬼，惜不多作。』（同上）沈德

符則持論與王氏正相反。他說：『徐文長謂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韻曲雜言）

文長之作，較爲奔放則有之，然亦多陳套，王氏所謂『可泣鬼神』，自未免阿其所好。沈氏所謂『詞家三尺律之』一語，卻也有幾分過分。假定必以元人的嚴格的劇本規則來律文長之作，他當然只好受

『猶河、漢也』四個字的酷評了。這是四個絕不相干的『短劇』的合集。漁陽弄寫禰衡擊鼓罵曹操的事，卻不從正面來寫，只是很滑稽的將已在陰司定罪的曹氏與不久便要上天的禰衡，更加上一個在第五殿

閻羅天子殿下的判官蔡幽，在陰間重復「演述那舊日罵座的光景」。翠鄉夢故事見張邦畿侍兒小名錄及田汝成西湖志。西湖志餘稱，杭州上元雜劇，有鍾馗捉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之屬。是「月明度妓」之故事不僅流傳甚廣，抑且由來已久。大約最早的時候，僧人爲妓所誘的事，只是民間流行的一幕滑稽劇；後來乃變成嚴肅的劇本，附上悔悟坐化之事；再後來，則有再世投胎，爲友所度的事。而月明的一度，也頗具有滑稽的意味，當仍是民間滑稽劇的遺物。第二齣最後一段的收江南一曲，許多批評者都認她爲絕世的妙文。但實像民間跳舞劇的兩個演者的對唱。湖壩雜記謂「今俗傳月明和尚度柳翠。燈月之夜，跳舞宜淫，大爲不正」。這「度柳翠」、「狀柳翠」或者便是對唱的吧。

雌木蘭本於古木蘭詩，但古詩並無木蘭擒賊的事，只淡淡的寫了幾句：「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勛十二轉，賞賜百千強」而已。詩裏也不言木蘭的姓，劇中則作爲姓花氏，名弧。詩中無木蘭的結果，只是說「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劇中則多了一段嫁給王郎的事。但劇中也開將詩句概括了來用。

女狀元凡五齣，敘黃崇嘏事。文長以黃爲狀元，實誤。按十國春秋，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邛州刺史周庠，愛其丰采，欲妻以女。崇嘏乃獻詩云：「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驚召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庠命攝司戶參軍。已而乞罷歸，不知所終。文長劇中所敘，則與此略異。全劇充滿了喜劇的氣氛，特別是第五齣。作者的態度頗不嚴肅，更不穩重，大有以戲爲戲之心腸，頗失去了藝術者對於藝術的真誠。

歌代嘯。一劇相傳亦爲文長所作。袁石公爲序而刻之。雖卷頭題着「山陰徐文長撰」，而石公的序，已先作疑詞：「歌代嘯不知誰作，大率描景十七，摘詞十三，而呼照曲折，字無虛設，又一本地風光，似欲直問王、關之鼎。說者謂出自文長。」劇前有凡例七則，皆爲作者的口氣。凡例之末，則署着「虎林冲和居士識」，或者便是冲和居士所作的罷？凡例上說：「此曲以描寫諧諷爲主，一切鄙談猥事，俱可入調，故無取乎雅言。」真的，此劇嬉笑怒罵，所用者無非市井常談，而其骨架便建立在：

沒處洩憤的，是冬瓜走去，擊瓠子出氣，
有心嫁禍的，是文母牙疼，灸女婿腳根，
眼迷曲直的，是張秃帽子，教李秃去戴，
胸橫人我的，是州官放火，禁百姓點燈，

的四句當作「正名」的俗語之上。作者將每一個俗語都拍合了一個故事，又將這四個故事，以張、李二和尚爲中心而一氣聯貫之。結構頗爲有趣，但未免時有斧鑿痕。勉強的湊拍，終於是不大自然的。又劇中所用的俗語，間有很生硬的，又多文氣，極顯然的可以見出她是出於一位好掉筆頭的文人學士之手。雖然作者力欲從俗，卻終於是力不從心不知不覺的又時時掉起文來。不過本色語究竟還多。如與

四聲猿（不必說是紅綫、崑崙奴了）一比較，則此劇真要算是本色得多了。

梅鼎祚的崑崙奴雜劇，本於裴頡的傳奇。曲白也駢偶到底。徐渭嘗爲之潤改一過，亦未能點鐵成金。

陳與郊有昭君出塞、文姬入塞及袁氏義犬三劇。這三劇頗足見作者的縱橫的才情。

昭君出塞爲後人盛傳漢代的故事之一。詩歌、小說及雜記諸書不說，卽就戲曲而論，今存的已有了三部。一是馬致遠的漢宮秋，二是明人的傳奇和戎記，三卽與郊這部昭君出塞。馬致遠之作，以漢帝爲中心人物，所以其描寫完全注重在漢帝而不注重在昭君；特別是着重在昭君去後，漢帝回宮時所感到的種種悽楚的回憶。和戎記雖長篇大軸，卻是民間流行的昭君傳說。與郊此劇卻與她們不很相同。第一是完全依據於最初的本子，——西京雜記——只是說，毛延壽索賄不遂，將昭君圖像，點破了臉，因此，漢帝按圖指派，便將昭君遣嫁於匈奴單于。到了拜辭時，漢皇才駭異的發見昭君原來是那末美麗。然他不欲失信於單于，終於將昭君遣嫁了去。

與郊的文姬入塞，其運用題材之法也與昭君出塞一劇相同。文姬的故事，極爲動人，然描寫的

● 崑崙奴有方諸館刊徐文長校正本，有盛明雜劇初集本。

● 昭君出塞有盛明雜劇初集本。

● 文姬入塞有盛明雜劇初集本。

人卻不多。與郊似乎是有意的將她取來，作爲「出塞」的一個對照。劇情完全根據於蔡琰的悲憤詩及胡笳十八拍，一點也不加以附會。悲憤詩原寫琰的爲北人所擄及她別子而歸的事。像這樣的事，在敵虜侵入中原之時，往往是有的。文姬卻代表了那許多悲楚無告的女子們。玉陽在此劇中寫文姬既悲且喜的心理是很爲深刻的。她夢想着要回中原。這個夢境是要實現了。然而她心中卻又多了一個說不出的苦楚。原來她在北已生了二子。生生的撇下了二子，而獨自南去，真是做母親的萬不能忍受的事。然而她又有什麼方法留連着呢？來使在催發，孩子們在哭着。要捉住這時的悽楚來寫，真是頗爲不易的。玉陽在這裏，很着意，很用力，所以不惟不至於失敗，且還甚爲出色。

袁氏義犬 ● 本南史袁粲本傳。粲在宋末爲尚書令，加侍中，與蕭道成、褚淵、劉彥節等同輔政。道成篡位，粲不欲事二姓，密有所圖。爲道成所覺，遣人斬之。粲有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我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少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氄狗戲如平時。經年餘，一狗忽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此狗卽袁郎所常騎者。宋書粲本傳，事亦略同。與郊此劇，其事與史全同，但略加烘染而已。與郊三作，在曲白兩方面，都未能擺脫了時人的影響，往往過於求整，失了本色。

王衡的幾部雜劇——鬱輪袍、真傀儡與葫蘆先生，頗有些感慨，不僅僅是說故事而已。王衡字辰玉，太倉人。大學士錫爵之子，官翰林院編修（1564—1607）。鬱輪袍鼓王維事。沈泰評之道：「辰玉滿腔憤懣，借摩詰作題目，故能言一己所欲言，暢世人所未暢。閱此，則登科錄正不必作千佛名經，焚香頂禮矣。韓持國覆部已久，何必以彼易此！」此劇全用北曲寫，卻長至七折，究竟也守不了北劇的嚴規。

真傀儡一劇，盛明雜劇作「綠野堂無名氏編」，實亦辰玉所作。劇敘宋杜衍退職閒居時，與田夫野老相周旋，自忘其爲元宰身份。「做戲的半真半假，看戲的誰假誰真。」或以爲係辰玉寫其父錫爵罷相家居時事，或以爲係寫申時行事。官場像戲場，作者的主意當在於此耳。辰玉的長安街及和合記二劇，未見。沒奈何（葫蘆先生）一劇，也未有傳本。但陳與郊的義犬劇中，插有沒奈何一劇的全文，當即爲辰玉所作的罷。與郊爲辰玉父錫爵的門生，與辰玉甚交好，在插寫沒奈何的開始，他明白白的說道：「新的是近日大中書令王獻之老爺，編葫蘆先生。」正以王獻之影射王辰玉。

葉憲祖所作雜劇有易水寒等九種。易水寒敘荆軻刺秦王事。此故事在史記刺客列傳中已是一節

① 見明史卷二百十八，明詩綜卷五十九。

② 鬱輪袍有盛明雜劇初集本。

③ 真傀儡有盛明雜劇初集本。

④ 易水寒有盛明雜劇二集本。

很有戲劇力的文字，編之爲劇，當然更動人。但也頗多附會。其第四折叙軻刺秦王。秦王逃。然終於爲軻所捉住，強他一一歸返諸侯侵地。他皆依允。正在這時，仙人王子晉來度軻，因他們原是仙班故友。子晉吹着笙，軻隨之而去。這卻是完全蛇足的故事。全部絕好的悲劇，至此遂被毀壞淨盡了！我們真要爲作者惋惜。憲祖喜作佛家語，在易水寒中，他力革這個積習，然而終於還請了個仙人王子晉出來。在北邙說法^①中，他便充分的表現出來佛家的思想。北邙說法的正目的是：『天神禮枯骨，餓鬼鞭死屍。若知真面目，恩怨不須提。』團花鳳^②、天桃、執扇、碧蓮、繡符、丹桂、銅合和素玉梅螭都是普通的戀愛劇。天桃、執扇以下四種，便是所謂四盤記^③。新傳奇品評之道：『選勝地，按節令，賞名花，取珍物，而分扮麗人，可謂極排場之致矣。詞調優逸，姿態橫生，密約幽情，宛然如見，卻令老頭沒法耳。』推許似稍過度。金翠、寒衣記有元明雜劇二十七種本^④。這是葉氏最守北劇規則的一作。事本剪燈新話翠翠傳。灌將軍使酒罵座記^⑤，也有元明雜劇二十七種本，寫寶嬰及灌夫都虎虎有生氣。魏其、灌夫之死，原是一件很動人的悲劇。將這件材料捉入劇本中的，恐將以懶閑居士爲第一。

① 北邙說法有盛明雜劇初集本。

② 團花鳳等五劇皆有盛明雜劇本。

③ 四盤記有樂齋間刻本（長洲吳氏藏）。

④ 寒衣記有元明雜劇本及書聲他室曲叢本。

⑤ 罵座記有元明雜劇本及書聲他室曲叢本。

人，葉氏也頗用心用力的寫。惟最後一折，添出「活捉田蚡」的一段事，未免有些蛇足。如此收場，一般觀衆，果然是滿意了，然而悲劇的嚴肅的意味，與最高的效力卻完全被推毀了。

四

王驥德作男王后、離魂、救友、雙鬟、招魂等雜劇。傳者僅有男王后一劇耳。據作者自己說，有好事者曾以此劇與徐渭的女狀元合刻爲一冊。其故事，也正是徐渭的「辭凰得鳳」的女狀元的一個反面。彼爲女扮男裝，而此則男扮女裝。彼爲「辭凰得鳳」，而此則爲后得妻。事實頗爲荒誕，且無多大意義，惟作者穿插尙佳耳。驥德的離魂諸劇皆用南曲。他頗自豪，以爲雜劇而用南曲乃係「自爾作古，一變劇體」。惟男王后則爲他早年之作，故仍頗守北劇的成規。汪廷訥所著的雜劇有廣陵月一種。此劇敝唐韋青與張才人遇合事，凡七齣，亦雜劇中的篇幅較長者。事本樂府雜錄。

車任遠字柅齋，號蓮然子，上虞人，著四夢記。蓋以絕不相干的四段故事合而爲一本者。這四夢是高唐、南柯、邯鄲及蕉鹿。今「四夢」原本未見，惟蕉鹿夢存耳。此劇的故事是敷演列子中的鄭

● 男王后有盛明雜劇初集本。

● 蕉鹿夢有盛明雜劇二集本。

人得鹿失鹿的寓言的。但敘述過於質實，反失空靈幻妙的趣味；教示過於認真，又有笨人說夢之感覺，遠不如列子原文之雋逸可喜。

徐復祚著一文錢。雜劇。一文錢的故事，出於佛經。雖亦爲了悟的宗教劇，卻頗有詼諧的趣味，形容儂吝的富人盧至員外，極其淋漓盡致。

王澹字澹翁，自號澹居士，會稽人，著櫻桃園一劇。又有雙合、金碗、紫袍、蘭風諸傳奇，今並不傳。這是一篇無多大趣味的鬼魂報恩的故事。但作者將這平淡的故事，卻能點染生姿，頗饒雋語。

陳汝元字太乙，會稽人，著紅蓮債一劇。紅蓮債大似徐渭的翠鄉夢，惟更爲複雜些，其主人翁乃爲世俗所熟知的蘇東坡與佛印。

又有林章字初文，福清人，萬曆間曾在戚繼光幕下。後因事下獄死。章有奇才，頗有建立功名。而處境艱苦，欲試無從，終至被奸人所陷。他所著有青虬記，今惜不傳。余翹字聿雲，池州人。著量江記傳奇及賜環記與鎖骨菩薩雜劇。量江記今有墨憨齋改本。馮夢龍序量江記道：「所爲樂府，

① 一文錢有盛明雜劇初集本，有山水齋刊四大癡本。

② 櫻桃園一作櫻桃夢，有盛明雜劇二集本。

③ 見明詩綜卷五十二。

尙有賜環記、鎖骨菩薩雜劇。余恨未悉觀。一則此二劇，在馮氏之時已在若存若沒之數的了。今更不可得見。黃方胤，號醒狂，金陵人，著陌花軒雜劇。焦循劇說云：「陌花軒雜劇，凡十折，曰倚門，四折；再離，一折；淫僧，一折；偷期，一折；督妓，一折；變童，一折；懼內，一折；皆舉市井敝俗，描摹出之。」此七劇今有雜劇編本，頗隣於鄙褻。孫源文字南公，號笨庵，無錫人。著俄方朔一劇，今不傳。焦循劇說云：「俄方朔四齣，以西王母爲主宰，以司馬遷、卜式、李陵、李夫人等串入。悲歌慷慨之氣，寓於俳諧戲幻之中，最爲本色。」陸世廉字起頑，號生公，又號晚庵，長洲人。宏光時官光祿卿。入清，隱居不出。著西臺記，叙謝臬羽慟哭之事，蓋係有感而發者。惜今亦不傳。

茅維字孝若，歸安人，坤子。自號僧曇，著蘇園翁、秦庭筑、金門載、雙合歡、鬧門神等五劇。●焦循劇說，鬧門神「謂除夕夜，新門神到任，舊門神不讓相爭也。曲中紫花兒序云：「誰將俺畫張紙裝的五彩冷面皮，意氣雄赳豎劍眉。開口鬚鬚，手擎着加冠進爵，刀斧彭排。奇哉！剛買就，遍街人驚駭，盡道俺龐兒古怪。滿腹精神，個儻胸懷。」金蕉葉云：「俺且眼偷瞧桃符好乖，那戴頭盔將軍忒呆，只你幾年上都剝落了顏色，甚滋味全無退悔。」小桃紅云：「少不得將笞帚兒刷去

● 或作方印，方儒皆非。據周學金陵垣事作方胤。

● 見明史卷三百八十七，列朝詩集、丁集下。

● 蘇園翁等五劇，皆有雜劇新編本。

塵埃，把舊門神摔碎扯紙條兒滿地踹，化成灰。非俺莫面情挈帶，只你風光過來，威權顯赫，到今日回避也應該。」又金門戟一劇演的是：「辟戟諫董屢事，皆本正史。」（北京圖書館所藏殘本雜劇新編，存雜四劇。）

參考書目

- 一、曲品 明呂天咸編，有曙紅室刊本，重訂曲苑本。
- 二、曲律 明王伯良編，有明刻本，讀曲叢刊本，重訂曲苑本。
- 三、曲錄 王國維編，有巖風閣叢書本，重訂曲苑本，王氏讀齋本。
- 四、曲海總目提要 有大東書局石印本。
- 五、盛明雜劇初二集 明沈泰編，有明刻本，廣氏翻刻本。
- 六、雜劇新編 清鄧式金編，有清初刻本。
- 七、元明雜劇二十七種 有國學圖書館石印本。
- 八、古今名劇柳枝集 醉江集 明孟稱舜編，有崇禎刊本。
- 九、琴音類選 明胡文煥編，有明刻本。

第六十章 長篇小說的進展

羅貫中以後長篇小說作者的沉寂——水滸傳的改編——吳承恩西遊記的出現——羅建板四遊記——封神傳——三寶太監西洋記——楊家府與孫臏鬥智——鄧志謨楊嗣曾等——平妖傳的改作——偉大的金瓶梅——其時代與作者的推測——金瓶梅的影響——隋煬帝史與碑真逸史——講史進展的塗徑——皇明英烈傳——熊大木馮夢龍等。

自羅貫中以後，長篇小說的作者似乎又中斷了一時。從洪武到正德，這一百六七十年間，我們找不到一位重要的作者或著名的作品。『也許書闕有間』，我們不能得到正確的史料。但即有幾位無名的作家，而其沒有產生著名的作品，則為不可掩的事實。直到了嘉靖、萬曆時，偉大的創作，方才陸續的出來，呈現了空前的光彩。自有長篇小說以來，其盛況恐怕沒有超過那個時代的。水滸傳完成於這

時，封神傳寫作於這時，西遊記也於這時始有了定本。尤其偉大的，則更有空前所未有的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雖然其中一部分的描寫，未免過於刻劃淫穢，曾招致了多數人的責難——金瓶梅。所謂小說界中的四大奇書，已有了三部是完成於這時的。此外，皇明英烈傳和三寶太監西遊記的出現，諸種講史的編訂，也都是值得一說的。

水滸傳的祖本，雖創作於施耐菴，編纂於羅貫中，然使其成爲今樣的偉大的作品的，則斷要推嘉靖時代的某一位無名作家的功績。這一位偉大的作家可惜我們現在已不能知道他的真確的姓名。有的人說是郭勳寫的，但事實上似乎不會是的。（也有人說是汪道昆寫的，更不可靠。）也許這位大作家會在過郭勳的幕府中的也難說。我們以簡本的水滸傳與嘉靖時出現於世的繁本「水滸傳」一加比較，我們便知道，在這兩本之中，軀殼雖是，而精神則已是全然不同的了。原本或只是一具枯瘠不華的骨殖；附之以血肉，賦之以靈魂者，則爲嘉靖本的水滸傳的作者。嘉靖本水滸之對於原本水滸，不僅擴大、增飾、潤改之而已，簡直是給她以活潑潑的精神，或靈魂，而使之煥然動目，犁然有當於心，由平常的一部英雄傳奇而直提置之第一流的文壇的最高座上。水滸而沒有遇到嘉靖時代的這位改作者，則也終於是羅貫中氏的一部創作而已，終於是羅氏三國志演義的伯仲之間的一物而已。但既遇到了這位改作者，則其地位與重要便完全不同了。她已不復是三國志演義的儕輩，也不復是說唐傳，及原本平妖傳的儕輩。她獨自高出於羅氏的諸作而另呈了一副面目，正如羅氏的三國志演義之高出於元刊全相平話的諸作一樣，而其高出的程度則不僅伯仲之間而已。這位改作者，其運用國語文的程度已臻爐火純青

之後，幾乎是瑩然的美玉，粹然的真金，湛然的清泉，已不見一毫的渣滓，一絲的疵瑕。而其曲折深入，逼真活潑的描寫，也已與最高的創作的標準相符合。第一黃金時代的諸話本作家，有時雖也可達到這個境地，然其作品總是短篇。若長至一百回，十餘冊的作品，他們是不敢試手的。這種長篇的大著之出現於此時，正足以見這個嘉靖時代之較第一黃金時代爲尤偉大。也正足以表現文學史上的發展規律，決不是「一不如一代」，而有時是在向前進步的。

綜觀嘉靖本的「濟傳與羅氏原本不同者約有數點」。第一是，添加了一部分的「題材」進去。嘉靖本與原本其事實間架當無不同，次序也犖然如一；起於洪太尉的誤走妖魔，而終於宋江、吳用、李逵的死與葬。但嘉靖本究竟也添加了一部分材料進去，那便是征遼的故事的一大段。這一大段故事是加在全夥受招安之後，擒捕方臘之前的。因爲羅氏原本已將陸續聚集于梁山泊的一百單八位好漢的結果，都已安排定了，嘉靖本的作者無法再將這種前定的結果移動。所以他對於平遼的一役，便平空添出了許多人物來，代替梁山泊諸好漢去衝鋒陷陣，死于戰地，梁山泊好漢們卻是一個也不會受到損害。雖然戰事的激烈，未必下于征方臘。這乃是嘉靖本作者的苦心孤詣處，也是他的補插此段的顯出補插的大罅隙處。第二是，擴大了原文的敘述。往往原文十字，嘉靖本的作者可以擴大而成爲百字。胡應麟謂：「中間抑揚映帶，回護詠嘆之工，真有超出語言之外。」蓋其高出于原本遠甚之處，便在于這種「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

二

西遊記小說，流行于今者凡數種。於唐三藏取經詩話之外，有楊致和作的四十一回本，萬曆時，余象斗會編入他所刊行的四遊記中。有朱鼎臣作之十卷本唐三藏西遊釋厄傳，爲隆、萬間福建書林劉運台所刻。有吳承恩作一百回本，即今日所通行者。近更在永樂大典一三一三九卷發見西遊記的一段，「魏徵夢斬涇河龍」。其中情節，大致相同，無甚出入。朱、楊似從吳本刪節而來，而永樂大典本則當爲吳本之所本。吳本之出現，實爲西遊故事裏最偉大的一個成就。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人。性敏多慧，博極群書，復善諧劇。著西遊記及射陽存稿等。嘉靖甲辰歲貢生。後官長興縣丞。隆慶初，歸山陽。萬曆初卒。承恩在當時，名不出鄉里，西遊記雖風行一時，而知其出于吳氏之手者蓋鮮。以永樂大典本與吳本較之，二本之間，相差實不可以道里計。大典本西遊記，未脫民間原始傳說的面目。吳氏之作則爲出于文人學士之手的偉大的創作。其一枯瘠無味，其一則豐腴多趣。其間的不同，正若嘉靖本水滸傳之與羅氏原本。難怪吳作盛傳于世，而大典本則掩沒不傳。吳氏依據大典本以成其骨骼，更難以談諧，間以刺諷，或有意用的以說說道理，談談玄解。于是後之解說便多。或以爲作者是以此闡佛的，或以爲作者是講修鍊的，或以爲作者是用以討論儒家的明心見性之學的。總之，他們是無一是處的。作者難免故弄滑稽，談談久已深入民間及文人的哲學中的五行的相生相剋等等之說，然決不是有意的處處如此佈置的。原來，這種佈置，一半並非吳氏的創作而是傳之已久



唐三藏西遊傳

這是簡本“西遊記”的一種。

——從明刻本



西 遊 記

這是吳承恩“西遊記”的一段，描寫道釋爭長，佛徒受難的故事。

——從明刻本

的。吳氏之作的百回，可分爲左列的四大段：

第一段 第一——第七回：叙孫悟空出生、求仙及得道、鬧三界等事。

第二段 第八——第十二回：叙魏徵斬龍、唐皇入冥、劉全送瓜及玄奘奉諭西行求經事。（通行本吳氏西遊記於第八九回間插入玄奘的身世及爲父母報讐事，蓋係從朱鼎臣本鈔補而來的。）

第三段 第十三——第九十九回：叙玄奘西行，到處遇見魔難，所遇凡八十一難，但皆由佛力佑護，及孫行者的努力，得以化險爲夷，安達西天。這是全書最長的一大段。寫得雖是層次井然的一難過去又一難，卻難得八十一難之中，事實雷同者卻不很多。此可見作者的心胸的細緻與乎經營的周密。

第四段 第一百回：寫玄奘及其徒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等護經回東土，皆得成眞爲佛事。但作者算算，前文只有八十難，于是又增「水厄」一難，以成全八十一難之數；殊足使讀者有迷離愉悅之感。（按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玄奘的東歸是由佛另行派人護送的，孫行者諸人皆留在西天成佛，並不與玄奘同歸。）

這四大段至少可成爲三部獨立的書。孫行者花果山水簾洞的出生，龍宮、地府與天宮的大鬧，八卦爐、五行山的厄運，乃是一部獨立的英雄傳奇。第二段唐太宗入冥事，在唐末便已有了像唐太宗入冥記一類的俗文小說了。第三段及第四段，更可以自成一部好書，與荷馬的亞特賽（*Odyssey*）是有同樣的迷人的魔力的。將這不同的四段而以玄奘西行的一條綫貫串之，這是很有趣的，而且是很早的一種

努力。而吳氏則爲這個努力中的最後而且最高明的一位作者。連吳昌齡氏也在內。從唐太宗入冥記以後，敘述太宗、玄奘之事者，不知多少，而集其大成者則爲吳氏此作。其後雖更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以及西遊補之屬，然方之吳氏的所作，則似乎皆有「續貂」之感。西遊補雖另有寄托，別饒趣味，然其文學上的成功，則實在趕不上吳氏。

與西遊記同類的著作，這個時候也產生了好幾部。萬曆時，余象斗曾總集之編爲四遊記一書。這部四遊記名雖一書，其實乃是四部毫不相干的書的總集。其中的一部便是楊致和氏的四十一回本的西遊記。其他三部則爲：（一）上洞八仙傳（一名八仙出處東遊記傳），蘭江、吳元泰作；（二）南遊記（亦名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余象斗編；（三）北遊記（亦名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亦爲余象斗編。合此四者，卽所謂東、西、南、北四遊記者是。當時未必是恰恰合于「四遊」之數的。除了楊致和的西遊記外，其餘三書，皆未必原名卽爲東遊記等等的。且除了楊致和、吳元泰二書顯然爲萬曆以前的舊本外，南遊記及北遊記亦當爲相傳已久的民間的讀物。故余象斗加了一翻的編訂之後，只題爲「編」而不題爲「作」。上洞八仙傳凡二卷，五十六回，叙八仙得道原由，而其敘述的中心則爲八仙赴蟠桃會後渡海而歸。八仙各有寶物，而藍采和的玉版尤爛爛發光。龍王太子深愛之，遂攝而奪之，並將采和幽于海底。其他七仙上岸，不見采和。藉其仙術，知采和陷在龍宮。因此仇隙，遂與龍王大戰。以火燒海，移山填洋，極仙家幻變的能事，大似西遊記前數回孫行者大鬧天宮。龍王大敗，請了天兵來助，也敵不了八仙的威力。後來觀音東來，爲他們講和，始各和好如初。五顯靈官大

帝華光天王傳（即南遊記）凡四卷十八回，寫華光爲救母而大鬧天宮、地府，受盡諸般苦楚，始終不悔不服。後爲孫行者之女月孛所制，幾死。賴火炎王光佛救之，華光始愈，皈依佛道。這又是一部大鬧三界的活劇，而其佈局較西遊記爲尤偉大。華光救母與目蓮救母恰恰是一個對照。然一則以佛力，一則以魔力，行動大不相同。然其精神的純潔高尚，富於「殉教」的觀念則一。如果作者的描寫力也達到吳承恩的程度，則這部書的成就似當較西遊記爲尤偉大。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即北遊記）凡四卷二十四回，亦爲神靈爭鬪的一幕。然並不足觀，遠不如南遊記的轟轟烈烈，有聲有色。

西遊記等作，原有所本，而許仲琳的封神傳則雖亦有所本，卻完全是自己的創作，自己的骨架，並無多大承襲舊文處。我們將許氏的封神傳與元刊的武王伐紂書一對讀，則知許氏之採用舊文的事蹟處，實寥寥無幾。舊作武王伐紂雖不少神怪之言，較之許氏的封神傳來卻真如小巫之見大巫。樂毅伐齊七國春秋後集，雖也仙魔惡鬪，撼天動地，攻陣被圍，鬼哭神驚，極幻怪神奇的能事，然較之封神傳來卻令人有「自鄙」以下，不足觀矣」之嘆。總之，任什麼「相斫書」，卻總沒有像封神傳的那末極力形容「整頓九十有九國，滅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周書世俘篇）的那次威武淒怖的戰役的。武王伐紂，古來本有「血流漂杵」之說。然經了儒者的粉飾，卻輕輕的以「前徒倒戈」文之。封神傳雖有誇張過度之處，卻很大膽的打破了這個傳統的觀念。封神傳全書一百回，作者許仲琳，南京應天府人，號鍾山逸叟，生平未詳。雖間有淺陋之處，然其博學廣聞，多採異語以入傳，則頗使人感到他並不是一位淺陋的學者。張無谷序平妖傳，曾及封神傳，則許氏的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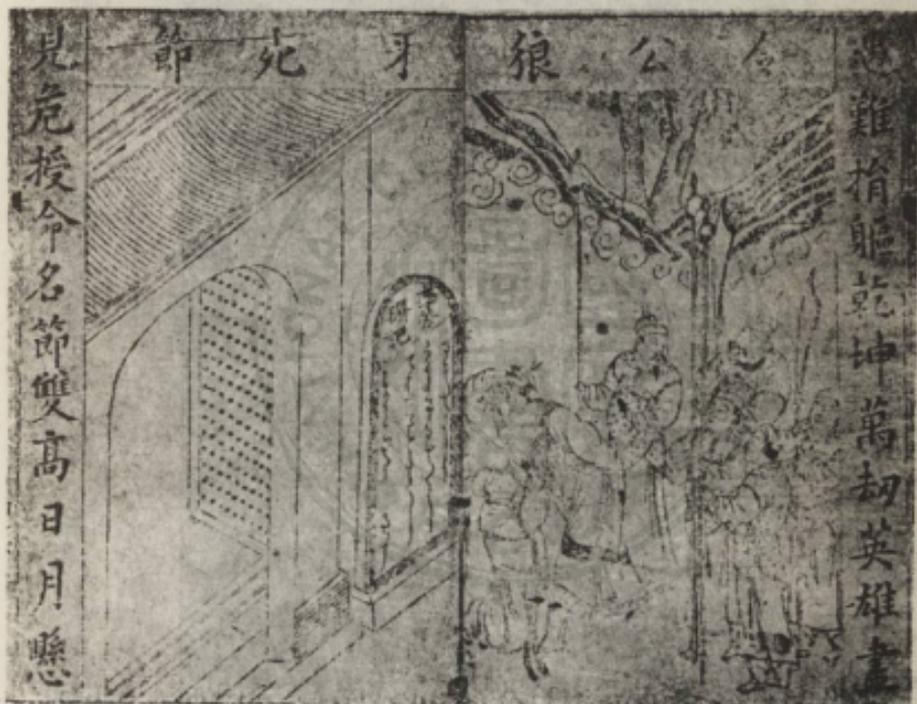
至遲當在萬曆，早則或在嘉靖、隆慶。這時，政治界對於文字的羅網似乎最稀，（雖待遇儒臣不以禮，卻不大管文人的眼，故淫褻之作皆可公然發賣。）故封神傳中的敘述，頗有很大膽的地方。若哪吒的逼父，楊戩的反股，都是舊禮教所不能容的，而許氏卻言之津津。又通天教主的門下，萬彙皆仙，百獸不拒，亦頗使人有仁者澤及萬物之感。惟殺戮死傷過多，又過於鼓吹着定命論，卻也使人處處感得凜然、悽然，不甚覺得愉快。關於姜尚的屢困不遇及與其妻馬氏的交涉，似乎作者頗受有流行當時的薦福碑、金印記諸劇的影響。

封神傳若甚似荷馬的依里亞特（Iliad）及印度大史詩馬哈勃拉太（Mahabata），則產生于萬曆時代的三寶太監西洋記，大似荷馬的亞特賽與印度的史詩拉馬耶那（Ramayana）。西洋記凡一百回，羅懋登作。懋登號二南里人，生平亦不甚可知。惟所刊著之作頗多。曾爲琵琶記作音釋，又爲邱濬的投筆記作註，他自己也寫着些劇本，乃是萬曆間一位很好事的人文。西洋記叙的是，永樂中太監鄭和奉使率將士下海威服南洋諸國事。此舉爲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錫蘭島上尚有鄭和的碑文在着，南洋各地也尙都流傳着三寶太監的傳說。此事並沒有什麼神奇幻想的影子，然一入羅氏的筆端，卻成了一部較亞特賽爲尤怪誕，視拉馬耶那不相上下的一部敘錄神奇的歷險與戰爭之作了。不知這種神奇的故事，是羅氏的冥想的創造，還是民間本來流傳着的。我們猜想，像這樣誇誕可怪的故事至多只有三分是依據傳說，而其餘七分則完全由作者自己添上去的。作者的文筆頗多有意做作，故自弄文之處，大不似水滸、西遊諸作的自然流暢，似乎他是深中着「七子」諸人的復古運動之毒害的。例如：



孫龐演義

敘孫臏、龐涓鬥智事，頗極幻怪神奇。



楊家府演義的一幕

(西諦藏)

原來先前的高山大海，兩次深淵樵夫，鼉葛虺蛇蜂鼠，俱是王神姑攪弄來的。今番卻被佛爺爺的寶貝拿住了。天師的心裏才明白，懊恨一個不了。怎麼一個懊恨不了？「早知道這個寶貝有這等的妙用。不枉受了他一日的悶氣。」王神姑又叫道：「天師，你來救我也！」天師道：「我救你我還不得工夫哩。我欲待殺了你，可惜死無對證；我欲待細起你，怎奈手無繩索；我欲先待中軍，又怕你掙挫去了。」

——西洋記第四十回

這種故意舞文弄墨的地方，頗失了小說的天趣。故終不能與水滸、西遊等同得人讚頌。

楊家府演義○出現于萬曆間，孫龐圖智出現于崇禎間，也都是封神傳、西遊記一類的神怪小說。孫龐圖智○的來源是很古遠的。元代建安虞氏刻有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同時所刻而今已不傳的七國春秋前集，當必為「孫龐圖智」無疑。這讀了樂毅圖齊的開場白而可知的。崇禎本的這部孫龐圖智，其氣韻也和樂毅圖齊極為相類，或是就元人舊本而改作的罷。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刊于萬曆三十四年，首有秦淮墨客序。前半全本于稱為北宋志傳的「楊家將」的故事，後半十二寡婦征西，及楊文廣、楊懷玉的故事，似為作者所創作，極荒誕不經，文字也很淺率。中叙楊家諸將和狄青的衝突，青屢屢的想謀害他們。這事很可怪。俗傳的狄包楊萬花樓演

○楊家府演義有明萬曆刊本（西語彙），有清乾隆間翻刻本。

○孫龐圖智有崇禎原刊本，有清代坊刊本（改名前七國孫龐演義）。

義，狄青是站在楊家的一邊的。這裏卻把狄青寫成王欽若式的人物了。不知有所據否？秦淮墨客名紀振倫，字春華。此書或即其所自著的罷。

鄧志謨出現于萬曆間，寫了不少體裁詭怪的東西。他寫了好幾種的「爭奇」。今所知者已有山水爭奇，風月爭奇，梅雪爭奇，花鳥爭奇，童媿爭奇，蔬果爭奇等數本；每奇凡三卷。第一卷是一篇小說，其性質極類李開先的雜劇園林午夢。譬如山水爭奇便是敘述「山神」和「水神」的爭勝鬪口的。山神說山是如何的好，水神又說水是如何有造于人類和萬物。各搬出了不少的典故來，作為證據。其第二卷、第三卷則各搜輯「山」、「水」或「蔬」、「果」的「藝文」，自詩賦以至劇曲，無不包羅在內，很有些重要的資料。他又寫作了晉代許旌陽得道擒蛟鐵樹記、唐代呂純陽得道飛劍記、五代薩真人得道呪棗記等神仙故事。今惟鐵樹記最流行。飛劍記亦見于醒世恒言。志謨字景南，饒安人，自號百拙生，亦號竹溪散人，為建安書賈余氏的塾師，故所作都由余氏為之刊行。

楊爾曾則於萬曆、天啓間在杭州寫作小說。他字聖魯，錢塘人，號雉衡山人，又號夷白主人。他刊行了插圖的通俗書不少。像海內奇觀、圖繪宗彝等，至今還在流行着。他的東西晉演義凡十二

① 山水爭奇等有明刊本（北京圖書館及西潯均藏有數種）。

② 鐵樹記有福建坊刊本，亦見醒世通言第四十卷。

③ 飛劍記見醒世恒言第二十二卷（易名呂洞賓飛劍斬黃龍）。又以上三作並有明刊本。

④ 東西晉演義有萬曆間原刊本，又有其他翻刻本。

卷五十回，刊於萬曆間。晉書原爲「叢談」，這部演義也極雅馴，幾乎無一字無來歷。在講史裏是較好的一部。他的韓湘子傳，凡三十回，刊于天啓三年，卻是很誕妄的，大約是出于昇仙記而作的罷。最可笑的，是他說，韓愈前生爲玉皇大帝殿前的捲簾將軍，因爭蟠桃，失手將琉璃盞打碎，故被貶謫到人間來。韓湘子的故事至此已盡幻變的能事。

偉大的作家馮夢龍在泰昌間改作羅貫中的平妖傳，這是很得稱譽的一部小說。他將羅氏原本二十回，擴大爲四十回。自第一回授劍術處女下山到第十五回胡媚兒痴心遊內苑都是新增的。在原書一至五回間，增入了三回，十八至二十回間，增入了二回。如此一改，面目遂以全新。「始終結構，有原有委，備人鬼之態，象真幻之長。」（張無咎平妖傳序）其間的改作，增潤之處，確是頗爲橫姿自然的。

三

金瓶梅的出現。可謂中國小說的發展的極峰。在文學的成就上說來，金瓶梅實較水滸傳、西遊

① 韓湘子傳有明刊本；清代坊刊本也有數種。

② 馮氏新平妖傳有泰昌刊本，有同治間翻刻本。

③ 金瓶梅版本甚多，以萬曆版金瓶梅詞話爲最好。今有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影印本。惜僅印百部，且爲非賣品。網雲書局的古

本金瓶梅即從民國五年存寶齋的真本金瓶梅翻印的，礙要的地方已都除去，最易得。

記、封神傳爲尤偉大。西遊、封神，只是中世紀的遺物，結構事實，全是中世紀的，不過思想及描寫較爲新穎些而已。水滸傳也不是嚴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們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簡直可以說是超人式的）。只有金瓶梅卻澈頭澈尾是一部近代期的產品。不論其思想，其事實，以及描寫方法，全都是近代的。在始終未盡超脫過古舊的中世傳奇式的許多小說中，金瓶梅實是一部可詫異的偉大的寫實小說。她不是一部傳奇，實是一部名不愧實的最合于現代意義的小說。她不寫神與魔的爭鬪，不寫英雄的歷險，也不寫武士的出身，像西遊、水滸、封神諸作。她寫的乃是在宋、元話本裏曾經略略的曇花一現過的真實的民間社會的日常的故事。宋、元話本像錯斬崔鶯、馮玉梅團圓等等尚帶有不少傳奇的成分在內。金瓶梅則將這些「傳奇」成分完全驅出于書本之外。她是一部純粹寫實主義的小說。紅樓夢的什麼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尙未能脫盡一切舊套。惟金瓶梅則是赤裸裸的絕對的人情描寫；不誇張，也不過度的形容。像她這樣的純然以不動感情的客觀描寫，來寫中等社會的男與女的日常生活（也許有點黑暗的，偏于性生活的）的，在我們的小說界中，也許僅有這一部而已。俗語有云：「畫鬼容易畫人難」。以人爲常見之物，不易得真，卻最易爲人找到錯處；鬼則爲虛無飄渺的東西，任你如何寫法，皆無人來質證，來找錯兒。西遊、封神，畫鬼的作品也，故易于見長。金瓶梅則畫人之作也，入手既難，下手卻又寫得如此逼真，此其所以不僅獨絕於這一個時代的小說界也！可惜作者也頗囿於當時風氣，以着力形容淫穢的事實，變態的心理爲能事，未免有些「佛頭着糞」之感。然即除淨了那些性交的描寫，卻仍不失爲一部好書。



三寶太監西洋記

爲羅懋登著，敘鄭和下西洋事，極奇譎幻怪之能事。

(西語藏)



金瓶梅的一幕

這一幕寫楊四姐的潑罵，爲“金瓶梅”作者最刻劃入神之筆。

(通縣王氏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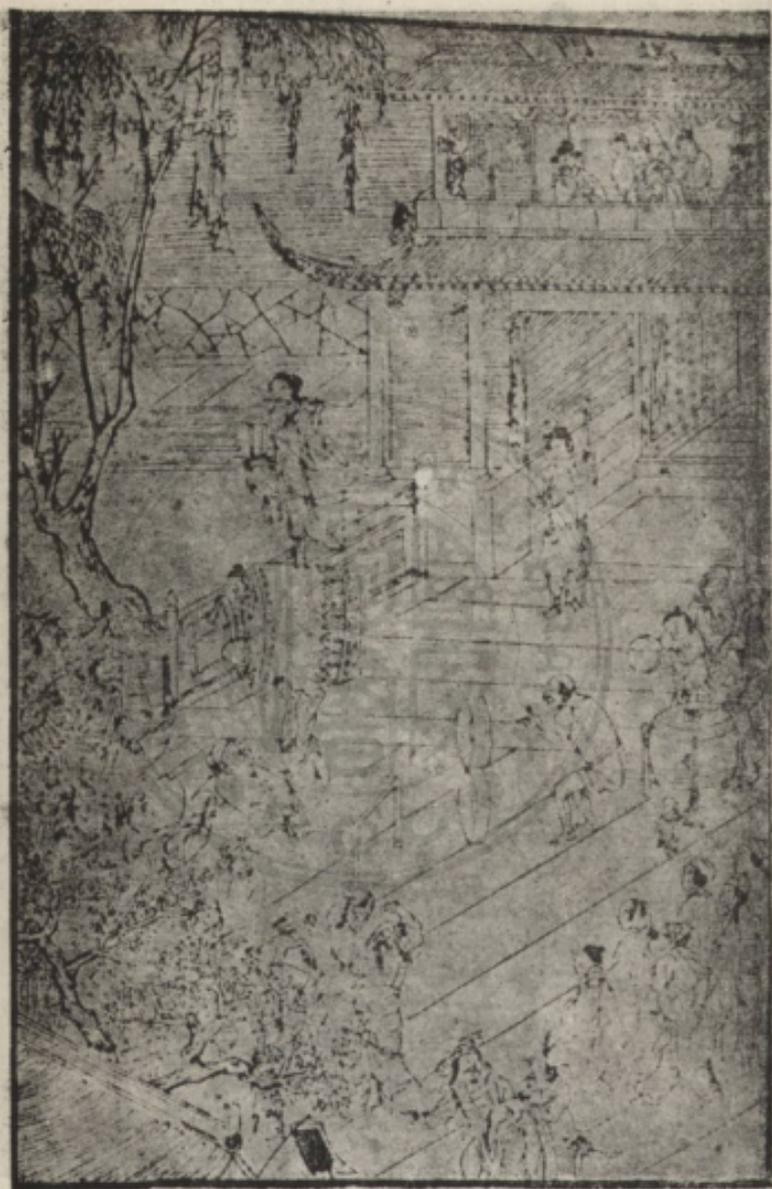
金瓶的作者，不知其爲誰。世因沈德符有「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語，遂定爲王世貞所作。張竹坡作第一奇書批評，曾冠以苦孝說。顧公燮的消夏閒記摘抄也詳記世貞撰作此書以毒害嚴世蕃，爲父復仇事。然其實這些傳說卻未必是可信的。金瓶梅詞話的欣欣子序云：「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蘭陵爲今山東嶧縣；和書中之使用山東土白一點正相合。惜這個偉大作家笑笑生今已不知其爲何許人。欣欣子和笑笑生爲友輩，序上會稱引到丘濬、周靜軒等而稱他爲「前代騷人」，又就其所引歌曲看來，皆可信其爲萬曆間，而非嘉靖間之所作。金瓶梅一出，便爲文士們所讚賞。沈氏野獲編云：「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親數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携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慇懃書坊以重價購刻。」是此書在萬曆中方盛行於世。金瓶梅全書凡一百回。據沈德符言，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闕，刻時所補。金瓶梅的內容，只是取了水滸傳的關於武松殺嫂故事爲骨子而加以烘染與放大。當時，此故事也會見之於劇場，像沈璟的義俠記所演的便是，可見其流傳的範圍甚廣。作者雖取了這個人人熟知的故事，然其描寫的伎倆卻高人不止一等。其結局也和水滸傳不同。其中心人物爲西門慶。像西門慶這樣的人物，在當時必是一個實型。卻說西門慶，濟河人，本是一個破落戶，後漸漸的發達，也掙得一官半職，以財勢橫行於鄉里間。娶有一妻三妾，尙在外招花引柳。遇武大妻潘金蓮，悅之。酖其夫武大，納她爲妾。武大弟武松，爲兄報仇，誤殺李外傳，刺配孟州。西門慶益橫恣。又私李瓶兒，亦納她爲妾，得了她不少家財。瓶兒生一子，夭死。她自己不

久亦亡。而慶因淫縱過度，也死。於是家人零落。金蓮被逐居在外。恰遇武松赦歸，爲他所殺。慶妻吳月娘有遺腹子孝哥。金兵南侵，舉家逃難。月娘在一佛寺中，夢到關於她家的因果報應，遂大悟。孝哥也出家爲和尚。金瓶梅的特長，尤在描寫市井人情及平常人的心理，費語不多，而活潑如見。其行文措語，可謂雄悍橫恣之至。像第三十三回：

敬齊噶畢，金蓮纔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嬌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孩子才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裏。還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敬齊慌的拿鑰匙往外走不迭。衆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里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陳姐夫尋衣服，叫他進來喫一盃。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喫一盃。」月娘道：「我不喫。後邊他大妗子和陽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你孩子，還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教嬌子抱他在風裏坐著。前日劉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看他！」李瓶兒道：「俺陪着姥姥喫酒，誰知賊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

其他像第七回的寫楊姑娘氣罵張四舅，以及潘金蓮、王婆的潑辣的口吻，應花子的幫閒隨和的神情，都是化工之筆，至今尤活潑潑的浮現於我們的眼前的。

金瓶梅有好幾種不同的版本。最早的一本，可能便是北方所刻的『金瓶梅詞話』，沈德符所謂『吳中懸之國門』的一本。當冠有萬曆丁巳（四十五年）東吳弄珠客的序和袁石公（題作廿公）之跋的。金瓶梅詞話，當最近於原本的面目。起於景陽岡武松打虎，並有吳月娘被擄於清風寨，矮脚虎王



隋 場 艷 史

這是明末寫得頗好的一部歷史小說。

—從明末刻本



八公山草木皆兵

這是“東西晉演義”裏寫得很精彩的一節。苻堅南侵的結果，是那末狼狽的逃走！

——從明刻本

英強迫成親，卻幸遇宋江，說情得釋的一段事。那都是後來諸本所無的。山東土白，也較他本爲獨多。崇禎版而附有黃子立、劉啓先、洪國良諸人所刻插圖的一本金瓶梅，大約是在武林所刻的，卻面目大異於金瓶梅詞話。第一，每回的回目都對仗得很工整，不像詞話之不僅不對仗，字數也有參差，像第二回的回目：

西門慶簾下遇金蓮 王婆貪賄說風情

一爲八字，一爲七字。崇禎版則整齊得多了。第二，崇禎版爲適合於南人的閱讀計，除去了不少的山東土白，以此，減少不少的原作的神態。第三，崇禎版以西門慶熱結十兄弟開始。武松打虎事，只是淡淡的說過。今所見的各本，像張竹坡評的第一奇書和其他坊本皆從崇禎本出。又有真本金瓶梅，刪去穢褻，大加增改，更失原本的真相。

隋煬帝豔史是緊跟在金瓶梅之後的。所寫的不是一個破落戶，卻是一個放蕩的皇帝的一生。組織了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諸文，而加以很細膩，很嬌豔的描寫，確是一部傑作。她影響於後來的小說很大。諸人稜的隋唐演義，前半部便全竊之於豔史。紅樓夢的描寫、結構，也顯然受有豔史的啓示。豔史出版於崇禎間，題「齊東野人編演」，凡八卷四十回，確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大著作。

禪真逸史和禪真後史也都出現於崇禎間。二書皆題清溪道人編，敘述很誕異不經，也多雜穢褻

○ 附錄豔史有明刊本，乾隆間翻刻本，其他坊本多刪節。

○ 禪真逸史及後史有明刊本；清代翻刻本亦多。

的描寫，而教訓的氣味又很重。和隋煬艷史比較起來，未免有駑駘之感。逸史凡四十回，後史凡六十回。

四

在這時代，講史的刊行與編訂可謂極盛。福建、杭州、南京、蘇州諸書肆，所刊印的小說，十之七八是講史。自嘉靖到崇禎，幾乎每部講史都要增訂、潤改個幾次。也有出自文人們的創作的。大都那些講史都是由俗而雅，由說書者的講談而到文人學士的筆削，由雜以許多荒誕鄙野的不經的故事而到了幾成爲以白話文寫成之的歷史或綱鑑。那演化的途徑是脫離「小說」而遷就、黏附「歷史」。這一個演化，也許可以說是倒流。講史原是歷史小說，卻不料竟成了這樣的「白話歷史」的一個結果！

最早的一部講史，便是皇明英烈傳（一作英武傳，一作雲合奇蹤）。這是郭勳作的。相傳郭勳嘗改訂水滸傳，刊行三國志演義；是一位很懂得欣賞小說的人物。勳爲郭英後，襲封武定侯。後因事下獄死。據說，他之作英烈傳，爲的是要表彰郭英的功績。後又有真英烈傳，則有意反對之，把郭英的地位縮小得很多。英烈傳寫朱元璋得天下事，把這位流氓皇帝的「發迹變泰」的故事，烘染得很活

● 英烈傳有明刊本（北京圖書館藏）；又雲合奇蹤，題徐文長編，係英烈傳之本，亦有明末刊本（西諦藏）。此二本，均有清代坊刊本。



皇明英烈傳

這是描寫朱元璋得天下的故事。以明朝的人寫開國的武功，自然不免要涉於誇大。

——從明刻本



嚴 光

這是“東漢演義”裏動人的一段故事。

——從明刻本“東漢演義”



雪夜訪趙普

這是“南宋志傳”裏寫得很好的一則故事。

——從明刻本



岳 飛

岳飛的英勇抗戰的故事，感動了許多讀者。“岳傳”有好幾部，這部“岳王傳”乃是早期的寫作。

——從明刻本



汪廷訥

他是明代劇作家裏的最富有者，是大地主，也是大商人。這幅“坐隱圖”（汪耕繪，黃應組刊）表現着他的豪華的生活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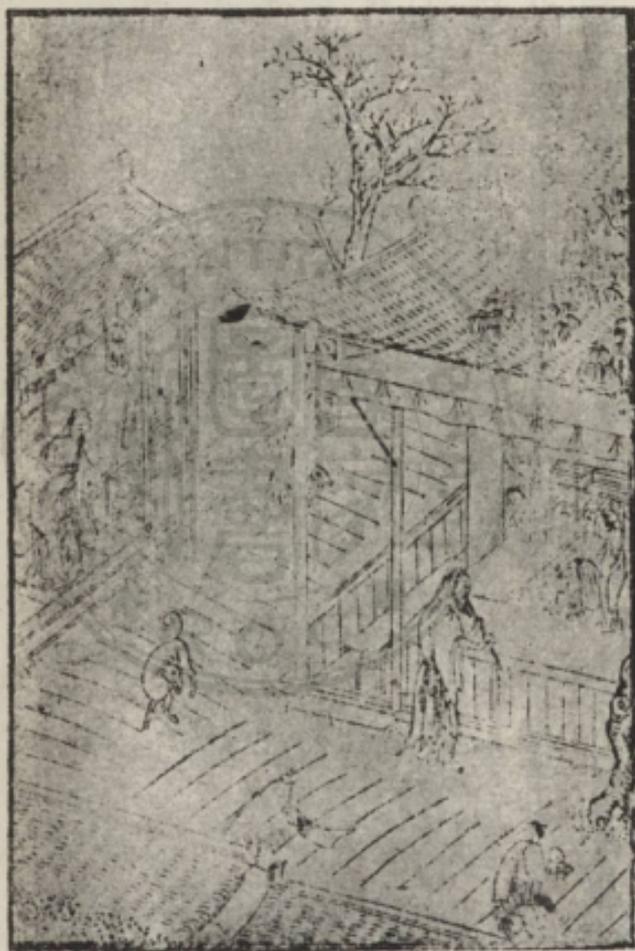
——從明刻本“坐隱棋譜”



投 桃 記

這是汪廷訥的作品之一。他的所作，都是鐫刻得十分豪華的。

——從明刻本



伍員吹簫

——從明刊本“新列國志”（西諦藏）



鴛鴦棒的一幕

“鴛鴦棒”敘述金玉奴事，爲范文若最好的名劇之一。

(西諦藏)

潑。而劉基、宋濂諸人，卻被寫成諸葛亮似的神怪的人物。

福建書賈熊大木，在嘉靖間也刊行了不少講史。他自稱鍾谷子，建陽縣人。嘗有不少詠史詩，挿入其所編訂的講史中。所編講史，今所知者有全漢志傳、唐書志傳演義、兩宋志傳，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都是些編年式白話化的歷史。在其間，大宋中興演義，叙岳飛生平者，最爲流行，且似也寫得最好。後來托爲鄒元標所作的一部精忠傳，以及于華玉的節本，都從此本出。●

南京有周氏書賈，以周巳校爲最著，在萬曆中刊行了不少講史，常用的是周氏大業堂和周氏萬卷樓之名。所刊的有三國志演義、東西晉演義、東西漢通俗演義等；也加以少許的增潤，例如三國志演義中所見的許多周靜軒詩，似便是由萬卷樓的刊本始行加入的。

稍後，長洲周之標也刊行殘唐五代史演義和封神演義。

福建建安書賈余象斗及其家族，在萬曆到崇禎間，刊行的小說最多。關於講史的有列國志傳、全漢志傳、三國志演義、東西晉傳、唐書志傳、南北兩宋志傳、大宋中興岳王傳、皇明開運名世英烈傳等書，可爲洋洋大觀。

周游（字仰止）的開關演義，凡六卷八十回，刊行於崇禎乙亥。大抵是增補各家講史所未備的

- 大宋中興演義及精忠傳有好幾種明刊本。清坊本亦多。惟于華玉本罕見（西諦藏）。
- 開關演義等均有明刊本，亦有清代坊刻本。

『上古史』的一段空白的。又有夏商志傳的，不知爲何人所作，傳爲鍾伯敬批評，當也出現於此時，銜接於開闢演義和列國志傳之間。

馮夢龍的新列國志一百零八回，結束了這個講史的典雅化的運動。這是金闈葉敬池所刊本。在原本的題頁上，說着馮氏尙着手於兩漢志傳的改寫。惜未之見。當係不曾完工。新列國志完全撇開了舊本的列國志傳而另起爐灶。夢龍雜採左傳、國語、國策、史記諸書而冶爲一爐，幾無一事無來歷。他恣意攻擊着舊本列國志傳的淺陋，把什麼臨潼關寶，鞭伏展雄諸無根的故事皆一掃而空。誠然是一部典雅的『講史』，而小說的趣味同時便也爲之一掃而空。

參考書目

- 一、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撰，北新書局出版。
- 二、小說考證及續編拾遺 蘇瑞藻撰，商務印書館出版。
- 三、小說舊聞鈔 魯迅編，北新書局出版。
- 四、日本內閣文庫漢文書目 日本印本。
- 五、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孫楷第編，北京圖書館印行。
- 六、中國文學論集 鄭振鐸撰，開明書店出版。
- 七、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 孫楷第編，北京圖書館印行。

● 新列國志有明末刊本；清蔡元放評之，改名東周列國志，坊刊本最多。

第六十一章 擬古運動第二期

擬古運動的復活——不受羈勒者的詩人們——楊慎薛蕙等——李攀龍王世貞等——謝榛——「南園後五先生」——汪道昆盧構

一

李、何所提創的第一次的擬古運動，到了後來，氣焰漸漸地衰弱了，明代的文壇又失去了中心。但第二次的擬古運動，不久復產生了，其影響更大，所波及的時間與地域也更久、更廣。

這第二次的擬古運動，是以李攀龍和王世貞二人爲主將的。他們也是七個人，故論者稱之爲「後七子」。

當李、王等後七子未出之前，作者們不受李、何擬古運動的影響，有楊慎、薛蕙、皇甫諸詩人。他們鷹揚虎視於當代，繼李、何而爲當代的文壇的老師。他們都各有其成就，各有其信徒。惟其影響

卻沒有李、何那末大了。

楊慎在其間是最博學多才的一位大詩人，但久謫邊遠之區，故其勢力也便小了。慎字用修，新都人。廷和子。七歲能文。正德辛未（一五一二年）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甲申（一五二四年）七月，兩上議大禮疏，率羣臣撼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謫永昌（1488—1559）。有升菴集及雜著百餘種。他獨立於當時的風氣之外，自有其深厚的造詣。陳臥子道：『用修繁蔚之中，時見新警。』他的詩，早年的，饒有六朝的風度；晚年的，漸見風骨嶙峋之態。像江陵別內：『此際話離情，羈心忽自驚。佳期在何許？別恨轉難平。』一見便知決不是李、何輩裝模作態之篇什。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爲吏部郎中，以議大禮下詔獄。尋復職。未幾，罷歸（1486—1541）。有考功集十卷。王世貞藝苑卮言稱其詩『如宋人葉玉，幾奪天巧』，又如侍女臨池，疏花獨笑。『胡應麟詩數於李、何一派外，少所許可，而亦稱其『瀟洒溫醇。』像泛舟：

水口移舟入，煙中載酒行。渚花藏笑語，沙鳥亂歌聲。晚棹沿流急，春衣逐吹輕。江南采菱曲，回首重含

① 湯檣見明史卷一九二，列朝詩集丙集。

② 升菴集有明萬曆間張士鳳刊本；又升菴全集（包括外集）有清刊本。

③ 薛蕙見明史卷一九一，列朝詩集丙集卷十二。

④ 薛考功集有明嘉靖刊本，有萬曆間陳文燾刊本，有道光間亳州劉氏刊本。

情。

那末輕盈自然的作風，當然會博得時人一致的好感。

華察^①字子潛，無錫人。嘉靖丙戌進士。歷侍讀學士，掌南院事（1497—1574）。有岩居稿八卷。嘗出使朝鮮。察詩，評者皆稱其沖淡閒曠，追步陶、韋。像秋日閒居漫興：『高齋著書暇，雲盡見諸峯，……溪深度夕鳥，地靜聞疏鐘』；酌紅梅下：『岩梅發紅夢，獨樹明高林。春盡鳥唱寂，雪晴山閣陰』；荆溪曉發：『挂席出溪口，微茫天漸明。殘星帶高樹，春水抱孤城。野曠月初沒，村深雞亂鳴』；確都具有淵明的恬澹自然的作風。

高叔嗣^②字子業，祥符人，嘉靖癸未進士，累遷湖廣按察使（1501—1537）。有蘇門集八卷。子業詩品清逸，在當時即得好評。李開先謂：『蘇門雖云小就，去唐卻近。蔡白石、王巖潭以蘇門爲我朝第一。』陳臥子也道：『子業沈婉雋永，多獨至之言。讀之，如食諫果，味不驟得。』像偶題：『涼風昨夜起，殘雨夕陽移。坐臥身無事，茫然生遠思』；安肅縣寺病居：『野寺天晴雪，他鄉日暮春。相逢一尊酒，久別滿衣塵』等，都是情深意幽的。王廷陳^③字稚欽，黃岡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吏

① 華察見列朝詩集丁集卷三。

② 高叔嗣見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詩集丁集卷一。

③ 蘇門集有明刊本。

④ 王廷陳見列朝詩集丙集卷十五。

科給事中。以事下獄，免歸。有夢澤集。二十三卷。陳臥子道：「稚欽爽俊，故意警而調圓。」像病後客過有贈：「病骨旬時虛酒筵，壯心激烈嗟暮年。秋堂過客擊柝後，寒渚哀鳴吹笛邊。」他以早年被廢，故語多憤激。

四皇甫兄弟，「俱擅菁華，吳中一時之秀，海內寡儔。」（藝苑卮言）長兄冲，字子凌，長州人，嘉靖舉人（1490—1533），有華陽集；次溥，字子安，嘉靖壬辰進士，累遷南刑部員外，出爲浙江僉事（1497—1546），有少玄集；次汭，字子循，嘉靖己丑進士，累遷雲南按察僉事（1498—1533），有司勳集；次康，字子約，一字道隆，嘉靖甲辰進士，除工部主事，出爲興化同知（1508—1564），有水部集。四皇甫詩，皆能自立，風格俱冲逸玄曠；較之刻意擬唐者反更近於唐人。馮時可雨航雜錄謂：「吳下能詩者朝子循（汭）而夕元美。或問其優劣。周道甫曰：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美如秦、楚，強遂稱王。」溥詩多清逸，汭則較爲渾麗，謙尤善於哀悼之作。像溥的治平詩：

風中到香界，獨往意冷然。步引花木亂，看坐洲島連。一林寄空水，滿院生雲煙。正此化心寂，鐘聲松外傳。

自不是雕繪、模擬之作。

① 夢澤集有四庫全書本。

② 皇甫兄弟見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詩集丁集卷四。

③ 四皇甫詩集均有明刊本。

同時有四馮兄弟者，亦皆以能詩名。兄名惟健，字汝強，臨朐人；次惟重，字汝威；次惟敏，字汝行；次惟訥，字汝言。惟敏兼善詞曲^①；惟訥纂古詩紀^②，頗有功於學者。又松江有何良俊、良傳兄弟，也皆善於爲文。良俊的四友齋叢說^③，考訂經史以至詞曲，很見細心研討的工力。又有嚴嵩^④，嘉靖時爲相數十年，權威傾天下。所作鈴山堂集^⑤，刻本甚多。因其爲後人所詬病，故並其詩亦被輕視。其實，他詩的作風，雄厚淵深，饒有盛唐氣息，遠在七子以上。惟以其爲人的鄙狠，其詩乃因之而少人注意。

二

四皇甫有才而未嘗以聲氣號召後學；升菴力足以奔走世人，而早歲投荒，地位便遠不如人。在雲南，很有些人集於他的左右，然而地方太偏僻了，便影響不到兩京和江南。故自李、何以後，總有數

① 馮惟敏兄弟見列朝詩集丁集卷二。

② 馮惟敏的海浮堂集有明刊本。（中多補版，未見初印者。）

③ 古詩紀有明刊本。

④ 四友齋叢說有明刊本。

⑤ 嚴嵩見明史卷三十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一。

⑥ 鈴山堂集的明刊本，有二十卷本，有四十卷本；又江西刊四十卷本。

十年了，文壇上還不會有過什麼中心的主盟者。及嘉靖末，李、王二人起，而轟轟烈烈的號呼，奔走，標榜，攻訐的風氣，才又復活起來。

這運動，最早始於李先芳、謝榛、吳維岳及李攀龍諸人的倡詩社。這時榛爲主盟。王世貞入京，先芳引之入社。又二年，宗臣、梁有譽也入社。這時李、王聲氣已廣，先芳又出爲外吏；遂接先芳、維岳不與，而自稱爲五子。後徐中行、吳國倫亦至，乃改稱七子。卽所謂「後七子」者是。攀龍、世貞爲之魁。其持論大率同前七子；文不讀西京以下所作，詩不讀中唐人集，而獨盛推李夢陽。他們所自作，古樂府往往割剝字句，剽竊古作；文則聲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其弊，攀龍爲尤甚。攀龍死，世貞爲之魁。而前後五子等等名目，紛紛標榜於世。前五子爲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後五子爲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張佳允、張九一；續五子爲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堃、趙用賢；末五子爲李維楨、屠隆、胡應麟、趙用賢等（用賢亦在「續五子」中）；廣五子爲盧紳、歐大任、俞允文、李先芳、吳維岳；後又廣之爲「四十子」，交遊之士，殆盡入其羅網中。

攀龍字子麟，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除刑部主事。出爲順德知府。後擢河南按察使（1574—1576）。有滄溟集三十卷。攀龍才力富健，凌鏢一時；詩多佳者；而古樂府卻最爲駑下。連王世貞也

● 李攀龍見列朝詩集丁集卷五。

● 滄溟集有明隆慶刊本，清道光間刊本。

道：「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則似臨摹帖耳。」可謂切中其病。其散文尤生吞活剝得利害，可代表擬古運動的最壞的結果：

繡中穿如峽中，峽中銜如繡中。峽中之繡垂，繡中之繡倚，皆自級也。棧北得崖徑丈。人仄行于穿手在決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已茹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北不至十步，崖乃東折，得路尺許於崖剝中。人並崖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

——大華山記

然效之者卻徧天下。隆、萬間的散文，遂一時呈現出一種斑斕古怪的作風出來。世貞所作，較爲平衍自然，卻摹擬史記太過，亦時傷套襲吞剝。

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稱弇州山人，太倉州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刑部主事，出爲山東副使。以父忬被殺，解官。後復起，累官至刑部尙書（1595—1600）。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世貞在七子中影響最大，被攻擊亦最甚。艾南英天慵子集嘗道：「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華，絢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歸有光亦以「庸妄臣子」譏之。然其才識自淵博難及。晚年所作，

① 王世貞見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詩集丁集卷六。

② 弇州山人四部稿又續稿有明刊本。

尤清真近情，不盡以曠古終其身。他的長篇樂府，像太保歌、袁江流鈴山岡當廬江小吏行，都是元白的同道，離開于鱗很遠。

『七子』中，世貞最恭維宗臣。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嘉靖癸丑進士，出爲福建提學副使（1561—1560）。有方城集。子相詩以太白爲摹擬的目標，故世貞評之道：『如華山道士，語語烟霞，非人間事。』像夜立：『秋風天外聲，明月江中影。幽人把桂枝，露下衣裳冷。』也祇是貌爲跌宕而已。徐中行和吳國倫，其成就也很淺。中行字子與，長興人。嘉靖庚戌進士，累官江西右布政使（1517—1573）。有青蘿館集。國倫字明卿，湖廣興國州人。中行同年進士。累官河南參政，有甌鵠洞稿。他在七子中最爲老壽；世貞死，他和汪伯玉、李本寧繼之而狎主齊盟。劉子威、馮元成、屠緯真輩，又相與附和之，延長了『後七子』的時代，直到公安派的崛起。

謝榛和梁有譽在『七子』中是較爲特立的。榛字茂秦，臨清人，自號四溟山人，一號脫屣道人。

● 宗臣見列朝詩集丁集卷五。

● 宗子相集有明刊本。

● 徐中行及吳國倫均見列朝詩集丁集卷五。

● 徐中行天目山堂集及吳國倫甌鵠洞稿均有明刊本。

● 謝榛見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詩集丁集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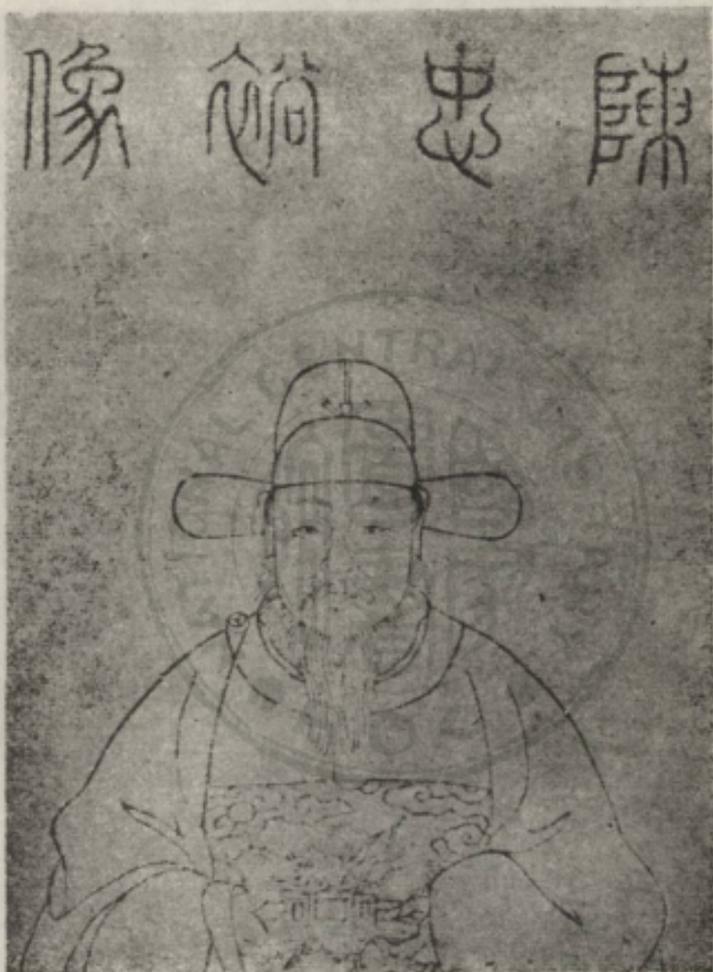
楊 文 憲 像



楊 慎

他是一位天才的詩人，著述極爲豐富。

——從“古聖賢像傳略”



陳子龍

他是明末的大詩人，正像文天祥在宋末一樣。明詩以他爲殿，可以看出明詩的境界不止於幽暗。

——從“古聖賢像傳略”

有四溟集。他論詩與于鱗不合，詩社諸人遂合力排之。榛遊于秦、晉諸藩，又嘗與鄭若庸同爲趙王上客。他眇一目，以布衣終（1495—1575）。聲氣遠不及世貞輩，故前後廣續五子以及四十子之列，他皆不得與。然其詩則工力自深。錢謙益謂：「其稱詩之指要，實自茂秦發之。茂秦今體，工力深厚，句響而字穩，七子五子之流皆不及也。」有譽^e字公實，廣州順德人，嘉靖庚戌進士，任刑部主事，有蘭汀存稿。有譽入社不久，卽歸鄉，與鄉人歐大任、黎民表^e、吳旦、李時行等結爲詩社，粵人號爲「南園後五先生」。所作頗少摹擬之病。這五先生所作多藻麗披紛，富于南國的情調，像「窈窕子夜聲，悽惻江南弄，繁音逐水流，哀響因風送」（吳旦：玉練夜泊）；「茲嶺何綿互，孤根下杳冥。雲光盪鳥背，水氣雜龍腥」（黎民表：彈子磯）；「譚君置酒燒銀燭，爲我停杯吹紫玉。正逢蘭佩贈佳人，何事竹枝奏離曲！數聲鼻鼻斗柄低，漸雁哀損入耳啼。霜滿洞庭悲落木，螢流長信恨空閨」（歐大任：夜聽譚七吹笛）等等都可看出一種特有的「南歌」的本色來。

「前、後、續、末、廣」五子中，尙有汪道昆和盧紳二人，較可注意。道昆字伯玉^e，歙人。除

① 四溟集有明刊本，有清宣統元年排印本。

② 梁有譽見列朝詩集丁集卷五。

③ 歐大任、黎民表均見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詩集丁集卷六。

④ 按南園五先生爲孫賈、王佐、黃哲、李瀛、趙介，皆明初人。南園後五先生爲清陳文藻編，有陳氏刊本。

⑤ 汪道昆見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詩集丁集卷六。

義烏知縣，累官兵部侍郎。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他和世貞互相推奉，大得世名，天下遂元美、伯玉並稱。然二人實不合。世貞晚年嘗云：「予心誹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太函於詩，成就甚淺，散文則摹古太過，也很少自然之趣。徒以其聲勢足以奔走世人，故亦被稱爲一代文宗。

盧朥字少梗，一字次梗，又字子木，潯人，太學生，有蠟蠟集。朥爲少年公子，往往盛氣凌人。以致繫獄多年，歷盡苦艱。馮夢龍醒世恆言中，有盧太學詩酒傲公侯（第二十九卷），亦見今古奇觀話本，卽叙其事。以此冤獄，益練其才，其詩的造詣遂深遠。陳臥子道：「山人排蕩自喜，頗有越石清剛之氣。」其獄結後書呈王龍池二府一篇，浩莽之氣逼人，殆不是宗子相之貌爲大言者所能比匹。

參考書目

- 一、梁園風雅二十七卷 明趙彥復編，有明刊本。
- 二、明詩選十三卷 明陳子龍等編，有明刊本。
- 三、石倉歷代詩選 明曹學佺編，所收明詩最富，惜未見全書。
- 四、列朝詩集 清錢謙益編，有原刊本，有清宣統間鉛印本。
- 五、明詩綜一百卷 清朱彝尊編，有原刊本。

① 太函集有明刊本。

② 虛構見明史二八七，列朝詩集丁集卷五。

③ 蠟蠟集有嘉靖刊本，萬曆刊本（今所見者多補板）。

六、明詩紀事 近人陳田編，有刊本。

七、明文海及明文授讀 清黃宗羲編，文海有鈔本，授讀有刻本。

八、明文在一百卷 清薛熙編，有局刊本。



第六十二章 公安派與竟陵派

擬古運動的疲乏——三袁以前的反抗者——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及歸有光——徐渭——李贄——湯顯祖——「嘉定四先生」——公安派的陣容——袁宏道兄弟——黃輝陶望齡等——所謂「竟陵派」——鍾惺與譚元春——詩人阮大鐵——寓言的復興——小品文的發達——陳繼儒董其昌張岱等——徐宏祖的遊記——復社幾社及豫章社

—

前後七子所主持的擬古運動，到了萬曆中葉，便成了強弩之末。習久生厭，一般人也都對之起了反感。公安袁氏兄弟遂崛起而張反抗的旗幟。這面異軍特出的旗幟一飄揚於空中，文壇的空氣便立刻變更了過來。李、何和王、李的途徑是被塞絕了，他們的主張成了時人攻訐的目標，也無復更奉李于麟唐詩選、王元美四部稿爲追摹的目標者。王、李盛時，世人以讀天寶以後的唐詩，和宋人的著作

爲譏彈的口實，而這時，袁宗道卻公然以白、蘇（即白居易、蘇軾）名其齋了。從王、李的吞剝、割裂、臨摹古人的賈古之作，一變而到了三袁們的清新輕俊，自舒性靈的篇什，誠有如從古帝王的墓道中逃到春天的大自然的園苑中那末愉快。

在三袁未起之前，後七子的作風，便已有攻訐之者，惟其氣力不大，未能給他們以致命傷耳。特別在散文一方面，因爲擬古運動所造就的結果，不滿意意，所以很早的便發生了反抗的運動；這第一次的反抗運動乃是由幾位古文家主持之的。

嘉清初，王慎中、唐順之等已倡爲古文，以繼唐、宋以來韓、歐、曾、蘇諸家之緒。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嘉清五年進士。歷官戶部主事，河南參政（1599—1659）。有遵岩集。慎中初亦從何、李的主張，爲文以秦、漢作者爲法，後乃悟歐，曾作文之法，尤嚮往於子固。唐順之亦變而從之。天下稱之曰：「王、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毗陵人，嘉清八年進士。歷兵部、吏部，入翰林。罷官十餘年，復召用兵部，頗得信任，甚著武功（1605—1660）。有荆川集。王、唐又與趙時春、熊過、陳東、任瀚、李開先、呂高，號嘉清八才子。第一次擬古運動，幾爲王、唐的古文運動所排倒。

① 王慎中見明史二八七，列朝詩集丁集卷一。

② 遵岩集有陸慶刊本。

③ 唐順之見明史卷二〇五，列朝詩集丁集卷一。

④ 荆川集有明嘉清刊本，有清代唐氏、盛氏諸刊本，有四部叢刊本。

但李攀龍、王世貞起，卻又復熾了擬古運動。（攀龍爲慎中提學山東時所賞拔者，但論文卻異其傾向。）惟在李、王的第二次擬古運動全盛的時代，古文運動也並未完全絕迹；不過號召、奔走天下士的力量卻沒有王、李那末偉大耳。這時古文運動的領袖爲茅坤、歸有光二人。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屢遷廣西兵備僉事。後因事罷歸。年九十卒（1512—1601）。他受唐順之的影響最深。順之於唐、宋人文，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坤選唐宋八大家文鈔卽全據順之的緒論以從事者。後人「八家」之說，蓋始於此。

但於散文深有所成就者，還當推歸有光。有光字熙甫，崑山人。應進士不第，退居安亭江上，講學著文二十餘年，學者稱曰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年已六十。授長興知縣。不久卒（1506—1571）。他嘗序項思堯文集道：「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誘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導之與？」所謂「妄庸巨子」蓋指當時有

● 茅坤見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詩集丁集卷三。

● 歸有光見明史卷二八七，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二。

● 震川文集有明歸氏刊本，陳文燭刊本，四部叢刊本。

大力的文壇主將王世貞。然世貞晚年亦心服之。嘗讚有光的畫像道：『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蓋有光的散文，澹遠有致，雖平易而實豐腴；像書齋銘、項脊軒記等都是很雋美的抒情文，爲『古文』裏的最高的成就；荆川、遵岩皆所不及。有光頗好太史公書，相傳他嘗爲之批點（此書今傳於世）；但其周納附會的評論，卻和李、王諸子所論者也未見得相差很遠，或未必確出於其手歟？

二

古文家雖拋棄了秦、漢的偶像，卻仍搬來了第二批偶像『唐、宋八家』等，以供他們崇拜追摹的目標；依然不曾脫離掉廣大的奴性的擬古運動的範圍。不過，由艱深而漸趨平易，由做作過甚而漸趨自然，卻是較近人情的一種轉變耳。真實的完全擺脫了『迷古』的魔障的，確要推尊到公安派的諸作家——雖然他們是歷來受到那末鄙夷的不平等的待遇。

可稱爲公安派的先驅者，乃是幾位獨往獨來的大家，卻不是什麼古文作家們。在其間，有三個大作者是應該爲我們所記住的——雖然他們也是那末久的被壓伏於不公平的正統派的批評之下。

這三位大作者是：徐渭、李贄與湯顯祖。徐渭字文長，山陰人。性狷激。嘗入胡宗憲幕中。宗憲

● 徐渭見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二。

死，他歸鄉里。後發狂而卒（1591—1593）。他天才超軼，詩文皆有奇氣，工寫花草竹石。嘗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時王、李倡社，謝榛以布衣被擯。渭憤憤不平，誓不入其黨。而其所成就，也和王、李輩大異其趣。他的徐文長集，至今傳誦不衰。詩幽峭，別出塗徑，不屑屑於摹擬古人的作風。袁宏道謂：「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末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像「遠火澹冥壁，月與江波動。寂野聞籟微，單衾覺寒重。」（夜宿沙浦）「竹雨松濤響道房，瓜黃李碧酒筵香。人間何物熱不啜？此地蒼蠅凍欲僵。一水飛光帶城郭，千峰流翠上衣裳。」（新秋避暑豁然堂）「虎邱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箬舊封題穀雨，紫砂新碾買宜興。」（某伯子惠虎邱茗謝之）幾無不是新語連綿，奇思突出；其不避俗語，俗物，無所不入詩，已開了公安派的一條大路。

李贄的遭遇，較徐渭殆尤不幸。贄之被正統派文人們所疾視，也較渭爲尤甚。贄字卓吾，號宏甫，泉州晉江人。領鄉薦，不再上公車。授教官。歷南京刑部主事。出爲姚安太守。嘗入鷄足山，閱

● 徐文長集有明刊本，有海山仙館本；選稿有明刊本。

● 李贄見列朝詩集開集卷三。

藏不出。被劾，致仕。客黃安耿子庸處。子庸死，遂至麻城龍潭湖上，祝髮爲僧。卓吾所著書，於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在思想界上勢力甚大；當時學者們，咸以爲妖，噪而逐之。尋以妖人，逮下通州獄。獄詞上，議勒還原籍。卓吾道：「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歸爲！」遂奪薙髮刃自剄，兩日而死。在萬曆間，所著焚書，嘗被焚二次；清室亦以卓吾所著，列於禁書中，然卒傳。在文壇上，卓吾是獨往獨來的。他無意於爲文，然其文卻自具一種絕代的姿態。他不摹仿什麼古人，他祇說出他心之所言。行文如行雲流水，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這在明人散文中，已是很高的成就了。他的詩，尤有影響於公安派；什麼話都敢說，不懼入俗，不怕陷談諧。或傷其俳優作態，實則純是一片天真。像：

本無家可歸，原無路可走。若有路可走，還是大門口。

芍藥庭開兩朵，輕僧閣裏評論。木魚暫且停手，風送花香有情。

一別山房便十年，親栽竹籬已參天。舊時年少唯君在，何處看山不可憐！

——偶寄梅中丞

——靈中僧舍芍藥

——重來山房贈馬伯時

間亦有很平庸的淺陋的篇什，但他決不用艱深，或藻麗以文飾其庸淺。

● 焚書有明刊本，有清末鉛印本；文集有明刊本；遺書有明刊本。

湯顯祖的詩文，爲其「四夢」所掩，很少人注意及之，其實卻是工力很深厚的。其散文，不自言有什麼宗派，卻是極嚴整、精密的文言文，在所謂「古文」中，也可佔一個最高的地位；有抒情的情味，很濃厚的小品，也有極端莊的大文章。李贄、徐渭問露粗獷，或顯跳踉談諧之態。惟顯祖之作，卻如美玉似的無瑕，如水晶似的整潔，留不下半點渣滓。他的詩也很高雋。屠隆云：「義仍才高學博，氣猛思沈，格有似凡而實奇，調有甚新而不詭，語有老蒼而不乏於姿，態有纖穠而不傷其骨。」（絳雪樓集）帥機謂：「義仍諸詩，聚寶鎔金，譬諸瑤池之宴，無腥腐之混品；珠履之門，靡布褐之蕪雜。」（陽秋館集）我們只要舉一首：

心降。
罇樹紅無地，岩檉綠有江。蝶花低雨澗，鷓竹亂秋窗。楚澤杯誰個，吳歌榜欲雙。崩騰過雲影，滉滉片

龍潭高閣

已可知道他們的話，並不是憑空的瞎讚。顯祖於王世貞頗爲不敬。嘗謂：「我朝文字以宋學士爲宗。李夢陽至瑯琊，氣力強弱雜細不同，等賈文爾。」又簡括獻吉、于鱗、元美文賦：「標其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流傳白下。」可謂反抗擬古運動的一個急先鋒。

同時又有程嘉燧（字孟陽，原爲休寧人，有松圓浪淘集）、李流芳（字長蘅，有檀園集）、婁堅（字

● 玉茗堂全集有明刊本，有清順治刊本；又絳雪樓集有明刊本（罕見）。

子柔，有吳歛小草、唐時升（字叔達，有三易齋集）四人，也能詩，而俱住嘉定，被稱爲「嘉定四先生」。其詩的作風也有異于王、李。

三

所謂公安派，蓋指公安袁宗道、宏道、中道的三兄弟及其他附庸者而言。宗道字伯修，萬曆丙戌進士，授編修，累官洗馬庶子，贈禮部侍郎。有白蘇齋集。宗道並不是公安派的主將，卻是他們的開倡者。他在詞垣時，正王、李作風在絕叫；他獨與同館黃昭素，力排假借盜竊之失。嘗有詩道：「家家積玉誰知賈，處處描龍總忘真。一從馬養卮言出，難洗詩家入骨塵。」其意可知。他於唐，好香山，於宋，好眉山，故自名其齋曰白蘇；欲由賈而返真，由臨描而返自然。雖所成就未必甚高，卻已啓導了一大派的詩人們向更真實的路上走去。

宏道字中郎，宗道弟，爲公安派最重要的主持者。他爲萬曆壬辰進士，除吳縣知縣。歷國子博

● 程嘉燾 李流芳、唐時升等均見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三。

● 白蘇齋集有明刊本。

● 袁宏道見明史卷二八八，又三寶並見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二。

士，官至吏部員外郎。有數篋、錦帆、解脫、瓶花、瀟碧堂、廣陵、破研齋諸集。○其弟中道謂：「中郎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執縛。才高胆大，無心於世之毀譽，聊抒其意之所欲言耳。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沈，情景太真，迫而不遠。而出自靈竅，寫于銛款，蕭蕭冷冷，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蓋宗道還未免爲白、蘇所範圍，宏道才開始排棄規範，空所依傍；凡所作，類皆「出自靈竅」。他最表彰徐涓與李贄。又嘗刊行湯顯祖的「四夢」（即柳浪館評刊「四夢」）。其於前人，蓋於狷介不羣者獨有默契。或病其淺俗。而清人攻訐之尤甚。朱彝尊謂：「由是公安流派盛行。然白、蘇各有神采，顧乃頹波自放，舍其高潔，專尙鄙俚。」然朱氏不知宏道、中道已非復白、蘇可得而牢籠之者。四庫總目提要謂：「公安三袁又從而排抵之。其詩文變板重爲輕巧，變粉飾爲本色，致天下耳目一新，又復靡然而從之。然七子猶根于學問，三袁則惟恃聰明。學七子者不過賈古，學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壞度。名爲救七子之敝，而敝又甚焉。」其實中道也已說過：「一二學語者流，取中郎率易之語，效襲學步，其究爲俗俚，爲纖巧，爲莽蕩，烏焉三寫，必至之弊，豈中郎之本旨哉！」中郎詩固有像朱彝尊所斥的「無端見白髮，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一類的俳諧無聊之作，然並不多。像「細雨乍收山鳥喜，亂蛙行盡草花熏」（澤潯飲郭外）；「坐消纖雨輕陰日，閒踏疏黃淺碧花」（柳溪初正）；「一曲池台半畹花，遠山如鬢隔層紗。南人作客多親水，北地無春不

苦沙』（暮春至德詩橋水軒待月時微有風沙）；能不說他是清麗的麼？其他率真任性之作，更多不勝舉。他的散文也是很活脫鮮雋的；雖不如其詩之往往純任天真，而間有用力的斧鑿痕，然已離開唐、宋八家，乃至秦、漢文不知若干里路了！他開闢了一條清雋絕倫的小品文的大道，給明、清諸大家，像張岱諸人走。這，其重要，也許較他的詩爲尤甚。

中道字小修，在三袁中爲季弟。萬曆丙辰進士，授徽州教授，累遷南禮部郎中。有珂雪齋集。中郎有一段批評他的話：『小修詩文，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有時情與景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卽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絲帆集）最好；我們可以把這一段話移來批評整個公安派的作家們，特別中郎他自己。小修自序珂雪齋集道：『古人之意至而法卽至焉。吾先有成法據于胷中，勢必不能盡達意。達吾意而或不能盡合于古之法，合者留，不合者去，則吾之意其可達於言者有幾，而吾之言其可傳于世者又有幾！故吾以爲斷然不能學也。姑抒吾意所欲言而已。』這不啻是公安派的一篇堂堂正正的宣言！

王陽明的學說，不僅在哲學上，卽在明代文學上，也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從李卓吾到公安派諸作家，間接直接殆皆和陽明的學說有密切的關係。卓吾最崇拜陽明。中郎亦有詩道：

● 珂雪齋集有明刊本。又明末有三袁集。

念珠策得定功成，絕壑松濤夜夜行。說與時賢都不省，依稀記得老陽明！

——山中逢老僧

明中葉以後的文壇風尚，真想不到會導源於這位大思想家的！（將更詳于下文）

爲公安派張目者，初則有黃輝和陶望齡等，後則轉變到竟陵派的鍾、譚諸人。望齡字周望，會稽人，萬曆己丑進士，授編修。遷國子祭酒。有水天閣集及歇庵集。輝字昭素，一字平倩，南充人，萬曆己丑進士，累遷侍讀學士。有鐵庵集及平倩逸稿。而望齡受袁氏兄弟的影響尤深，詩文也皆足以自見。

四

竟陵派導源於公安，而變其清易爲幽峭。鍾伯敬嘗評刻中郎全集，深致傾慕。明末清初諸正統派的批評家們也同類並舉的同致攻訐，而集矢於竟陵諸家者爲尤深。錢謙益道：「嘗其創獲之初，亦嘗覃思苦心，尋味古人之微言奧旨，少有一知半見，掠影希光，以求絕於時俗。久之，見日益僻，胆日益粗。舉古人之高文大篇，鋪陳排比者，以爲繁蕪熟爛，胥欲掃而刊之，而惟其僻見之是師。其所謂

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嘗論近代之詩：抉適洗削，以凄聲寒魄爲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剝，以曠音促節爲能，此兵象也！著見文章而國運從之，豈亦「五行志」所謂詩妖者乎？朱彝尊更本之而斷實了他們的罪狀：「鍾、譚從而再變，鼻音缺舌，風雅蕩然。泗鼎將沈，越越齊見！」以國運的沈淪，而歸罪於公安、竟陵諸子，可謂極誣陷的能事！然千古人的耳目，又豈是幾個正統派的文人們所能束縛得住的！

竟陵派的大師爲鍾惺與譚元春，二人皆竟陵人；傾心以附和之者則有閩人蔡復一，吳人張澤、華淑等。鍾惺字伯敬，號退谷，萬曆庚戌進士。授行人。累遷南禮部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僉事，有隱秀軒集。他以詩歸一選得大名，亦以此大爲後人所詬病。其他坊肆所刊，冒名爲他所閱定的書籍，竟多至不可計數；可見他在明末勢力的巨大。他爲詩喜生僻幽峭，最忌剽襲，其苦心經營之處，不免時有鑿削的痕迹；實爲最專心的詩人的本色。不能不說是三袁的平易淺率的進一步。譚元春字友夏，天啓丁卯舉人，有嶽歸堂集。他和伯敬交最深。所作有極高雋者。然常人往往不能解，正統派

○鍾惺見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二。

○隱秀軒集有明刊本，有清本刊本。

○譚元春見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二。

○嶽歸堂集有明刊本，又譚子詩歸有明刊本。

作家尤許之最力：『以俚率爲清真，以僻澀爲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語，以爲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彌淺；寫可解不可解之景，以爲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轉陳。無字不啞，無句不謎，無一篇章不破碎斷落。一言之內，意義違反，如隔燕、吳；數行之中，詞旨蒙晦，莫辨阡陌。』（列朝詩集）反面看來，此正足爲友夏的讚語。他的深邃悟會處，有時常在伯敬之上。伯敬尙務外，而他則窮愁著書，刻意求工，確是一位徹頭徹尾以詩爲其專業的詩人。但他的聲望卻沒有伯敬那末大。

在這裏不能不提起阮大鍼。一下。阮氏爲人詬病已久，他的詠懷堂詩集，知者絕少。然集中實不乏佳作。他是一位精細的詩人，和鍾、譚之幽峭，卻甚不同。

五

在散文一方面，萬曆以來的成就，是遠較嘉、隆時代及其前爲偉大，且是更爲高遠；雖然正統派的批評家們是那末妒視這個偉大時代的成就。這偉大的散文時代，以徐渭、李贄、中郎、小修爲主將，而浩浩蕩蕩的捲起萬丈波濤，其水勢的猛烈，到易代之際而尙洄漩未已。

● 阮大鍼見明史卷三〇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十六。

● 詠懷堂集有明刊本，有國學圖書館石印本。

陽明學說，打破了「迷古」的魔障，給他以「自抒己見」的勇氣。同時，陽明的講學方式，也復興了一個很重要的文體，即自周、秦諸子以來便已消歇的「寓言」的一體。印度文學和僧侶們的講演，本來富於寓言；很奇怪的，卻在中國文壇得不到相當的反響。許多佛本生經裏的妙譬巧喻，一部分無聲息的沈淪了，一部分卻變成了死板板的傳奇文。寓言的本身終於未遇到復興的機會。直到了陽明的挺生，乃以譬喻證其學說；門生弟子受其感化者不少。而寓言在嘉、隆以後，遂一時呈現了空前的光明與榮耀。和李贄成爲好友的耿定向，亦爲陽明的門下。嘗著了一部先進遺風，那寥寥的兩卷書中，重要而且雋永的寓言很不少。楚人江盈科的雪濤小說，亦有美妙的譬喻，足以證其思想的活躍。陸灼作艾子後語，劉元卿作應諧錄，都是很尋常的東西。艾子後語本於傳爲蘇軾作的艾子。艾子也是很好的一部「喻警經」。這些明人的寓言，我們可以說，其價值是要在侯白諸人的六朝笑談集以上的，因爲她們不僅僅是攻擊人間小缺憾的「笑談」而已！

但「寓言」還只是旁支，偉大的散文家們在這時期實在是熱鬧之至。崇禎時陸雲龍選輯十六名家小品，於徐渭、湯顯祖、袁宏道、袁中道、屠隆、鍾惺諸家外，別選文翔鳳、陳繼儒、陳仁錫、李維

① 耿定向見明史卷二二一。

② 先進遺風有寶顏堂秘笈本。

③ 雪濤小說及艾子後語均有八公游戲叢談本，有明百家小說本。

④ 應諧錄有寶顏堂秘笈本。

禎、王思任、虞淳熙、董其昌、張鼎、曹學佺、黃汝亨等十家。這十六家之選，並未足以盡當時的散文；且其品題也甚爲混淆，入選者未必皆爲佳篇的散文作家。陳仁錫、曹學佺本爲選家。仁錫所選古文奇賞和學佺所選歷代詩選都是卷帙很浩瀚，其中也很有重要資料的東西。其所自作，亦有甚爲雋妙者，而學佺的詩尤爲可觀。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累遷廣西右參議副使。天啓中，除名爲民。家居二十餘年，殉節而死 (1618-1642)。同時閩人有徐燻、徐燦兄弟也皆能詩。燻字惟和，有輓亭集；燦字興公，一字惟起，有龍峯集及徐氏筆精。陳繼儒、王思任、董其昌三家在其間算是最重要的。繼儒字仲醇，號眉公，松江華亭人。爲諸生時，與董其昌齊名。年甫二十九，卽取儒衣冠焚棄之，隱居崑山之陽。名日以盛。遠近徵請詩文者無虛日；學士大夫往見者屢常滿戶外。卒年八十二 (1578-1639)。繼儒既老壽，著作尤多；坊肆往往冒其名以冠于所刻書端，或請托其爲序，而他則求無不應者。以此，頗爲通人所詬病。其實除應酬之作外，他所作短翰小詞，確足以自立。以一布衣，遊于公卿與市井間，以文字自食其力，此蓋萬曆以後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狀況，而繼儒殆爲此種賣文爲活的『名士』們的代表。同時有王釋登者，字百穀，吳縣人。亦爲當時最有聲譽的『名

① 陳仁錫見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五。

② 曹學佺見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十四。

③ 陳繼儒見明史卷二九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十六。

④ 陳眉公晚香堂集有明刊本，有清末鉛印本。又陳眉公集有明刊本。

士」。且也和繼儒同臻老壽；其爲市井流俗所知，僅次于繼儒。

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歷出爲地方官吏，皆不得志。稍遷刑、工二部。出爲九江僉事，罷歸；亂後，卒于山中。思任好談諧，爲文有奇趣，正統派的文人們遂疾之若仇。董其昌字元宰，和繼儒同鄉里。萬曆十七年進士，累官至南京禮部尙書。崇禎間，加太子太保致仕，卒時八十一（1605—1636）。其昌以善書名，畫亦瀟灑生動，絕出塵俗。詩文皆清雋，類其書畫。

天啓、崇禎間的散文作家，以劉侗、徐宏祖及張岱爲最著。張岱字宗子，山陰人，有琅環山館集。其所著陶菴夢憶、西湖夢尋諸作，殆爲明末散文壇最高的成就。像金山夜戲、柳敬亭說書，以及狀虎丘的夜月、西湖的蓮燈，皆爲空前的精絕的散文；我們若聞其聲，若見其形，其筆力的尖健，幾透出于紙背。柳宗元柳州山水諸記，只是靜物的寫生；其寫動的人物而翻翻若活者，宗子當入第一流。徐宏祖（1585—1640）字霞客，江陰人。他不慕仕進而好遊，足跡縱橫數萬里，縫幽鑿險，多前人

① 王百穀集有明刊本。

② 王思任見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二。

③ 王季重集有乾坤正氣集本。又韻齋文飯小品有明刻本。

④ 董其昌見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十六。

⑤ 琅環山館集有清光緒間刊本。

⑥ 陶菴夢憶有刊本，有漢社標點本；西湖夢尋有武林家故叢書本，有杭州鉛印本。

所未至。所著遊記^①，無一語嚮壁虛造，殆爲古今來最忠實，最科學的記遊之作；而文筆也清峭出俗，不求工而自工。劉侗字同人，麻城人；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他們同著的帝京景物略，也爲一部奇書；叙景狀物，深刻而有趣。雖然不是像洛陽伽藍記似的那末一部關係國家興亡的史記，卻是很着力寫作的東西；不過有時未免過于用力了，斧鑿之痕，明顯得使人刺目，有若見到新從高山上劈裂下來的而又被砌成園林中的假山的石塊似的，怪有火氣。其病恰似羅懋登的三寶太監西洋記的那部小說。

同時，有李日華者，字君實，嘉興人。萬曆壬辰進士，累官至太保少卿（1605—1636），有恬致堂集及六硯齋雜記等。他爲明代最好的藝術批評家。其評畫之作，自成爲一種很輕妙的小品文；于紫桃軒雜綴及畫屢諸編，可以見之。其詩亦跌宕風流，纖豔可喜，像題畫：「黃葉滿秋山，白浪迷秋浦。門前一痕沙，白鷗近可數。」

六

① 徐霞客遊記有刊本，有商務印書館印本。

② 帝京景物略有明刊本。

③ 李日華見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詩集丁集卷十六。

李、何、王、李的前後七子的倡結詩社之風，到明末而更盛；竟由詩人的結合，而趨向到帶有政治性的結社。天啓、崇禎之際各地的文社，隨了朝政的腐敗，內憂外患的交迫而俱起。太倉則有張溥、張采所倡的復社；華亭則有陳子龍、夏彝仲、徐孚遠、何剛等所倡的幾社；江西則有艾南英所倡的豫章社；甬上則有陳夔獻所主持的講經會；武林則有聞子將、嚴印持所主持的讀書社；明州則有李杲堂所主持的鑿湖社；太倉又別有顧麟士所主持的應社；一時殆有數之不盡的壯觀。而彼此也常意見相左，互相排擊。惟於政治上的攻擊，則殆一致的對準了不合理的壓迫與侵略而施之。在其間，復社、幾社尤爲重要。復社出現較早，則和腐敗的官僚相搏鬪；幾社諸君子則皆怵于國難的嚴重和受滿族侵略的痛成而奮起作救國運動的。

在文學上的趨勢講來，復社、幾社和豫章社殆都是公安、竟陵二派的反動。陳子龍明目張膽的爲王、李七子作護符；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張采選兩漢文，也都是以「古學」爲號召的。艾南英則痛嫉王、李，又標榜踏有光等古文，以與子龍輩抗爭。其實「摹倣歐、曾與摹倣王、李者，祇爭一頭面」（黃宗羲語），於文學的前程，這種抗爭是沒有什麼重大意義的。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天啓四年舉於鄉。江西陷，南英南奔於閩；唐王授御史，尋卒。而陳子龍等也皆殉難於抗滿之役。子龍

● 艾南英見明史卷二八八。

● 艾南英天籟子集有刊本。

字人中，又字臥子，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遷兵科給事中。大亂時，他受魯王命，結太湖兵欲起事；事洩被捕，投淵死。夏允彝字彝仲，聞北都陷，謁史可法，謀興復。南京復失，他便自殺。他的兒子完淳，生丁亡國之痛，作大哀賦。天才橫溢，哀艷驚人。似較庾子山的哀江南賦尤加沈痛。年十七，即殉國難而死。有集。徐孚遠和何剛也皆殉難以死。子龍詩文皆名世，其駢體文和長短句的造詣，尤爲明人所罕及。

張粵字天如，太倉人，與同里張采（字受先），同學齊名。號「婁東二張」。崇禎間，在里集諸名士，倡爲復社，聲譽震於吳中。溥於崇禎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假歸卽不出。四方好事者，多奔走其門，盡名爲復社。溥亦傾身結納。頗議及朝政。因此，爲大臣所惡，欲窮究之。迄溥死（1668—1641），而獄事未已。

參考書目

一、列朝詩集 清錢謙益編，有原刊本，有清宣統同治印本。

二、明詩綜 清朱彝尊編，有清康熙同治刊本。

① 陳子龍、夏允彝等見明史卷二七七。

② 陳子龍龍洲亂稿有明刊本；陳忠裕公集有道光刊本，乾坤正氣集本。

③ 夏完淳集有乾坤正氣集本。

④ 張溥見明史卷二八八。

三、明詩紀事 近人陳田編，有刊本。

四、十六名家小品 明陸雲龍編，有明崇禎間刊本。

五、明文海及明文授讀 清黃宗羲編；文海有鈔本，授讀有刻本。

六、明文奇賞四十卷 明陳仁錫編，有明刊本。

七、啓禎兩朝遺詩 清陳濟生編，有刊本，極罕見。

八、尺牘新語及廣集 清汪淇編，有清康熙間刊本。

九、尺牘新鈔及結鄰集 藏弁樂 清周在浚編，有清康熙原刊本，有清道光雷氏刊本。

十一、冰雪齋 明衛泳編，罕見；又冰雪齋補亦少見。

十二、明三十家詩選 清汪端編，有刊本。

十三、明文在 清韓熙編，有刊本。

十四、明詩平論二集 明朱應編，有明崇禎間刊本。

第六十三章 嘉隆後的散曲作家們

受崑山腔影響後的散曲——梁辰魚——金靈——楊慎夫婦——李開先——劉效祖——馮惟敏——夏言
與夏鳴——藝苑卮言所載諸家——南詞韻選所載諸家——王穉登與吳騷集——范夫人——凌濛初——
陳所聞及諸金陵詞人——高濂史槃等——顧仲方胡文煥等——趙南星——三徑閒題——陳繼儒袁宗道
等——情籍——沈璟及諸沈氏詞人——王驥德——馮夢龍——施紹莘——俞於綸——黃周星——王屋
等——民間歌曲

一

從嘉靖到崇禎是南曲的時代。散曲到了嘉靖，已入發展、轉變的飽和期，呈現着凝固的狀態。南曲過分發達的結果，大部分的作家都追逐于綺麗的崑山腔之後而不能自拔。北曲的作家，幾至絕無僅有。在風格與情調上，他們是那樣的相同：一部吳騷，我們讀之，很難分別得出某一篇是何人所作。

的。因此，在這畸形的發達的極峯，即到了萬曆中葉的時候，作者們便不期然而然的發生自覺的感情的枯竭。一部分的人便想從北曲裏汲取些新的題材與內容來；別部分的人便又想從民間歌謠裏，得到些什麼驚人的景色與情調。第一部分的許多「曲海青冰」一類的「以南翻北」之篇什，當然祇是無聊的而且無靈魂的玩意兒；第二部分的挂枝兒、黃鶯兒、羅江怨一類的民歌之擬作與改作，比較的可以使入注意，却總之，也究竟顯露出作者們自身的不景氣，即情思的消歇來。所以，在這一個人南曲的時代，即從嘉靖到崇禎的一百二十餘年間，我們看見的是清歌妙舞的悠閒的生活，我們看見的是奇巧的追逐於種種的肉感的刺激之後；我們看見的是紅燈，綠裳，宴會，登臨的情景。而我們所聽到的也祇是滿足的嬉笑；別離與失望的幽訴；因過度閒暇所生的無可奈何的嘆息。至多，只是些清麗的雋妙的作品；只是些擬仿民歌而成功的篇什；只是些綺膩柔滑若錦緞的文章。卻缺少了弘偉的有風骨的歌什。在弘、正之時，還有陳鐸、常倫、康海的粗豪的歌聲，而這時卻只有吳娃低唱似的綿綿不絕的情語了。白石以至草窗、夢窗時代的宋詞，有些和這時代的明曲相似。惟彼時作者們的情緒尚十分的複雜，而這時卻千弦祇是一聲，千語祇是一意，左右離不開男女的戀情。而他們的歌聲又往往是那樣的凡庸與陳舊！

這南曲絕叫時代的作家們也是以南方為中心的。崑山、蘇州、南京、杭州與紹興，當時作家們是十之九集中於那些地方的。他們往往也採用北歌與楚歌，卻是那末宛轉曲折的將她們變為吳歌。

這短短的一百二十餘年，又可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梁辰魚的時代；這是崑曲的始

盛，不伏「王化」者尙大有人在。第二個時期是沈璟的時期；這是南曲格律最嚴肅，而詩思最消歇的時代。第三個時期，比較得最可樂觀，真實的詩人們確乎出現了不少；我們找不出一個足以代表他們的更大的作者來，他們都是那樣的足以獨立，是那樣的各有風格；勉強舉出幾個來，或可以說是：王驥德、馮夢龍、沈自晉和施紹莘的時代罷。

正如唐詩在唐末、五代並不墮落而反開闢了另一條大道的情形相同，明代散曲在那個「世紀末」的喪亂時代，也祇有更顯得燦爛，而並不走上墮落的途程。

二

梁辰魚是崑山腔的一位最重要的提倡者。如果祇有魏良輔而沒有伯龍的出現，崑山腔也許不會有那末遠大的前途的。伯龍的江東白苧，正像他的浣紗記之對於當時劇壇的影響一樣，在「清曲」壇上是具有極巨偉的權威的。江東白苧連續篇^①，凡四卷；在這四卷中，無論是套數或小令，都已成了後人追摹的目標。他的詠物抒情是那末樣的典雅與細膩，直類最精密的刻工，在雕斲他們的核舟或玉器。也因爲過於刻劃得細緻，過于求雅求工，便不免喪失些流動的自然的風趣。像白練序套的暮秋闌

① 梁辰魚見列朝詩集丁集卷八。

② 江東白苧有明刊本，暖紅室刊本，武進董氏刊本。

怨的二曲：

〔醉太平〕羅袖琵琶半掩，是當年夜泊月冷江州。虛窗別館，難消受暮雲時候。嬌羞，腰圍寬褪不宜秋。訪清鏡，爲誰憔悴？海盟山呪，都隨一江逝水東流。

〔白練序〕凝眸古渡頭，雲帆暮收。牽情處錯認幾人歸舟。悠悠，事已休。總欲致音書，何處投？空追究，光陰似昔，故人非舊。

句句似都是曾經見過的；他是那樣的鑄鑄古語來拼合起來的。其詠物之作，像詠蛺蝶的梁州序套：

〔梁州序〕郊原風暖，園林春霽，日午香薰蘭蕙。翻翻綠草，尋芳競拂羅衣。只見鞦韆初試，絢麗新開，驚得雙飛起。爲憐春色也，任風吹，飛過東家，知爲誰！（合）花底約，休折對！奈悠悠春夢渾無際。關塞路，總迢遞！（以下數曲略）

也並不能算是精工；只是善於襯托。處處是模糊影響的話，令人似明似昧，把握不到什麼。總之，是亂堆典故和迷惘的情意而已。而在這寥寥的四卷裏又多「擬作」、「改作」。像雜詠效沈青門睡窗絨體，多至十首；像初夏題情，爲「改定陳大聲原作」；懶畫眉套又爲改定沈青門作；可見其情思的不充沛。又多「代」人而寫的作品；其出於自己真性情的流露者蓋亦僅矣！一位創派的大師，已是如此的才短情淺，成就甚爲薄弱，後繼之者，自不易更有什麼極偉大的表現了。

金鑾、莫是龍皆是辰魚同時人；江東白苧中有改白喚的寄情之作，又有一篇莫雲卿携戴賦兒過

● 金鑾見列朝詩集丁集卷七。

婁水作的『二犯江兒水』；他們當都是和辰魚有相當的友誼關係的。

金鑾字在衡，號白嶼，應天人。有蕭爽齋樂府。王世貞云：『金陵金白嶼鑾頗是當家，爲北里所貴。』周暉亦稱他：『最是作家。』華亭何良俊號爲知音，常云：『每聽在衡誦小曲一篇，令人絕倒。』（按良俊語原見四友齋叢說）今所見蕭爽齋曲，抒情之作固多，而嘲笑諷刺之什也不少，其門庭確較梁辰魚爲寬大，且也更爲真率可愛。像他的八十自壽的點絳脣套：『八十年來，三千里外關西派；浪跡江淮，留得殘軀在。』開首已不是辰魚所能夢見的了。下面寫着他自己的事跡與抱負，都是直爽而明白的，並不隱藏了什麼。又像嘲王都閫送米不足：

〔沈醉東風〕實支與官糧一斗，乃因而減半徵收。既不係坐地分，有何故臨倉扣？這其間須要追求。火速移文到地頭，查照有無應否。

簡直是在說話。又像風情嘲戲（四首錄二）：

〔沈醉東風〕人面前瞞神下鬼，我根前口是心非。只將那冷語兒割，常把個血心來昧，閃的人寸步難移。便要撐開船頭待怎的？誰和你一篙子到底！

〔又〕鼻凹裏砂糖怎話，指甲上死肉難粘，盼不得到口，恨不的連鍋咯，管什麼苦辣酸鹹！這般樣還教不解饑，也是個天生的餓臉！

是那末樣的善于運用俗語入曲；較之泛泛的典雅語，實是深刻動人得多了。其詠物曲也多精切不泛者。

● 蕭爽齋樂府有明刊本（未見），有武進董氏刊本。

白嶼老壽，上和徐霖爲友，而下也入崑腔時代，故尙充溢着弘、正時代的渾厚真率的風趣，並不會受崑腔派的散曲作風的影響。他其實是應該屬於前一代的。

莫是龍字雲卿，以字行。更字廷韓，松江華亭人（南宮詞紀作直隸蘇州人）。以諸生貢入國學。有石秀齋集。書畫皆有名。惜其散曲絕罕見。南宮詞紀雖列其名于「紀內詞人姓氏」，卻未選其所作。

楊慎夫婦、李開先、劉效祖、馮惟敏、夏言諸人，都還具有很渾厚的前一代的作風。楊慎有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及玲瓏倡和。其妻黃氏，有楊升菴夫人詞曲。惟楊夫人曲中，雜有升菴之作不少，殆坊賈所竄入以增篇頁者。升菴散曲，王世貞謂其多剽元人樂府。又謂：「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諳南北本腔。」其實他的小令，很有許多高雋的，像落梅風：

病纔起，春已殘，綠成陰，片紅不見。晚風前飛絮漫漫，曉來呵一池萍散。

那樣的情調，元曲中是未必多的。惟其早歲投荒，未免鬱鬱，「道情」一類之作，自會無意的沾上元人的恬澹的作風。像：

〔清江引〕人間榮華無主管，樹倒胡孫散。天吳紫鳳衣，黃獨青精飯，先生一身都是懶。

陶情樂府等均有嘉靖刊本。陶情樂府有近人盧氏刊本；楊夫人詞曲有明刊本；楊升菴夫婦散曲，任昉編，商務印書館出版。

和「早早破塵迷」(黃鶯兒)；「伴淵明且醉黃花，富貴浮雲，身世烟霞」(折桂令)之類，顯然是很近東籬、雲莊的堂室的。

升菴在滇中時，與他相應和者有西巒簡紹芳，月塢張愈光，海月王宗正及沐石岡(即沐太華)等。在他的玲瓏倡和裏，則與他酬和者有顧著溪、張石川(名寰)、李丙、劉大昌及升菴弟惇(字叙菴)、慥(字未菴)等。這些人都祇是偶然興之所至的歌詠者，並不是什麼專業的詞客。

升菴夫人黃氏所作，王世貞嘗譽其黃鶯兒：「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飛不到滇南！」而盛稱之，以為「楊又別和三詞，俱不能勝」。楊夫人曲，佳者固不僅此；她別有一種鮮妍的情趣，纖麗的格調，像：

〔落梅花〕樓頭小，風味佳，峭寒生雨初風乍。知不知對春思念他？背立在海棠花下。

〔又〕春寒峭，春夢多，夢兒中和他兩個。醒來時空牀冷被窩，不見你空留下我。

升菴是不會寫作那末爽雋的曲語的。

李開先(1501—1568)刻元人喬夢符、張小山小令，自稱藏曲最富，有「詞山曲海」之目。然所作卻並不怎樣重要。王世貞謂：「伯華以百閱傍粧台為德涵所賞。今其辭尚存，不足道也。」傍粧台。並有王九思的次韻，皆祇是一味的牢騷，像「不拘拘從人喚做老狂夫；笑將四海為杯勺，五岳作茅

磨。消磨日月詩千首，嘯傲煙霞酒一壺。無窮事，多病軀，得支吾處且支吾。」已成濫調，徒拾唾餘，確不足重。他別有曲集，惜未見。傍粧台外，南宮詞紀（卷五）有他的詠月、詠雪的「黃鶯兒」二篇，也很平庸。

劉效祖。字仲修，濱州人，嘉靖庚戌進士，除衡輝推官。歷戶部員外郎，出爲陝西副使。有短柱效響、蓮步新聲、混俗陶情、空中語等集。朱彝尊謂：「副使負經世略，坐計吏罷官。晚寄情詞曲。所填小令，可入元人之室。」然所作流傳甚罕。其拜年「堯民歌」：「一個說，現成熱酒飲三盃，一個說，看經吃素剛初一」，寫市井風俗，淺率而真切。像沈醉東風：

門巷外旋栽楊柳，池塘中新浴沙鷗。半灘水邊村，幾朵雲生岫，愛村居景致風流。吸塵全若一甌，醉翁意何須在酒。

也是造語坦率不加濃飾的。

馮惟敏最爲王世貞所稱許。他道：「近時馮通判惟敏獨爲傑出，其板眼、務頭、攬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以發之。止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爲白璧微瑕耳。」其所謂「本色過多」，卻便是惟敏的高出處。他的勸色目人變俗、剪髮嘲羅山甫、清明南郊戲友人作等套數，其諷諧放肆，無稍

○ 劉效祖見列朝詩集丁集卷二。

○ 劉效祖詞譜有清刊本。

顧忌，正類鍾嗣成的醜齋自述，蓋嬉笑怒罵，無不成文章。其小令也自具一種豪爽蕭疎之致，像朝天子的喜客相訪：

掩柴門不開，有高賢到來，又破了山人戒。斯文一氣便忘懷，笑傲煙霞外。雅意相投，誠心款待，酒瓶乾還去買。你也休揣歪，俺也休小哉，終有個胡情在。

他的曲集有擊筑餘音和海浮山堂詞稿，皆附文集後。其南曲小令，雖多情語，而亦不是粉白黛綠的姿態，像盹妓：

〔鎖南枝〕打趣的客不起席，上眼皮欺負下眼皮。強打精神扎掙不的，懷抱着琵琶打了個前拍，唱了一曲如同睡語，那裏有不散的筵席。半夜三更，路兒又踉蹌，東倒西軟，翻不的行李。昏昏沉沉，來到家中，睡裏夢裏，陪了個相識。睡到了天明，才認的是你。

嘲笑之作，刻劃至此，自不是梁辰魚輩浮泛之作所能做到的。

夏言字公謹，貴谿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累遷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入參機務。後罷職，復起爲吏部尚書，因河套事敗，棄市（1522—1548）。有桂洲集及鷗園新曲。在新曲裏，不過寥寥十幾套，都是詠歌鷗園的景色和他的閒適的生活的。像端陽日白鷗園與客泛舟曲裏的：

● 海浮山堂詞稿有明刊本，有散曲叢刊本。

● 夏言見明史卷一九六，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一。

● 鷗園新曲附夏桂洲圖後，有嘉靖刊本。

〔金錢花〕醉回月滿林塘，籠燈列炬交光。歸深院，過迴廊，賓客散，漏聲長。情不極，樂無央。這一曲，已是他最好的成就了。

同時有夏暘者，字汝霖，亦貴溪人，作奏軒詞，後附散曲甚多，其情調也是屬於隱逸豪放一類的。

王世貞藝苑卮言嘗載嘉清間的其他散曲作者們云：「予所知者，李尚寶先芳，張職方重，劉侍御時達，皆可觀……張有二句云：「石橋下，水瀾瀾，蘆花上，月紛紛。」予頗賞之。」又云：「吾吳中以南曲名者，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鄭山人若庸……陸教諭之裘散詞，有一二可觀。吾嘗記其結語：「遮不住愁人綠草，一夜滿關山。」又「本是個英雄漢，差排做窮秀才。」語亦雋爽。其他未稱是。」今李、張、劉諸氏所作，已不可得見。鄭若庸、陸之裘則尚有若干流傳于世。若庸以作玉玦記著名；北宮詞紀「詞人姓氏」中有其名，卻未見其詞。南宮詞紀及吳騷集所錄他的南詞也極寥寥。梧桐樹套：「忘不了共携纖手，忘不了西園秉燭遊，忘不了同心帶結鴛鴦扣。」語亦平庸，無甚新警處。陸之裘字箕仲，號南門，直隸太倉人。其南詞也不多見。南詞韻選有江頭金桂曲：「漫尋思幾遍，終難割斷這姻緣。怎說得空惹旁人笑，若負恩時是負天。」也不怎麼好。

南詞韻選所載諸家，尚有顧夢圭、秦時雍、吳嶽、曹大章、張鳳翼、殷都、張又台、周秋汀、陶

●奏軒詞有嘉靖刊本（種罕見，西語藏）。

陶區、劉龍田等，其時代皆在梁辰魚與沈璟間。顧夢圭字武祥，號雍里，崑山人。所作像咏雪的念奴嬌序也只是鋪叙雪景，無甚深意。秦時雍字堯化，號復菴，直隸亳州人，喜作談諧語。『新詞信口歌，好句同聲和。問人生浮雲，富貴如何？鶯花隊裏休嘲我，名利場中且讓他。』（玉芙蓉）這便是他的生活態度罷。吳嶽號崑麓，直隸武進人。沈詞隱評其詞爲上上。像寒夜的山坡羊：『衷情萬疊，難對了鬢道。淚暗拋，金釵獨自敲，清清細數三更到。』確是很好的情詞。曹大章字一呈，號含齋，直隸金壇人。他的集賢賓小令：『人在心頭歌在口，心中意，歌中人知否？春心暗透，到關情秋波欲溜。』此種意境，尙少人道及。張鳳翼的散曲，不似他的劇曲那末堆砌麗語。像桂枝香：『半天丰韻，凶吉難憑鵲與鴉，成話靶！』都是很近坦率的一流；大約還是他少年之所作的罷。殷都字無美，號斗墟，直隸嘉定人。他的二犯桂枝香：『只落得眉兒上鎖，心兒裏窩，指兒上數，口兒裏哦，這段風流債，今生了得麼？』也很有輕俏的風趣。張文台名恒純，周秋汀名瑞，虞竹西名臣，陶陶區名唐，皆直隸崑山人。劉龍田不知其名（係書賈，嘗刻西廂記），所作存者並寥寥，且也不很重要，殆和梁辰魚同爲崑山腔的宣傳者。

王世貞他自己，名雖見于北宮詞紀的『詞人姓氏』及南詞新譜的『入譜詞曲傳劇總目』，然未收其隻字。他對於散曲的批評，有時很中肯；所自作，一定也很可注意。惜見於四部稿中者不過寥寥數

套，未足表現其所得。

與世貞同以詩文雄于一代的汪道昆，他也曾作散曲，北宮詞紀嘗載其歸隱（南北合套）：「早歸來遙授醉鄉侯，更無端病魔逡逗」，也只是熟套腐調。

徐渭的四聲猿流傳最廣，得名最盛，然其散曲卻更不見一令一套的存在；這也許是我們很大的損失。王伯良曲令云：「吾鄉徐天池先生，生平諧謔小令極多。如……黃鶯兒嘲歪嘴妓：「一個海螺兒在腮邊不住吹，面前說話，倒與旁人對」等曲，大為士林傳誦，今未見其人也。」按今所見嘲妓的黃鶯兒，凡二本，一見南宮詞紀，題孫伯川作；一見浮白山人雜著（？）中，皆無伯良所引諸語，可見其必為擬曲，非文長作，（此二本所錄嘲妓黃鶯兒，相同者頗多，似即同出一源。）而文長作今反不傳。

三

王穉登、張琦二人在萬曆甲寅（四十二年，公元一六一四年）所編的吳騷集，未錄沈寧菴所作雙字片語；後三年，張琦、王輝復編吳騷二集，寧菴之作，入選者也。僅惜春的集賢賓「枝頭幽鳥」等二曲。可見當時的詞人們和蘇州沈氏，原是很隔膜，其作風也不甚同。寧菴重本色，而百穀諸人則仍保守着梁辰魚江東白苧所留下的傳統的典雅的特質。蓋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吳騷二集惜未見）吳騷集的作者們，除已見于前的諸家外，復有李復初、陸包山、王雅宜、許然明、梅禹金、王百穀、張

琦及二酉山人等；吳騷二集復有范夫人、吳載伯、錢鶴灘、凌初成、杜圻山、清河漁父、蔣瓊瓊、謝雙、張少谷、沈寧菴、漁長、陳海樵、吳無咎、周幼海、張儒彝、景翩翩、宛瑜子、張伯瑜、揭季通等。惜余所見吳騷二集缺其後半，故自謝雙以下，其詞無從得見。凌初成在此已嶄然露頭角。王輝、張琦皆武林人，故所選也獨詳浙人。這些人大都皆未受沈環的影響者；他的影響，要到了天啓、崇禎間方始大著。

李復初未詳其里居。吳騷錄其漁父：「恨只恨難逢易別」一闕，是很露骨的情詞。陸包山名治，他所作，吳騷及二集各錄一闕；像畫眉序犯二郎神：「烟暖杏花明，芳草東風燕子輕，羅袖上傷春數點啼痕」，是如何的逼肖江東白苧的作風。王雅宜名寵，直隸蘇州人（1494—1563）。吳騷兩集，錄其曲獨多。像香遍滿：「一春長病，香肌近來偏瘦生。簾外鶯啼春又盡，薄情何處行」；傍粧台：「無睡數流螢，乳鴉啼散玉屏空。舞衫清露涼金縷，層樓十二與誰同」；步步嬌套：「睡起嬌無力，窮愁莫可當。聽玎玲風韻簾鉤響，清溜溜竹筴茶烟漾，碎紛紛日映晴絲蕩；混攪碎離人情況；總有良工，畫不出相思模樣」（江兒冰）；在典雅派的作家中，他的許多曲，確可算得是很鮮妍很新警的，故選家是那末的喜愛她們。

許然明也未知其里居，今見步步嬌：「簾捲西風重門掩」一套，無甚可觀。梅禹金以作錯彩縷金

的王合著；他的散曲自也不會離開典雅派的門戶的。但像「傍人計，隨他舌劍唇鎗利，怎忍得耳畔心頭生是非。」（山城羊寨內好道題）究竟和王合之無句不儷，無語不典者有別。大約散曲的作用，多半供用于妓院、歌宴之間，其辭句總不能十二分的太費解的。

王穉登。列名于吳騷集的編者們，而自作也登入不少。實際上此集本或係張琦所編而借重其名的罷。他所作也是典雅派的正統弟子的面目（1635—1650）。像醉扶歸：「相思欲見渾難見，果然是別時容易見時難」；步步嬌套：「自別，逢時遇節，冷淡了風花雪月，奈愁腸萬結」；月雲高：「別情無限，新愁怎消遣！沒奈何分恩愛，忍教人輕拆散」等等，都是實際上的歌宴上的應用曲子罷。張琦，武林人；所作僅見八不就一套：「海棠開，燕子初來。都只爲一點春心，番成做兩下兩下愁懷」，並沒有什麼新鮮的情調。二酉山人不知其名（或作馮二酉），其曲像關寶孀：「兩字鴛鴦惹心頭，夢裏多少牽纏」；普天樂：「對西風愁清夜，燈兒影半壁明滅。」也都是典雅派的作風。

二集裏的范夫人，爲這時代女作家中的最重要者之一，和楊夫人殆是雙璧。夫人爲吳郡范長白妻，姓徐，名淑媛，著有緯絡吟。她的寒夜書愁（仙呂桂枝香套）：「聽簷鈴逗風，恍一似舊日笙歌雅調，更添我迴腸縈透。轉眼總虛飄，池館人歸後，朱門氣寂寥……耽沉疴倚誰相告？着冷暖有誰相

○ 王穉登見列朝詩集丁集卷八。

○ 緯絡吟有明刊本。

勞？空自旅魂銷，泣盡燈前淚，家園已棘蒿！」如泣如訴，殆是吳騷中最淒涼之一曲。蔣瓊瓊亦爲當時女流作家之一，所作桂枝香的四時思及曉思、夜思的六令，很有好句。玩其辭意，當爲一妓女；語多拘謹而本色，或爲自抒本懷之作而非代筆的罷。

澄湖如鏡，濃桃如錦；心驚俗客相邀，故倚繡幃稱病。一心心待君，一心心待君。爲君高韻，風流清俊。得隨君半日桃花下，強如過一生。

——春思

錢鶴灘名福，所作春閨的步步嬌：「萬里關山音書斷，阻隔南來鴈」，見於吳騷。杜圻山，吳人。吳載伯及清河漁父等皆未知其里居。載伯冬思（普天樂）：「前生緣，今生契；遭磨折，成拋棄。」（吳騷並載其春思、夏思、秋思及思情等套）圻山的春思（駐雲飛）：「減盡朱顏，無奈相思」，和清河漁父的步香詞二闕，其作風都顯然可看出是典雅派的。

凌初成（名濛初，吳興人）。編南音三續，將南詞分爲三等而品第之，又崇尚本色，棄去浮辭，都是顯然的受有沈璟的南詞韻選的影響的。其夜窻對話的新水令南北合套，曲寫情懷，頗非浮泛之作。張琦謂：「余於白下，始識初成，見其眉宇恬快，自負情多。復出著輯種種，頗有謔浪人寰，吞吐一世之概。」（二集）像「你爲我把巧機關脫着身，你爲我把親骨肉揀的離」云云，確有他所崇尚的掛枝兒、山坡羊等民曲的風趣。

張伯瑜、張少谷、吳無咎、周幼海、張孺彝、宛瑜子諸人所作，我們雖因吳騷二集的殘缺而未得

見，然副刊之彩筆情辭，吳騷合編、詞林逸響、太霞新奏中亦皆選錄他們之作；殆皆從吳騷轉錄。他們的作風也都是屬於典雅派的。

陳海樵的散曲，見於南宮詞紀者較多；吳騷二集（卷三）所載僅夜思：「黃昏後，鼓一更」一套（見目錄）。海樵，名宦（見徐潤自訂畸譜及王氏曲律）浙江人。其作風，也是拘拘於典雅派的。像春怨（桂枝香）：「半庭殘雨，一簾飛絮，去年燕子重來，今日那人何處。」

四

金陵陳所開編的北宮詞紀刊行於萬曆甲辰（卽三十二年，公元一六〇四年）；南宮詞紀刊行於萬曆乙巳（卽三十三年）；較吳騷集的出現還早十年。所聞在南宮詞紀凡例上說道：「凡曲忌陳腐，尤忌深晦；忌率易，尤忌率澀。下里之歌，殊不馴雅。文士爭奇炫博，益非當行。大都詞欲藻，意欲纖，用事欲典，豐腴綿密，流麗清圓；令歌者不啞於喉，聽者大快於耳，斯爲上乘。」這種見解便是典雅派的正式宣言！所謂「下里之歌」，真不知被埋沒了多少！惟他所選，不僅以「思情」爲限；有游覽，有讚賞，有祝賀，有寄答，有旅懷，有隱逸，有嘲笑。故趣味也比較的複雜：「有豪爽者，有雋逸者，有悽惋者，有詼諧者。」

在這兩部南、北宮詞紀裏，除開前人所作者外，當代詞家之作，殆全以所聞他自己的友朋們爲中

心；易言之，可以說是所聞及其他金陵詞人們的總集。非金陵人所作，亦有選入者；然多半亦爲所聞輩的友朋或大名家們。

周暉的金陵瑣事敘述金陵詞人之事最詳。於陳鐸、徐霖、金鑾諸大家外；別載陳全、馬俊、史癡、羅子修、盛鸞、邢一鳳、鄉仕、胡懋禮、杜大成、王達原、沈越、盛敏耕、高志學、段炳、張四維、黃方胤諸人（續瑣事亦載數人）。其時代有在弘、正間者；其作品，南、北宮詞紀及他書所未載者亦多。南、北宮詞紀所載金陵詞人們更有在此以外者，殆皆所聞同時的交遊。像倪民悅、李登、黃祖儒、黃戊儒、孫起都、皮光淳以及中山王孫徐惟敬等，都是和所聞相酬和的。休寧汪廷訥那時也住在南京，他以財雄一時；儼然有和徐惟敬同爲他們的東道主之概。

馬俊、史癡諸人之作，惜不得見。陳全秀才有樂府一卷行於世，無詞家大學問，但工於嘲罵而已。（周暉語）北宮詞紀雖載其名於詞人姓氏，然未錄其所作。偶見萬曆板陳眉公編（即胡文煥編）的游覽粹編（卷六），卻發現他的嘲罵式的小令好幾首，頗爲快意！但他所作，實在有些刻劃過度，不避醜觀；像詠「禿子」的鴈兒落：「頭髮逼週遭，遠看像個尿胞，如芋苗經霜打，比冬瓜雪未消。有些兒腥臊，又惹的蒼蠅鬧塵糟，只落得不梳頭閒到老。」

那一鳳字伯羽，號雉山，官太常；「所填南北詞，最新妥，入絃索。」像燕山重九：「幾回搔短髮，晚風柔，破帽多情卻戀頭。」實在也不過是穩妥而已，無甚新意也。胡懋禮名汝嘉；所作像夏日

閑情（高陽台套）：『出谷鶯啼，穿簾燕舞』，也多套語，未足見其有異于時人。盛敏耕字伯年，號壺林，爲盛鷺子。鷺有貽拙堂樂府，惜一篇不傳。敏耕友于陳所聞，其曲像陳蓋卿卜築莫愁湖：『小小蝸廬，半畝春蔬千頃雨，瀟瀟蓬戶，萬竿修竹一床書』云云，亦只是辦得平穩無疵。朱蘭嵎云：『盛仲交（鷺字）以倚馬之才，寄傲詩酒；而長公亦復豪俊如此。惜皆淪落，不偶于時。』高志學，（南宮詞紀「詞人姓氏」作承學）號石樓，「秀才，工小令」。常與李登相唱和。杜大成號山狂，爲陳所聞友人；有九日同陳蓋卿南鄭眺遠一曲，見北宮詞紀。張四維號午山，秀才，有溪上閒情；而北宮詞紀所載，則僅秋遊莫愁湖因過陳蓋卿看菊一曲耳。黃方胤的雜劇，今存者不少，惟其陌花軒小詞則今未見。

倪民悅號公甫，亦秣陵人，官縣尹。有合歡的新水令一套，見北宮詞紀。李登號如真，應天上元人。他的曲有題澗松晚翠等，見南宮詞紀。

黃祖儒、成儒二人，疑爲兄弟輩。祖儒號叔初，成儒號參鳳。叔初所作，南、北宮詞紀所載甚多，而無特長；參鳳之作，南宮所載雖僅寥寥數篇，而像嘲蚊蟲的黃鷺兒：『我恰才睡醒，他百般做聲，口兒到處胭脂贈』，在詠物曲中卻是上乘之作。

皮光淳號元素，應天人。他的溪上臥病（步步驕套），把很少人顧問而應該寫得有點新意的東西，卻給糟塌了。孫起都號幼如，亦爲應天人。所作代妓四首（金落索）只是摭拾浮辭以成之的東西。

中山王的後裔徐惟敬，號惺予。有很大的園林在南京，所以常成爲文士們宴集之所。他也會寫些

散曲，有秋懷的二郎神套，見南宮詞紀。汪廷訥雖是安徽人，也有很幽靜的花園在秣陵；他似是一位多財善賈的人。故周暉頗攻擊之（見金陵瑣事）。然陳所聞則和他關係甚深。他所作散曲，南宮詞紀所錄，皆泛泛應酬之作；其見于瓊翠堂集者，也都不是從真性情裏流露出來者。南詞所載徽州詞人，尚有程中權（名可中）、王十岳（名寅）二人，殆亦係汪廷訥同時人。十岳有訪汪伯玉歸隱的黃鶯兒一闕；他和汪道昆當有相當的友誼。

陳所聞他自己似是一位最健筆的作曲者。據周暉所言，汪廷訥的劇本，幾皆係攘竊他之所作者；而南、北宮詞紀裏，他自己之作所載也獨多。他寫了不少「卽興」的歌曲，應酬的令套，那些，當然不容易寫得出色。他嘗作述懷（解三醒套）：「對西風把行藏自省，嘆年來百事無成。蕭條一室如懸磬。……蓼莪篇玩來悲哽，寂寞了萱室椿庭」；幸而有賢妻，甘貧食苦，伴他病軀；而「年過半百，蘭夢無徵」。他家庭是那樣的清寒與孤寂。而他的生活便「只落得床頭濁酒，筆底新聲」。將劇稿售給了富翁之事，在他或者會這末辦。他受梁辰魚、鄭若庸諸典雅派作家的影響過深，故類多浮辭綺語，罕見精悍之作。

這一班金陵詞人們，其作風大體也都是這樣的。他們流連于遊宴，沈酣于詩酒，傾倒于戀俗的遭遇，這樣便是一生。所謂「不得志於朝廷」的一生，便是這樣的消磨過去。一時強有力者，即便樂為他們的東道主。故雖窮，而文酒之宴，卻似無虛日。最盛大的一會，為齊王孫國華所主持，至有二百文人，四十名妓，同時集于週光寺。萬曆初元的詞壇，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中繁育而成的。

南宮詞紀載高瑞南之作最多。瑞南名謙，號深甫，浙江杭州人，即有名的玉簪記的作者。他所作曲，爲典雅派最高的成就；圓瑩而不流于滑，綺膩而不入于板；以他較梁辰魚，他似尤高出梁氏一着。像代妓謝雙送別：「此夜人黯黯，離愁心上忍。寒雞殘月，似妒我衾裯緣分。三唱聲沉影一痕，報曉窗鴉傳初信」〔二郎神〕；斷絃愁：「窗前花褪雙頭朶，枕邊綫脫連珠顆。又早扇掩西風泣素羅……早受用些夢魂寂寞，關心兵戟與戈；愁營怨陣幾時和，恨殺是冤家誤我，賺得人那裏去開科」〔十樣錦〕；四時怨別：「心牽掛，滿前春色落誰家？我的病也因他，愁也因他；病和愁都在斜陽下」〔金落索〕；都是很新鮮的。

作錦箋記的周履靖，號蝶冠，又號梅墟，也有好幾闕散曲，見于南宮詞紀。像詠風：「隔簾時見柳絲搖，臨軒乍遞歌聲到」〔駐馬騷〕；帶雨鳴柯：「岩花搖落東風冷，頃刻山光暝蒙，鳩藏樹鳴，遠岫嵒嶙，點點雲遮映，濛濛甘霽傾，爲採薪荷笠登山嶺」〔步步嬌〕；都是寫得很妍可愛的。

史叔考之作，南宮詞紀裏也載得很多。叔考名縈，爲徐文長的門人，作劇曲十餘種；又有散曲集齒雪餘香，惜皆不傳；卽見存者觀之，那末清雋駿逸的歌曲，確是這個庸腐的時代的珍品。像旅思：「敲冰進舫，正瑤天忽漫飛雪。兩岸荻蘆，風打梢折，見漁火乍明滅，在江心也，萬頃波濤平貼，暗敲篷時聽風葉敗。寒已冽，香到梅花船未歇。欲向那酒家沽酒，指尖兒瓶冷難掣」〔小搢大〕；醉羅歌：「難道難道丟開罷！提起提起淚如麻。欲訴相思抱琵琶，手軟彈不下！一腔恩愛，秋潮捲沙，百年夫婦，春風落花，耳邊廂枉說盡了從話！他人難靠，我見已差，虎狼也狠不過這冤家！」都是能够

另出新意，以自救出于塵凡的熟套裏的。

顧仲方的散曲，南宮詞紀裏只選詠芙蓉一套；他的筆花樓新聲，也不過八套；所作多凡庸，無甚新的情境。惟新聲所附插圖，出于仲方自筆，頗可珍貴。仲方名正誼，直隸松江人。和陳眉公、王百穀皆有交誼。工于畫，甚有聲于當時。

胡文煥號全菴，浙江錢塘人，編刻格致叢書，甚有名。他的散曲，南宮詞紀只有一闕；他處更渺不可得。惟遊覽粹編所錄獨多：題爲警悟（清江引）的凡十二首，題爲道情（浪淘沙）的亦十二首；南紀的秋思（駐雲飛），「玉露金風，一枕淒涼」還不在其中。這些「警悟」，都是「歸田樂府」的同类。但像：

鐘送黃昏鷓報曉，世事何時了！春來轉再生，萬古人空老。好笑他忙處多，閒處少。

——警悟

那末直捷的教訓意味的歌詞，在散曲中卻還不多。他殆是曲中的王梵志一流人物。

在南、北宮詞紀裏的詞人們，尚有王仲山（名問，直隸無錫人）、范鼎山、朱長卿（名世徵，崑山人）、茅平仲（名溱，鎮江人）、湯三江（江陰人）、孫百川（名樓）、費勝之（名廷臣）、蘇子文、王玉陽、晏振之、武陵仙史（應天人）、趙南星、孫子真（名滋，新都人）等。王玉陽即王驥德，所

錄十二紅（紀情）一套，亦見太霞新奏。蘇子文的集常談的黃鸞兒五曲，乃是南紀中最重要的資料之一，姑舉其一篇：

現世報，活倒包，過了橋兒就拆橋。人事物也牢，心高命不高。湯澆雪，火燎毛；窮似煎，餓似炒。

其餘諸家，都不怎麼重要。可以不必詳講。但這時代尚有幾個散曲作家，有曲集流傳于世者，卻不能不於此一提及。

趙南星字夢白，號清都散客，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除汝寧推官，累遷吏部尚書。以忤魏忠賢謫戍代州（1650—1657）。有趙忠毅集及芳茹園樂府。〔北宮詞紀只載其曲一套〕高攀龍謂：「濟鶴先生爲小詞，多寓愛世之懷。酒酣令人歌而和之，慷慨徘徊，不能自己。」列朝詩集謂：「鄉里後進，依附門下，已而奔趨權利，相背負。酒後耳熱，戟手唾罵，更爲長歌、小詞、度語、吳歌、打棗竿之類以戲侮之。」在芳茹園樂府裏，確多慷慨雄豪之作，像點絳脣套的愬張章昌罷官：「你休怨烏台錯品題，也休道老黃門不察端的；從來讒口亂眞實，辜負了誓丹心半世清名美。也只因逢着卷舌一點官星退。他只道是貓兒都吃腥，是鴉兒一樣黑。已做到五馬諸侯位，那裏有不散的筵席！」（油湖蘆）但也有最潑辣精悍的情歌，在別的曲集裏決難遇到的，像鎖南枝半插羅江怨：

- 趙南星見明史卷二四三，列朝詩集丁集卷十一。
- 芳茹園樂府有明刊本。

不容易，休當要！合性命相連怎耐拉，這冤家委實該牽掛。除非是全不貪花，要不貪花，誰更如他；既相逢怎肯干休罷。不識他，眼怕睜開；不抓他，手就頑麻。見了他歡歡喜喜無邊話；一回家埋怨蒼天：怎麼來生在烟花！料麼他無損英雄價。

其他像銀紐絲五首，鎖南枝二首，折桂令（永平賞軍作）二首，一口氣二首，山坡羊四首，玉胞肚五首，喜連聲六首，劈破玉一首，那一首不是精神虎虎，爽脆異常。這樣的單刀直入的情詞，真要愧死梁伯龍輩的忸怩作態，浮泛不切的戀歌了。如他那末善用銀紐絲、劈破玉、山坡羊的俗曲者，馮夢龍的掛枝兒外，殆未見其匹。然而三百餘年來，除陳所聞登錄他的一套外，選家幾曾留意到他！在典雅派的霉腐氣息的壓迫之下，如他這種的永久常新的活潑潑的東西，自是不易脫穎而出的。

朱應辰的淮海新聲，明、清選家，似亦不曾見到過。應辰字拱之，一字振之，累舉不第，貢入太學。有逍遙館集。其曲亦豪爽放蕩，似馮惟敏諸人之所作。像啄木兒：「那巢由可笑，他把天下將來當甚麼」，其氣魄不為不偉大。

折山人的三徑閒題，刊于萬曆戊寅（六年，即公元一五七八年），首有王百穀序。此書很可怪，於自作的黃鶯兒的詠花一百三首，雜詠二十九首，又閑居一套，遊春，題風花雪月，題虎丘等作

● 淮海新聲有清刊本。

● 三徑閒題有萬曆刊本。

外，別於下卷附刻張伯子、梁伯子「新詞」數套，又附刻「前人名詞」，如唐六如、祝枝山、王尚書、陳翰林之所作若干套。他自稱勾吳圻山人。百穀序云：「太醫杜夫子，善能詩，有雋才。家擅園池之勝，香草美箭，燦然成蹊。君對之儻然樂也。莫不倚而爲曲。細而禽虫花竹，大而寒暑四時，風雲月露之變幻，芳辰樂事之流連，一觴一咏，積之青箱，于是蓋盈卷矣。」此杜圻山，自卽吳騷二集的杜圻山無疑。然吳騷所錄駐雲飛一曲，又不見于是書；則圻山之曲，佚者當亦不少。這書所錄唐六如、王尚書等之作，也多未見于他選者，頗可珍視。

陳繼儒有清明曲，見于寶顏堂秘笈，僅寥寥數頁，且僅清明曲一套耳，不能成一帙也。此曲殊平庸，無可注意。

袁宗道也善于詞曲，然所作罕見。其弟小修的珂雪齋隨筆嘗載他的一枝花帶折桂令的自壽曲：「秋風高掛洞庭帆，夏雨深耕石浦田，春窗飽吃南平飯，笑冬烘歸忒晚，明朝已是三三。」其作風還是隣于前期的豪放。

騎蝶軒「秘選」情韻，首有陳眉公序，當亦萬曆間所刊。其中所選張葦如、伍灌夫、余壬公、姚小澗、扶搖五人的散曲，確都是他選所未入錄的「秘」物。然其作風卻全都是很凡庸的。

五

沈璟開創了另一派的作風；他反對陳腐，他要拋卻貌爲綺麗而中實無所有的陳調；他推崇本色，要以真誠的面目與讀者相見，而不想用濃粧巧扮的人工來掩飾凡庸。然而他是失敗的。典雅派的勢力實在太大了。連他自己也不期然而然的捲入他們的狂瀾之中。凌初成也在狂叫着『本色』，然而他也同樣的失敗了。原因是：劇曲的本色，尙易爲世人所了解，所以沈氏于此還得到若干的成功；而于散曲求本色，則實在太難了。能達到民歌中的掛枝兒、銀紐絲的程度，已是不易；（沈璟的能力實在够不上追摹民歌）而掛枝兒、銀紐絲卻正是典雅派之欲以萬鈞之力排斥之于曲壇之外的東西。沈氏既沒有越南星、馮夢龍那末大胆，他便只好停止在中途了。『畫虎不成反類犬』，他的散曲便成了十分淺凡的東西。然而沈氏多才，寧菴闢地于此，一大串的沈氏詞人們便都也隨之而定石于此，其成就儘有高過寧菴若干倍以上者。

寧菴的散曲集，有情癡癡語，詞隱新詞，及曲海青冰。青冰全是翻北爲南之作，吃力不討好，和李日華翻西廂同樣的失敗。其自作之曲，情詞最多，亦間有很雋秀者，像恨情（四時花套），『當初戲語說別離，道伊口是心非。誰料濃歡猶未幾，慙下得霎時拋棄！千央萬挽，但只願休忘前誓。我雖瘦矣，再搵得爲伊憔悴。』（集賢堂）

寧菴的仲弟瓚，字子勺，號定菴，從弟珂，字祥止，號巢逸，也皆能作曲。子勺的曲子，見于太霞新奏者不少。他亦喜翻北詞，足見其情思的枯澀。巢逸詞僅見南詞新譜，倒頗有些本色的傾向。

寧菴諸從子，天才皆遠出他之上，所成就也更高。像自晉、自微、自繼，都是很高明的詞人。自

繼字君善，別號礙影生；自徵字君庸；自晉字伯明，一字長庚，號西來，別號鞠通生。自晉、自徵，于劇曲造詣甚深。香月居主人云：「詞隱先生爲詞家開山祖。伯明其猶子。其諸弟則平、君善、君庸，俱以詞擅場。信王、謝家無子弟也。」而伯明尤爲白眉。他編南詞新譜，保存了不少明末的文獻。他的散曲，有賭墅餘音、黍離續奏、越溪吟、不殊堂近稿等。今見傳者僅黍離續奏、不殊堂近稿及越溪新詠三集。續奏爲甲申以後作，新詠爲丁亥以後作，皆他晚年之作也。而他的作風也以晚年所作爲最蒼老淒涼，豪勁有力；若庖丁之解牛，迎刃而解，不求工而自工。在曲子裏，像這樣的感亂傷離的情調，最爲罕有。像再亂出城暮奔石里問渡：

〔漁家傲〕昨日個關雪花遍野芳。恰才的酒汎瑤樽，歌翻艷腔，夜月暗香幽棲逕。蔓草逢塵，疾忙走身脫危城，又驚喧烽起戰場，怎知他燕雀嬉遊嘆處堂！〔剔銀燈〕回頭看，風鶴盡影響。泥踏步，任把脚踪兒安放，急打點帶着一家忙趨向。急竄逃，再免一番兒摧喪。昏黃，花月盡慘，草莽處潛跡，只索在路旁。（下略）

而甲申三月作的字字啼春色套（見新譜）尤爲悲憤之極

〔轉調泣榴紅〕誰都萬年金與湯，更何難未雨苞桑。奈養軍千日都拋向，說甚輸攻墨守無傷。……〔雙梧桐支雨〕酬恩事已荒，報國身何往！死矣囊城，血濺還爭葬。（下略）

充分的表現當時士大夫身丁家難的態度。君庸、君善的所作，皆見南詞新譜及太霞新奏。他們的作風，

● 黍離續奏等有沈氏鉛印本。

都是以雋語來保存了「本色」的；所作雖不多，而都是上乘的篇什，像君善的自題祝髮小像：「慢延俄，有口渾如鎖。猛端相，曾經認哥。兩頭蛇，撮空因果，三脚驢，撒謎禪，那窮窳幾陣風吹墮。纏腿腿派誰担荷，看拈播，依然暈渦。休待再瞞人，打破沙鍋。」（太師引）那樣潑辣辣的以真正的口語自抒所懷，是同時所罕見的。則平未知其名，詞多見太霞新奏。

第三代的沈氏子弟，會作曲的也不少。如自晉子永隆（字治佐），君善子永啓（字方思，號旋輪），詞隱孫繡裳（字長文，一字素先），詞隱任孫永馨（字建芳，別號篆水），又從孫憲（字祿天，號西豹），自晉侄永瑞（字雲襄），又同輩永令（字一指，一字文人）。第四代的自晉侄孫辛楙（號龍媒），世楙（字旃美，號初授），也都善于作曲（皆見南詞新譜）。又有沈昌（號聖勳），沈非病（有流楚集），當也都是他們的一派；而其本邑同宗沈君謨（號蘇門，作傳奇丹晶鑿等，散曲集名青樓怨）及沈雄（號偶僧，作古今話）也都是作曲的能手。

不僅子弟爲然，即詞隱季女靜專（字曼君，著適適草），巢逸孫女蕙端（字幽芳，適適來屏），也都是很不壞的女流曲家。而蕙端婿顧來屏，作耕烟集，雋什也不少。來屏還作傳奇幾種。他本爲卜大荒甥，故于曲學也頗有淵源。

但可怪的是，沈家諸子弟，對於詞隱的詞律，個個人都不敢違背；然對於他的崇尚「本色」的作風，卻沒有一個能够澈底服從的。典雅派的力量壓迫得他們不得不向着更雄偉的一個呼聲：「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走去。故詞隱的影響只是曲律一方面，其作風的跟從者卻很少。

特別在散曲上。

吳江人善作曲而見收于新譜者有高鴻（字雲公，號玄齋），尤本欽（號伯諧，著瓊花館傳奇），顧伯起（字元喜，大典任孫），吳亨（字士選），梅正妍（號映蟾）等。松江近于蘇州，受其影響是當然的；故當時松江曲家也甚多。見收于南詞新譜者有張次璧（名積潤），宋子建（名存標，別號兼霞秋士），宋尙木（名徽璧，別號歌浦村農），宋韓文（名徽輿，別號佩月主人），陳大樽（卽子龍，字臥子）等。大樽散曲最罕見，新譜所載咏柳套的琥珀貓兒墜一曲：

奈成輕薄，又逐曉雲迴，盡日空濛吹絮未？一江搖曳化萍飛。相疑：尙是春深，暗驚秋意。

也還是不壞的典雅派之作品。

卜大荒之作，見于太霞新奏者不少。大荒和呂天成二人殆是最信從詞隱之說的。香月居主人云：「大荒奉詞隱先生衣鉢甚謹，往往細詞就律，故琢句每多生澀之病。」爲了翻北爲南的風氣開於詞隱，故大荒也多此類公開的剽竊之作，較他所創作的更不足道。

六

明末曲家，自以王驥德、馮夢龍、凌濛初爲三大家；沈家自晉、自微亦傑出羣輩。然能脫出窠臼，自暢所懷，高視闊步，不主故常者，卻要推異軍蒼頭突起的施紹莘。

王驥德貌似服從詞隱，實則他卻爲復歸「典雅」運動的最有力的主持者。他的方諸館樂府雖不傳，然所作見于新譜、新奏者尙可輯成一帙。自晉和夢龍（即香月居主人？），都絕口讚頌他。其實，他於熟諳曲律外，也只能辦到綺麗二字，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就。像寄中都趙姬套：

〔小桃紅〕轉頭來，春光暫；屈指處，秋風歇。從教捱到芙蓉節，多應吮破了香舌。情知難過梅花劫，悔當初輕散輕別。

也少新警之語。惟他「思情」以外之作，像酬魏都穆仲裕內史一類的東西，卻頗有些高曠的意境，少相因相襲之病。像這套：「白眼看青天，悠悠更誰同調相憐」，起得很疏放；「西園好風似剪，初調笑紅牙錦箋，當場肝胆投一片」以後，也都還惆悵雄壯。他是最崇拜臨川的，爲才力所限，故所成就僅止于此。（臨川散曲，片字隻語不傳，最爲憾事！）

馮夢龍之服膺詞隱訓條，較伯良爲真摯。他嘗訂正詞隱的南九宮譜，多增古作，是爲他崇尚本色之證。（此譜惜不傳）而由愛好掛枝兒一類的民歌上，也可以知道他是一位不甚爲庸腐的「典雅」之作所沈醉的人。他的掛枝兒，流傳最盛；這本是擬作或改作，大類「以南翻北」的把戲。然爲了此類民歌的內容過于新妍，略經點綴，便成絕妙好辭。王伯良曲律云：「小曲掛枝兒即打棗竿，是北人長技。」然夢龍傳布之于南，而南人卻也無不爲之心蕩神醉者。劉效祖已擬過掛枝兒，然不甚有影響。

『馮生掛枝兒』刊布，其影響始大。其中像噴嚏：

對粧台忽然間打個噴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信兒。難道他思量我剛剛一次！自從別了你，日日淚珠垂。似我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噴嚏常如雨。

據說這一首乃是夢龍自己的創作。詞隱一生鼓吹「本色」，其實他何嘗夢見此種真實的絕妙好辭。他向元曲中討生活，而夢龍則向活人的歌辭裏求模範，其結果遂以大殊。夢龍的散曲別有宛轉歌①一集，亦多真率異常的情語，像有懷（集賢賓套）：

相思一日十二時，那一刻不相思！問往事，相問誰可似？演將來有千段情詞。任你伶牙俐齒，說不透我胸中一二。衫淚漬，從別後，到今不次！

而小令尤多佳什，像江兒水留客：

郎莫聞船者，西風又大了些。不如依舊還儂舍。郎要東西和儂說，郎身若冷儂身熱。且消受今朝這一夜。明日風和，便去也儂心安貼。

又像玉胞肚贈書：

頻頻書寄，止不過叙寒溫別無甚奇。你便一日間千遍郵來，我心中也不嫌賒絮。書啊，你原非要緊的東西，爲甚你一日遲來我便淚垂！

①掛枝兒有浮白山山人七種本，有華蓮書局排印本，又見於萬錦清音中。

②宛轉歌今未見傳本。

掛枝兒的風趣，刻骨銘心，拂拭不去。太霞新奏評夢龍作，云：「子猶諸曲，絕無文彩；然有一字過人，曰：真。」這確是一言破的。

施紹莘字子野，號峯泖浪仙，華亭人。有花影集。南詞新譜錄松江人之作甚多，獨不及子野隻字；太霞新奏諸書也未見他的曲子一篇。他在當時可謂是「不入時流眼」的一位特立獨行之士了。而他的曲子也便是那末樣的瀟灑超脫，別有境地，和時人之濃艷及粗率的不同。他的性格，是孤獨的文人的典型。他耽於幻想，習慣了孤僻的生活。而過於閒暇的公子哥兒的環境，屢試不酬的一段磊落不平之氣，更迫他走上自我欣悅的一條路上去。「峯泖浪仙行吟山谷，盤礴烟水，如槁木，如寒灰，我喪其我，不知我爲何等我也。一日，刺杖水涯，撥苔花，數遊魚，藻開萍破，見耳目口鼻，浮浮然在水面焉。因自念言：此是我耶？抑是影耶？影肖我耶？我肖影耶？我之爲我，亦幻甚矣！」花影集自序）這還不逼像馮小青、那克西斯（Narcissus）的願影自憐麼？這樣的性格，便到處表現於他的曲子裏。若送春，感梅，佞花，惜花諸曲，殆無不是劉希夷白頭吟，紅樓夢林黛玉葬花詞的同類。

願輕輕雨酒，願輕輕雨酒，洗粧扶黛，蕭然標約風塵外。願微微風擺，願微微風擺，詭臉笑微開，波俏世無賽。願疎疎月暎，願疎疎月暎，清影逗香堦，永伴佳人拜。

——佞花鎖南枝套

把酒祝花神，願先生粗不貧，酒錢猶可支花信。新茶正新，醇醪正醇，藤花竹笋剛肥嫩。綺筵成，飛箋召客，珠履破花痕。

——花生日祝花黃鶯兒室

他也有極自然高邁的篇什，像吟雪：「寒酸味，煨芋魁，烘棉被，天明一覺呵呵睡。人間尚有鴉衣碎，幾處繩床赤脚眠，於中不要豐年瑞。」「一杯麥飯粗歡喜，人間尚有瓶無米，幾處詩人得句時，貧家何限淒涼淚。」（皆節節高）像黃鶯兒：「晚晴脫帽科頭處，棗花兒漸疎，菱鏡兒漸粗，嘗新蠶豆猶微苦。杖間扶，看頑童好事，帶雨刻桃符。」極新警香俊的辭句，像：「討得個風回門自關，霧濕絃初劣，火歇衣剛燥。」（夜雨詞新水令套）像「淡澹秋水和眉皺，把俺骨髓春風熏透。」（江兒水）像「牽絲意緒多，落瓣衣裳換，晚粧出來全帶軟。」「芳心未明還半卷。」（俱清江引）我們可以說那樣的風趣，是「時人」所不易了解的。明曲中，田園的風趣最少，而子野曲中則獨多。這也是使他風格與衆特異的一點。陳眉公說：「子野才太俊，情太癡，胆太大，手太辣，腸太柔，心太巧，舌太纖，抓搔痛癢，描寫笑啼，太逼真，太曲折。」或正足以抓搔着子野的痛癢處。

同時俞琬論、袁于令、徐石麟、黃周星、張瘦郎、王屋等，也有曲子流傳。惟都不甚重要。琬論字君宜，長洲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衢州西安知縣，有自娛集。他的散曲，知音者每譏其出調落

● 自娛集有明刊本。

韻，惟也嘗加以改作，蓋取其內容也。（見太霞新奏）袁子令散曲，極罕見。太霞新奏嘗載他的代周生泣別阿蟬一套，亦多庸語，並不怎麼清秀。徐石麟號坦菴（1678—1646），有坦菴六種①，其散曲也是隣近典雅派的。黃周星字九烟，上元人（1611—1680），有散曲集②，附於他的別集之後，其作風和時人並無殊異。張瘦郎字野青，石陽人，有步雪初聲③，馮夢龍爲之序。楚人能曲者少，故馮序有「楚人素不辨冰青，得此開山，尤爲可幸。」瘦郎的曲子，時習甚深，是伯龍的肖子的一流。王屋字孝峙，嘉善人，作藥絃齋詞箋④，後附黃鶯兒八十餘首，卻是馬致遠、張小山、馮惟敏的一派，惟曲語卻並不輕新有力耳。

民間歌曲，在明代生產了不少；也像今日的小唱本似的，坊肆間常常有單本出售。這些唱本，今日所見，最古者爲成化間金台魯氏所刊的四季五更駐雲飛、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雲飛、太平時賽

① 坦菴六種有明刊本。

② 黃周星散曲有清初刊本。

③ 步雪初聲有明刊本，有近人盧氏刊本。

④ 藥絃齋詞箋有明刊本。

駐雲飛及新編寡婦烈女詩曲等，幾全以小令爲主體。盛世新聲、雍熙樂府諸書，無名氏所作令套，其中也多來自民間的東西。惟自中葉以後，民曲流行更多，而搜集之者卻反少見。不知埋沒了多少絕妙好辭！惟坊肆中所刊戲曲選本，間也附有流行歌曲若干首，當都是當時市井裏傳唱最盛的。詞人們也有擬仿此類歌曲的作風者。在這些坊刊劇選裏，所選載的民間歌曲，種類並不怎麼多；大都是聚集同調的曲子若干首以成一「選」的，正和駐雲飛的單刊本情形相同。這可見民間的唱調，雖帶地方性與時代性，卻最趨向於單一化。民間唱熟了那些調子，便老是愛唱他們，並不樂有新曲。在其中，有所謂劈破玉歌的，有所謂羅江怨的，還有所謂耍孩兒歌、急催玉、鬧五更、哭皇天等等，在萬曆左右都最爲風行。沈德符說：「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之屬，不過寫淫蝶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此外更流行着黃鶯兒、掛枝兒等的小曲。這些小曲調，爲了未曾招得文人雅士們的青睞，至多只是被民衆們隨口而出的歌唱着，或爲妓女們採用來娛俗客，故尙能保持着她們的新妍與活氣，反要比較梁伯龍、沈伯英、張伯起、王百穀他們的令套，更爲美好自然。凌濛初說：「今之時行曲，求一語如唱本山坡羊、刮地風、打棗竿、吳歌等中一妙句，所必無也。」是當時的人已把「民曲」估計得比文人曲更高的了。

今所見的劈破玉歌^e，以詠唱諸傳奇的故事爲大宗，大略頗像明初流行的詠西廂記故事的百首小

① 四季五更駐雲飛等四種有成化刊本（北京圖書館藏）。

② 時尙古人劈破玉歌見於明萬曆版玉谷詞簧，又劈破玉歌，見萬曆版詞林一枝。

桃紅。姑舉一例：

(荆叢記) 王十朋一去求科舉，占鰲頭，中狀元，寫寄書回。孫汝權換寫書中意，繼母貪財賈，姑娘強作媒。逼得我投江，逼得我投江。乖，繡鞋兒留與你。

——玉谷調羹

但也有很好的情歌值得我們的贊許的，像下面見于詞林一枝的一首：

爲冤家淚珠兒落了千千萬，穿一串寄與我的心肝。穿他恰是紛紛亂。哭也由他哭，穿時穿不成。淚眼兒枯乾，淚眼兒枯乾。乖！你心下還不付！(又一句)

——哭

羅江怨。被加上「楚歌」的一個形容詞，大約是始創于楚地的罷。其中大抵皆爲情歌，皆爲女兒們訴說相思的調子，當是很流行于妓院裏的：

紗窗外，月兒圓，洗手焚香禱告天。對天發下紅誓願，紅誓願：一不爲自己身單，二不爲少吃無穿，三來不爲家不辦；爲只爲好人心肝，阻隔在萬水千山，千山萬水，難得難得見！望蒼天早賜順風，把冤家吹到跟前，那時方顯神明神現。

急催玉。今所知的，也都是圓整得像雨後新荷葉上的水點似的情歌；差不多沒有一首不是鮮鮮

● 楚歌羅江怨見於明萬曆版的詞林一枝。

● 時尚急催玉見於明萬曆版的詞林一枝。

妍妍的，像在新荷的綠葉的絕細茸毛上打着滾的：

青山在，綠水在，冤家不在；風常來，雨常來，情書不來；災不害，病不害，相思常害。春去愁不去，花開悶未開！倚定着門兒，手托着腮兒，我想我的人兒。淚珠兒汪汪滴，滿了東洋海，滿了東洋海！

吳歌在南方最流行；最早的見于選本的，也許便是浮白山人雜著所輯的那一集罷。（浣紗記、玉簪記中都有吳歌。）後來，萬錦清音也照鈔上去。那些歌，幾乎沒有一首不是最真摯的情詞。在浮白雜著裏也載有嘲妓的黃鶯兒數十首。

參考書目

- 一、南詞韻選十九卷 明沈璟編，有明萬曆刊本。
- 二、北宮詞紀六卷 明陳所聞編，有明萬曆刊本。
- 三、南宮詞紀六卷 明陳所聞編，有明萬曆刊本。
- 四、吳騷集四卷 明王禪登、張琦編，有明萬曆刊本。
- 五、吳騷二集四卷 明張琦、王禪編，有明萬曆刊本。
- 六、吳騷合編四卷 明張琦等編，有明崇禎刊本。
- 七、南音三編四卷 明凌濛初編，有明刊本。又賈氏增補本，多清初補板。
- 八、調林逸響四卷 明許字編，有明刊本。
- 九、太霞新奏十四卷 明香月居士編，有明刊本，有石印本。
- 十、彩筆情詞十二卷 明張羽編，有明刊本；後又改名爲清樓韻語續集。
- 十一、吳鈔萃雅四卷 明周之標編，有明萬曆刊本。
- 十二、怡春錦六卷 明冲和居士編，有明末刊本。又續韻百篇二集，卽此書續編。

- 十三、南詞新譜十九卷 明沈自晉編，有清初刊本。
- 十四、情韻四卷 明駱蟻軒秘選，有明刊本。
- 十五、曲律 明王驥德編，有明刊本，有重訂曲苑本。
- 十六、金陵瑣事 明周輝著，有萬曆間刊本，有同治間刊本。
- 十七、浮白山人雜著 不知共有若干種。有明刊本；今所見者，不出十種。浮白山人疑卽馮夢龍。
- 十八、散曲叢刊 任訥編，中華書局出版。
- 十九、讀曲叢刊 董康編，有刊本。
- 二十、堯山堂外紀一百卷 明蔣一葵編，有明萬曆刊本。
- 二十一、藝苑卮言 明王世貞編，有明刊本；欣賞編所收的曲藻，卽從此書錄出。



第六十四章 阮大鍼與李玉

崑劇的黃金時代——劇作家空前的努力——兩個不同的時期——阮大鍼——孟稱舜——袁于令與炳
——范文若沈謙——孫仁鑿——姚子翼等——馬湘蘭——以蘇州為中心的戲曲的活動——李玉——朱
氏兄弟——畢萬侯張大復陳二白等——尤侗——吳偉——邱園——周坦輪譚父子——嵇永仁等
——浙中的劇作家——李漁與范希哲

從天啓、崇禎，到康熙的前半葉，乃是崑劇的全盛時代。徐渭時，崑山腔方才嶄然露頭角；湯顯祖時，崑山腔還只流行于太湖流域。但到了這個時代，崑山腔方才由地方戲漸漸的升格而成爲「國腔」，資格較老的弋陽腔、海鹽腔、餘姚腔等或已被廢棄不用，或反退處於地方戲之列；眼看着崑山腔飛黃騰達的由蘇、松而展布到南北二京，由民間而登上了帝室。許多貴家富室，幾乎都各有一部份

工。阮大鍼爲燕子箋至以吳綾作烏絲欄寫呈帝覽。不過崑山腔雖發達已極，作者們卻還大多數是蘇、浙一帶的才士，尤其在明、清之間，劇壇幾全爲蘇州、會稽、杭州那幾個地方的才士們所包辦。這正像元雜劇初期之由大都人包辦了的情形相同。

這時，戲曲的作風卻是完全受了湯顯祖的影響的。而對於曲律，則個個作家都比湯氏精明。原始期戲文的『本色』的作風，固無人問鼎，即梁伯龍、鄭虛舟輩的駢儷板澀的標準，也久已爲人所唾棄。這一百年來的作家們，幾無不是徘徊于雅俗之間的。王伯良的『守詞隱先生之矩矱，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的一個口號，幾成爲一種預言。雖然作者們的才情有深淺，描寫力有高下，而其趨向卻是一致的。有的作家們，甚至連若士劇的布局、人物，乃至一曲折、一波濤，也加以追摹擬仿。這當然，又成了一種贗品，又入了一層魔障。惟大體說來，有才情的智士究竟要比笨伯們多些，無害其爲崑山腔的一個黃金時代。

這時期的作家們，其作劇的勇氣的銳利，也大有類于元劇初期的關漢卿們。當沈璟、湯顯祖時代，作劇五大本者已爲難得，環一人而作十七劇，已算具有空前的弘偉的著作力了。然而在這時代，竟有好幾個作家，乃以畢生之力寫作二十劇，三十劇的。莎士比亞一生寫了三十七劇的事，在我們文學史上是很少有其匹敵的。而這時李玉、朱素臣諸人，則竟亦有此種偉績！阮大鍼、吳炳們的作劇，是爲了自己的娛樂，是偶然興至的寫作。而後半期的李玉、邱園、朱氏兄弟們的作劇，則似不是單純的爲自我表現的創作。崑劇過度發展的結果，需要更多的新劇本。而當易代之際，文士們落魄失志者

又甚多。爲迎合或供給各劇團的需要而寫作着多量的劇本，這當是李、朱們努力作劇的一個解釋罷。
關漢卿們的作劇夥多，也正是爲了這同樣的理由。

二

這一百餘年間的黃金時代，天然的可劃分爲兩期：第一期是阮大鍼的時代。這是達官貴人，以戲曲爲公餘時的娛樂，公子哥兒，以傳奇爲閒暇時的消遣的一個時代。作劇者不是爲了誇耀才情，便是爲了抒寫性靈；僅供家伶的演唱，不顧市井的觀聽。然而「春色滿園關不得」，市井間的劇團，卻也往往乞其餘瀝以炫衆。第二期是李玉、朱氏兄弟們的時代。這是寒儒窮士，出賣其著作的勞力，以供各地劇團的需要的一個時代。作劇者於抒寫性靈、誇耀才華之外，還不得不迎合市民們的心理，撰作他們的喜愛的東西，像公案戲一流的曲本。

第一期的作家們，有阮大鍼、孟稱舜、袁于令、吳炳、范文若、沈鍊、孫仁儒、姚子翼、張旭初等，其劇作多有流傳于今者。

阮大鍼在明、清之交，嘗成爲學士大夫們所唾棄的人物。他的詠懷堂詩集，較之嚴嵩的鈴山堂集命運尤惡。然其所著燕子箋諸劇本，卻爲人傳誦不衰。桃花扇裏徵歌一齣，充分的表現出學士大夫們對於他的意見。他字集之，號圓海，又號百子山樵，懷寧人。崇禎初，以魏忠賢黨故，被斥。後官至

兵部尚書。清兵入江南時，大賊不知所終。他所作劇，凡八本：燕子箋、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桃花笑、井中盟、獅子賺及忠孝環。其中，桃花笑至忠孝環四劇，未見傳本，燕子箋則流傳獨盛。此劇寫：霍都梁與妓華行雲相戀，將其畫像交舖裝裱。及其取回時，不料卻因貌似，誤取了少女鄴飛雲的畫像。以此因緣，又因燕子銜去詩箋的巧遇，都梁遂也戀上了飛雲。中間雖有解于倩的假冒都梁，疊起波瀾，然佳人才子卻終于團圓。劇情曲折殊甚，而顯然可見其爲崇禎臨川牡丹亭的結果。以畫像爲媒介，實卽由還魂「拾畫」，「叫畫」脫胎而來。鑄辭布局，尤多暗擬明仿之處。春燈謎一名十錯認，布局曲折更甚，有意做作，更多無謂的波瀾。寫：字文彥元宵觀燈，遇韋節度女改粧爲男，也去觀燈，彼此因猜打燈謎，遂以相識。及夜闌歸去，字文卻誤入韋氏舟中，韋女也誤入字文舟中。以此爲始，錯雜更多。一旦誤會俱釋，字文與韋女也便成了夫婦。雙金榜叙皇甫敦遭受盜珠通海的不白之冤，卻終得昭雪事。牟尼合叙蕭思遠因家傳達摩牟尼珠而得逢凶化吉，合家團圓事。大賊諸劇，結構每嫌過于做作。文辭固亦不時烟霧才情，而酸腐之氣也往往撲鼻而來。我們讀了他的劇本，每常感到一種壓迫：過度的雕鏤的人工，迫得我們感到不大舒適；一位有過多的閒暇的才子，往往會這樣的弄巧成拙的。

孟稱舜也是一步一趨的追逐于臨川之後的；然他的所作，卻比阮大鍼要疎蕩而近于自然些。稱舜

字子若，一字子塞，又作子適，會稽人。（明詩綜作烏程人，誤。）在啓、禎間，他是一位最致力於戲劇的人。他嘗編古今雜劇五十餘種；晉叔百種曲後，刊布元劇者，當以此集爲最富。古今雜劇分柳枝、醉江二集，蓋以作風的秀麗與雄健爲區別。其自作之桃花人面、英雄成敗、花前一笑、眼兒媚諸劇也附於後。其傳奇則有二胥記、二番記、赤伏符、鴛鴦冢、嬌紅記、鸚鵡墓貞文記五種。今惟二胥、嬌紅、貞文三記存。二胥寫伍子胥亡楚，申包胥復楚事，而以包胥及其妻鍾離的悲歡離合爲全戲關鍵。嬌紅記寫申生、嬌娘事。本于元人宋梅洞的小說嬌紅記而作。此事譜爲劇本者元、明間最多，今尙存劉東生一劇。稱舜此作，綺麗還在東生劇之上。貞文記叙沈佺、張玉娘事。佺與玉娘已定婚，而事中變。二人乃俱殉情而死。「楓林一片傷心處，芳草淒淒鸚鵡墓。……我情似海和誰訴，彩筆譜成腸斷句。不堪唱向女貞祠，楓葉翻飛紅淚雨。」全劇叙事抒情乃亦如秋天楓林似的淒艷。惟以佺爲善才，玉娘爲玉女謫降人間，則不免和嬌紅記之以申生、嬌娘爲金童、玉女下凡者，同一無聊。

袁子令於明末清初，得名最盛。他的西樓記傳奇，也幾傳唱無虛日；直壓倒燕子、春燈，更無論嬌紅諸曲了。于令本名晉，又名耀玉，字令昭，一字彥公，號籀菴，又號幔亭仙史。明諸生。所作曲，已有聲于時。嘗居蘇州因果巷，以一妓女事，除名。清兵南下，蘇紳托他作降表進呈。叙功，官

- [一] 評記有原刊本（日本長澤規矩也藏）；嬌紅、貞文二記，也有原刊附圖本（北京圖書館藏）。
- [二] 西樓記有原刊本，有六十種曲本，有玉茗堂批評本。

荊州太守。十年不見升遷。顧丹五筆記嘗記其一事：一上司謂于令道：「聞君署中有三聲：奕棋聲，唱曲聲，骰子聲。」袁曰：「聞大人署中亦有三聲：天平聲，算盤聲，板子聲。」上司大怒，奏免其職。他年逾七旬，尙強爲少年態。康熙十三年，過會稽，忽染異病，不食二十餘日卒。他爲葉憲祖的門人，和馮夢龍友好。夢龍嘗改其西樓記爲楚江情。他所作傳奇嘗彙爲劍嘯閣五種。那五種是：西樓記、金鎖記、珍珠衫、鸚鵡裘、玉符記。此外又有長生樂一種，見顧丹五筆記；戰荊柯、合浦珠二種，見千古麗情曲名；雙鶯傳雜劇，見盛明雜劇。今僅西樓記及長生樂二本尙存。西樓寫：于鵬（叔夜）及妓穆素微事。鵬卽于令的自況。其「中第一名」云云，則姑作滿筆，以求快意；當爲被褫青衿後的所作。故于挑撥離間的奸人們深致憤恨，終且使之死于俠士之手。原本西樓記末，附有西樓劍嘯一折，也全在于令他自己豪情的自白。長生樂寫劉晨、阮肇天台遇女仙事，當作于劍嘯五種後。金鎖記叙竇娥事，惟改其結果爲團圓。珍珠衫叙蔣興哥事，當本于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話本（見古今小說及今古奇觀）。鸚鵡裘叙司馬相如、卓文君事。此數本皆有散齣見於諸選本中。惟玉符記不知所寫何事。（金鎖記或以爲葉憲祖作。）

吳炳字石渠，宜興人。永曆時，官至東閣大學士。武岡陷，爲孔有德所執，不食死。有祭花齋五

● 楚江情有懸齋刻本。

● 長生樂有傳鈔本。

種曲：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西園記、情郵記，今並存。石梁在明末，和阮大鍼齊名，西園的傳唱，也不下于燕子箋；而其追摹臨川的一笑一顰也相同。惟石梁諸作，較爲疏朗可觀，不像四海之專欲以「關目」的離奇取勝耳。

畫中人叙趙顏得仙畫，呼畫中人真真名百日，仙女便翩然從畫中出來，與他同居，生子。後復携子上畫；畫裏卻多了一個孩子。此段事雖非創作，然石梁之採用它，顯然是受有臨川還魂記的影響的。療妬羹叙馮小青事。小青傳出，作曲者都認爲絕好題材，競加採取；然盛傳者惟石梁此劇。其中題曲等齣，是那樣的致傾倒于牡丹亭！綠牡丹叙因沈重學士爲女擇婿，而引起佳人才子遇合事，大似圓海燕子，而情節較近情理。西園記最得盛名，也最像還魂記，張繼華和趙玉英的「人鬼交親」，還不是柳生、杜娘的相同的故事麼？惟他終與王玉真結合，則有些像沈璟的墮釵記的情節。情郵記叙劉士元題詩郵亭，有王家二女，後先至，各和其詩；以此因緣，遂得成佳偶。石梁五劇，全皆以戀愛爲主題，「只有情絲抽不盡」，這五劇自不能窮其情境。其作風又是玲瓏剔透之至，不加浮飾，自然美好。是得臨川的真實的衣鉢而非徒爲貌似。

沈燦字孚中，又字會吉，錢塘人。「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聲如戟，矜未青，不屑意也。」（陸次雲：沈孚中傳）清兵南下，燦因僞傳戰耗，爲其里人所擊斃，並燒其著書。

●梨花齋五種有原刊本，有兩衡堂刊本。（兩衡堂本僅四種，無綠牡丹）

所存者獨息宰河、縮春園。傳奇二種；又有宰戍記，聞亦有刊本。但我所見惟縮春園耳。（曲錄作幻春園，誤。）縮春園叙元末楊珏與崔倚雲、阮荷筠二女郎的錯合姻緣事。一錯到底，直到最後方才將那迷離而緊張的結子鬆解開去。造語鏘辭，尤雋永可喜，幾至不蹈襲前人雙字！

范文若初名景文，字香令，一字更生，號荷鴨，又自稱吳儂，雲間人。著博山堂傳奇若干種。南詞新譜所載者有夢花酣、鴛鴦棒、花筵賺、勘皮靴、金明池、花眉旦、雄雄旦、歡喜冤家、生死夫妻等九本。尚有鬧樊樓、金鳳釵、晚香亭、綠衣人等記數種。沈自晉編新譜時即已僅見目錄，不知其書何在。自晉云：「因憶乙酉春，予承子猶委托，而從弟君善實憊患焉；知雲間荷鴨多佳詞，訪其兩公子于金閭旅舍。以傾蓋交，得出其尊人遺稿相示。」是文若蓋卒於乙酉（公元一六四五年）以前。曲錄以他為清人，大誤。文若所作，受臨川的影響也極深。他和吳炳、孟稱舜同為臨川派的最偉大的劇作家。其綺膩流麗的作風，或嫌過分細緻，然而卻沒有阮大鍼那末做作。乃是才情的自然流露，雅俗共賞的黃金時代劇本之最高成就。惜有刻本者僅花筵賺、鴛鴦棒、夢花酣三本，今尙可得見；其他未刻諸作皆已蕩為雲烟，僅留若干殘曲，供我們作為憑弔之資耳。花筵賺演溫璜戀上了劉若妍，以玉鏡台為聘，托名娶之，而後來卻受若妍的捉弄事。此事關漢卿已有玉鏡台劇；朱鼎的玉鏡台記也寫得

● 息宰河、縮春園有且居刊本；縮春園又有蘆、譯評刻本。

● 夢花酣、鴛鴦棒、花筵賺有明刊附圖本；後二種又有玉夏齋傳奇十種本。

不壞，惟離開本題，多述家國大事。荀鴨此劇，則復歸到漢卿的原轍，純寫一位年華已老的溫太真騙婚的故實。是澈頭澈尾的一部喜劇。鴛鴦棒寫薛季衡不認糟糠之妻，反把她——錢媚珠——推落江邊。後她被搭救，和季衡再上花筵，而以鴛鴦棒責其負心事。這事和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話本（見古今小說及今古奇觀）全同，惟易劇中人的姓名耳。夢花酣所叙，亦為尋常的一件戀愛故事。

孫仁儒的東郭、醉鄉。二記在一般的幻想離奇的戀愛劇中，獨彈出一種別調。像東郭記那樣的諷刺劇，在我們整個的戲曲史上本來便少見。醉鄉記雖比較的近俗，其設境卻也不凡。這二記可以充分的表現不第書生們的憤慨。東郭記組織孟子裏的故事，極見工夫，連題目也全用孟子原文。「莫怪吾家孟老，也知徧國皆公，些兒不脫利名中，盡是乞墻登竈。：而今不貴首陽風，嘗把齊人尊捧。」不免借古人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塊壘。而嬉笑怒罵，便也都成文章。醉鄉記叙烏有先生與無是公女焉娘的姻緣遇合事：一場顛播與榮華，全在醉鄉中度過。銅相公、白才子雖着先鞭，而烏有生也終得榮顯。然最後一曲：「盈懷慨憤真千種，誰識麟和鳳，送不去韓窮，做得成江夢。一會價蘇長公滿肚皮壘塊湧。」卻又明明點出作者的牢騷來。仁儒里居未詳，自號峨帽子，又號白雲樓主人。其東郭記作于萬曆四十六年，醉鄉記作于崇禎三年。王克家序醉鄉記云：「吾友孫仁儒，才未逢知。」則仁儒似是終困於一衿的。

● 東郭記、醉鄉記均有明刊本；東郭記並有遼羽亭刊本，六十種曲本，道光間刊本。

同時別有白雪齋主人者，作白雪齋新樂府五種：明月環、詩賦盟、靈犀帶、鬱輪袍、金鈿合。此五作的情調和東郭、醉鄉截然不同。此白雪齋主，自絕非彼白雲樓主也。明刊本吳騷合編，也題白雪齋編刊，而編吳騷者爲武林人張旭初（字楚叔），則此白雪齋主人似卽爲張旭初氏。就新樂府五種之亦刊于武林，插圖版式，也大略相同的一點上證來，新樂府之亦是張氏所作，實大有可能。這五種，除鬱輪袍叙王維事外，他皆爲戀愛劇，題材大類葉憲祖的四艷記，而較多插科打諢，因此便顯得不若四艷那末板笨。

姚子翼字襄侯，秀水人，作遍地錦、上林春、白玉堂、祥麟現四傳奇，今惟遍地錦及上林春存。上林春叙武后催花上林事，而中心人物則爲安金鑑、金藏兄弟。遍地錦寫趙襄改扮女裝得與劉嫺等結爲姻眷事。子翼文章渾樸，頗與時流之競尙綺麗者不同。或已透露出轉變風尙的消息來歟？

同時作劇者還有王翹、李素甫、朱寄林、許炎南、鄒玉卿、吳千頃、蔣麟徵、謝廷諒、湯子垂、吳玉虹、朱九經、葉良表、顧來屏、沈君謨、沈永喬、楊景夏、馬信人、劉方等。王翹（曲錄作翹，非。）字介人，嘉興人，有秋懷堂集；所作傳奇紅情言、博浪沙、詞苑春秋、榴巾怨四種。李素甫字

● 白雪齋新樂府五種有明刊本。

● 遍地錦、上林春均有傳鈔本。

● 紅情言有明刊本。

位行，吳江人，有稻花初、賣愁村、元宵鬧等五種曲，今惟元宵鬧存。（一作朱佐朝著）此劇叙水滸傳中『火燒翠雲樓』的一段事。朱寄林名英（又字樹聲），上海人，有醉揚州、鬧揚州、倒鴛鴦三劇，今並不存。許炎南字有丁，海鹽人，有軟藍橋、情不斷二劇，今亦不存。鄒玉卿字崑圃，長州人，有雙螭壁、青鋼嘯二本；雙螭壁本于元曲老生兒，青鋼嘯叙馬超與曹操事，並有鈔本見存。吳千頃，名盜，吳江人，有雙遇蕉一本。蔣麟徵字瑞書，一作字西宿，烏程人，有白玉樓一本。謝廷諒字九索，湖廣人，有虢扇記一本。湯子垂，名里不詳，有續精忠（一作小英雄）一本，叙岳雷、岳電事。吳玉虹，名里不詳，有翻精忠一本，叙岳飛事，而翻其結局；今劇場上所傳的交印、刺字諸齣，卽出其中。顛來屏名必泰，崑山人，爲卜大荒甥，有摘金圓一本。沈君謨號蘇門，吳江人，有丹晶墜、一合相、風流配、玉交梨、繡風鴛等五本。沈永喬字友聲，吳江人，自晉侄，有麗鳥媒一本。楊景夏，名弘，別號脈望子，青浦人，有認氈笠一本，當係本于宋金郎團圓破氈笠（見警世通言及今古奇觀）。他們所作，今皆未得見，雖間有數齣見存于選本，或幾段殘曲見存于南詞新譜等曲譜裏，而本來面目，卻未易爲我們所知。

馬侖人字吉甫，又字更生，號擷芳主人，吳縣人。所作有梅花樓、荷花蕩、十錦塘三本，今惟荷

●元宵鬧有傳鈔本。

花蕩。及十錦塘。存。新傳奇品稱其詞「如五陵年少，白眼調人」。荷花蕩叙李素與少女貞娘相戀事；其間西席變東床，幾死淫僧手諸事，並是「傳奇」中的熟套，惟辭藻卻頗繽紛耳。劉方字晉充，長洲人，有羅衫合、天馬媒、小桃源三本。又墨憨齋改本女丈夫上卷題：「長洲張伯起、劉晉充二稿」，則晉充更有譜紅拂事的一曲；惜今已不知其名。今惟天馬媒。存。叙黃損藉「玉馬墜」之力，得和妓女薛瓊瓊團圓事。醒世恆言有黃秀才徵靈玉馬墜一篇，當即晉充此劇所本。

宋九經，字里無考，有崖山烈。一本，寫南宋亡國的故事；把陸秀夫、文天祥乃至賈似道等都寫得很好，而末以祭祠爲結，呈着悲壯淒涼之暗示，和翻精忠等之強拗悲劇爲團圓者大不同。傳奇寫家國大事而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悲痛，當以此劇和桃花扇爲最。

葉良表也未知其里字，有分金記。一本，見存。叙管、鮑分金，小白鬪霸事，大都本于故傳；惟加入姜一娘的節孝事，卻爲傳奇中所應有的文章。

① 荷花蕩有玉夏齋傳奇十種本，有暖紅室刊本。

② 十錦塘有刊本。

③ 天馬媒有原刊本，有暖紅室刊本。

④ 崖山烈有傳鈔本。

⑤ 分金記有傳鈔本。

清嘯生的喜逢春和滌慧居士的鳳求凰，皆有明末刊本。喜逢春寫魏忠賢事，當作于崇禎間。鳳求凰寫司馬相如、卓文君事。題材雖陳舊，文采卻新妍；在許多相如、文君劇裏，這一本是很可取的。

徐石麟所作傳奇有珊瑚、九奇緣、胭脂虎、薛寒釵四本，今僅見珊瑚一本。黃周星的一本傳奇：人天樂，傳本也極罕。

女流劇作家，在這時最罕見。馬湘蘭的三生傳，殆爲獨一之作。湘蘭字守真，小字玄兒，又字月嬌，金陵人，妓女。嘗與王百穀相善。卒于萬曆間。嘗屬於前一時代中，姑附於此。三生傳合王魁、桂英及雙卿事于一帙，惜不傳；有殘曲見于南詞新譜。

三

第二個時期，從明末到康熙三十年左右，乃是昆劇的全盛時代。元劇由關漢卿到鄭德輝，是盛極而衰；明傳奇從梁辰魚到湯顯祖，再從湯顯祖到李玉、朱氏兄弟，卻是源微而流長，一步步都有極顯

① 喜逢春、鳳求凰有玉夏齋傳奇十種本。

② 珊瑚有刊本。

③ 人天樂有刊本。

著的進步，由陳二白、李漁諸人而後，才開始呈現了衰微。

在這時期，北京及其他區域，皆以崑劇爲正統的戲曲，伶人們也以出生于蘇州一帶者爲最多。爲伶人們作新劇的戲曲家們，因此也便以蘇州一帶的文人學士們爲盛。戲曲中每多流行着蘇白的插科打諢。在這些蘇州的戲曲家中，最有聲者爲李玉、薛旦、葉時章、朱佐朝、朱確、畢萬侯、張大復、朱雲從、陳二白諸人。

李玉字玄玉，號蘇門嘯侶，吳縣人。新傳奇品評其詞如「康衢走馬，操縱自如」。劇說謂：「玉係申相國家人，爲申公子所抑，不得應試。」但吳偉業北詞廣正譜序則云：「李子元玉，好奇學古士也。其才足以上下千載，其學足以囊括藝林。而連厄于有司。晚幾得之，仍中副車。甲申以後，絕意仕進。以十郎之才調，效著卿之填詞。所著傳奇數十種，卽嘗場之歌呼笑罵，以寓顯微闡幽之旨。」是玉並不是沒有赴考過的。爲申公子所抑之說，自當是無稽的傳言。所作傳奇，新傳奇品著錄三十二種，曲錄著錄三十三本，劇說著錄二十九本，當以劇說爲最可靠。像劇說所不著錄的寒樓月，便實爲朱素臣所作，而非玉的著作。又說精忠譜，一說係玉與朱確、畢萬侯合撰的；一品爵係玉與朱佐朝合撰的。故玉所自作，當不會超過三十種。今存者僅三之一。以「一、人、永、占」四種爲最有名，且也傳唱最盛。「一」爲一捧雪，叙莫懷古以藏玉杯得禍，賴義僕代死，孝子雪冤，方才一家復聚事。

「人」爲人獸關，叙桂薪受施濟厚恩，不想報答，後見家人變狗，才憬然大悟事（事本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桂員外途窮懺悔）。『永』卽永團圓，叙蔡文英、江蘭芳已締婚約，爲親所逼，訟于官，太守乃斷；准予團圓事。『占』卽占花魁，叙秦鍾與莘瑤琴事（事本醒世恆言第五卷賣油郎獨占花魁）。此外尚有眉山秀，叙蘇東坡、蘇小妹事；太平錢，叙種瓜張老以太平錢聘韋氏女事（事本太平廣記，宋人詞話有種瓜張老一本；古今小說所收張古老種瓜娶文女當卽此作的改名）；麒麟閣，叙秦瓊、程咬金諸人事；風雲會，叙趙匡胤得天下事（？）；萬里緣（緣一作圓），叙孝子黃向堅萬里尋親事；千忠會大概便是千忠錄，叙建文遜國，程敬濟隨同周遊各地事。這幾本都不如『一、人、永、占』四種的易得，或僅有伶工傳鈔本。然皆律穩曲工，足爲崑劇最成功的作品。吳梅謂：『一、人、永、占，直可追步奉常。且眉山秀劇，雅麗工鍊，尤非明季諸子所可及。』其實像麒麟閣、千忠會等規模尤爲弘偉，聲律尤爲雄壯；其叙英雄窮途之哭，家國傾亡之慟，胥令人撼心動魄，永不可忘。以視崑劇始祖梁辰魚的浣紗記，則浣紗之叙吳、越興亡，誠未免隣于兒戲。玄玉的千忠會，才是真實的以萬斛亡國之淚寫之的；非身丁亡國之痛而才如玄玉者誰能作此！故以此劇歸在他的名下，是最恰當的。其中像慘觀、代死、搜山、打車諸折，那一折不是血淚交流的至性文章。且引慘觀的一段：

● 眉山秀有原刊本，有中華書局鉛印本（易名女才子）。

● 太平錢、麒麟閣、萬里緣、千忠會均有傳鈔本。

（小生上，生挑擔各色蒲團上）徒弟走吓。（生）（大師請。）

〔傾盃玉芙蓉〕〔合〕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疊疊高山，滾滾長江。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織，受不盡苦雨凄風帶怨長！道雄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

麒麟閣寫秦瓊的落魄，也足以引人掬一把同情之淚。女玉的傳奇，論曲文是那末流利，那末漂亮，卻又不是不通俗的；論結構，則往往於平平淡淡之中，見出他的精緻周密，乃至奇巧骨突處來。確是這時代最偉大的一位代表的戲曲家。

薛旦字旣揚，一字季英，號訢然子，吳郡人。所作書生願、戰荆柯、蘆中人等十種，無一存者，僅醉月緣有殘曲見于南詞新譜。又昭君夢見于雜劇新編，則爲雜劇，非傳奇也。葉時章字稚斐，又字英章，吳縣人。新傳奇品著錄其傳奇八本，又稱其詞如「漁陽三弄，意氣縱橫」。今存者惟英雄概一本。又遜國疑（曲錄云：即鐵冠圖），如果也是敘述建文事，則和李玉的千忠會（千鍾祿）極爲相同，頗有混淆的可能。八本外，更有後西廂，相傳係時章先成八折，餘由朱雲從續成。然今亦未見。英雄概，叙李存孝打虎及掃平黃巢事，中以李存信的嫉賢妬能，進讒奪女爲波瀾，極盡波翻浪湧的能事。五代殘唐寫存孝事最爲悲壯，關漢卿也有鄧夫人哭存孝，亦爲最可痛的悲劇。此雖以團圓結局，其寫存孝之含冤負屈，也足以令人髮指。

宋佐朝和朱素臣名望沒有李玉大；他們的著作，知道的人也很少，且往往爲他人所攘奪（像素臣的秦樓月便是久被歸在李玉的名下的）。佐朝的黨人碑、乾坤嘯、漁家樂，素臣的十五貫，都是劇場上常演的名劇，然而有誰知道是他們寫作的呢？他們也都是吳縣人。生平不詳；僅知佐朝字良卿，素臣名慎，號荃菴。素臣嘗和吳綺、李玉等友好。曲海總目提要云：「聞明季時有兄弟二人，皆擅才思。其一作未央天，其一作瑞霓羅。瑞霓羅用包拯以銅劍誅豪惡事，而未央天則用聞朝以釘板恤冤。拯黑面，朝金面，兩相對照。」（卷十八，未央天條）按瑞霓羅爲佐朝作，未央天爲素臣作。是二人乃兄弟也。佐朝所作，新傳奇品著錄二十五本，劇說著錄三十三本，（僅舉二十九本名目，云「有四本未詳。」）曲錄著錄三十本。嘗以劇說爲較可靠。今存者有乾坤嘯、豔雲亭、漁家樂、血影石、元宵鬧、吉慶圖（一名南瓜傳）、御雪豹、錦雲裘、軒轅鏡、朝陽鳳、五代榮、牡丹圖、石麟鏡、瓔珞會等十四種，而黨人碑、虎囊彈二種（此二種，新傳奇品以爲邱園作）則偶有數齣存于曲譜中。又四奇觀係佐朝與素臣等四人合作的。餘皆散佚無遺。但即在此十數種裏，佐朝的戲劇家的天才，已充分的表白

●乾坤嘯等十四種，均有傳鈔本。

出來。他並不誇麗闢富，他並不張皇鋪敘，只是在天然本色之中，顯出他的異常超越的戲曲力。今所見的十四本，差不多沒有一本不是結構緊密的。乾坤寫宋大將烏廷慶爲奸妃韋合靈所陷害，賴包拯勘問得實而被釋。此事似曾見到一部彈詞也寫及之。雖是民間最流行的故事型，被佐朝寫來，卻成了不平常的名劇。艷雲亭寫宋時才子洪楹和蕭惜芬的悲歡離合事。其中以王欽若爲播弄風波的奸人；情節極奇幻，卻並沒有什麼依傍。漁家樂是他最有名的一劇，寫漢代清河王與漁家女鄧飛霞的離合事。梁冀專權，清河王被迫而逃。冀遣校尉追之。王避入漁舟。追兵誤射殺鄧姓漁翁。因此，王得脫。而鄧女飛霞則以匿王故，和他發生戀愛。後飛霞代馬融女入冀宅，用神針刺殺冀。終爲清河王妃。這裏，寫漁家的生活是極可愛的；像漁錢、端陽、藏舟都是常見於劇場上的。刺梁的氣象也極壯烈。血影石寫一婦人爲守貞而被殺。血影石上，現出她的影子，洗後仍不脫去。五代蔡寫徐晞事；元宵鬧卽上文歸于李素甫的一本，不知究爲誰作；朝陽鳳一作朱素臣撰；牡丹圖寫鄭虎臣及賈似道與其子事；軒轅鏡叙懷道濟、王同二家夫婦的悲歡離合事。餘數劇也皆類此。黨人碑氣魄極雄壯，寫宋徽宗時，蔡京立『黨人碑』，謝瓊仙乘醉打碑仆地，被捕。幸爲俠士傅人龍所救。今所見打碑、酒樓數齣，極激昂動人。虎囊彈寫魯智深事，今僅見山門一齣，已驚其弘偉。將來也許有機會可讀到全劇罷。

素臣作劇凡十九種。今存者有秦樓月、聚寶盆、十五貫、朝陽鳳、翡翠園、未央天、文星現七種。

未央天的故事，今尙見于皮黃戲中，叙開朗斷米新闢冤獄事。秦樓月題「荏菀傳奇第十五種」，刊刻極精，可見諸劇當時皆有刊本。今所見者除秦樓月外，卻皆爲伶工的傳鈔本。秦樓月寫呂貫和陳素素的離合事。呂貫中秋遊虎邱，見到妓女陳素素在貞娘墓上所題的詩，大爲傾倒。劉岳在蘇州編花榜，卻沒有素素在內。貫大爲不平，責備了岳一頓。岳因此見到陳素素，也設法使她和貫相見。二人遂成就了戀愛。但山賊胥大奸等卻借名拐了素素，入岱山爲寇去。她不屈，幾次欲自殺，寇不敢迫。這裏，呂生因素素失踪，到處尋訪不見。遠到京師，也都毫無踪影。他因之而病。病中赴試，卻于無意中，中了狀元。這時，山寇已討平，素素爲劉岳等所救出。他回到蘇州，二人便正式結了婚。此劇排場申擗，極爲雋妙，辭華也若春天的花草似的，盡態極妍，一望無際。像：「〔鍼綫箱〕：一天愁偏縈着方寸，千古恨獨撮在逡巡。凝眸盼斷鷺鴻信，幾忘了白日黃昏。嗟，老天，老天！似這等多磨多折三生分，早難道添熱添親，只是這一夜恩！」其刻骨鏗膚的情語是未必遜于湯奉常的。十五貫一名雙熊夢，爲素臣劇中最流行的一本。寫熊友蘭、熊友蕙二人，友好甚篤，而家境極窘。友蘭在外行商。友蕙在家讀書，忽得奇禍。隣家有養媳何氏，其夫一日食餅，忽斃。此餅蓋友蕙購得，中藏鼠藥，欲以殺鼠者。乃爲鼠銜入隣家。隣翁有鈔十五貫及釵環等物，交何氏收藏，一旦忽也不見。此鈔及環也皆爲鼠銜入穴中，而以一環銜到友蕙室內。友蕙以爲天賜，持以易米。乃因此被誣爲因奸殺夫。後賴況太守私訪得實，始昭雪了他們的冤情。聚寶盆叙初沈萬三家有聚寶盆，入物卽滿，他因行善而得之，又因此盆而生出許多波折事。朝陽鳳叙海瑞爲官清介，以忤張居正，幾得橫禍事。翡翠閣叙舒德溥被誣

爲盜，所居被人佔爲翡翠園，後其子芬狀元及第，始得伸枉爲直事。文星現叙唐伯虎、沈玉田等四人

事。
朱氏兄弟所作，劇情雖多通俗，其描寫卻能深入淺出，雅俗並皆可解。其對話尤明白淺顯，頗多插科打諢處，故伶工們保存他們的作品也特別多。

畢萬侯字晉卿，一作名魏，字萬後，吳縣人，自號姑蘇第二狂。新傳奇品評其詞如「白璧南金，精彩耀目」。所作凡六種，今存竹葉舟、三報恩二本。竹葉舟的情節和元劇的陳季卿誤上竹葉舟完全相同，惟易其主人翁爲石崇耳。三報恩寫鮮于同老年及第，報恩於其主師關通時祖孫三代事；此事本于警世通言的老門生三世報恩話本（亦見今古奇觀），馮夢龍爲之作序。萬侯所作，風格近于孫仁儒，多憤激語，蓋也是八股文重壓底下的不得志之士也。

張大復字星期，一字心其，號寒山子，蘇州人（1654—1690）。新傳奇品稱其詞如「去病用兵，暗合兵法」。所作凡二十三種，今存者有醉菩提、吉祥兆、金剛鳳、釣魚船、海潮音、讀書聲、紫瓊瑤、喜重重、如是觀等。醉菩提叙宋僧濟顛事，本于東齋事犯的瘋僧及明代濟顛傳小說而作，其當酒、打坐諸折，今猶常見于劇場上。吉祥兆叙長孫益與尹貞貞由天上謫降人間；長孫氏和奸臣賈國祚發生

● 竹葉舟有傳鈔本，三報恩有原刊本。

● 醉菩提等九種均有傳鈔本。

仇隙，因此生出許多波瀾；益改裝爲女，代貞貞去和番；貞貞改裝爲男，又代益去應試。後復中途相遇，男女仍復原來面目。金剛鳳叙錢鏐的出身與成名。鏐娶了猛女鐵金剛，又娶了杭州刺史李彥雄女鳳娘；金剛女聞鏐再娶鳳娘，大怒，興兵下山問罪。被鳳娘一席話，勸她入城。對鏡自照，猛覺其醜，乃伏劍自殺。而鏐則繼李氏而主持浙事。釣魚船叙劉全進瓜事，本于唐太宗入冥的故事而作（似本西遊記），惟將劉全改爲呂全耳。海潮看叙觀音修行得道事，和香山記（富春堂本）大略相同。讀書聲叙宋儒好讀書，貧困無依。後娶了船戶戴老大女潤兒。因病，被老大棄于海島。他卻因此得了一注大財，復和潤兒團圓。事本警世通言二十二卷宋小官團圓破氈笠（亦見今古奇觀），而頗加烘染。紫瓊瑤叙燕脆以行善得尹喜降生爲子，名瓊瑤。脆奉命動王，爲賊所逼，遇瓊瑤突至，殺賊救父。喜重重當卽心其所作的重重喜，叙唐長孫貴因度事斗姥，致立功，擢爲太師事。如是觀一名翻精忠，與吳玉虹的一本同，不知究爲誰作，今所存者僅數折，全本未見。又有雙福壽、快活三二本，也俱有傳本。

朱雲從字際飛，吳縣人。所作凡十二本，今惟兒孫福殘存半本。他若赤鬚龍、人中虎、別有天等均已不傳。陳二白字子令，長洲人。所作，新傳奇品僅著錄三本：彩衣歡今不傳；雙官誥及稱人心

● 快活三有鈔本。

● 兒孫福有傳鈔本。

則皆尚流傳于世。稱人心一名詩扇綠，叙徐景韓先後娶洛蘭藻、魏星波二女事；雙官誥亦爲多妻的喜劇，今劇場上尚盛行此同名的皮黃戲。又江都人鄭小白，作金瓶梅傳奇一本，今也傳于世，內容卻遠沒有金瓶梅小說那末橫恣精悍了。

盛際時、史集之、陳子玉、王續古諸人，也皆爲吳縣人，惟作劇卻皆不過數本。際時字昌期，作人中龍、胭脂雪等四本，今存二本。人中龍叙李德裕被宦官仇士良所害，卻爲俠士劉鄂所救；鄴並殺了士良，以除天下大害。胭脂雪叙白皂隸于公門中廣行方便，生子白簡，貴爲廉訪使事。史集之字友益（一作深陽人），作清風寨、五羊皮二本。陳子玉字希甫，作三合笑等三本。王續古字香齋，作非非想、黃金台二本，今僅存非非想一種。

尤侗在同時諸吳人作劇者裏聲譽最爲廣大。李玉、薛旦、朱氏兄弟等皆窮愁終老。侗則晚年忽遭際清室皇帝，由寒儒而擢爲文學侍從之臣。他字同人，一字展成，號西堂，長洲人。和朱素臣輩爲友。（素臣秦樓月有他的題詞）淪落不第，乃作鈞天樂傳奇、李白登科記（清平調）、讀離騷諸雜劇，以

① 雙官誥、稱人心有傳鈔本。

② 金瓶梅傳奇有鈔本。

③ 人中龍、胭脂雪有傳鈔本。

④ 非非想有傳鈔本。

⑤ 鈞天樂傳奇有原刊本。

馮其年騷不平之意。鈞天樂叙沈白（字子虛）高才不偶，歌哭無端。乃遇試官何圖，中式者盡爲賈斯文、程不識、魏無知之流。白反被放。其未婚妻魏寒養又死。流寇大起，其好友楊靈夫婦亦亡。他伏闕上書，言天下事，乃被亂棒打出。遂過霸王廟大哭，焚其所著文。然上天卻愛才，命試，中第，授爲巡按天下監察御史，雷打何圖，並雪恨於賈斯文等。報命後，授紫虛殿學士。不得意于人間，乃得伸素志于天上，侗心可謂痛矣。此作或當在鼎革後。然他終于得志，授翰林院檢討。這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失之于東隅者，乃收之于桑榆。

蘇州附近的戲曲家在這時也挺生不少。吳偉業出現于太倉；邱園產生于常熟；周坦、周廉父子傑出于華亭；嵇永仁突現於無錫；黃兆森挺生於上海；吳綺創始于江都；皆負一時重望，足爲蘇州諸劇家張目，招號。

吳偉業字駿公，明末已有重名。清初，被逼出山，仕爲國子祭酒，心抑抑不歡。（1609—1671）所作傳奇秣陵春（一名雙影記），當係作于明末，故饒有明末的離奇怪誕的傳奇的作風。徐適有玉杯，被借于人。少女黃展娘乃於杯影中見一清俊少年。適得一古鏡，鏡中乃亦有一少女影。這空想的相思，乃先完成于仙婚，而後始成真婚。情節是過于可怪。然其流麗可喜的曲文，卻能把這缺點掩飾過去，正像讀牡丹亭者之不復致訝于麗娘的復活一樣。偉業和李玉是好友；受玉的影響當不會少的。

● 秣陵春有清初刊本，有武進董氏刊本。

邱蘭字煥雪，作傳奇八本。其虎囊彈、黨人碑二種，一說爲朱佐朝所作；一合相，據南詞新譜，係沈君謨作，則實屬蘭所著者僅五種耳。新傳奇品別有御袍恩一本，實卽百福帶的別名，今存。又幻緣箱一本，叙方瑞生與劉婉容、陳月娥等姻緣事，今也存。

周坦綸字果菴，所著傳奇凡十四本，今僅存玉鶯鶯^①一本。此劇叙仙宮中簫史、秦弄玉下凡，仍爲夫婦，男爲謝珍，女爲文小姐。中經種種幻變，女扮男裝，娶了二妻，終乃和她丈夫團圓事。這種情節，在這時代的小說、傳奇裏都是很流行的。坦綸子稗廉，字冰持，號可笑人，有容居堂三種曲^②，今並存。珊瑚玦叙卜青和祁氏的悲歡離合事；「秀才之苦苦無加，黃柏黃連之下」，作者寫自身的體驗，故入骨三分。雙忠廟寫廉國寶和舒真俱爲劉瑾所害，廉女改裝爲男，太監生鬚以撫育之；舒子改裝爲女，忠僕王保也生乳以養育他。及瑾勢敗，乃以真面目出現，聘爲夫婦。元寶媒寫一乞丐行義事，他救人而反被陷，終于得伸其直。所救一女劉淑珠，後爲武宗妃。大似胎脫于正德的「遊龍戲鳳」的故事。這三本的曲辭，都是通俗而又文雅的。

嵇永仁字留山，號抱犢山農，入范承謨幕，隨遊浙、閩。承謨爲耿精忠所殺，永仁也隨死獄中。

① 一合相、御袍恩、幻緣箱均有傳鈔本。

② 玉鶯鶯有傳鈔本。

③ 容居堂三種曲有原刊本。

所作傳奇二本：揚州夢寫杜牧之事；雙報應寫錢可貴賣婦得重圓事，大類尋親記。

黃兆森字石牧，有忠孝福一本，寫殷旭爲御史，不避奸邪，後巡邊陷賊，其子冒險去尋他的遺骸事。他還寫雜劇四才子，其情調卻與此大不相同了。

吳綺字園次，和朱素臣等友善；入清，官湖州府知府。他嘗奉勅填詞，流入宮掖，人都目爲江都才子。所作傳奇三本：嘯秋風、繡平原、忠愍記，今並不見傳本。

四

浙人在明末，原和吳人同爲曲學的領導者。惟明、清之交，浙人爲曲者卻遠不及吳人之盛。新傳奇品作於高奕手，然所著錄，於他自己外，僅一李漁爲錢塘人耳。高奕字晉音，會稽人，所著傳奇春秋筆、聚獸牌等十四本，今隻字不傳。

李漁，笠翁，本蘭溪人，寓居錢塘，遂爲錢塘人。曲海總目提要云：「漁本宦家書史，幼時聰慧，能撰詞小說，游蕩江湖，人以俳優目之。」笠翁十種曲及全集等作，傳遍天下，至今未衰。

① 揚州夢、雙報應有原刊本，有翻刻本，有寶曆他室曲戲本。

② 忠孝福有原刊本。

③ 笠翁十種曲有原刊本，又坊間翻板極多；又有石印本。

然通人往往譏之，目爲淺薄。他之作風，誠未免時有流蕩子出言不擇的惡趣，但也間有可取處，不可一概視爲「張打油」之作而抹殺之。新傳奇品評其詞爲「桃源嘯傲，別存天地」，最得其真。他和時人殆皆不是同流。雖和朱素臣等爲友，然他的作風卻截然與朱、李諸人不同。他有意求勝人的性情，其傳奇的佈局往往出奇裝巧，非人所及，而也時傷于做作；其文辭每流于諸俗，而也時有善言。他是有疵病的作家，每易給讀者們以不愉快的感覺。最奇怪的是，他作曲雖多，其曲流傳雖極廣，卻很少見之于劇場。或劇場久受士大夫們的薰陶，故對於這位不羈的「才人」也不怎麼恭維罷。笠翁劇有「前八種、後八種」（見原刻十種曲序）之目，然今所盛傳者則爲十種曲。那十種是：奈何天、比目魚、蜃中樓、美人香、風箏誤、橫鸞交、鳳求凰、巧團圓、玉搔頭及意中緣。此外坊間更有笠翁續刻五種、新傳奇三種等等皆爲張冠李戴者。曲錄別有萬年歡一本，蓋卽玉搔頭的異名而誤列者。（新傳奇品著錄笠翁作，凡九本。）奈何天叙閻素封富而醜醜，娶三妻皆改道裝，入淨室，不與同居。素封乃焚借券，輸十萬金子邊。封尙義君。而三官亦奏聞上帝，易其形骸。終得與三妻諧老。比目魚叙譚楚玉與女伶劉藐姑相戀，爲其母所阻，將藐姑另嫁他人。她僞允之。恰在江邊演荆釵記，飾錢玉蓮投江，乃真實的自投于江。楚江亦投江自殺以殉。但爲平浪侯所救，居水府，變比目魚。後出水，乃復人形，得團圓。蜃中樓叙洞庭女、東海女同在東海蜃樓眺望，乃與張羽、柳毅訂盟。洞庭女被父命嫁涇河小龍，她誓死不從。羽代毅傳書。他自己也以鍋煮海，脅龍王。東海龍王不得已，也以女嫁之。此蓋合元劇張生煮海、柳毅傳書事而爲一者。美人香（卽憐香伴）叙石堅妻崔雲霞與少女

曹語花相遇于尼菴，相憐愛，各賦美人香詩，相約爲來生夫婦。雲箋歸，要夫向曹府議親。爲其父有容所拒。後石堅易名范石，登第，代有容使琉球。有容乃以女妻之，卻不知其爲石生。後事聞于朝，乃兩封贈之。風箏誤叙韓世勳拾得一風箏，上有少女詹淑娟的題詩。世勳和之。後此風箏爲詹愛娟所得。她乃冒姊淑娟名，召世勳相見；他見女郎之醜，乃大駭遁去。後詹父強爲主婚，將淑娟嫁給他。他不得已而許之。結婚之夕，乃知並非所見之醜女。此女同時亦嫁戚友先。會親時相見，一切事方始瞭然。慎鸞交叙秀才華秀，侯雋定花榜，和妓女王又濇、鄧蕙娟飲于虎邱，以詩定交。約十年後娶。秀意志堅定，侯則不久便有所惑。歷經波折，二女才各歸其夫。風求鳳叙少年呂曜與妓女許仙儻善。仙儻出資爲聘良家女曹淑婉，而自願爲側室。別有少女喬夢蘭者，亦慕曜，與詩約婚，定期入贅。仙儻知之，至期，乃以轎迎曜，冒夢蘭名，而實與曹氏結婚。有股嫗者，代定計，令曜僞作危病。後經調解，三女遂同心；共構一第以居曜，名其堂曰求鳳。巧團圓叙姚繼幼失二親，入嗣于姚器汝。他商于松江，有尹小樓者欲買身爲人父，繼見而心動，卽買之爲父。流氓起，父子分散。會仙桃鎮賣女，盛女於布囊中，繼乃買得一老嫗，奉之爲母。不料卽小樓妻。又買得一少女，卻卽其聘妻。後遇小樓，過其家，宛如曾住過的。原來繼實爲小樓子而失散者。玉搔頭叙明武宗微行大同，托名威武將軍，幸小家女劉倩，以玉搔頭爲信。中途失去，爲范欽女所得。後經波折，武宗乃並納二女爲妃。盛傳民間之「游龍戲鳳」的故事，蓋卽此劇前半段寫者。意中緣寫杭州有女子楊雲友、林天素者能僞作董其昌、陳繼儒書畫。以此生出許多波瀾。後乃嫁給其昌及繼儒。

笠翁十種，最少做作最近自然者當推比目魚。像投江的一折，簡直辨不出是戲中戲，還是真實的放在目前的事；真情噴薄，沒有不爲之感動的。至若鳳求鳳、巧團圓等，過于求巧求新，便不免墮入惡道。

笠翁對於自己的戲曲是頗爲自負的。「可惜元人個個都亡了；若使至今還壽考，過于定不題凡鳥。」（慎巽文）他是那末努力的在尋找題材：「無事年來操不律。考古商今，到處搜奇跡。」（比目魚）然而立刻也顯出滑稽的作曲者的面目了：「年少填詞填到老，好看詞多耐看詞偏少。祇爲筆端塵未掃，于今始夢江花澆。」（慎巽文）「浪播傳奇八種，賺來一派虛名。閒時自閱自批評，媿殺無鹽對鏡。既辱知者認賞，敢因醜盡藏形。再爲悅己效娉婷，似覺後來差勝！」（巧團圓）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呢？簡直像告白：以前的都不好，這一本才是最妙的傑構。忠實的藝術家的態度，似不是那樣的滑稽的乞憐相的。在閒情偶寄裏，笠翁有許多對於戲曲的意見，頗可注意；他頗以關忠說孝爲傳奇的目的，但同時，他自己的筆端卻也不大清白，正像他的十二樓一樣。

誤被坊買們冒刻笠翁名以傳世的戲曲，尚有八種，實皆范希哲作。（據千古歷情曲名）希哲不知其生平，亦錢塘人。爲笠翁的友人。初印本的八種曲的題頁上，嘗寫着「湖上李笠翁先生閑定」字樣。希哲喜化名，幾乎每種曲都別署一個筆名。萬全記（即富貴仙）署四顧居士作，雙鍾記（即合歡

鍾) 署看松主人作。十醜記 (卽滿床笏) 署西湖素眠主人作。偷甲記 (卽雁翎甲) 署秋堂和尙作。魚籃記 (卽雙錯卷) 署魚籃道人作。(以上五種，後印本題頁，僞稱笠翁續刻五種) 四元記 (卽小菜子) 署燕客退拙子作。補天記 (卽小江東) 署小齋主人作。雙瑞記 (卽中庸解) 署不解解人作。(以上三種，後印坊本僞稱笠翁新傳奇三種) 這八種曲的作風和笠翁的所作大不相同。像十醜、偷甲諸記，今亦尙被傳唱。萬全記叙卜峽尙公主，生男子三人：得富、得貴、得仙，蓋爲蔡邕、楊修、關衡所托生。後平蠻，成大功。雙鍾記叙陳大力助張良擊始皇帝于博浪沙，誤中副車，逸去，投雙鍾于海中，乃浮而不沉，爲琉球國女主姊妹二人所得，招以爲婿。助以羅猴兵，靖國難。十醜記以龔敬爲主人翁；雜以李白、郭子儀事。敬無子，妻師氏亦妒，故有十醜之目。後乃完滿解決。偷甲記本于水滸傳時遷偷甲，徐寧上山事。希哲云：「雁翎舊蹟新辭」，則似此事舊亦有傳奇，惜不傳。魚籃記叙則天時，遣宮女尹若蘭冒爲太監，周歷天下，訪求美男事；事本戴花船小說。四元記叙宋再玉與王安石女方雲戀愛事。補天記爲單刀會的翻案；窩齒羽赴會，魯肅嘔血而亡，曹操歷受諸苦事。其以伏后爲呂后的投胎，蓋也本于司馬仲相斷獄的傳說。雙瑞記叙周處除三害，娶時、吉二女事。處有惡名，二女以醜著。然至婚夕，乃知二女實爲絕代美人，而處也已去邪歸正，從陸雲學。在這八種裏，雙瑞和十醜都是很動人的喜劇。惟像萬全、補天，卻有些故意做作，未免弄巧成拙。

參考書目

、新傳奇品 清高奕編，有暖紅室刊本，有重訂曲苑本。(附曲品後)

- 二、曲錄 王國維編，有晨風閣叢書本，王忠恕公遺書本。
- 三、暖紅室彙刻傳奇 劉世珩編，近刻本。
- 四、玉夏齋傳奇十種 有明末刊本，罕見。（西齋藏）
- 五、南詞新譜 沈自晉編，有清順治間刊本，罕見。（西齋藏）
- 六、重訂曲苑 有石印本。
- 七、閒情偶寄 李漁編，有清康熙間原刊本，有雙編全集本。
- 八、櫻白齋 清錢謙益編，原刊本絕罕見。有坊刊本，有石印本。
- 九、集成曲譜 王季烈等編，商務印書館出版。
- 十、曲海總目提要 有大東書局鉛印本。日本西京帝國大學所藏傳奇彙考，多此本所未收的材料。
- 十一、今宋方違 清姚燮編，原稿本，未刊。實王氏曲錄未出以前最重要的一種關於戲曲的專著。其中有一部分材料，也足以補正曲錄。（鄭蘇馬氏藏）
- 十二、小說考選，又續編等，近人蔣瑞藻編，中多考證戲曲的材料。
- 十三、曲錄校補 任昉編，見國聞週報。
- 十四、寒梅館室曲叢 吳梅編，商務印書館出版。惜僅出二集，三集以下因抗日戰爭而中止刊行。



10/774875



中華民國玖拾伍年捌月叁日 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3019245



籍